
武俠世界
第33年
45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金銀密碼」在今期刊出，文中敘述中東某一國家的王子沙達爾、一個大將軍、一個神秘的中東女子嘉露蓮，他們其中二人各執金、銀卡一張，卡中有電腦密碼，金銀兩卡的密碼合起來就可以使用核彈，發動戰爭。這三個人均想獲得金銀卡，以便獨霸全球，統治世界。馬獅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救醒嘉露蓮，她將金卡交給馬獅龍，求他轉交王子，却被人扒走，輾轉交到大將軍手中，使事件變得錯綜複雜，而三人之間更展開連場的奪卡行動，場面充滿火藥味，人性的醜陋、貪婪、自私，盡露無遺，請細閱本文！

*　　*　　*

東方玉先生所著「雙紅傳」之續篇「八劍揚威」由今期起刊載，而麥長庚先生所撰寫的一期完故事「三絕劍」也在今期刊出。連篇佳作，包你滿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石中蓮所著「兩秀士」，另有雲飛雁先生所著「神尼」，諸葛連先生所著「七絕金釵」等。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5期
（總號169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銀密碼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逃難王孫

金卡名片

霧很大。

馬獅龍開了車頭燈之外，還開了霧燈，明知這是一條筆直的公路，他還是不敢快駛。

因為霧實在太大。

幸好還有十多個街口，便可到達馬獅龍的家居，他非常熟悉這一帶，他也不急着回家，因此，他慢慢的駕駛着。

深夜二時，街上完全沒有行人，真奇怪，今夜連一輛車也沒有，可能是霧實在太大。

馬獅龍本已慢駛，忽然他把車子停了下來，因為他看見前面有一輛汽車，似乎是倚在路旁，而後面一雙黃色的指揮燈在不停地閃動着。

看來車子有了麻煩。

那是一輛非常名貴的跑車，就是在這大都市內，也沒有多少輛。

它是一輛非常先進的歐洲車，鮮紅色的車身，在霧中仍然惹人注目。

馬獅龍不知道那車發生了什麼事。

他並沒有下車，只是按了幾下「響號」。

沒有反應。

馬獅龍把車子駛近一點，不對，這車子並不是停下來，而是撞向了一條燈柱。

馬獅龍立刻跳下了車，因為車後的指揮燈在閃動着，證明車內有人，司機可能是被車夾住了。

他並沒有猜錯，車子的確是發生了意外，是相當重大的意外，整個車頭陷入了那街燈柱。

馬獅龍上前，車頭果然有人，是個女人，她伏在軚盤之上。

馬獅龍上前，試拉開車門。

車門只能拉開一些，另一邊卻完全不能開啓，一時之間，他只有試敲車頭玻璃。

沒有反應。

唯一的方法，是立即報警，叫救護車前來。

他車上有無線電話，報警不是難事。

可是，當他想回身，忽然，他看到那個本是伏在軚盤上的女人竟然抬起頭。

馬獅龍立即回身，叫道：「妳沒事？」

那女人有一把長長的頭髮，臉孔十分漂亮，高高的鼻子，深陷的眼睛，看來是個中東的女人。

她臉色蒼白，氣喘着。

馬獅龍道：「妳可以動嗎？」

那女人搖了搖頭。

馬獅龍又再拚命拉那車門，希望可以拉開一些救她出來，或者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助她。

那女人把手伸入懷中，然後掏出了一張卡片似的東西，從車門的一條小罅隙遞了出來。

馬獅龍接過。

那的確是一張卡片，不過，顏色是金色的，比一般卡片重了一些，上面印了一些英文字，原來是一個人名。

「找他，交給他。」那女人用非常微弱的聲音說出這兩句十分生硬的英語。

「誰？」

那女人並沒有回答，她的呼吸突然急速起來，馬獅龍只好先把那張金卡片放入懷內。

那女人又突然抬頭，道：「非常重要，與全世界……」她沒有再說下去，又伏在軚盤之上。

馬獅龍急道：「妳說什麼？」

那女人再沒有抬頭，馬獅龍知道，再拖延下去，這女人再沒有生存的機會。

他急忙回到自己的車子，撥了報警的電話。

然後他又再走到那車子前面，看看有沒有可以幫忙那女人的地方。

那女人的臉孔已發青，根據馬獅龍的經驗，這女人正是心臟病突發，如果再延遲一段時間，她的生存機會實在很微，不過，他卻無能為力。

幸好，一輛警方的電單車三分鐘之後已來到。

「什麼事？」警察問。

「意外，這女人可能因心臟病突發，而把車子撞向那燈柱。」

「是你報警的？」

「是的。」

「她有對你說過甚麼嗎？」

馬獅龍覺得十分奇怪，為什麼警察會問這樣的一個問題，不過，另一輛警車已來。

那警察對馬獅龍道：「請跟我來！」

霧仍然非常濃，一陣陣吹來的風夾着霧水，好像是下小雨般。

那個警員是坐電單車來的，他卻帶了馬獅龍往那輛警車處，道：「這裏錄取口供，較為舒服一點。」

馬獅龍道：「好極！」

那警員先上了車，馬獅龍隨着。

當他坐下，他便覺得不大對勁，因為有些硬物在他腰間頂着他。

那警員道：「勿動！」

然後，他向車頭那位司機道：「開車！」

奇怪，為什麼錄取口供要用槍，還要把車子駛往另外一處地方？

不過，馬獅龍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

警車開動，迅速離開了失事現場。

那警員抽出了槍，道：「那女

人有沒有交給你甚麼東西?」

「沒有。」

「有說過什麼?」

「沒有!」頓了一頓，道:「她可能已經死了，還會說些什麼?」

那警員並沒有再問，只是舉起槍，向着馬獅龍的天靈蓋處，道:「有沒有說過?」

馬獅龍道:「沒有，眞的沒有。」

前面負責駕駛的那警員道:「搜身!」

那持槍的警員道:「舉手!」

馬獅龍完全沒有選擇，他舉起雙手。

那警員一手持槍，一手在搜馬獅龍的身，在這狹窄的車廂，而且單手搜身，當然不會搜到什麼。

「搜不到什麼。」

「我們停了車再搜!」司機道。

車子突然向左面的路口駛入，這地方是郊外公路，有很多隱蔽小路。

那隱蔽路口，是連接上面山腰一間別墅處，這麼深夜，當然沒有人。

這路口兩旁，都有一些樹木，也算是濃密。

那司機先下了車。

然後，車廂內的警員用槍示意馬獅龍下車。

馬獅龍知道，自己已捲入了一個漩渦之中，不過，他並不害怕，反而有些高興。

似乎很久沒有刺激的事了。

他跟着那持槍的警員的指示，開了車門，踏脚下去，那知一踏，馬獅龍並沒有踏個正着，一脚踏空，人却向下跌下去。

那警員機警，已隨他下來。

馬獅龍跌在地下，慢慢爬起來。

那警員道:「如果你仍想要命的，勿亂來!」

馬獅龍慢慢的站起來，雙手高舉。

「到那林中去!」司機手中也有槍，而且是一支最新型的短機槍。

馬獅龍轉身，那持短槍的一手推了他入樹林之內，馬獅龍內心很氣，可是，一時之間，不能發作。

這短槍不用擔心，對付它馬獅龍是游刃有餘，不過，那短機槍却並不容易對付。

那槍可以在一秒內射六發，在這短距離之內，瞎子也可以射中目標。

那人又再推馬獅龍，道:「伏在樹上!」

馬獅龍把雙手按在一棵樹幹上，那警員用非常熟練的手法搜了馬獅龍全身一遍。

那種手法，似乎並非一般警員手法，而是像一些特種部隊，甚至可以說，有如軍人。

「沒有!」警員道。

那持短機槍的人道:「爲安全計，脫下他的衣裳，再搜!」

馬獅龍道:「你們要搜什麼?」

警員沒有回答，只道:「你自己脫，還是我來?」

馬獅龍道:「好，我自己來!」

他先脫下外衣，然後脫下恤衫。

那警員把所有口袋翻過，恤衫袋有個皮包，皮包內有一些信用卡及一叠鈔票。

他們對此並不感到興趣。

「脫褲!」那持短機槍的人道。

馬獅龍眞想發作。

那人道:「這機槍一秒可以射多少發子彈?」

手持短槍的警員道:「十二發!」

一秒可以射十二發，相信只要一發射，一隻蒼蠅也不能逃過。

馬獅龍把外褲也脫了，這實在是一種侮辱。

那警員又再翻口袋，仍然沒有找到什麼，道:「沒有，什麼也沒有!」

持短機槍那人道:「老友，既然什麼也沒有便算了!」他一脚把馬獅龍的長褲挑到另外一邊。

「你們究竟……」馬獅龍道。

那人並不讓他說下去，道:「既然什麼也沒有，你以後也不要理這事，也不要報警，否則……」

「我知道!」馬獅龍故作驚慌不定。

那持機槍的人道:「我希望以後見不到你。」

馬獅龍道:「我也不想!」

「五分鐘之後，才可以離開這裏。」

馬獅龍唯唯諾諾。

兩人退後，迅速退出樹林。

馬獅龍連衣服也沒穿上，他先跑出樹林，希望可以看到他們的車牌。

不過，就算看到，可能也是沒有用，他們既然冒充警察，警車當然是僞裝的。

他僅可看到車子離開，那車根本沒有車牌。

馬獅龍心中非常氣惱，但也覺得這事實在奇怪。

那兩個冒警的人與那女人有什麼關係?他們究竟要找些什麼?

那張金卡片?

馬獅龍穿回衣服，一邊穿一邊有無數的念頭湧起。

當他穿回了衣服，走出了那隱蔽路口，他記得這地方離那發生意外的現場並不太遠，自己的車子還留在那邊，他應該先回現場。

霧仍然很濃。

忽然，一輛電單車駛過，又是

一個警察。

「喂，你這麼晚還去那裡?」

馬獅龍道:「我被人挾持到這裏!」

「挾持?」

馬獅龍道:「請問附近是否有意外?」

「是的，我正在找那意外的司機。」

「那司機不見了?」

「是的。」

「那是我報警的。」

「什麼?你報警?爲什麼你又會在這裏?」

「說來話長!」

「你的汽車是……」警員說出了一個車牌號碼。

「天!那是我的車子!」

「你的汽車失事，還四處走!」那警員道。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他在說什麼，道:「什麼?我的車子失事?」

警員道:「上車!」

馬獅龍坐在他的後面，電單車駛到失事的地方。

警員並沒有胡說，失事的現場的確是有一輛汽車撞着燈柱，但並不是那鮮紅色的歐洲車。

而是馬獅龍的車子。

他起初以爲自己眼花。

但事實的確是如此，他自己的車子撞在燈柱上，車頭深陷在燈柱之內，而那輛鮮紅色的車輛及那個漂亮的女人，却是全無踪影。

他們下了車。

警員道:「是你的車?」

馬獅龍點了點頭。

「爲什麼撞了車還四處走?」警員是責備的口脗，然後又道:「你自己的車內有無線電電話，你去那邊找什麼?請把駕駛執照給我。」

那警員嚕嚕囌囌，似乎並不相信馬獅龍說的話，而且有點懷疑馬獅龍神經是否有問題。

馬獅龍並沒有與他爭辯。

這時，另一隊警車又來，五個警察下來，協助那坐電單車的警察整理這交通現場。

「馬先生，是你?」

馬獅龍看着那警察，原來是認識的，便道:「原來是你，查理!」

查理道:「發生了什麼事?」

馬獅龍正想說出事情經過，但那騎電單車的警員却說:「我看他有些神智不清。」

馬獅龍有點惱怒道:「爲什麼這麼說?」

「你撞了車，又說給人挾持。」

馬獅龍道:「這一切都是事實。」

查理道:「你去看失事情形，我會問馬先生有關的情形，我是認識馬先生的。」

那警員望了馬獅龍一眼，才走開了。

查理道:「馬先生，請你把失事的情形告訴我。」他一邊說，一邊拿出了記錄簿。

馬獅龍把事情說了一遍。

查理開始也覺得十分詫異，不過，他知道馬獅龍過去的事跡，也清楚馬獅龍並不是一個說謊的人。

查理道:「事情看來並不是一宗交通失事案，而且十分複雜，牽涉很多……如果我這樣記錄下來……」

「我明白，連你的上司也不信。」

查理點了點頭，把簿子合上，道:「看來你還是要到警局走一遭。」

「是的，我也有這樣打算，不過，不是現在。」

「什麼時候?」

「明天我會上你們的警局去見劉局長。」

「好極……不過，你有沒有受傷?」

「沒有，我想先回家。」

「這裏的事，我們會派人清理，你的車子先拖往交通部，我們可以載你回家。」

「謝謝你。」馬獅龍把車內手提電話拿回。

查理駕車送馬獅龍回家，馬獅龍想不到深夜開車回家，竟要到天亮才可以睡下來。

不過，馬獅龍仍然是睡不着。

那張黃金卡片放在他床邊的小几上，這黃金卡片並沒有失去，當他發現那兩人要挾持他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事情一定與這金卡片有關，因此，他趁着走下警車之際，曾經詐作跌了一交，其實那個時候，他已把黃金卡片摺成了一個手指頭那麼大小，並且在跌在地上之後，還未站起之前，已把那東西塞入了襪內。

因此，那兩個假扮警員的人，要他脫衣褲也沒有辦法搜查出來。

黃金是非常柔軟的金屬，延展性非常强，摺了之後，又可以攤開。

雖然，攤開了之後，有很多摺痕，不過，仍然很清楚的看見上面的文字。

這張黃金卡片，實在是十分古怪。

用黃金做卡片，本身已經是古怪之極，不過，仍可以勉强解釋一下，這卡片的主人一定是非同凡响的人物，爲了顯示自己身價與人不同，所以用黃金做卡片。

然而，這黃金卡片的另一處古怪地方是，上面只有一個名字。

一般卡片，大都印有卡片主人的身份，或是服務的機構，或是擁有的機構，然後是與卡片主人通訊

的方法，例如是一般電話，或是手提電話，或是傳眞機號碼等等。

可是，這黃金卡片却只有一個名字，其他什麼也沒有，照理這人只印一個名字，理由也很簡單，他可能認爲人人都認識他，只要有他的名字，自然有千萬個方法可以接觸到他。

可是，在馬獅龍的記憶中，並沒有聽過這名字。

這是一個相當長的名字。

名字的編排，與一般西方習慣是相同的，前面是個名字，譯音是沙達爾，算是個特別的名字，不過，我國人間中也有使用。

姓氏却是十分特別，譯音是雷查斯呂辛。

根據普通常識推測，這個姓氏可能是一個東歐的名字，接近蘇聯的姓氏，也可能是德國人的姓氏，還有一個可能，便是中東人的姓氏。

對，是中東人，因爲那汽車失事的女人，深陷的眼睛，高聳的鼻子，正是中東人的輪廓。

中東人，是伊朗或是伊拉克？或者是黎巴嫩？約旦？甚至是科威特？

不過，在本市要查這一個名字，應該並不太難，因爲本市資訊發達。

想到這裏，馬獅龍十分心安理得，悠然入夢。

＊　＊　＊

馬獅龍是被電話所驚醒，他看看手錶，是上午十一時多，他拿起電話。

「誰？」

「是我，劉局長！」

「啊，劉局長，我今早應該一早去拜候你。」

「不用這麼客氣，馬先生，聽我的下屬說，你昨夜遇到的，的確是一件離奇的事！」

「是的，他們以爲我神經有問題。」

「一般人都會……」他打了個哈哈，續道：「這又是一件離奇古怪的事要你去追尋……我希望你來一趟，把這事件的始末，說給我聽。」

「好極，我立刻來。」

劉局長是個非常會說話的人，非常討人歡喜。

馬獅龍很快便趕到警局。

劉局長一聽到馬獅龍來了，便立即親自迎接。

馬獅龍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

劉局長一直很用心聽，並沒有插言，也沒有發問。

然後，他嚴肅的問道：「那黃金卡片呢？」

馬獅龍從袋裏拿出一個皮夾子，再從裏面拿出了那張黃金卡片。

那黃金卡片本來是摺皺了的，但在皮夾子內，已經攤了開來，比較挺直，但上面的摺痕却無法弄掉。

劉局長很小心的接過金卡片。

他沒有看什麼，只是用手來掂掂這卡片的重量，道：「也不算輕。」

馬獅龍道：「這人身份來頭極大。」

「沙達爾．雷查斯呂辛。」他一面看，一面把這個名字唸了出來。

「聽過沒有？」

劉局長搖了搖頭，想了一下，道：「如果是本市的名人，我沒有理由沒聽過的。」

他沉默了一會，再小心研究一下那張金卡片，然後非常小心的把卡片交回馬獅龍，並且說道：「我先把這東西交回給你。」

馬獅龍接過，放入了口袋。

劉局長道：「我把這東西交還給你。」

馬獅龍覺得奇怪，爲什麼他說了又說。

「那輛撞燈柱的車，記得車牌號碼嗎？」

馬獅龍道：「記不得，不過，也不用忙，我用手提電話報案，有說過汽車號碼的。」

「你用手提電話報案？」他按了桌上一個掣，道：「替我查昨夜九九九中心，有沒有收過一個報案電話，地點是……」

他把詳細資料說了一遍。

然後，他又轉向馬獅龍，道：「那受傷的女人是個什麼人？」

「以我的經驗，是個中東女人，相當漂亮。」

「你以爲她爲什麼會失事？」

「我覺得她好像是心臟病發作，一時控制不了，才撞向燈柱。」馬獅龍道。

劉局長道：「那個女人，在交卡片之前，一定有話對你說過。」

「有！」馬獅龍道。

「她說了些什麼？」劉局長的問話，似有些緊張。

「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交給這個人。」

這時，枱上的通話器響了。

「什麼事？」

「我查過報案中心，昨夜根本沒有人在午夜時分報過警，或者報告過交通意外。」那是劉局長秘書的聲音。

「什麼？連交通失事報告也沒有？」

「沒有，一切有電腦記錄的，不會出錯。」

劉局長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實在覺得奇怪，他明明親自用自己的無線電話報案，怎

會……

這報案的事情不能被證明是事實，那麼，其他所說的事情，一切都無從證實。

不過，劉局長認識馬獅龍有一段日子，他知道馬獅龍並不會說謊。

劉局長道：「好了，根據我的下屬所言，他們發現你是在出事現場的另一邊。」

馬獅龍道：「我接過了那張金卡片，報了警之後，沒有多久，有一個坐電單車的交通警來了。」

「那是非常正常的情形。」

「就是因爲一切正常，我才沒有懷疑，後來又再來了另一輛警車，他們一來，便挾持我上車，然後問我那個女人有沒有說話或交東西給我。」

「你沒有透露？」

「沒有，他們似乎是十分心急，索性用槍來威脅我，往另外一邊的隱蔽路口內，要我脫下衣服來搜身。」

劉局長沉思着，問道：「馬獅龍，到了這個田地，其實你已知道他們是僞冒的，爲什麼不反抗？」

「我想過，可是，那持短機槍一秒可以射出十二發子彈，我不想無端滿身子彈洞。」

「那麼厲害？我們飛虎隊所用那種短機槍，也只是每秒六粒子彈，他們還說了些什麼？」

「話是不多，但手法是十分專業化的。」

「他們可以這樣冒充警察，當然是神通廣大，非常專業化，那究竟是什麼人？」

兩人都沉默着。

馬獅龍道：「第一樣要做的事情，便是找出金卡片上那人。」

劉局長道：「那張金卡片，你怎會沒有被他們這麼專業化的人搜到？」

「我早已料到，便把金卡片摺了，塞入了襪內，因此，他們搜遍全身也搜不着。」

「後來，我的下屬在另一邊找着你，那是你被挾持之後，怎麼會變成了他們的車子失踪，而你的車子却成失事的主角？」

「那當然是他們的傑作！」馬獅龍道。

「這班人行事迅速，是非同凡响之輩。」

他們談了一些有關這案件零碎的事項。

馬獅龍道：「關於這件事，既然是他們有意佈局隱瞞，如果我們再循這個方向查下去，也一定沒有什麼結果，對了，我可以用你們的資料室嗎？」

「查什麼？」

「那個名字。」

「當然可以，如果有結果，無論如何，都要告訴我。」

馬獅龍想起一個問題，道：「局長，這件事十分離奇，你怎樣處理？」

「我們……因爲現場只有你的汽車失事，至於你所說的一切，皆無證據，我們只好暫時當作你的汽車失事而已！」

馬獅龍知道，劉局長並不是不相信自己，而是無法，便把這事情循正常程序處理。

劉局長補充地道：「至於他們所說的話，我們已列入特別檔案之內，看看事情再有什麼發展。」

「好極！」

馬獅龍向劉局長告辭。

他一走出辦公室，便與一個警員撞個滿懷，那警員實在是冒冒失失，滿口向馬獅龍道歉道：「對不起，對不起。」

馬獅龍也不以爲意。

他一直跑往樓下的資料檔案室。

這檔案室相當大，而且現代化，沒有了巨大的檔案櫃，只有兩座巨型的電腦磁帶機，這裏再不用一般文字的記錄檔案，所有資料都入了電腦。

那邊是一列終端機，有一兩位警員在工作。

馬獅龍知會了這檔案室的主管，他對馬獅龍非常客氣，看來劉局長早已吩咐過他。

馬獅龍首先看看駐在本市的大使及其職員的名字，卡片上那個名字沙達爾．雷查斯呂辛相當長，馬獅龍恐怕串字有誤，便伸手入袋，找那金卡。

可是，當他搜遍了所有袋口，仍然無法找到那張金卡的時候，他知道出現了麻煩。

他細心的想一下，便想到那個與他撞個滿懷的警員，只有他，是碰過自己的身體。

他急忙往劉局長的辦公室。

當他到達劉局長辦公室，那位負責文書的女警員，實際上是劉局長的秘書，見了馬獅龍便道：「你想找局長嗎？」

「是的。」

「局長已出去了。」

「什麼時候回來？」

「他沒有說過。」

「怎樣可以找到他？」

那女警撥了一個電話，但聽了很久，對方沒有回音，女警道：「這是他車上的無線電話，不過，電話已關掉，無法接觸。」

馬獅龍記下那個無線電話號碼。

「請問有多少人直接向局長滙報？」

「他是局長，我們所有人……」

「我的意思負責檔案方面的。」

「我是主要的一個。」

「有沒有男警員?」

「有，共有七個，在另一邊的辦公室。」

馬獅龍立即循她所指，往那邊辦公室，這辦公室較爲特別，每張桌上都放滿了文件。

七個軍裝的警員正埋首工作，他們都穿了軍裝，乍看起來一模一樣。

馬獅龍被那個冒失警員撞個滿懷之後，並沒有特別注意他的容貌，因此，他實在無法看出這七位警員中，那一位是與他撞個滿懷的。

馬獅龍本想問一下，但旋即住口，如果這樣發問，不單沒有答案，反而是打草驚蛇。

昨天發生的事，已使人撲朔迷離。

今日竟然在警局之內失竊，那實在離奇。

他決定先回檔案室，一邊查一下那個金卡片上的名字，一邊等候劉局長回來。

馬獅龍用了一小時，也查不到那個名字，他找遍了所有大使，駐本市商務專員，或者是外國大機構駐港的人員，也沒有收穫。

也許是個太重要的人物，他不會用眞正的名字出現，他又再查汽車註册的車主姓名，連一個跟他相似的姓氏也沒有。

一個那麼重要的名字，竟然是全無線索可尋。

他撥了一個電話往局長室，那位女警回答道：「局長沒有回來，也沒有打過電話回來。」

馬獅龍心下納悶。

他忽然想起一件奇怪的事，劉局長曾經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馬獅龍，他看過金卡之後，已把金卡片交回他，這似乎是一個有意識的暗示。

這暗示着，假若你失竊了，也不關我的事，我早已多番証明我已把這物件交回，發生什麼事也不用懷疑我。

難道他知道這金卡片一定會失去?

馬獅龍再想，他一開局長辦公室的門，那警員便衝進來，看來是太巧合了一點。

想到這裏，他決定不再在警局等下去。

馬獅龍心裏想：「可以在我身上竊取物件的人，當然不是一個普通扒手。」

* * *

找一個普通的扒手，在人海茫茫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要找一個竟然可以冒充警員，入警局內扒竊的特別扒手，反而較易。

因爲這樣特別的人材，只有卓壽才有。

卓壽本身是一個扒手，一個出類拔萃的扒手，他今年的年紀已是七十開外。

他是一個永不言退休的人，當然，他現在已不需要再上街上扒竊，他有自己的辦事處。

那是一個相當大的貨倉，上面有他自己的辦公室。

馬獅龍曾在五六年前拜訪過他一次，那次也是找一個人，那時候還沒有手提電話，不過，他還是在廿四小時之內，幫他把要找的人找了出來。

馬獅龍與他相識，也是由於一些江湖衝突，馬獅龍放了他一馬，所以他一直非常感激。

到了那貨倉，馬獅龍幾乎認不得了，因爲貨倉經過粉飾，看來已是非常現代化。

當他進入貨倉，他更加覺得改變了很多，以前還是一個灰灰暗暗的地方，現在却是光綫充足，而且不單通風系統設備良好，還有冷氣。

馬獅龍要經過通傳才可以進入卓壽的辦公室。

卓壽接到了通傳之後，竟然親自出來迎接，他滿臉笑容，仍然像一個五十來歲的人。

「什麼風?馬先生!」

馬獅龍與他握手道：「無事不登三寶殿。」

「好極，有什麼可以幫你?」

他進入了卓壽的辦公室。

進入了這辦公室，如果不是卓壽親自帶他進來，他一定以爲是入錯了房間。

這辦公室窗明几淨已不用說，還有幾部電腦終端機。

「你也懂?」馬獅龍問。

「沒辦法，一切都要跟上潮流!」卓壽道。

「難得你轉回正行……」

「有什麼正行不正行，馬先生，你也明白我，不過，而今一切東西，都講求現代化、企業化，我爲了要現代化管理我的生意，只好……」

馬獅龍道：「我仍然沒有找錯人?」

「沒有。」

「我想找一個非常大膽的人，在警察局內扒竊。」

「他吃了豹子膽?」

「被扒的對象是我。」

卓壽驚異道：「那人吃了一個獅子心。」

「有沒有這一個人?」

卓壽想了一下，道：「我不敢說，能否說出特徵?」

「我全在不以爲意之下被竊。」

「讓我先看看……」他按了一個

電鍵，終端機顯示了很多數字，他看了一會，道：「具備一流手脚的人有幾個，化裝術也精通的，只有一個。」

「誰?」

「是個最近有相當表現的人……你丟失了什麼?」

「一張金卡片。」

「一張金色的卡片?」卓壽隨口道。

「不，是一張眞金的卡片。」

「啊，眞金的?這人出手闊綽，上面寫了些什麼?」

「只是一個外國人的名字。」

「對我是無關重要，好極，你等一下，我看他找到了這古怪的東西，一定會向他的頭頭交代。」

馬獅龍不知他用什麼辦法找人，不過，只見他打了幾個電話之後，便等待回覆。

他們閒聊了一下。

不久，有兩個電話回覆，看來並沒有什麼線索。

第三個電話，似乎有所不同。

卓壽聽了一會，道：「帶他來!」

他放下了電話，向馬獅龍道：「我不知道是否這一個人，不過講到膽色與手脚靈敏，我看是非他莫屬。」

「好極，就算不是他，我也想見一見這樣的人材。」

卓壽道：「我們要等一會……對了，那張金卡片，你要找的我看並不在於本身價值上，而是……」

「上面有一個名字，一個外國人的名字，有人把金卡片交給我，是要托我找這個人。」

「這方面我幫不到忙。」

「你已經幫了我很大的忙。」

這時，通話機傳來聲音，道：「劉義來了。」

「請他進來。」

馬獅龍道：「你這裏有沒有地方讓我躲避一下?」

「有，那邊有個小房。」他指了那邊。

馬獅龍立刻入內，裏面有一塊鏡，可以清楚的看到外面，看來是卓壽的特別裝置。

門開了，一個年輕人進來，他打扮得相當斯文，一套畢挺煌然西服，如果你不知道他是個扒手，還以爲他是一位公司的高級職員。

馬獅龍沒有辦法認得出，他是否便是那個警員。

劉義與卓壽談了一會，馬獅龍可以聽得非常清楚，劉義對卓壽非常尊重，而且他的口才極佳，對卓壽的問題一一回答，既有禮貌，又非常圓滿。

馬獅龍突然推開了門。

他雙手叠在胸前，站在劉義面前。

劉義不自覺的吃了一驚，這一佪無法做作出來的表情，馬獅龍在這一刹那，便可以斷定，這人一定見過自己，而且在自己身上做過一些事情。

換句話說，他便是那冒充警員的竊賊。

劉義很快，轉瞬間便回復了鎭定，道：「卓哥，我不知你有客人在。」

「是他要找你的。」卓壽道。

「找我?」

「是的。」馬獅龍道。

劉義的眼神有些變化，馬獅龍可以肯定他是竊賊。

「我不認識你。」劉義道。

「你不用再假裝，把那張金卡片交回給我，在卓壽面前不用跟我兜圈子。」

劉義仍想堅持。

卓壽道：「劉義，如果我與馬先生兩人，你一定要得罪的話，你得罪我好了。」

劉義是非常機靈聰敏的人，他知道馬獅龍的重要。

他呐呐地道：「我……」

卓壽道：「說出來。」

「我被逼。」

「誰有本事逼你?」

「警察!」

卓壽道：「你不要再耍把戲，以你的身手，警察是沒有辦法抓到你的。」

「不過，如果是一個陷阱的話……」

馬獅龍道：「你的事情我不想管，我只要那張金色卡片，拿來!」

「他們要了。」

「誰?」

「當然是那些警察!」劉義道。

「是劉局長?」

劉義並沒有立刻回答，不過，他似乎是面有難色。

「我不相信!」這話並非馬獅龍所言，而是卓壽所說的，馬獅龍其實心中也是在嘀咕。

劉義看着卓壽，呐呐道：「事實是如此。」

「說得詳細一些!」卓壽的話非常有權威。

劉義道：「馬先生，你也明白我是做什麼工作的?」

馬獅龍點了點頭。

「不過，我仍然有一份掩護我這份工作的職業，我是在一間臨記(招募臨時演員)公司做的，我的工作，比一般『咖哩啡』好一些，因爲我手脚較爲靈活。另外……」

「特技人?」

「不，我又沒有那些人那麼大膽，總之，我是介乎兩者之間，扮一些比較難做的動作，但不像特技人那麼隨時有性命危險。」

「你有這樣的身手，爲何不索性做特技人？」

劉義道：「我仍有其他手藝，賺錢也容易，何必作這無謂的犧牲？」

「好極，快把事情說出來。」

劉義道：「那日，我在臨記公司中閒聊，老闆說接到一宗生意，說是要扮警察，當時我們幾個人，都是十分老友的，便接了這一個任務。」

「是拍戲？」

「當時我們以爲是拍戲，不過，後來才知道不是，是扮警察去保護一個人。」

「警察根本是保護市民的，爲什麼要扮警察去保護一個人？」卓壽問。

「我們也不知道，不過，既然工資好，也不理會。」

馬獅龍道：「保護什麼人？」

「是個女人！」

「一個外國的女人，黑頭髮，但眼睛深陷，輪廓分明，可能是個中東人？」

「是的，你怎知道？」

馬獅龍道：「我可能已經找對了人，卓壽。」

卓壽笑道：「既是如此，你有什麼需要，即管吩咐亞義去做，這件事有點古怪，我可以繼續聽下去？」

馬獅龍道：「當然可以。」

劉義道：「我們五個人，扮了警察，只是在那女人的屋外巡邏，如果她駕車離開，我們便駕車跟踪，然後向那個僱用我們的人報告。」

「是什麼人？」

「我們不知道，只是從無線電話聯絡中，知道他能聽我們的廣東話，但他自己却說一些生硬的英語。」

「你們的英語也不好！」卓壽道。

「不，我這麼說，只是因爲他的發音不太像一般歐洲人，很多捲舌音的。」

「可能是中東人？」

「我也不敢肯定，有一晚，是昨天晚上，我聽說他們突然收到緊急任務，在黃昏時去保護那個女人。」

「你有沒有去？」

「沒有，因爲當時我有一些私人的事情。」

卓壽道：「可不可以說出來？」

「我母親生日，因此我沒有去，我要和我母親一起吃晚飯。」

「什麼任務？」馬獅龍問。

「我後來才知道，他們一直保護那個女人，駕車跟踪那個女人，很多次都幾乎失去她的踪影。」

「結果呢？」馬獅龍追問。

「到了凌晨時分，那個女人回家，在路途上，汽車已有幾次左搖右擺，似乎發生了問題，後來果然撞在一條電燈柱處。」

「他們爲什麼不立即上前去？」

「有一個人比他們更快下車，與那個女人說話，據說那個女人可能把一些東西交給了那男人。」

馬獅龍道：「以後，我打電話之後，那些警察出現，全是你們的人了？」

劉義道：「原來果然是你！」

「是的，我現在才明白，爲什麼我用無線電話報警，而報警中心也沒有電話記錄。」

劉義道：「我們的車子十分先進，尤其是電子設備，可以收聽那個女人車子附近幾里地方的無線電通訊，也可以阻止無線電通訊。」

「阻止？怎樣阻止？」

「我不知道，不過，我那幾個同伴告訴我，他們知道你打電話報警，因此截了你的電話，由他們冒警前去。」

「怪不得那麼快！」

「而且，他們也接到那中東口音男人的吩咐，一定要用盡辦法，把那女人交給你的那些東西拿回來，用什麼手法都好。」

馬獅龍心中嘀咕，那幾個人用假槍嚇他，甚至要他脫了衣褲。

卓壽問道：「找回了沒有？」

「沒有，因此，我在第二天到那臨記公司時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也接到了一個任務。」

「什麼任務？」

「是非常艱難的任務——要我入警局，冒充警察去找回那東西。」

「什麼東西？」

「我不大清楚，後來才知道。」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道：「你是說……」忽然，馬獅龍在這個時候，才想起在劉局長的辦公室門口，與一個警員碰個滿懷。

「你便是那警員？」馬獅龍問。

劉義點了點頭。

馬獅龍道：「我不相信，在警局內，你這樣容易冒充警察，那是天方夜譚。」

「不，我說的是實話。」

「辦公室內只有那幾十個工作人員，他們早已互相認識，他們怎會不發覺一個陌生人？」

「是的，不過……」

「不過什麼？」

「假如局長叫我辦這件事……」

「局長？」馬獅龍實在不相信，局長竟然會牽涉入這件事情之中，不過，回心一想，這劉義是可能信口開河，然而，這件事只要一個電話便可證實。

馬獅龍道：「劉義，我看這件

事你似乎在做文章……第一，局長怎會認識你？」

「我和他都姓劉。」

「本市有不少人姓劉。」

「他是我的阿叔。」

馬獅龍似乎有些恍然大悟，劉義並非信口雌黃，否則一切都沒有那麼容易。

不過，那實在無法使人相信，劉局長也會……

馬獅龍無法這樣便相信他。

「我打個電話。」

他撥了一個電話，是直接撥入劉局長的辦公室，等了很久，都沒有人接聽。

馬獅龍再打另外一個，那是給劉局長的秘書。

「劉局長在嗎？」

那人道：「他還沒有上班。」

「什麼時候回來？」

「他並沒有說過，貴姓？請留下口訊。」

「不用了！」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這件事似乎是越來越嚴重，不要說金卡片的事，只是說劉局長的事，足以使人覺得震驚。

劉局長這個地位並不是容易當上，他當上了也並不是說他要辭職便辭職，甚至他沒有準時上班也是個大問題，他沒有告假，沒有知會警局便沒有上班，很明顯是出了一些問題。

要找他出來，才可以知道眞相。

馬獅龍道：「好了，你偷了我的金卡片，該還給我。」

「在卓壽面前，我不會說謊。」

「在那裏？」

「我交了給阿叔。」

「爲什麼要這樣做？」

「我不知道，他吩咐我這樣做，我便這樣做，我沒有問過原因。」

「什麼時候交了給他？」

「昨天，我在你身上偷到了之後，便立刻交了給他，之後我便沒有與他見過面。」

馬獅龍沉思了一會。

卓壽道：「還有什麼？」

「我知道的都告訴了你們，卓壽，我不知馬先生是你的朋友，否則……」

「那是不知不罪！」

「那我可以走了嗎？」劉義道。

卓壽道：「不，你偷去了馬先生的東西，你一定要替他找回。」

這的確是一個最好的補償方法。

「不過……」劉義猶豫道。

馬獅龍道：「我知道是一件難事，不過，我們可以合作一下。」

劉義聽了，十分高興地道：

「盡我所能。」

馬獅龍道：「卓壽，我看這件事牽涉頗大，劉義身手靈活，可以幫助我。」

卓壽道：「你一定要好好跟馬先生學一下。」

劉義點頭。

馬獅龍便向卓壽告辭，劉義跟了他出去，馬獅龍一直沒有說什麼。

劉義道：「馬先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你了解你亞叔的爲人？」

「不，我來了本市一年，以前我在內陸，到了這裏之後，我才靠他。」

「一年相處，也算知道些。」

「不，我不慣靠人，我一向有本領，來了一年，我幹回這老本行。」

「你是說扒手？」

「是的，我在內陸也是這樣幹的。」

「你亞叔是個警察局長，你却是個扒手。」

「那也沒有什麼，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好了，廢話不用多講，我想找你亞叔。」

「看來我亞叔有了大問題。」

「是的，如果你是我，怎樣找他？」

「他沒有上班，可能在家，不過，這可能性不大，但我們還是要到他家找一下。」

「好極，你帶路。」

劉義揚手叫了一輛的士，直駛上半山區，那是一些高級公務員的宿舍。

其實並非普通宿舍，而是華厦。

劉局長本有家眷，不過，而今却不在本市，因此，只有一個人居住。

劉義按門鈴，很久沒有人回答。

馬獅龍問：「可以進去嗎？」

「我沒有鎖匙。」

「不過，我仍想進去。」馬獅龍道。

「那也不難。」

劉義是個手腳非常靈巧的人，他從袋裏拿出一塊膠片，又再拿了一支「耳挖」出來，那是一支十分幼小的金屬棒，雙管齊下，那門應聲開了。

兩人迅速閃身而入。

馬獅龍道：「你是他的侄兒，被人發覺也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他仍然是個警察局長。」

一進門便是一個大廳，眞皮沙發，美麗的吊燈，音響器材，應有盡有。

不過，客廳似有點凌亂。

這屋子有千多呎，三個睡房，那主人房的門半開，他們一同步入內。

門一打開，他們都嚇了一跳。

因爲房內亂作一團，很明顯劉局長是非常匆忙的拿了一些衣物便離開。

其實還有很多衣物留下。

「他去了那裏？」

馬獅龍道：「他並不是這麼容易離開的，因爲他是高級警務人員。」

「可是，你看這裏，一切都是匆匆離去的模樣。」

「如果像劉局長這樣身份的人也要逃走，那事情實在不簡單。」

他們兩人分別在房內看着，其中有些抽屜是有鎖的，但而今都開了，而其中貴重的東西都不見了。

「他的妻兒都在美國？」

「是的，我並不太清楚，我根本沒有見過他們，他們住在美國已很久，去年也沒有回來過。」劉義道。

「他這樣離去，也沒有可能直接去找妻兒，因爲他不會連累他的妻兒的。」

劉義也同意他的話。

「看來又要再借重你。」馬獅龍道。

「馬先生，不用客氣，這事情與我有關，而且是卓壽的吩咐，我一定會盡我所能。」

「劉局長如果眞的離開本市，也不可能用正當的途徑離去。」

「那麼，只有『屈蛇』！」

「是的，你可有辦法查？」

「我也有一些朋友，不過都是去台灣、東南亞的地方，去美國加拿大却沒有。」

「你替我先找這方面的資料。」

「好極！」

忽然，他們都聽到鎖匙開門的聲音。

馬獅龍道：「有什麼人會來？」

他們不再說話，先出了客廳，分別躱了。

門開了，是一個女人，看來像個傭人，劉義鬆了一口氣，走了出來。

那女傭人似是一臉驚慌。

「是我，桂姐！」

「你怎麼……」桂姐還沒有說完，突然向前一衝，後面立即出現三個人。

桂姐的一衝，是他們猛力的一推。

「你們是……」劉義叫道。

那三個人已分別站開，包圍劉義。

劉義知道那非善類，他已有了足夠的準備。

「我們要找劉局長，你是誰？」

「我是……我是他的姪兒，你們找我亞叔，可以去警局。」

那三人並沒有什麼詫異的表示，那是因爲他們早已知道劉局長的身份。

其中一人道：「我找到他，也不用來這裏……你是他的侄兒，一定知道他逃往那裏。」

「逃？我亞叔要逃走？」劉義故作驚慌。

另外一人道：「沒給點厲害，他不肯說眞話。」

他說完後一竄上前，一拳往劉義臉上打去，劉義早已準備，仰頭閃過，並且還以顏色。

立時，其餘兩人也加入了戰圈。

馬獅龍一直沒有現身，因爲他知道劉義有本領應付這三人，亦希望聽到更多有關劉局長的事。

那知道不及三言兩語，他們已打起來。

劉義跳躍功夫極好，可惜在屋內，滿是傢具，跳躍功夫並不能發揮。

三人追着他，漸漸他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架之力。

「馬先生……」劉義叫道。

三人有點愕然，因爲他們三人都想不到屋內還有其他人，他們同時轉身。

馬獅龍已一撲而出，他的雙腿踢起，兩人已應聲倒地，不過，他們又再站起來，反撲馬獅龍。

只有一個人沒有加入戰圈，那人一方面監視着劉義，而且似是胸有成竹。

那兩人根本不是馬獅龍手脚，不及十個回合，兩人已是口鼻鮮血齊流，滾在一旁。

馬獅龍看着另一人。

那人微笑，驀地，他的手上已多了一件東西，那是一支最新型的短機槍。

「不要逼我開槍。」

馬獅龍認得，那是昨天晚上見過的那種，那兩個挾持馬獅龍的人，曾經一唱一和的說過這種短機槍，一秒鐘之內可發射十二發子彈。

昨夜那兩人是臨記所扮的警察。

難道這三人又是另一批？

他們手持的應該只是道具槍。

馬獅龍道：「你想怎樣？」

「我不想開槍，也不想節外生枝，我只要那張金卡片，你們放下，性命可保。」

劉義道：「又是金卡片！」

那人道：「你有？在你身上？」

他的槍指向劉義。

馬獅龍看準這機會，竄身接近那人，一拳打向他右脅的氣門，頓時，那人似是氣窒，他立刻一手把那人的短機槍搶了過來。

那人驚異之極，他實在不明白

，何以馬獅龍有這樣快的手脚，更驚異的是，那致命的武器落在敵人的手上，自己以爲最可恃的東西也沒有了。

馬獅龍用槍指着他們，道：「你們起來！」

三人都慢慢起來。

「什麼人派你們來的？」

那本是持槍的人吶吶道：「我們……」

他突然俯身，把其中一張沙發推向馬獅龍，也把自己藏在沙發之下。

那種眞皮沙發是十分笨重的，一直猛推至馬獅龍身畔，然後翻起。

另外兩個人雖然有傷，但並不嚴重，也有樣學樣，兩人分別推了兩張單人沙發來堵住馬獅龍。

三人來勢極兇。

馬獅龍無法，只有退後。

三人見一時之間，馬獅龍與劉義都沒有可能再立即抓着他們，返身便走，奪門而出。

馬獅龍追了出去。

三人已是無影無踪，他們來得快，走也走得快。

劉義想追出去，馬獅龍道：「不用追了，他們始終會再來的。」

「爲什麼？」

「我不知道，只是有這種感覺，他們的出現也好，證明這金卡片的確是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人人都想得到。」

他們回到屋內。

桂姐依然被剛才所發生的打鬥嚇得呆了，劉義給了她幾百塊，算是爲他的叔叔打發了這個鐘點工人。

「你眞勇猛！」劉義道。

「他們用假槍嚇我……昨天我就是被這槍嚇倒，才有機會被他們逼得連衫褲也脫了。」

「假槍？」

「昨夜是你們臨記所扮，所用的短機槍也與這支一模一樣。」

「馬先生，這並不是假的。」

馬獅龍拿起那短機槍細看，一拿起來，那種沉重的金屬的感覺，已知並不是假東西。

再看槍膛，滿是子彈。

馬獅龍這時才感到滿額冷汗，他一直以爲那幫匪徒又是什麼人所扮的。

不是扮的，一切都是眞的。

連這短機槍也是眞的，假若當時那人稍爲機警一點，馬獅龍身上早已變成了蜜蜂窩。

馬獅龍道：「事情越來越嚴重，我們的身份也被人知道，暴露了，一切都要小心。」

劉義道：「我看這地方還會有人來，我們應留在這裏，還是離開？」

「先收拾好，然後離開。」

兩人合力，不一會便收拾妥當。

其實劉義並不太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馬獅龍在這收拾東西的期間，把昨天的事情簡述一遍。

劉義聽了，既表驚愕，也感到興趣。

「原來昨晚是那麼刺激，可惜我沒有參加。」

馬獅龍道：「你有沒有興趣找尋這金卡片事件的眞相？」

「當然有。」

「那麼，你去查你那班臨記朋友，看什麼人僱用他們，找到了主持人，自然有線索。」

劉義道：「好極！」

「你一定要保守秘密，當你探聽這件事之時，也要不動聲色，你看這支眞的短機槍，你便應該明白，這並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

劉義點頭道：「我知道。」

其實馬獅龍並不想他介入這件事，因爲事情可能牽涉很大，可能帶給他殺身之禍，但自己又分身乏術，而他與那邊臨記朋友相熟，找線索應該易些。

馬獅龍當然有自己的查探目標。

當他們分手之後，馬獅龍決定往美國領事館，那裏有一個朋友，他在這地方工作很久，派駐這地方的外交人員他差不多都認識。

馬獅龍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金卡片的主人，一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個人印一張卡片，不要說是金的，只是單印名字，已知這卡片主人極具信心，也極具名氣。

在這地方，除了本地名流之外，還有誰有這個信心？

他的名字幾乎可以代表他的國家。

因此，他們不用再印什麼通訊地址，或者是什麼銜頭，什麼身份。

那位朋友是一個中國人，但一直在美國長大，因此，他有中國人的外表，却有一個美國人的內心，這幾年來派駐本地，他已有了一些改變。

馬獅龍經過通傳，找到了他。

兩人寒暄一番。

「什麼事情找我？」韓森居然說得一口純正廣東話。

「咦！變回中國人了！」馬獅龍開玩笑道。

「當然，我本是中國人，什麼變回……」

居然說道地的廣東話。

馬獅龍道：「不過，這次我却要你講英文。」

這話使韓森感到興趣，道：「馬獅龍，你連一個英文名字也沒

有……」

馬獅龍說了那張金卡片上的名字，沙達爾．雷查斯呂辛。

韓森聽了，愕然道：「什麼？你沒有聽過這名字？」

「沒有，當然沒有，我根本不是你們圈子的人。」

「他是一個王子！」

「王子？」

「是的，中東一個小國的王子，不過，他現在雖仍以王子身份出現，却是一個末落的王子。」

「換句話說，他已沒有了權力？」

「是的，權力沒有，金錢却很多，他喜歡到自由的世界遊覽，他的足跡遍及世界。」

「除了中東？」

「這個當然，他父親得勢的時候，早已運了大量金錢存在瑞士銀行之內。」

「他並不是落難王孫，而是一個有實力的二世祖？」

「可以這樣說！」

「你知道找他的地方嗎？」

「當然知道，其實，你也不用去他居所找他，他每天晚上都去那個日本高爾夫球俱樂部。」

「打高爾夫球？」

「不，是晚餐。」

「爲什麼要到那裏晚餐？」

「因爲他並不是長住在這裏，而那俱樂部是本市最上流，最顯赫的地方。」

「我去看看他。」

「你不能。」

「爲什麼？」

「那裏只招待會員，而每一個會員入會費高達五百萬元。」

馬獅龍無言。

「錢也不是一個問題，而是要有人退出會籍，才能再接受申請，而現在他們的候補名單就有五百人之多！」

馬獅龍抽了一口氣，道：「那我要在門外等他！」

「不用！」

「爲甚麼？」

「因爲我們領事館有一張團體卡。」

「那要你帶我去了！」馬獅龍道。

韓森道：「我沒有去過，不過，我早就想去一嚐這種眞正大富豪的享受。」

救助王子　徒勞無功

到達哥爾夫球場俱樂部是晚上八時。

這是哥爾夫球場俱樂部最多人的時候。

韓森在美國領事館地位也高，有很多人認識他。

他們兩人入了一個貴賓房，房內全是日本式的設計，他們要坐在地上的榻榻米(地床鋪)。

「一定要吃日本菜？」

「不，甚麼都有。」

「你有甚麼好提議？」馬獅龍問烹調的菜式。

「有，吃日本的東西，但是美國式的烹調。」

「是甚麼？」

「是神戸牛柳，但是美國的燒烤式！」

「會不會是浪費？」

神戸牛柳的價錢非常昂貴，因爲那種牛是餵牛奶與啤酒，餵飽之後，還要給牠按摩！

「不，你試過之後，應該知道這風味難得！」

果然，這是一道難以嚐到的菜式，因爲沒有人會用神戸牛柳來燒烤的，可是，却原來是最好的方法，這個沒有人試的方法。

那是有原因的，因爲神戸牛柳細嫩，內含肉汁豐富，而牛肉根本不用太熟便可食，因此，在火上燒烤之後，保存肉汁，那才是嚐這舉世聞名牛肉的方法！

韓森吃着美式燒烤的神戸牛柳，問道：「怎麼樣？」

「好極！」馬獅龍道。

這時侍者又拿了酒來。

韓森道：「你要再試試這日本的清酒！」

「清酒」是日本的國釀，馬獅龍並不陌生，清香的米酒配合濃烈的牛肉香味，倒是一個極佳的配搭。

韓森一直在介紹其他美食給馬獅龍，他似乎已忘記了他們來這哥爾夫球場俱樂部的主要原因。

酒過多巡，美食也吃得不少。

馬獅龍終於忍耐不住，問道：「你說可以找到那位王子的，怎麼樣？」

「他每夜九時多在這裏出現。」他看看手錶，道：「差不多時間了，我先找人通知他一聲，不過……」

「不過甚麼？」

「他見不見我們，却沒有把握！」

「爲甚麼？」

「第一是因爲他的身份，第二，我們並不知道他的喜好……」

「沒問題，你快去通知他！」

韓森召了一個侍者來，韓森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另外似乎是塞了一些錢入那侍者的口袋。

「友情加金錢，我看一定可以與他談一下！」韓森道。

馬獅龍道：「令你大破慳囊，眞不好意思！」

韓森笑道：「馬獅龍，你再客氣，我不再幫你了！」

兩人笑笑，又乾了兩杯。

不一會，那侍者進來，低聲對韓森說了幾句話，他的臉露喜色，馬獅龍知道，見這王子有望。

韓森道：「王子已經來了這俱樂部，不過，那侍者無法傳遞我們要見他的訊息，不過，我們可以自己去碰碰運氣。」

他想了一下，道：「我便介紹你是一個軍火商，我看他會有興趣的！」

馬獅龍道：「我希望我的樣子像……」

韓森喝完了最後一口酒，站了起來，領着馬獅龍往另一邊走。

他們所坐的地方是日本式的，而這位王子所坐的地方却又完全不同。

轉過了一條長廊，那是另外一個模樣，到處都似用黃金裝飾，非常豪華的佈置，一些輕音樂傳出，滿是中東神秘的氣息。

怪不得這位王子甚麼地方也不喜歡去，原來這裏一切不只豪華，還迎合了他的思鄉情懷。

剛巧有一個穿着輕紗的阿拉伯女郎經過，女郎面紗半裹，風情萬種。

韓森甚麼也不說，只是在她酒盤上放了一些美鈔，道：「我想見王子！」

那女郎瞄了美鈔一眼，道：

「我試試！」

韓森道：「我是在美國領事館工作的，他是我的朋友，是一位軍火商人！」

那女郎打量了兩人一番，然後向走廊盡頭走去，原來那盡頭之處，是一道門，她閃身入內。

他們在長廊外面等了一會。

忽然，有兩個大漢出現。

其中一人上前，道：「韓先生，王子今晚不想見客，請你們回去！」

「可是，他是……」

那大漢道：「請回！」

他沒有多說一句話，臉孔是不怒而威。

馬獅龍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才能與這王子接觸，否則日後再多枝節，會引起更多麻煩。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見他！」馬獅龍道。

那大漢依然不言，只以身體阻擋着去路。

忽然，他背後多了幾個大漢，看樣子他們都不是本地人，雖然是西服皇然，但仍掩不住他們慓悍的神色，他們唇上都有濃厚的鬍子，是中東人的標誌。

馬獅龍想再說話。

韓森一把拉着他，道：「以後還有很多機會！」

看來韓森也不想在這地方弄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馬獅龍本想堅持己意，但回心一想，假若用強硬的手法，見了王子也是無益，因爲他不會相信自己的話。

本來，只要把金卡片顯示出來，王子一定會見自己，可惜，金卡片不知是落在何方。

韓森和馬獅龍回到自己的日本式房間。

來到門口，馬獅龍從那些半透明的紗窗間，看到了有人在內。

馬獅龍道：「你有沒有約其他朋友？」

韓森搖搖了頭。

「有一個不速之客！」

「可以來這裏的……」

馬獅龍已閃身一旁，並示意韓森先入內。

韓森有點猶豫，不過，他還是推門而入，一推門他見了四個大漢，粗眉濃鬍。

「進來！」其中一人道。

韓森硬着頭皮入內。

馬獅龍在他後面，看到那四個大漢的手都是插入了褲袋之內，而褲袋隆起，那顯然是……

他亦明白這個佈置。

王子已來了這日本房之內，雖然他暫時仍未見到他的面，不過，要取信他，一定要給他一個好印象。

馬獅龍決定冒險犯難，顯示一手。

韓森慢慢入內。

馬獅龍隨後，韓森身體相當魁梧，可以很好的掩護着他，不過，當他一入內，馬獅龍便把他推開。

然後竄前一躍，單腳挑起。

那人手槍已出，可惜還沒有握穩，便被馬獅龍的腳挑起，槍飛上了半空。

其餘三人，手槍亦已在手。

馬獅龍又再竄身一上，把半空中手槍攫住，安然落下，並且以槍指着那人。

三人見同伴被槍所指，不敢妄動。

接着是幾下响亮的掌聲。

那四個人分別向兩邊退開，露出了掌聲的來源，那是一個打扮得非常整齊的紳士，也是濃眉，多鬍子，但臉孔俊秀，輪廓分明，有中東人那種特有的氣質。

韓森在後面，早已縮在一角。

不過，他見了這人之後，立即走來，道：「王子陛下！」

王子望了韓森一下，道：「閣下一定是那位韓森先生，是在美國領事館工作？」

「是的，王子陛下！」

他向馬獅龍道：「閣下是……」

顯然他沒有機會查探到馬獅龍的來龍去脈。

馬獅龍想了一下，本想再用軍火商的身份，但那只是用來製造一

個機會見王子，而今已直接見到了王子，倒不如是開門見山。

馬獅龍道：「閣下是沙達爾．雷查斯呂辛？」

王子只是笑笑。

那四個保鏢的其中一人道：「你沒有資格這樣稱呼我們的王子。」

馬獅龍道：「那麼，你便是了！」

王子仍然是無可無不可的樣子。

馬獅龍只不過是想正正式式的證實。

「有人給我一張……」

他想說下去，但他其中一個保鏢身上有電話聲發出，那人拿了一個非常細小的手提電話出來，非常集中精神的聽那個電話。

王子也看着他。

馬獅龍也聽懂一點中東的話，那是土耳其與阿拉伯兩種語言的混合體，並不太清楚，但意思是非常緊急。

那人對王子嘰嘰咕咕一番。

王子還沒有聽完，轉身便走。

馬獅龍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王子已不理會。

馬獅龍想上前去，但那四個保鏢已作了人牆，使馬獅龍無法走近，而王子也出了門口。

兩個保鏢退後，轉眼亦出去了。

韓森道：「不要追了，他們一定有非常危急的事情，否則也不會這樣匆忙而去。」

馬獅龍道：「再不追上去，不知下一次甚麼時間才可以見到他！」

「有很多機會！」

「我只是害怕……」馬獅龍想了一想，道：「韓森，我先走！」

他說完便立即離開，韓森叫着他，他也不回頭，韓森本也想隨着他去，不過，這地方放下現款也不成，因爲一切都要簽單。

馬獅龍走到了停車場，只見還有兩個王子的保鏢還沒有開車走，其他的人已絕塵而去。

馬獅龍叫了一輛的士，對司機道：「跟着前面那輛黑色的車子！」

司機回頭想說話，馬獅龍已遞上了一疊鈔票，那司機沒有再說話，接過鈔票，小心地跟踪着那輛車。

鈔票會說話，古今皆然。

汽車從大路一直駛出，漸漸，他們已跟上了前面的車輛，三輛車子，前面的是另外兩位保鏢，中間相信是王子的車，馬獅龍跟着的是另外一輛保鏢車。

王子所採取的方法，也算是相當愼密，因爲這只是出外晚膳而已，如果有重大的事情，看來車隊的陣容還要更加鼎盛。

車子行了十分鐘，開始轉入另外一條較小的路。

馬獅龍看看手錶，已是十時三十分。

這小路較爲寂靜，但這是一條出市區較爲快捷的道路，只要過了一個山坡，市區已在望。

王子一定是接到非常緊張的消息，才會駛經這條路，否則，他也不會……

就在這時，前面傳來一陣「戛」的一聲。

的士司機道：「前面可能失事！」

馬獅龍道：「我們兜上前面看看！」

司機依言，前面有四輛車停在路的當中，馬獅龍伏在車廂內，只見有幾個人下了車，正走向王子那輛車。

當的士駛近，那些人似乎有些避忌，揚手叫的士快過，的士司機卻慢下來，道：「有甚麼可以幫手？」

有人叫道：「沒你的事，快走！」

馬獅龍在這時，已看到王子在車中，他的臉孔露出驚慌之色。

王子本有三輛車，而今多了一輛，顯然是他們有了敵人，四個保鏢都沒有下來，他們已受制，因爲每一輛車子旁邊，都站了一個人。

王子的車旁却左右有四個人，他們都是西服煌然。

其中兩人，大聲叫司機離開。

當他們駛過了一些，便是斜坡向下的一端，因此，當汽車駛下了一些，便看不到後面的情形。

馬獅龍道：「停車！」

他又把一疊鈔票放在前面，道：「你可以走了！」

司機道：「這地方很難再有車出去。」

「你快走，不用理我了！」

馬獅龍已下了車，司機無奈離去。

這時，「轟」的一聲，似是一聲槍响，馬獅龍知道，事情不再簡單。

他迅速跑上斜坡，又聽見另一聲槍响。

雖然是在郊外，但四野寂靜，槍聲尖銳，劃破長空，震耳欲聾。

馬獅龍走近路旁，有疏落的樹木，樹影可以隱蔽着他的身影。

只見那兩輛王子的保鏢車輛，車輪已是塌下，看來剛才那兩槍並不是殺人，而是弄破了保鏢車子的車輪。

王子那輛車，車門半開，似乎有人在掙扎。

馬獅龍看着，每一個人手上，

都持有槍，自己衝上去，不單無補於事，反而惹來殺身之禍。

他看看形勢，立刻下了決定。

那輛對頭的車子，便是而今圍着王子的車，那車仍然是發動的。

他迅速上前，蹲在路上，半爬半走，已到車旁，車匙仍然插在汽車之內。

馬獅龍已心生一計。

他從另一邊，借着汽車的掩護，一手伸了入車內，把車匙抽了出來。

那輛汽車立刻停了下來。

本來是發動的汽車，一時之間停下來，顯得非常突然。

那幾個本是圍着王子的車的彪形大漢，都轉過了頭來，看着車子。

其中一人上前來看，叫道：「爲甚麼突然沒有了車匙？」

「怎會？」另一個人上前。

他看了一下，又道：「是的，沒有了車匙！」

這時一個看來似是首領模樣的人也上前看，道：「怎會如此？有人……」

他們三人已展開搜索。

他們當然看不到馬獅龍，因爲馬獅龍已趁他們回身來這車之前，已爬過另一邊。

這時，挾持王子的只有一人。

那人手持一柄普通手槍。

馬獅龍看準了一切，突然站起來，一個手刀劈下，那人倒了下來，馬獅龍把他的槍奪了，然後拉開了王子的車門，竄了入內。

這一變故，王子只是呆望馬獅龍。

馬獅龍道：「你坐穩！」

他用最快的手法開動了汽車，並且向着那邊的人開了兩槍。

他們都伏了下來。

馬獅龍有足夠的時間把車子衝下斜坡，並以高速離開這地方。

王子道：「你是……」

他已發現是馬獅龍。

「爲甚麼你會……」

馬獅龍道：「這手槍你好好拿着，我害怕他們會追來！」

王子接過手槍，他是坐在後廂，他轉過頭來，看着外面，不一會，已有一輛車子追來。

馬獅龍已發覺，他把油門盡量踩下。

王子這輛車子馬力十足，一踏油門，車子有如箭般向前疾駛。

可是，後面追來那輛車，實力也是不弱。

轉眼之間，車子已追近。

馬獅龍道：「手槍之內，仍有五粒子彈，你小心發射，看看能否嚇退他們。」

王子伏下，槍嘴伸出車窗外面。

馬獅龍知道，對方人力車力都勝過自己，正面與他們衝突，定然吃虧，他只希望擺脫他們。

不過，這希望已是落空，那汽車已駛近。

王子放了一槍，並沒有打中甚麼，反而惹來幾响回敬，嚇得王子縮着頭，伏了下去。

馬獅龍踏盡了油門，但仍是擺脫不了他們，看來被他們抓住的機會實在很大。

馬獅龍道：「你的確是沙達爾．雷查斯呂辛王子？」

王子道：「我還會是誰？」

「你有一張金卡片？」

「金卡片？」他似乎有點猶豫。

「上面印上你的名字，有一個女人交了給我！」

「一個女人？快給我看……」

這條道路是一個大轉彎，馬獅龍無暇說話，因爲是急速的轉彎，汽車發出尖叫聲，而後面的一輛，也是如此，一時之間，非常刺耳。

馬獅龍終於憑着技術，又拋離了對手一些路程。

王子道：「快給我看！」

「我一直想給你看，可惜的是我被人騙去了！」

「怎麼會？」

馬獅龍道：「我不知道那張金卡片有這麼多人搶奪，因此才上了當！」

「很多人搶奪？」

「是的，而今追來的是一批，前幾天又是另外一批，以後不知還有沒有！」

王子道：「原來如此，那金卡片……」

突然，後面的一輛車竄前，馬獅龍急剎，結果是被那車子阻着。

兩輛車子都停了下來。

那輛車子的人，兩個提着短輕機槍下來，馬獅龍知道，反抗只會帶來損傷。

「舉手，下車！」那人叫道。

馬獅龍緩緩下車，王子跟着，他並沒有舉手，而那幾個人也沒有說甚麼。

「我們並沒有甚麼惡意，王子，我們只是請你回去談談！」

王子道：「用這個方法？」

「我們不想被其他人利用陛下。」

王子無言，被那人半推半擁的上車。

「你這好管閒事的人！」那人揮着槍柄，襲向馬獅龍，馬獅龍一閃，那人落空。

本來，馬獅龍可趁這個機會，反身擒住那人，不過，他的同伴已用槍指着馬獅龍。

王子叫道：「我要他與我同行！」

那人看了馬獅龍一眼，道：

「上車！」

這輛車子非常大，而今多了兩個人，可以多開一排座位，兩個持槍的人，面對他們而坐。

汽車開動，向市區駛回去。

他們想說話，但受到那兩個持槍的人所制住，兩人無法，只好閉着口。

經過這一番追逐，已是午夜時分。

汽車過了隧道，一直向西區而去。

他們並沒有阻止兩人觀看外面，看來他們並不怕讓他們知道被押往何處。

汽車駛出海傍道。

這是一般來往大陸的輪船集中地，日間是非常喧嘩嘈雜的地方，而今却是非常恬靜，暗淡的燈光，輕輕的海風，帶來海浪聲音，汽車在一個小碼頭停下。

「下來！」兩人用槍指着他們。

王子先下了車，馬獅龍跟着。

「落船！」那人道。

碼頭有一塊板，搭在一艘小型貨輪之上，王子行近跳板，却不敢踏上去，因爲這跳板很窄，而且隨着輪船一起一落，非常危險。

馬獅龍道：「讓我先行！」

馬獅龍上前，踏上了跳板，回身拖着王子。

王子戰戰兢兢，身體是左搖右擺，馬獅龍幾乎也被他拖了下去。

馬獅龍看他情形，再走多幾步，定會跌下去，於是，一鼓作氣，三步當作兩步，拉了王子直往船上去。

上了船便進了一道門，裏面漆黑異常。

馬獅龍再多走一步，突然踏空，整個人倒下，也拉着王子兩人一齊滑下。

王子狂叫了幾聲。

幸好下面是一些禾稈草，他們並沒有受傷。

上面那門跟着便關上，船艙之內，一片漆黑。

忽然，「叮」的一聲，亮起了一個火，原來是王子打亮了打火機。

他瞧了一遍，只見是一個大船艙，甚麼也沒有，只有下面的禾稈草。

王子叫道：「爲甚麼押我們在這裏？」

上面並沒有人回應。

馬獅龍道：「王子，你還是好好休息，你叫破了喉嚨，他們也不會理會你我！」

王子仍然不懂，叫了幾聲，終於安靜了下來。

馬獅龍道：「你的金卡片，裏面有甚麼重大秘密？使他們不擇手段，你搶我奪！」

「其實我一向是使用金卡片！」

他從袋裏拿了一疊出來，他開了打火機。

馬獅龍細看，與他之前看到的金卡片，一模一樣。

「這有甚麼秘密可言？」王子道。

馬獅龍再小心看卡片，又再用手觸摸了一會，他沒有發現甚麼不同的地方，但心理上却是覺得，這一疊卡片，又的確與他觸摸過的那張有些不同。

可是，他又無法說出來。

馬獅龍道：「那張金卡片，與這些不同，但一時之間，我實在也無法說出不同之處！」

「也許我看過之後，會有所發現，而那張卡片在甚麼人的手上？」

「我也不知道，我已派了一個朋友去找，希望他可以找到！」

「你說是個女人給你的？」

「是的，是個你們國家的人……」

「戴面紗？」

「沒有，她駕駛汽車，穿着時髦，她把金卡片交給我的時候，好像是心臟病突發而汽車失事！」

「甚麼？你說是她！」

這話顯然是表示王子認識這人。

「她是誰？」

王子却沒有回答，火光之下，他臉露驚疑之色，然後又好像變得十分惶恐。

「她究竟是誰？」

「她是我們國家中最特別的女人！」他頓了一頓，續道：「她是我一個王叔的……」

「保鏢？」

「算是，但又是秘書、司機，甚至情婦！」

「她的身份這麼複雜！」

「在我們國家，女人地位根本全不重要，出外要戴面紗，不許化粧，不許駕車，而她却甚麼都可以，你便可以知道她的身份特殊！」

「你與王叔關係良好？」

「並不太好……」王子嘆了口氣，又道：「假如好的話，我也不致倒楣如此。」

「既然不太好，爲甚麼他要把金卡片送給你？」

「那表示他有難！」

「有甚麼難？」

「我不知道，我有十五個王叔，我父親逝去之後，他們一直在爭權奪利，連我本來是繼承我父親一切也沒有機會，要流亡海外，不過，我總有一天會回去。」

原來是一個國家內部家族鬥爭的事。

馬獅龍的心頓時冷了半截，因爲他明白，捲入一個家族的鬥爭之內，已是非常危險的事，而今再捲

入了的，不單是一個王族鬥爭，而可能還有重大的政治色彩，甚至可能是世界政治漩渦之中。

這位王子來自中東，中東日趨不穩已是事實。

有人說過，世界上最汚穢的東西，便是政治，馬獅龍一向都沒有想到要碰它，但爲了這張金卡片，竟然無端碰上，而且看來還有一大段日子要熬。

王子見馬獅龍突然住了口，便道：「你害怕？」

「當然！」

「不用怕，以你這樣的身手，你不會有危險，我本來也非常害怕，但我遇到了你之後，我反而覺得，你可以協助我一切，假若我平安回國，我一定……」

馬獅龍立刻道：「我幫助人一向並沒有希望得到任何報酬，王子殿下，你也不例外！」

王子向來受人阿諛慣，聽了這話，反而更覺馬獅龍人格高尚。

他們沉默了一會，漸已習慣船艙內的光度。

馬獅龍道：「你對那張金卡片，知道得這麼少？」

王子道：「我知道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訊息，這訊息可以影响我們國家的興亡……甚至影响全世界也說不定！」

「有這麼重要？」

「我告訴你一個非常秘密的消息，中東各國早已有了核武裝備！」

「核武裝備？只是裝備，並不會構成危險！」

「是的，不過，據說我流亡之前，他們已開始在沙漠下面建造秘密工廠！」

「核子彈？」

「我相信你所說的，雖不中亦不遠！」

「假若這件事眞的與你國家興亡……」

王子插口道：「我看這事並非一個國家之事，整個中東地區都有危難，否則他們不會再與我這個流亡王子聯絡，他們本想殺了我，而今又要與我通消息，從這行動之中，看來他們已沒有其他選擇。」

馬獅龍道：「事情怎麼嚴重也好，而今一定要找回金卡片，讓你看過之後，才可以知道事情的眞相！」

「是的，可惜我們被困這裏，而你也不知道金卡片落在何方……」王子語調是悲觀的。

馬獅龍也實在無法，他打量了船艙四週，這是一隻相當舊的平底躉船。

馬獅龍道：「借你打火機一用。」

王子把打火機遞了過去。

馬獅龍亮了打火機，沿着船邊走了一圈，似乎是有所發現。

王子心急問道：「有逃生的地方？」

「那要看我們是否夠運！」

「我一向都有運氣！」王子自語道。

「隨我來！」

王子跟着馬獅龍，往船頭走去。

馬獅龍道：「依我估計，這地方應是機房，這機房一定有一些地方較爲薄弱，而且有些洞是透入喉管或其他鋼纜，試找找……」

兩人分開兩邊，馬獅龍用手摸索着。

忽然，他已發現了一個管口，只感到一陣涼風自管內侵入。

「有了！」馬獅龍叫道。

「甚麼事？有了出口？」

「這地方是個通風的地方，我們弄開這地方，可以攀着上去！」

雖然這是一艘舊船，但這風喉却是十分結實，馬獅龍用盡力，也無法拉開半分。

王子忽然從口袋中拿出一個鎖匙包，鎖匙包內有鎖匙之外，還有一把小刀。

他開了小刀，遞給馬獅龍。

馬獅龍接過，道：「用這小刀……」

他忽然停止說話，因爲那把小刀並非一把普通的小刀，而是可以削開薄鐵片的。

馬獅龍在那風喉喉管的洞旁削開，一直削成了一個相當大的洞。

可是，那洞仍然不能讓人鑽出去。

他在洞內旁邊的地方摸索了一會，又發現另一處較爲薄弱的地方，他又開始用刀割下。

不一會，他竟然已割開了一個大洞，已可以容一個人鑽過去。

馬獅龍把小刀交回王子，道：「我鑽過去看看，然後看情形，才叫你過來！」

王子點了點頭。

馬獅龍小心鑽過去，那地方竟然是一張吊在船旁的窄床，看來是負責看管機房的工作人員用來作暫時休息的地方。

這地方實在非常狹小，前面有一道門。

馬獅龍小心把門一推，已看到外面的機房，看來這機房一定有路通上去。

他回身叫王子，那知道王子已不甘落後，自己也鑽了過來。

王子問道：「怎麼樣？」

「看來可以逃走！」

他們出了那狹窄的門，然後是充滿油臭味的機房，上到另外一層。

馬獅龍忽然發覺有點不對，拉着王子道：「我們來這船時，從外面看去，這船怎樣？」

「非常殘舊！」

「可是，你看這地方……」

王子摸了一下附近的牆壁，道：「對，這地方十分新似的，與外面完全不配合！」

「這並不是一艘普通的躉船！」

「是的！」

兩人小心繼續前行，前面忽然似有人影，馬獅龍又再一把拉住王子，那人似是睡眼惺忪。

馬獅龍見他是從一個房間出來，便躲在房間的一側，剛巧有一個可以躲身的地方。

不一會，那人如厠回來。

馬獅龍與王子示意一下，他便竄出，一把把那人推了入他正要進入的房間內。

這房間裝滿了貨物，一箱疊着一箱，只有一處床位，可讓那人休息之外，其餘地方都是擺滿了木箱。

馬獅龍一手握着那人後頸，他用力壓下他頸上的大動脈，轉眼那人已昏倒在地上。

王子已入內，打開了其中一個箱子，他看着箱子，整個人呆了，一動也不動。

馬獅龍十分奇怪，問道：「箱裏有甚麼？」

「你來看！」

馬獅龍上前一看，他也呆了。

因爲那箱子裝滿了簇新的長槍，那種類型，是馬獅龍上月才在一些軍火雜誌上看過的。

他迅速找到另外一箱，用力弄開了，他的表情更異，因爲那箱子裏並不是那種長槍，而是他三番四次曾見過的短機槍。

這些短機槍是一種可以發射十二發子彈的，假若有人被瞄準，五十米以內，永無倖免。

王子道：「原來這是一艘運軍火的船！」

馬獅龍拿起了其中一支，道：「甚麼地方需要這麼多槍支？」

「我們的國家！」

一言驚醒夢中人，馬獅龍回身，道：「這件事情看來實在不簡單。」

忽然，那本是躺在地上的人，突然撲起，襲向王子，王子並不知道。

幸好馬獅龍看見他一動，竄前一腳，那人反應極快，一手接着了馬獅龍的腳，反而拉他向前。

馬獅龍本已衝前，被他一拖，更加無法控制，那人拉着馬獅龍，把他整個人當作武器，甩向王子。

兩人撞個滿懷。

那人並不再戀戰，趁這機會，奪門而出。

因爲這房子非常窄小，馬獅龍與王子跌下之後，要費一番工夫才能起來，幸好並沒有受傷。

馬獅龍道：「追！」

兩人出了這房間，只見一條樓梯通上樓上，當他們上到上面，已知是甲板，那人一定會告之其他的人。

馬獅龍道：「拿武器！」

他們返回那個滿是槍支的房，每人拿了一柄那種短輕機，並在下面一個盒子中拿了一串子彈。

馬獅龍道：「一旦被他們發現，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小心！」

王子也知道事態的嚴重。

他們上了甲板，天色已是黎明。

馬獅龍道：「上岸並不是辦法……」他聽視四週，發現不遠之處，有一艘小型快艇。

馬獅龍道：「你懂游水嗎？」

王子搖了搖頭。

馬獅龍把槍交了給王子，自己在船旁滑了下水，一直游到那快艇的旁邊。

他用力一攀，已上了快艇之上。

那是一艘相當現代化的快艇，只要一按電鈕，那船尾機器發動了，發出一陣聲響。

這陣聲響當然會驚動其他船隻。

他不再理會，把快艇駛近了王子，叫道：「跳下來！」

王子不敢。

馬獅龍道：「你若不跳，背部將成蜂巢！」

他回首，只見已有人影晃動，馬獅龍的話並非兒嬉，他一鼓作氣，躍下快艇。

馬獅龍立即把快艇駛向外面。

王子回首，道：「他們追來了。」

馬獅龍把快艇轉向西面，那時，只是清晨，海面仍沒有甚麼船隻，很快便離開了那碼頭區，他是打算找一個地方上岸，擺脫那些人。

那知道，他的如意算盤並不響。

後面已聽到另外一艘快艇的聲音，那艘快艇，聲音强勁，看來是比他們這艘厲害得多。

不一會，後面那一艘快艇已似箭般追了上來，假若再多猶豫一會，那便被立即追上。

在這情形之下，馬獅龍再沒有時間考慮，他只揀沒有船隻阻礙的海面駛去。

前面一大片海面，並沒有船隻。

他開足了馬力，王子抓緊一起一伏的船舷，臉無人色，馬獅龍道：「你伏下！」

聲音雖大，但馬達聲更大，馬

馬獅龍發現黑影時，木棒已向他們擊下。

獅龍不知他聽到沒有，但他只是抓着船舷，一動不動。

看情形他是無能爲力。

後來那艘船越來越快。

馬獅龍道：「王子，你來控制！」

王子想爬上前，不過，他實在沒有辦法。

馬獅龍心想：這樣下去，一定給那艘船追上，他決定冒險一次。

他不再駕駛，自己回身往船尾。

只見那艘追上來的快艇，是一艘有四個尾機那種快艇，合共有一千二百匹馬力！

這一稍爲停頓，那快艇又再近了一點。

他看得非常清楚，快艇上兩個人，兩人都有那種短機槍，雖然並沒有瞄準他們，但那姿態給他們印象是，他們已是囊中之物。

馬獅龍看了，心頭實在有氣。

他並不開槍，反身回到駕駛座。

王子似乎已習慣了船上的顛簸，已可以拿起短機槍，並可以穩着身子。

馬獅龍道：「小心！」

他說完便把快艇的軚盤大力一扭，這一扭把這快艇來了一個急速的轉彎，在海上牽起了一個大漩渦！

後面追來那艘快艇上的人實在愕然，也慢了下來。

馬獅龍轉了之後，又加速向那追來的快艇撞去，這舉動實在是出人意料。

那艘快艇被人撞，自然反應是轉變方向退後。

因爲那艘快艇馬力非常大，而且靈活，一轉便可掉頭而走。

馬獅龍道：「開槍！」

「射甚麼？」王子問。

「那四個船尾機！」

王子穩住了身體，舉槍瞄準。

一連串的子彈，四個船尾機已報廢了，並使快艇躍上了半空。

「好槍法！」馬獅龍讚道。

王子道：「瞎子也射得到！」

這時，已有水警輪駛來。

馬獅龍把艇停了，等候警察到來。

當水警輪駛近來了，他們開始的時候還以爲是走私客在駁火，因爲這一帶的水域，是走私客常到的地方，但這樣大規模的駁火，倒是前所未見。

因此，他們都像如臨大敵似的，先用探射燈照着他們，喝令馬獅龍與王子舉手，水警輪上的水警都是實槍實彈，非常緊張。

馬獅龍與王子都沒有表示。

水警上了快艇，沒收了他們的短機槍，又押了他們上水警輪。

王子不斷的解釋。

但馬獅龍却緘口不言，他知道，在這個時候，任何解釋也是多餘的。

水警輪駛回海港途中，他們已經跟總部有了聯絡，一會，船上的警長竟然叫馬獅龍聽一個無線電話。

「馬獅龍，眞的是你？」電話傳來熟悉的聲。

「是你，劉義？」

馬獅龍感到奇怪，怎麼會是劉義呢？事後，才知道劉義身份特殊，實際上是警局裏的一位上司。

「是的，你們怎會弄到在海上與人駁火？」

「說來話長，你又如何？」

劉義道：「我先替你們辦妥一切手續，然後才將我的遭遇告訴你。對了，那位王子，在你身邊？」

「是的。」

劉義語氣非常緊張地道：「你要好好保護王子，因爲有很多人正在找他！」

「甚麼人？」

「一言難盡，我們見面才作詳談！」

馬獅龍接了這個電話之後，輪上的警察才沒有那麼嚴厲對付他們。

王子道：「是你警察的朋友？」

馬獅龍道：「一直與我合作找你的人！」

「找我？」

「是的，整件事便是與金卡片有關！」

王子道：「事情發展到甚麼地步？」

「我也不知道。」

一會，他們已駛入海港，馬獅龍並且指示那些水警，告訴他們被囚的船隻所在，並且告訴他們小心，因爲那船根本是一個大火葯庫，假若爆炸的話，非同小可。

水警先護送他們上岸。

岸上已有兩輛警車在等候，劉義也在其中，爲了手續淸楚，他們一起回到警局。

馬獅龍介紹王子與劉義認識，王子身份特殊，也算是外交特使的身份，也有特別的優待。

馬獅龍與劉義，回到他的辦公室。

劉義首先道：「你認爲怎樣保護王子才對？」

「保護他？」

「是的，自從與你分手之後，去找我的那班臨記朋友……我便知道，有很多人在找王子！」

「都與金卡有關？」

「是的！」

馬獅龍道：「他一離開警局便會有問題？」

「我認爲是……」

「那好極了，把他扣留下來！」

「我也想過，但因爲他身份特殊，警方也沒有權力把他留得太久！」

「我有一個辦法，我們不把他留在警局，但把他留在醫院，便不愁有問題！」

劉義聽了，道：「好辦法，不過，他沒有受傷，怎麼留他在醫院？」

馬獅龍道：「讓我來！」

他到了一個督察的房間，見了王子。

王子正想問他，甚麼時候可以離開時，馬獅龍突然一拳打向他的太陽穴，王子立時昏倒在地上。

馬獅龍道：「叫救傷車送他往醫院拘留病房，並且二十四小時派人看守着他！」

衆人都不知道爲甚麼要這樣做，只有劉義明白，劉義吩咐他的手下一切照辦。

馬獅龍道：「快告訴我你那班臨記朋友的情形！」

劉義道：「原來他們是被一班阿拉伯人所僱，你那天晚上所遇到的情形，是他們依照那班阿拉伯人吩咐所做的！」

「要他們冒警也肯？」

「他們出的酬勞實在高，高至他們無法拒絕！」

「他們亦因爲酬勞高而拒絕向你透露其中秘密？」

「是的，你怎知道？」

「這是一個商業社會，金錢是一切價值的衡量！」

劉義道：「他們有張艮計，我有過牆梯！」

「你發現了甚麼秘密？」

「一個武師明星！」

「甚麼？明星與這件事有關？」

「事情是這樣的，那班臨記，其實是一班龍虎武師，他們又屬於那位武師明星的班底！」

「誰？」

劉義道：「是陸家班！」

「啊，聽說他們是一班講義氣的龍虎武師！」

「是的，傳說是這樣，但因電影吹淡風，他們都改行成了那班阿拉伯人的班底！」

馬獅龍道：「你似乎查得一淸二楚！」

劉義得意地道：「是的，我與他們交情不弱，不過，他們都勸我不要多管閒事！」

「你打算怎樣？」

「我等你回來之後，想出對付的辦法。」

馬獅龍忽然想起劉局長，道：

「劉局長呢？」

「聽說他去了英國！」

「公幹？」

「可以算是！」

「爲甚麼可以算是？」

「因爲我得不到上頭的證實，只是警局內每一個人都如此說。」

「如果眞要證實，要找甚麼人？」

「我想是警務署長！」劉義道。

「那麼我們便去找警務署長。」

「你試試……」

馬獅龍撥了一個電話，說了兩句便放下來。

劉義道：「第一，警務署長實在太忙，第二，他似乎也不想直接談這件事。」

馬獅龍道：「是的，他的秘書也說他在開會，無法知道他甚麼時候有空，但我留下了姓名。」他改變了一個話題，道：「這一兩天，你自己有沒有受到威脅？」

「正式的威脅沒有！」

「甚麼是正式的威脅？」

「譬如是突襲！」

「那麼非正式的威脅？」馬獅龍笑道。

「我一直覺得好像有人跟踪着我！」

「沒有行動？」

「沒有，我實在想不透！」

馬獅龍想了一下，道：「我想他們想把我們兩個一齊抓着！」

劉義道：「我想這也是大有可能！」

這時，電話响了。

劉義接過，道：「是你的！」

馬獅龍接聽了，道：「是，我立刻來！」他放下了電話，向劉義道：「我們立即去見警務署長！」

「好的！」

忽然，電話又再响，劉義拿了起來，聽了一會，並沒有多聽半句話，便放下了電話。

馬獅龍問：「甚麼事？」

「王子逃了。」

「怎會的？」

「他一進了醫院拘留病房，衣服還沒有換，入了厠所，便不再見人！」

馬獅龍頓足，道：「大麻煩來了！」

劉義道：「我們先做那一件事？」

「協助找尋王子的下落，假若他有甚麼事發生，我們再難查出眞相。」

他們先到了醫院。

負責押解的兩個警員苦着臉，見了劉義也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劉義也算是個好上司，並沒有甚麼責駡，只是追問：「事情是怎樣發生？」

其中一個警員道：「他說要進厠所，我們依照慣例，跟着他入內，當然，我們不能看着他……」

「然後怎樣？」

「他一直沒有出聲，我們等了很久……」

「爲甚麼你們不敲門，或者……」

另一個警員道：「我們在那厠所門外，一直都看到那雙鞋子。」

馬獅龍笑道：「你們從門縫中看到他的鞋便以爲他一直在裏面？」

「是的，那知道他已開窗，爬了出去。」

「那麼，他沒有穿鞋子，應該走得不遠！」馬獅龍望了劉義一眼。

劉義也是一個非常機靈的人，他立即道：「有沒有人追出去看？」

「我們去過，但完全沒有踪影！」

馬獅龍道：「他應該仍在醫院之內！」他在厠所內看了一週，問道：「這窗口可爬到甚麼地方？」

「向下是普通病房，上面是私家病房！」

馬獅龍道：「可否通知醫院當局，我們會上去私家病房搜查一下？」

劉義立即跟醫院方面聯絡，因爲是警方關係，醫院方面答得非常勉強，但也許可，原則上不能騷擾病房內的病人，因爲那些私家病房，多是高官，或者是有錢之人。

馬獅龍與劉義都披上了一件醫生白袍。

樓上的私家病房相當大，每人佔一個房間，總共有差不多四十個房間。

他們以爲用醫生巡房的方法，可以進入各房間，但有很多房間都貼上「不可騷擾」的字牌。

不過，他們仍然不理一切，敲門入內。

他們一直查了二十多間，仍然沒有甚麼可疑的線索，劉義對馬獅龍的看法，開始有些動搖。

但馬獅龍仍然相信自己的看法。

他推開了另外一間房。

一入內，只見床上空空如也，而厠所門是打開的，換句話說，病人並不在房內。

他們正想離開。

突然，有人叫道：「進來！」是濃重的阿拉伯人口音的英語，馬獅龍退了一步，劉義却站定了。

「進來！」

聲音來自衣櫃。

馬獅龍站着不動，劉義回過頭來。

衣櫃開了少許，突出一支槍管。

看來這並非普通的手槍，而是那種短機槍。

兩人無奈，再踏入一步。

「關門！」

馬獅龍關上了門，再轉身，兩邊有黑影閃動，馬獅龍發覺之時，兩人已被木棒迎頭擊下。

劉義發覺得太遲，早已應聲倒下。

馬獅龍把頭一閃，木棒打在他的肩膊之上，使他痛徹心脾，不過，他頭腦非常清醒。

他突然不想回襲，詐作昏了，倒在地上。

那兩人並沒有再襲擊二人。

在衣櫃內那人也出來，馬獅龍看得清楚，是一個濃眉厚鬍子的阿拉伯人。

他的確是持着一支短機槍。

他出來之後，說了幾句說，三人便立即離開。

馬獅龍待他們一離開，便起來走向窗門處，往下一望，只見一輛汽車泊在出口處。

一會，三人已下到停車場處，上了那輛車。

馬獅龍看得清楚那車的號碼，可惜，車子已迅速離開，他只有望車興嘆。

他迅速搖醒了劉義。

劉義摸着頭上的「腫塊」，怒道：「甚麼人？」

馬獅龍道：「他們駕了輛車子離去，車子號碼是……」

劉義道：「我立刻通知巡邏車！」

他們下到停車場，劉義利用車內無線電話，找尋那輛車子。

不一會，已有一輛交通警車發現那車的踪跡，道：「車子上了山頂道。」

馬獅龍道：「叫他們不要追上去，只是跟踪着，我們現在便去！」

劉義吩咐了那警車。

然後，馬獅龍立即開車，一直往山頂上去。

一路上，都有警方巡邏車的報告，因此，馬獅龍很快便看到那車子。

劉義道：「看來，我們應該採取行動！」

「爲甚麼？」

「他們劫走了警方的囚犯！」

「可惜沒有證據！」

「我們可以立即截查那輛車子。」

馬獅龍也渴望他們逮住那些人，可以早日明白這事件的眞相，他把汽車加速。

漸漸，他們已接近那輛汽車。

那是一輛美國豪華房車，四面都是有顏色的玻璃，在外面根本沒法看到裏面的情形。

車外有幾條天線，表示這輛車子內部設備週全。

馬獅龍加油，想超越那輛車子，但當車子稍爲駛出，馬獅龍又把車子慢下來，繼續跟着那車。

劉義奇怪地問：「爲甚麼不超前？」

「我看到這車子前面，有一支國旗，那表示是一輛大使館的車，他們有權拒絕被搜查！」

「他們竟然出到使館汽車！」劉義慢慢地道。

馬獅龍把車子停在一旁，道：「爲了不想打草驚蛇，我們讓警方追踪他們，直到他們到了目的地，我們才直搗黃龍！」

劉義也同意，他小心地吩咐路上的巡邏車，一直監視跟踪那輛車子。

不一會，他們已收到車子駛入了山頂一間大使館內的報告。

馬獅龍道：「這次，我們大使館也要闖入！」

劉義有些猶豫，道：「這樣做會有危險！」

「做甚麼事也有危險！」

「我不是指個人問題，而是一旦鬧出去，會危及政府和那個國家的邦交問題！」

馬獅龍道：「假如我們發現他們有不法的行爲，他們一定不敢出聲！」

馬獅龍已發動了車子，直駛山頂大使館。

大使館建築在山頂一處十分偏僻的地方，要接近大門，一定要經過一條私家路。

馬獅龍把車子停在路口一處隱蔽的地方。

劉義道：「我們步行進去？」

「當然，任何車子駛經他們這條私家路，一定不能逃過他們的防盜設施！」

私家路的兩旁，都雜生着一些樹木，雖然並不是參天樹木，但也可以隱蔽着他們兩人。

他們來到了大門，並不敢上前，因爲他們一出現，裏面的人一定會知道，因爲門口大閘處，裝了三部攝影機，任何一個方向都不會錯過。

馬獅龍道：「我們走後門！」

他們繞過了大門，沿着整座建築物，都是疏落的樹木，或者是一些草叢。

一直到了後面，果然發現一道後門。

後門也有防盜設施，不過，設備是顯得比較馬虎，他們並不從那後門進入，而在靠近山坡那邊，跨過牆頭，已經入了大宅之內。

劉義道：「我害怕有狗！」

話未說完，已有狗吠聲傳來。

馬獅龍知道，這些地方養的犬隻，當然不會是普通的玩具狗，惹起牠們上來，一定有大麻煩。

他一手拉了劉義，閃身入了一

個窗口。

那是一個厨房，這時並非煮食的時候，並沒有人在內，這厨房相當大，非常整潔。

忽然，似有脚步聲進來。

一時之間，兩人實在不知躲在那裏才好。

劉義一眼看見那個雪櫃，一個非常巨大的雪櫃，足以容納兩人有餘，他開了雪櫃門，竟然閃身進去。

馬獅龍想叫住他也來不及，不過，他自己也實在不知應該躲進那裏才對。

脚步聲更近。

突然，劉義竟然推開了雪櫃門，招手叫馬獅龍進去，馬獅龍只好走進。

劉義開了門，道：「進來！」

「我們在裏面捱不了多久！」

但劉義已伸手出來，一手抓了他入內。

馬獅龍無奈，入了雪櫃裏面。

出乎意料之外，這雪櫃之內，只有上面與下面有些凍肉，其他地方是空空如也。

劉義指指裏面。

此時外面有幾個人進來，他們兩人都不敢作聲，劉義慢慢向雪櫃的內裏移去。

馬獅龍正覺奇怪，只見劉義已推開雪櫃的後壁，那裏竟然又有一道門！

兩人出了那門，再沒有陣陣寒氣。

劉義道：「假若不是我心急，也不會發現這大雪櫃其實是一道掩飾的門。」

馬獅龍道：「幸好是誤打誤撞，否則，眞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可以發現這秘密的地方！」

「我看王子是被囚在這裏！」

「我希望是！」

金卡密碼　危害全球

他們沿着那黑暗的甬道走了十來步，已發現一列房門，他們推開其中幾間，看來是一些囚室，可是，內裏並沒有一人。

忽然，他們都同時聽到一陣嘆息聲。

兩人望了一眼，一齊跑往那嘆息聲來源之處，可是，這地方本來是非常寂靜，嘆息聲也不大，一時之間，並不清楚嘆息聲來自何處。

他們走往前面的幾個囚室。

其中一間，有些燈光透出。

馬獅龍一馬當先，劉義也跟着，來到了那囚室門外，他們試推那門，門是虛掩的。

馬獅龍閃身入內。

這囚室有一張床，床上躺着一個人。

那人似乎並不理會甚麼人進來。

劉義也跟着，然後上前。

突然，馬獅龍發覺這躺在床上的人，十分面善，那是一個女人，她閉着眼，似醒非醒。

兩人怔住，不知如何是好。

當他們正想開口，那女人睜開了眼睛。

那眼神立時使馬獅龍想起，那是交金卡片給他的那個女人！

「誰？」那女人操中東口音的英語說：「你們是誰？」

馬獅龍見她稍稍半坐起來，她的頭髮垂了下來，更加證實的確是那個駕車失事的女人。

馬獅龍道：「是我！」

那女人坐了起來，開了床頭燈。

「是你……天！我交給你的金卡片呢？」

馬獅龍道：「對不起，失了！」

那女人整個人挺腰的坐了起來，叫道：「怎麼？失了？被甚麼人搶走了？」

劉義道：「你認識她？」

馬獅龍道：「她便是那天晚上，在路上失事，我走近看她時，她把一張金卡片交給我的女人！」

那女人非常緊張地追問：「怎麼了？那金卡片呢？」

馬獅龍道：「你冷靜一點！」

「你怎會來救我？」女人問。

馬獅龍失笑道：「我並不是來救你的，不過，既然來到，我一定救你出去！」

女人道：「救不救我，是次要的問題，最重要還是那張金卡片！」

馬獅龍道：「你知道逃走的方法？」

「不知道。」

「那我們要看看，才可以知道有沒有路救你出去！」馬獅龍頓了一頓，道：「他們甚麼時候有人進來？」

「現在是甚麼時候？」

「下午二時多。」

「那要等到下午六時，他們才送晚餐來。」

劉義道：「等那些人來作我們的响導！」

馬獅龍道：「小姐，快說你的故事……」

劉義插口，問道：「小姐，你究竟叫甚麼名字？」

「我叫嘉露蓮！」她看着兩人的表情，笑道：「一個中東女人，有一個英文名字，十分奇怪？」

兩人並沒有答。

嘉露蓮續道：「我來自中東，我的身份很特殊，我先問你，你把卡片送到那人手上？」

「王子。」

「是的，是沙達爾·雷查斯呂辛王子，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馬獅龍道：「你爲甚麼這麼肯定？」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一個在路上與你偶遇的人！」

嘉露蓮道：「其實，當時我沒有其他選擇，我被逼撞燈柱，繼而是心臟病發。」

「王子是你甚麼人？」

嘉露蓮遲疑了一會，才道：「這張金卡片是他叔父叫我帶出來的，他的叔父是我的……」

她欲言又止。

馬獅龍道：「裏面包含了甚麼大秘密？」

「王子是知道的，他沒有見過金卡片？」

「他沒有，而且幾乎被人殺了。」

「究竟那張金卡片在那裏？」

馬獅龍道：「我知道那張金卡片可能在一個人手上，不過，我看那人只是一個負責搶金卡的人，他搶到了，而且離開了本市。」

嘉露蓮臉上露出非常驚愕的神色。

「什麼事？」劉義問。

「這卡片包含了一個重大的秘密，而這個秘密是會危害全世界的。」

「危害全世界？你開玩笑。」

嘉露蓮道：「本來，這秘密是絕對不能公開的，你們知道那金卡片可能落在某人手上，你們一定要與我一起去找回來。」

他們點頭，盼望着嘉露蓮說出秘密來。

「這幾天，波斯灣有什麼消息？」她突然轉了一個話題。

劉義道：「美國快要派兵去，看來這場仗一定會打起來，而且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

「那麼，我們更要盡快找回那金卡片，否則……」

「這金卡片與這場戰爭有什麼關係？」

「有非常重大的關係……金卡片之內包含了一個號碼……」

「號碼？什麼號碼？」

「是一組開一個電腦資料庫的密碼。」嘉露蓮道。

「電腦密碼？國際資料？」劉義問。

「差不多……而今我們國家之內，已擁有核子武器，但發射這套裝備，一定要兩個人同意，一個是我們的大將軍，另一個是王子。」

「你們國家對這次戰爭的想法又怎樣？」

「有兩組不同的意見……有人主戰，有人主和。」

馬獅龍道：「王叔是主和？」

「是的，他不想生靈塗炭。」

「大將軍呢？」

「他認爲這是一場聖戰，是『阿拉』眞神呼召他打的，經過這一次戰爭，中東的人會成爲世界第三勢力。」

馬獅龍已開始意會到事情的嚴重性。

「不過，我也小心研究過那張金卡片，上面除了只有一個名字之外，再沒有其他什麼。」

「我可以肯定，金卡片之內，是有一組數字，但以什麼形式出現，我實在不知道。」

劉義道：「在金卡片內的這組數字，已流入了海外，另外一組仍在大將軍手上？」

「是的。」

馬獅龍道：「那麼，搶奪這張金卡的人，都是與你的大將軍有關？」

嘉露蓮道：「我想是的。」

馬獅龍陷入了沉思，王子從警方的拘留病房走了出來，他實在是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

問題在這王子，究竟是靠在那一方？他是個好戰的，還是不想核彈遺害人間？

如果他是和平的，那反而要協助他，找回金卡片，免至世界又來一次毀滅性的大戰。

馬獅龍道：「這金卡片本來是屬於王子的，但爲什麼又落在你們王叔手上？」

「他們的家族關係，是非常非常複雜的，王叔是想登上皇位，把王子流放了，那知道他仍不能拉攏大將軍，而那大將軍也是野心勃勃，甚至超越王叔之上，想成爲世界霸主，因此，他不得不把金卡片偷送了出來，而我便是負責偷送出來的，可惜一直還沒有完全成功。」

馬獅龍已開始明白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道：「如果這張金卡片落在大將軍手上，那麼世界便有大禍臨頭。」

「這個領事館是王叔或是大將軍控制？」

「這是個大使館？」嘉露蓮問。

「是的，妳不知道？」

嘉露蓮道：「我被押進來的時候，不省人事，我只知道我並沒有離開本市。」她頓了一頓，道：「如果你們肯定這是山頂上的大使館，那麼，我們已經落在大將軍的手上了。」

「王子也是被擄回這裏！」劉義道。

嘉露蓮吃驚道：「王子落在他們手上，我看情形是壞透了，他們一定會逼王子說出黃金卡片的秘密。」

「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會的，事關重大，他不會

這麼輕易透露出來，不過，他落在大將軍的手下，他是無法不講的。」

劉義問道：「爲什麼？」

「你不知道回教酷刑的厲害？」嘉露蓮道。

回教的教義，是以刀與可蘭經爲主，刀代表武力，從而可知他們是以武力爲主。

嘉露蓮又問：「王子怎會被拘捕？」

劉義道：「其實我們早已知道王子的重要，爲了不被其他人有機會俘擄他，我們送他往醫院拘留病房，我們以爲那是最安全的地方，那知道，他自己要逃離醫院……不對，你說大將軍與王子是對頭，不過，這地方是屬於大將軍的，而他們是接了王子回來這裏，我們也是跟踪他們，才無意發現了你。」

三人都反覆思量這個問題。

王子想逃，是他自己的計劃，怎會被大將軍所接去？是大將軍手下的錯有錯着？

馬獅龍道：「我看只有兩個可能……第一、大將軍手下，有了王子的消息，從醫院擄了王子回來；第二、王子本與大將軍對敵，但現在爲了共同的利益，他們捐棄前嫌，聯手對付王叔。」

嘉露蓮道：「這個推斷不錯。」

劉義道：「爲了自己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劉義所說的實在不錯，利字當頭，暫時合作，已是慣見的事實。

嘉露蓮嘆了口氣。

馬獅龍道：「你有什麼事，如此感觸？」

「我想大將軍既然與王子合作，王叔已是處於非常劣勢，我這麼辛苦偷送那金卡片出來，也是白費心機。」

「我看並不一定。」馬獅龍道。

「那麼金卡片應該在什麼人的手上？」

這是一個謎，只有找到局長，才會有多少端倪。

馬獅龍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便向嘉露蓮道：「大將軍是擁有兵權的人，不過，他有權而沒有武器，也是沒有用的。」

嘉露蓮道：「不，他有辦法找到武器的，雖然世界各地表面上是不與我們作軍火交易的，但也有一些國家，暗中與他交易，因爲他有錢。」

「他的錢從那裏來？」

「我們國家的石油，可說是取之不盡，油從地下像泉水一般噴出來，金錢也像河水一般流入他們的口袋裏。」

劉義道：「你懷疑我們曾經被擄入躉船，也是大將軍幹的？」

「正是，那艘躉船滿載最新式的短機槍，一定是大將軍收集武器的其中一個方法。」

嘉露蓮聽了他們的話，一頭霧水，馬獅龍解釋了他們曾被擄的經過。

嘉露蓮聽了，道：「大將軍把我禁錮在這裏，一直沒有什麼行動，我也覺得奇怪，原來是大有原因……」

「什麼原因？」

「第一，他們要找回王子，第二，要找回金卡片，第三，把武器收妥當，才會動身回國。」

馬獅龍道：「看來一切都完成了，他們可能在任何時間都會動身。」

忽然，外面傳來一些聲音。

嘉露蓮道：「你們快躲起來。」

兩人分別躲進兩邊衣櫃之內。

不一會，有人進來，放下了一大盤食物，和一些衣服，並且說了幾句話。

馬獅龍與劉義都聽不懂，因爲那是中東語。

那人離開後，兩人再度出來。

嘉露蓮道：「你們猜測不錯，吃完了東西，我們便要動身了。」

「回國？」馬獅龍問。

「那人並沒有說清楚，不過，一定要離開這裏。」

劉義道：「那麼，我們怎麼辦？」

馬獅龍道：「我們先吃飽了再算。」

那一大盤食物，足夠三個人吃有餘，吃完之後，嘉露蓮去換衣服。

當她從浴室出來的時候，他們竟然認不出她，因爲她穿了回教的白衣長袍，並且面紗半掩。

嘉露蓮拉開了面紗，笑道：「沒有見過中東打扮的女人？」

劉義看着嘉露蓮，整個人呆了半晌，直到馬獅龍推他，他才從夢中驚醒似的。

「他們什麼時候來？」

嘉露蓮搖頭道：「不知道。」

他們閒聊了一會之後，又有腳步聲傳入，馬獅龍與劉義又再躲起來。

有兩個西裝畢挺的中東男人進來，他們很有禮貌，請嘉露蓮出去。

嘉露蓮沒有表示什麼，跟着兩人出去。

當他們離開了一會，兩人從櫃內出來，馬獅龍示意劉義跟着他。

兩人沿着囚室外面通道，一直來到一道大門。

門是虛掩的，他們躡足入內，再沿另一條走廊，走到一個房間。

他們躡身入內。

那房間好像是一個書房，有整

齊的書櫃，前面還有兩個大窗。

馬獅龍試試推開那窗門，竟然看到下面是個大院子，泊了幾輛名貴的房車。

車子附近，全是西裝畢挺的男人，看他們脅下的地方有點不自然，那定是短手槍。

沒有人作聲，情況是相當嚴肅似的。

這時，一個白衣長袍的女人出來，那是嘉露蓮，她是被兩個男人護着上了一輛大房車。

大房車的玻璃是非常深色的，就算走近，也不易看清楚裏面有什麼。

不一會，有另一人出來。

劉義忍不住道：「王子。」

是的，是沙達爾．雷查斯呂辛王子。

他並不是被押上車，而是從容上車。

「我們怎辦？」

「要伺機行事。」馬獅龍道。

不一會，似有另一個重要人物出來，所有人都集中前往一個門口。

馬獅龍道：「我們從這一邊下去。」

他所說的那一邊，剛巧是一個轉角的地方，下面的人是不會看到他們的，兩人迅速下去，幸好只是二樓，對兩人來說都沒有什麼問題。

當他們落到地上，那班人仍然圍着那個重要人物，而接近兩人處，有一輛小型客貨車。

馬獅龍拉開一看，只見後面裝了一個一個的紙盒，不知是什麼貨物，不過，仍有些空間，足以藏兩個人進去，這時，他們已無其他選擇。

他們閃身進去。

這輛車子非常堅固，門關上之後，便無法聽到外面傳來的聲音。

不一會，車子開動。

劉義坐着的地方，似有一盒東西掉下來，他一手托着，但由於車子突然開動，那盒子仍然跌下來，盒子並且有點破爛，劉義一抓那開口處，盒子裂開更多。

馬獅龍幫他一把，只見裏面是一色一包的東西，用手摸下去，似是一團泥似的。

可是，這團泥似的東西都有發泡膠支持着，包裝是非常謹慎的。

馬獅龍好奇，再用手捏了一下。

是瓷泥一般的東西，瓷泥？如果是瓷泥，根本不用那種謹慎的包裝。

忽然，他有了一個奇特的想法。

這個想法令他整個人戰慄起來，雖在黑暗之中，劉義也感覺到。

他低聲道：「什麼事？」

「我們可能上錯了車！」

「這是一輛什麼車？」

「可能是一輛滿載塑膠炸藥的車。」

「塑膠炸藥？」

「是的，這一包一包的東西，大有可能是塑膠炸藥，這種炸藥可塑性極高，爆炸力也極强，假若……」

「有人開一槍？」

「我們可能想找回屍體也沒有可能。」

劉義也感到那種戰慄，寒氣自心底上升。

馬獅龍道：「我們只有希望這車平安抵達目的地。」

兩人無言，車子平穩地向前奔馳着。

過了大約是三十分鐘，車子停了，因爲司機開他的車門，他們可以聽到一些聲音，一些海浪的聲音。

「碼頭？」馬獅龍自言自語。

「走？」

他們正想走，汽車却又開動。

他們無法，只有聽天由命。

汽車移動得非常慢，不一會便停了，他們顯然看不見什麼，但有一種感覺，車子似是上船似的，有點顛簸的感覺，不一會，車子引擎完全停頓。

他們不敢稍動，直至差不多半小時之後。

馬獅龍推開車門。

一陣帶有鹽味的空氣吹進來，接着是水聲。

「我們在海上？」劉義問。

「相信是！」馬獅龍把那些可能是塑膠炸藥的東西，抓了幾包，放入口袋。

劉義也跟着做。

然後，他們滾下車，那是非常滑的甲板，這時已是天黑，他們見到的一般大躉船，船上滿是汽車，足有八輛之多，他們藏身的一輛也在內。

馬獅龍走出左面船舷，只見船正在平靜的海面上行駛，四面都看不到陸地。

海港附近的海面，馬獅龍是非常熟悉的，雖然海面上並無標記，但他認得這是本市東面，應該接近公海。

馬獅龍道：「我們先找嘉露蓮。」

兩人在船邊走着，以繩索或其他甲板上的東西掩護着，一直往那邊的樓梯。

這艘船相當大，下面艙有兩層。

突然，有人聲傳來，他們不敢闖下。

不一會，兩個西裝畢挺的男人

上來，他們走上甲板，拿出香煙，原來他們是上甲板抽煙。

馬獅龍向劉義打了一個眼色。

劉義會意。

突然，兩人一撲而出，各自制服了一人，爲了免生枝節，兩人已把他們擊昏。

「換上他們的西裝。」

他們把兩人拉進幾輛車的中間，以最快的手法，脫了他們的上衣及長褲，迅速換上。

「怎樣處置他們？」劉義問。

「放入那艘有帆布蓋着的救生艇內。」

兩人合力，動作非常迅速。

然後，他們從那樓梯走下，發覺有一列房間，不過，有幾個穿西裝的人守着。

因爲下面燈光昏暗，他們並沒有發現馬獅龍與劉義，只以爲他們是自己人。

他們再下一層船艙。

這一層燈光較爲光亮，一列房間，與上面的睡房模樣有顯著的不同。

劉義上前，伏在其中一個圓窗上，呆了一陣，馬獅龍也立即上前一看，只見裏面全是一盒一盒的貨物，大部份是木箱，部份是紙箱。

這兩種貨物，馬獅龍與劉義都見過，木箱是專載那些短機槍，而紙箱便是些塑膠炸藥。

數量之多，實在非馬獅龍可以想像得到。

盡頭處仍有房間。

馬獅龍與劉義爲了安全起見，從兩面包抄而去，這兩間房子的門，全是鎖上，也沒有氣窗可以往內望。

兩人伏在門外細聽，很明顯，他們都聽到沉重的呼吸聲，裏面一定有人。

馬獅龍從錢包內抽出了一條鋼針，弄了幾下之後，門竟然開了。

裏面有非常暗淡的燈光，一張吊床上面睡着一個白衣長袍的人。

「嘉露蓮！」兩人不約而同的叫了出來。

躺在吊床上的便是嘉露蓮，她並沒有反應。

馬獅龍道：「隔鄰那間囚住什麼人？」

他又再用鋼針在門鎖上弄了幾下，門應聲而開。

房內佈置也是相同，吊床上躺着另外一人，那人竟然是王子。

劉義入內，把王子推了幾下，可是，他像昏迷了一般沉睡着，完全沒有反應。

他們先回到嘉露蓮的房間，推了她幾下，她惺忪地睜開了眼睛。

馬獅龍道：「嘉露蓮！」

「什麼？你……你們也來了！」

「是的，妳知道這船往那裏？」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是要運我們回國。」

「中東？」劉義問。

嘉露蓮點了點頭。

馬獅龍道：「沒有可能，這大躉船雖然是經過改裝，但也沒有可能可以航行到中東地區。」

「不過，他們是這樣說的。」

劉義道：「王子在隔壁，你知道嗎？」

嘉露蓮有些詫異，道：「王子與他們已成了一伙，爲什麼又被囚禁？」

「這艘船是大將軍所有？」馬獅龍問。

「是的。」嘉露蓮想了一下，道：「王子與他們鬧翻了，或者，他仍然不肯透露金卡片的秘密，因此，他們翻臉，王子也像我一樣，成了階下囚。」

馬獅龍道：「這船不只是用來運你們回國，而且有大批短機槍與炸藥。」

「炸藥？」嘉露蓮道。

「是的，就在隔壁，有什麼意外發生的話，這條船將是一無所有。」

嘉露蓮有些害怕。

劉義道：「他們也在上面，他們的性命比你們重要。」

突然，外面傳來了密集的脚步聲，然後，有關上鐵門的聲音。

馬獅龍叫道：「糟糕！」

「什麼事？」劉義與嘉露蓮齊聲問。

馬獅龍沒有回答他們，只是奔出了房間，劉義跟着只見那本是樓梯的地方，已下了一道鐵門。

那入口處本來是沒有門的，但如今竟有，實在奇怪，他們奔出外面，試圖推門，門是堅如磐石。

馬獅龍道：「爲什麼我想不到。」

劉義道：「想到什麼？」

「這船雖然是大，但只有幾條通道，我們上了船，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

「也許沒有注意。」

「不過，當我們擊昏了二人之後，他們一定發覺。」

他們只好頹然的回到嘉露蓮的房間。

三人討論了一會，牆角之處傳來了聲音：「馬獅龍、劉義，你們都好？」

聲音是十分生硬的英語。

「你們三番四次把我們的計劃弄糟，今次，看你們還有什麼辦法。」

馬獅龍道：「你們放我們出來，我們可以談判。」

「談判？你們憑什麼可以和我談判？」

「黃金卡片。」

「哈……哈……」笑聲是充滿了不屑與蔑視的味道，「黃金卡片並不在你們手上。」

馬獅龍聽了，實在想不出用什麼話來回答。

「我相信你們也見到王子，王子我們也不要了，你們對我還有什麼重要可言？」

笑聲又起：「告訴你們，我們已得到了黃金卡片，並且知道了秘密。」聲音頓了一頓，又道：「你們四人的末日快到，最可惜的是，你們看不到我們聖戰的勝利。」

劉義道：「放了我們，我們還……」

馬獅龍插口道：「別說了，那傳播聲音的東西已關掉了。」

劉義頹然，馬獅龍也是十分洩氣，想不到這班人處事也十分有頭腦。

不知過了多久，突然聽到一些機械聲音，他們走出外面，只見牆壁出現一個箱子似的，有燈光在其中透出，他們走近一看，並嗅到了食物的香味。

原來那是一個小型的升降機，是把食物送下來。

食物很多，足夠四個人吃有餘。

馬獅龍與劉義把食物拿入嘉露蓮房間，他們都非常飢餓，見了食物，不禁狼吞虎嚥一番。

馬獅龍想起王子，本來他的囚室是被他們開了，後來又被上面的人，可能用遙控的方法關了，他試試推開王子那間囚室的門，這時却又可以開。

王子已經醒了，見了馬獅龍，詫異使他更爲清醒。

「我們在那裏？」

「你先下來，吃一些東西再說。」

王子從床上下來，不知是否睡得太久，一時之間，並不習慣平衡，竟然跌在地上。

馬獅龍扶起了他，往嘉露蓮的房間。

他見了嘉露蓮，似乎有些不安的臉色，道：「你……」

嘉露蓮道：「你背叛王叔，只是落得如此……」

王子道：「我後悔與他們……」

「其實，歷史早已教訓了我們，與他們合作，簡直是與虎謀皮。」

王子沒有作聲。

從他們兩人的對話，馬獅龍與劉義也大概明白，嘉露蓮在埋怨，她這麼辛苦偷送了黃金卡片出來，讓王子有機會與大將軍較量一下，搶回應得的權利，那知道，王子竟然改爲投靠大將軍。

可是，現在看來又成爲大將軍的階下囚了。

嘉露蓮道：「而今我們同一命運，吃飽了再算。」

王子也十分飢餓，迅速地吃了不少東西，有了食物，他的精神恢復得很快。

四人吃完了東西，百無聊賴。

馬獅龍對嘉露蓮道：「以妳的估計，他們怎樣對付我們？」

「對我，甚至對王子，我想仍有利用價值，不過你們怎樣，我是不敢想像。」

「殺死我們？」劉義問。

她沒有回答，顯然她是同意這個答案。

劉義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並沒有什麼特異表情，道：「我一向是既來之則安之……對了，嘉露蓮，我有一個問題，不知你能否回答我？」

「不用客氣。」

「你是在中東出生的？」

嘉露蓮點了點頭，笑道：「你在想……以一個中東出生的人，怎會成爲一個西方的女人？」

「我的意思是……」

「我明白，中東的女人社會地位仍然是很低微的，不過，我在中東出生，却是在美國長大的。」

「啊，原來是這樣。」

「我本早已習慣美國式的生活，我發誓永不再回中東，但命運安排，我還是要回去。」

「可以說給我們聽嗎？」

「可以，八十年代，美國興起一片尋根的熱潮，我也往中東旅行，希望多些認識我的出生地，那知道，我遇到了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中東男人。」

「王叔？」劉義問。

「是的，我不知是什麼原因，結果我是……」

「下嫁了他？」

「不。」嘉露蓮有些惘悵的表示。

馬獅龍當然沒有追問下去，他明白她的身份是十分尷尬的。

嘉露蓮道：「王叔其實是一個相當理想的皇族人員，他希望他的子民可以分享上天賜下來的利益。」

「他不是想獨霸天下？」王子問。

「大將軍才是……你看，運這麼多槍械回國，他的野心，人盡皆知。」

「我不相信這艘船可以運這麼多軍械回去。」

嘉露蓮道：「當我明白王叔是希望惠及黎民的時候，我們決定助他一臂之力。」

「因此他認爲有危險，你便把他的黃金卡片偷送出來？」

「是的。」

馬獅龍道：「你其實知道其中

一些秘密。」

「王子也知道。」

王子道：「我只知道，黃金卡片之內，是有一組電腦號碼，是足以用來指揮電腦，發射導彈頭的導彈。」

馬獅龍問：「嘉露蓮，你一定有機會研究過黃金卡片，你發現那秘密沒有？」

嘉露蓮搖了搖頭。

她想了一會，道：「卡片落在你手上，最後還是不見了，你以爲會落在誰人手上？」

馬獅龍道：「我不敢肯定，如果我沒有猜錯……」他看了劉義一眼。

劉義道：「劉局長偷走了？」

「是的！」

「我想不會的，他有今天的成就，也是因爲他盡忠職守，忠誠工作。」

馬獅龍道：「這個問題是難以判斷其中眞正的原因的。」

他們閒聊了一段時間，漸漸各人入睡了。

忽然，他們都被一陣沙沙的聲響所吵醒，聲音來自那個隱蔽的播音器。

「馬獅龍、劉義，而今我給你們一個逃生的機會。」仍是那種生硬的中東英語。

「你們先上甲板！」

四人走出房間，樓梯的鐵閘已開，他們上了甲板，海風陣陣，已是清晨。

船已是停了下來，前面却有一艘很大的船，不是普通的船，而是一艘大的運油船。

「馬獅龍、劉義，你們聽着……」

他們循着聲音，只見一個滿臉鬍子，穿着海軍制服的人，站在那高高的駕駛室上面。

馬獅龍認得那聲音。

「我們現在放你們一條生路，我將放下一艘救生艇，你們兩人可以坐上去，上面有足夠七天的糧食，你們能否生存，得看你們的運氣。」

馬獅龍看看四週。

風浪並不大，但極目而望，却沒有一些陸地的影踪，他們在什麼地方，實在無法知道。

王子道：「我們呢？」

「你們想受盡折磨而死，你可以跟他們去。」

好一句受盡折磨而死，馬獅龍也知道，在這大海洋之中，有救生艇並不一定能活命，就如在大海之中，有一個塑膠水泡，並無多大作用。

「下去吧！」

馬獅龍與劉義並沒有動。

嘉露蓮道：「我也去。」

那船長模樣的人道：「妳也去？我不會阻止，因爲妳是自尋死路。」

救生艇已從一個吊臂緩緩垂下。

船邊亦有繩梯放下。

馬獅龍道：「怎樣？」

劉義道：「當然要冒這個險。」

馬獅龍想望一下嘉露蓮，那知道她已經第一個人爬下繩索，風浪大，吹起她的白袍，不過，她並不害怕，她眞是一位勇敢的女性。

馬獅龍道：「你隨着她下去。」

劉義走往樓梯，馬獅龍押後，這時，嘉露蓮已下了救生艇，接着劉義也到。

馬獅龍臨下去之前，望了王子一眼。

看來他並沒有接受這次命運的挑戰，馬獅龍笑着對王子道：「再見！」

「再見？」王子似是大惑不解，「一隻小小救生艇，能救你們的生命？」

馬獅龍道：「我一向不相信人這麼易死的。」

王子道：「你眞樂觀，我佩服……」

馬獅龍沿着繩梯往下爬。

到了救生艇上，感到非常顛簸不穩。

而這時，那邊的大油輪，船頭之處竟然開了一個大口，就像那些巨大的航空母艦，可以開船頭，讓坦克車，甚至飛機進入裏面。

這是一艘僞裝的油輪，看情形應該是一隻大戰艦才對，馬獅龍而今才明白，他們是怎樣把炸藥及機槍運向中東去的。

一艘僞裝的大運油輪，不要說是一個貨倉的軍械，一間工廠的軍械也可以運回去。

那艘躉船亦開始移動，是駛向那僞裝油輪的船頭入口處，兩艘船簡直是大巫見小巫。

馬獅龍忽然站了起來，大聲叫道：「我想與你們船長說一句話。」

船長不一會便站了出來，他不用大聲，因爲他手上有一個擴音器，道：「什麼事？果然不出我們所料。」

馬獅龍不知他在說什麼，笑道：「我想告訴……」

「哈……」船長仍是那不屑的笑聲，道：「馬獅龍，我最近收到的資料，說你是一個什麼俠客，想不到你也是一個窩囊廢，求我，你求求我們，也許你們還有一線生機。」

馬獅龍本來並不明白船長爲什麼會有這麼狂放的笑聲，聽了這幾句話之後，他才明白，馬獅龍也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船長問。

「我是笑你得意太早了。」

「再見了，馬大俠，我相信任憑你有天大本領，也不能對付這無邊無際的大海。」

「是的，我對付不了，但當你的船爆炸之後，你們一樣逃不過這大海的吞噬。」

「爆炸！馬大俠，你不用嚇我們。」

「你船上不是有一大批非常厲害的塑膠炸藥？」

船長收斂了笑容。

「那些塑膠炸藥，性能超卓，安裝容易，只要一受壓力，便會爆炸，爆炸力量强大。」

船長臉色變灰，他舉起雙手示意，暫時停止了船身的移動，道：「馬獅龍，你不用嚇我們。」

「我不是嚇你們，只是提出一個警告，好，再見了，船長，我希望我們還可以有見面的機會。」

馬獅龍吩咐劉義把船開動。

其實救生艇上並沒有機器，所謂開動，只是用槳在船身左右撥一下。

有幾個人上前，與船長低聲說話。

船長叫道：「慢着！」

馬獅龍道：「你不相信我也不重要。」他忽然從口袋中掏了一包東西出來。

他向船長揚了一下。

馬獅龍知道，不給他們一些顏色，他們不會知道自己所說的話是否眞的。

他把那袋東西用雙掌一搓，然後向另一邊的海面擲去，那袋東西跌在水裏。

船長看着，半分鐘之後，仍沒有什麼反應。

那東西並沒有爆炸。

馬獅龍也焦急起來，難道這塑膠炸藥，可能被海水濕透？不過，他明明看過上面簡單的說明書，這東西無論是乾是濕，也一樣在受熱受壓之下爆炸。

船長笑聲又起。

不過，「轟隆」一聲，他的笑聲被爆炸的聲音所掩蓋着，馬獅龍他們的救生艇，也被急浪所湧起。

好一會，風浪才靜下來。

這時，處在僞裝油輪的入口處，躉船上的船長滿臉大汗的道：「馬獅龍，你把炸藥安放在那裏？」

馬獅龍從容地道：「當然是在船上。」

「快說出來。」

「可以，當然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到了中東第一個港口，你要讓我們離開。」

幾個人又在船長身邊說話。

船長道：「好極，你們上來。」

「我還有一些小小的要求。」

「什麼？」

「爲了保證我們安全，請給我們三枝短機槍，每人三百發子彈，還要一個沒有人騷擾的地方居住，你要明白，我們不慣風浪的。」

這話令船長暴跳如雷，却要强忍着。

劉義道：「馬先生，你好厲害。」

嘉露蓮插口道：「對付厲害的人，當然要用厲害的手法呀！」

馬獅龍只是笑笑。

不一會，船長道：「好，你們把船駛近，我們用吊臂把你們吊上來。」

劉義道：「我還以爲這次一定成爲鯊魚的食物。」

嘉露蓮道：「你眞不愧是個機智勇敢並重的人。」

馬獅龍道：「你們太誇獎，其實我也是冒險，假若剛才那些塑膠炸藥不爆炸，那便輪到我們爆炸了。」

這時，吊臂已下。

因爲救生艇是用吊臂吊下來，很容易又被吊了上去，來到船上，除了那船長之外，後面穿畢挺西裝的人，都持着短機關槍，嚴陣以待。

三人回到甲板。

馬獅龍笑道：「你們不用緊張，我也在船上，我不會令炸藥爆炸的。」

船長道：「快告訴我們，炸藥安放在那裏？」

「我要求的東西呢？」

船長吩咐人拿了三支短機關槍，另外有三百發子彈。

馬獅龍道：「我們住在什麼地方？」

「帶他們去。」

其中一人領路，船長也示意衆人隨着。

這時，僞裝大油船已閉上了門，而他們也從這小躉船上了大油船之上。

這大油船有非常好的設備，看來並不是只運幾十箱軍火炸藥那麼簡單。

他們來到了一條走廊，裏面有幾個房間。

船長道：「這裏有幾間房，你們可以自由選擇，這一角我們已把它列爲你們的地方，我們絕不會騷擾。」

馬獅龍看了一下，道：「好極！」

船長道：「快說出安放炸藥的地方！」

「好，我也遵守諾言，你派人去躉船上，小心移開那個鐵錨，下面便貼有塑膠炸藥，不過，你要叫他們十二分小心，否則，被鐵錨一壓，那就糟了。」

船長立刻派人前往，他自己却仍然留下，監視着他們，馬獅龍心中覺得好笑。

過了二十分鐘，果然有船員回報，馬獅龍聽不懂他們說的話，不過，從船長眼神表情，知道他們已發現了炸藥，並且將之爆炸。

船長道：「還有其他的呢？」

馬獅龍道：「當我們到了中東第一大港，我們自然會告訴你。」

「爲什麼？」

「當然是爲了我們的生命，不過，我可以保證，其實我也用了生命作保證，這幾個安放了炸藥的地方，暫時是非常安全的。」

船長滿臉無奈，却又不能發作。

他領了船員離開。

劉義拍手叫道：「馬先生，我眞佩服你。」

嘉露蓮道：「我無端遇到你，相信是上天派你來協助王叔，阻止那野心魔王肆虐。」

馬獅龍道：「嘉露蓮，你不用誇讚我，這一切都只是人急智生而已，希望到了港口，我們上岸之後……其實，還不知會有多少危險在前面。」

劉義道：「至低限度我們生存機會極高。」

他們被困在這一角，並沒有受到他們的騷擾，不過，他們並不知道白天黑夜，只憑手錶知道時間。

轉眼已航行了七天。

如果以平均速度航程而計，應該是快靠近陸地。

第八天，不知是早上還是下午，有人前來，道：「船長請你們上去。」

馬獅龍道：「可能是上岸，嘉露蓮，你會用這短機槍嗎？」

「懂了！」

三人隨着那人上甲板，這艘僞裝油輪，面積非常大，船身本是用來儲油的地方改裝成貨倉似的，當他們上到了甲板，上面滿是僞裝的油管。

船長已在甲板之上，看見了馬獅龍，臉上表情是非常古怪的，他身旁有另外一個人，比他更爲威風，看來，這是他的頂頭上司，也應是這艘僞裝油船的船長。

躉船船長道：「馬獅龍，港口已在望，救生艇亦已放下，你們可以走了。」

馬獅龍道：「謝謝。」

「慢着，你們可以動身……」他頓了一頓，向嘉露蓮道：「妳還可以改變主意。」

嘉露蓮搖了搖頭，隨着劉義下去。

船長道：「炸藥呢？」

「我要下了救生艇才說，你害怕我逃？」

船長無奈，道：「如果你不說出來，我相信……」

「我絕對相信你們有足夠的火力殺死我們，因此，我絕對不會以生命作賭注。」

馬獅龍終於下了救生艇。

這次這艘救生艇並不是普通的那一種，竟然是有一副引擎。

馬獅龍站在艇上，道：「船長，躉船之上再沒有其他炸藥。」

劉義已把快艇引擎開動。

「在什麼地方？」船長喝問。

馬獅龍看看手錶，道：「在我們居住的房間，我多加了一個計時器，相信在五分鐘之內……」

他的話未說完，劉義已高速把快艇開走。

這時候已有幾十响槍彈射向他們，幸好快艇高速，總算是避過了。

快艇性能極好，而那時是下午時分，天氣良好，快艇一直駛了五分鐘，已接近了岸邊。

這個岸邊並不是碼頭，而是一個廢沙灘似的。

馬獅龍一看，更覺不對，叫道：「劉義、嘉露蓮，快跳下水。」

他自己已跳了下去。

這突然的決定，使劉義呆了一下，不過，他仍然一手拉了嘉露蓮，往水中一躍。

當他們躍下不久，游離了五百米左右，那隻快艇便立時爆炸。

水柱射向天空，再落下來之時，好像一陣暴雨。

他們三人在水中，溫暖的海水依然使他們感到寒冷，因爲寒意是自心底升上。

這位船長也可算是心狠手辣，而且也做得相當絕情。

他們拚命的向前游去。

嘉露蓮拖着長長的白袍，也不太妨礙她的前進。

他們終於到了那廢棄的海灘。

劉義躺在沙上，動也不動。

馬獅龍抱起了他，道：「快走！」

「走往那裏？」

嘉露蓮道：「跟着我來。」

這地方是她的地頭，她當然熟悉一切情況，不過，看她白袍因濕水纏身，怪模怪樣。

幸好這附近並沒有什麼人，否則，在這個封閉的社會，也一定會引起軒然大波。

他們離開那個廢棄沙灘，在路邊找到一間小店，店內有一些東西吃，也有一個電話。

這算是他們的好運，否則要多走幾十里，也未必能找到一個電話。

嘉露蓮不知那裏藏有大叠美金，塞了一些給那個店主人，他立即帶了他們往店後，並且拿了幾套那

樣的長袍衣服出來，這些長袍都很舊，不過，他們這種衣服最好的地方，完全沒有尺碼之分。

有衣服換，總好過濕衣裹身。

嘉露蓮道：「怎樣？」

兩人沒有回答，不過，過了一會，這小店的後面，多了兩個阿拉伯模樣的人。

嘉露蓮看着他們，簡直笑出了眼淚。

馬獅龍看看劉義，劉義也看着馬獅龍，兩人也笑得合不攏口來。

笑聲完了，嘉露蓮道：「再等半小時，便有車子來接我們。」她頓了一頓，道：「馬先生，你怎知要跳船的？」

「我也是依照人性的醜惡想法。」

「你認為他們一定要殺我們？」

「是的，我一直奇怪，他們在船上，完全沒有騷擾我們，他們一方面是害怕我不告訴他們藏炸藥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並沒有理由要放過我們。」

劉義道：「你真的在我們房間放了計時炸藥？」

「沒有，你一直在我身邊。」

「那你為什麼這樣說？」

「如果不是這樣，讓他們緊張一番，擾攘一番，我們有機會逃離他們機關槍的射程嗎？」

嘉露蓮道：「馬先生，你智勇雙全，你實在要幫我們一下。」她的話十分誠懇。

馬獅龍道：「我一開始碰上了你，便註定要幫你們的了。」

「如果要拯救我們的國家，拯救這個世界，不單要找回黃金卡片，還要找回兩樣東西。」

「什麼東西？」

「一柄小彎刀，另外還有一張白銀卡片。」

「什麼？」

嘉露蓮道：「黃金卡片上，只是記載了發射飛彈的半組密碼，另外半組，是在那張白銀卡片上。」

劉義奇怪道：「為什麼會這樣？」

嘉露蓮道：「黃金卡片，一直持在王叔的手上，當他們成功地裝置了核武器之後，為了安全起見，便決定把那組開啓發射核彈的號碼分開來放，其中一組，當然是放在王叔手上，另外一組的便是放在大將軍手上。」

馬獅龍道：「這是互相制衡的辦法，否則，很容易便是生靈塗炭。」

「是的，當然王叔與大將軍相處得非常好，因此，各人一組，並沒有發生什麼問題，但而今不同了，大將軍所掌的力量，已超過了王叔，而他的野心，也是超過了王叔，也是因為這樣，王叔才冒險要我把金卡送出。」

「而今金卡下落依然不明，假若已落在大將軍手上，這場仗……」

三人想起來，也是不寒而慄。

馬獅龍問：「那柄小彎刀，又有什麼用？」

「這是我們另一樣國寶，據說是非常鋒利，可以切開任何物質。」

「有多大？」

「王叔告訴過我，只像一柄剃刀那麼大小。」

「用來作什麼？」

「我不知道，不過，王叔三番四次的叮囑過我，把金卡片送給了王子之後，那把彎刀的事詢問王子，他是一定知道答案的。」

「王子？但王子一直都沒有說過。」

馬獅龍道：「王子也是個心思極為縝密的人，不要看他在外面花天酒地，他也有他自己一套奪回國家權力的辦法。」

「是的。」嘉露蓮道：「而且，他也是一個非常懂得利用機會的人，他是一個騎牆派的人，只要有好處，他隨時可以投向另一方。」

「彎刀的作用究竟是什麼？」

「我實在不知道，只要找到彎刀，金銀卡片，便操縱了開啓電腦密碼，甚至控制了整個世界的命脈。」

馬獅龍與劉義互望一眼，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互相也明白，並且在慨嘆無端捲入了這麼重大的漩渦之中。

馬獅龍道：「來到這陌生的地方，你叫我們從何開始才好？」

嘉露蓮道：「這一帶都是我熟悉的地方，你們需要什麼東西，只要開聲便可。」

這時，外面傳來了一陣汽車的聲音。

那位店主人敲門，道：「車子來了。」

三人隨着他出去，嘉露蓮又再塞了一疊美金給那人，那人看着美金發呆，他們上了車，離開了那商店，他竟然也不知道，據說嘉露蓮打賞給那人的金錢，足夠使那店主人在這荒蕪的地方，發展成為一個小市鎮。

來接他們的是一輛「積架」跑車，司機也是一個穿白袍的中東人，與他們裝束一模一樣。

這輛漂亮的跑車，與這荒蕪的地方比較，實在非常不和諧，不過，這跑車性能極好，不一會已離開了這地方，嘉露蓮一直在詢問那司機，他們用的是中東話，馬獅龍與劉義都無法聽得懂。

汽車離開了那荒蕪的地方，竟然是駛進更荒蕪的地方，馬獅龍首先發現，車子竟是駛進了沙漠。

馬獅龍道：「嘉露蓮，為什麼我們要入沙漠？」

嘉露蓮道：「因為我有了情報，大將軍出現在科威特，我們要去科威特。」

劉義問道：「科威特離這裏也很遠，如果要趕去科威特，我們應該乘飛機去。」

「是的，我們正要乘飛機去。」

馬獅龍也覺得大惑不解。

不一會，他們便發現了答案，因為他們在沙漠的前面，看到了一個機場。

嘉露蓮道：「這是一個軍用的秘密機場，連地圖上也沒有標明的。」

想不到嘉露蓮在這一帶地方，竟有如此的權力。

汽車停了下來，只見這小小機場的跑道上，已停了一架小型噴射機。

機場並沒有高聳的控制塔，只有一列平房。

嘉露蓮與那司機說了一些話，嘉露蓮轉頭對他們說道：「我們先上機，在機上我們將得到更詳細的報告。」

他們走近噴射機，有兩個中東軍人向嘉露蓮敬禮，他們上到飛機，又使他們眼界大開。

這架噴射機，並不像一般飛機，而是像一輛遊艇，裏面有不同的睡房，當中是一個客廳。

嘉露蓮道：「我們先休息一下，三個鐘頭之後，我們再在這客廳見面。」

馬獅龍與劉義進了自己的房間，他們的房間是毗連着的，不過，房間隔音設備極佳，進去之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飛機之上。

還有，房內設備非常完善，竟然連沐浴用的花洒也有，馬獅龍試一開，竟然噴出熱水。

不知道有多少時間沒有好好沐浴一番，馬獅龍換下了長袍，好好的洗擦一番。

沐浴完畢，發現房間內的衣櫃，早已準備了不同款式的衣服，由阿拉伯式的長袍至最時興的西服都有。

馬獅龍選了一套普通的T恤西褲，一接觸這些衣物，便知道這些東西原是最高價的衣物。

房中有一張雙人床，睡在上面，不一會便睡着了，這個多月來的折騰，都在這一覺中得到償還了。

馬獅龍這一覺真是睡得酣暢極了，他被劉義的敲門聲驚醒。

馬獅龍道：「你這麼易醒？」

劉義笑道：「我也是由嘉露蓮叫醒的。」

嘉露蓮已坐在那小客廳之內，桌上已有了豐富的食物，味道香噴噴。

嘉露蓮道：「我們一邊吃一邊說。」

兩人坐下，吃着美味的食物，聽着嘉露蓮所收到的報告。

「大將軍已在科威特郊外的一個小鎮，根據情報，他是在等候一些東西，或者一個人的來臨，詳細情形是無法知道，不過，我有預感，他可能是等金卡片送去。」

劉義道：「是的，有可能還是等那小彎刀。」

嘉露蓮同意，道：「是的，大有可能。」

馬獅龍道：「我們採取什麼行動？」

「如果他還沒有得到金卡，那麼，我們當然是先搶回金卡片最好，然後再奪回他手上的銀卡。」

馬獅龍道：「這幾天這一帶的消息如何？」

「看來美國已下決心，要派軍隊來了。」

「大將軍採取了什麼策略？」

「他在拖延……」

馬獅龍道：「會不會為了這金銀卡的事？」

「我相信是，他們常常都這麼說，那些超級大國，其實都是紙老虎，只要放出第一枚核彈，毀了一個城市，他們便不敢妄動。」

劉義道：「他們真可以有這麼巨大威力的核子彈？」

嘉露蓮沒有作聲。

馬獅龍道：「你有什麼計劃？」

嘉露蓮道：「三個小時之後，我們便降落，那是另外一個軍用機場，下機之後，可由機場往大將軍臨時府邸。」

劉義道：「我們潛入將軍府，找那銀卡片？」

「是的，我已經廣佈線眼，有人把金卡片送入將軍府的話，立即展開行動。」

「還有那小彎刀……」劉義道。

馬獅龍道：「我想這三件東西，一定會滙集於大將軍府內，我們只希望這三件東西不會這麼快便落在大將軍的手上。」

嘉露蓮道：「我聽聞消息，大將軍是非常焦急的，因為拖延美國人太久，他們不會上當的。」

她按了一個電鈕，一個軍人提着兩個公文箱進來，非常恭敬地交在嘉露蓮的手上。

嘉露蓮道：「這是你們的工具。」

「工具？」兩人異口同聲地道。

「是的，為了節省時間，我改變了一些主意，降落機場，再爬上山去，是廢時失事，而且會讓將軍發覺……我和你們在黑夜用降傘而下。」

「跳傘？」劉義道。

「是的，將軍府建在一個懸崖之上，前面是海，後面是山崖，山崖下面是機場，本來我是打算你們降落之後，再爬上峭壁，不過，而今改變了主意。」

她拿出了一張簡單的地圖，一面解說，一面指示。

「這箱內有一切武器與工具，希望你們順利完成我這個拯救世界的任務。」

劉義低聲對馬獅龍道：「我不懂跳傘。」

馬獅龍道：「我們先來一次實習。」於是馬獅龍便把一些最重要而又基本的教導他。

劉義聽罷，道：「看來也不太難，只要好好把握這兩條繩，一條控制速度，另一條是開一個後備傘，便相當安全的了。」

馬獅龍笑道：「是的！」

他們又看看那個箱子之內的東西，果然什麼東西也有，還有一些濃縮的食物，據說無論在海上、山上，甚至在沙漠之內，也可以渡過一個月。

還有一些非常輕巧的用具，他們也沒有心情細看。

轉眼是三個鐘頭。

嘉露蓮道：「而今是晚上三時，你們看，下面是漆黑一片，間中閃出的光是探射燈。」

馬獅龍道：「可以跳下去了？」

「差不多，你們預備！」

兩人早已換過了衣服，那些叢林黑服，介乎草青與黃沙的顏色，別具一格。

馬獅龍道：「當機門一開，你先跳下，我會隨着來，我有些經驗，可以照顧一下你。」

「好極！」

他們走到機艙口，一道門開了，外面吹着非常强勁的風，劉義走到艙口，可是他動也不動。

馬獅龍道：「快跳！」

劉義依然不動。

馬獅龍還以爲他發生了什麼事情，道：「跳！」

「我……跳不動！」

「爲什麼？」

「我害怕！」劉義說出了心中秘密。

馬獅龍知道，再拖延下去，飛機稍爲移動一些，他們降落的地點便會大大的不同。

於是，他把心一橫，道：「讓我先來。」

劉義閃開了身體，馬獅龍便趁這一刻，一手把劉義推了出艙，只聽見他狂叫了一聲。

馬獅龍接着也躍了下去。

雖然那時是凌晨三時，已在半空中，却不知從那裏來的光，使他們非常清楚的看到附近情形。

劉義一直往下墜。

轉眼是三十秒，馬獅龍打開了降傘，可是，在下面的劉義仍然沒有什麼動作。

馬獅龍有點後悔，難道眞的嚇破了他的膽？

假若再過十秒還不打開降傘，那便可能有危險，可是，就算他有危險，馬獅龍也是無法救他。

劉義只感覺到自己往下衝，他好像半昏迷似的，但下墜的速度越來越快，他突然驚醒。

左手一拉，降落傘終於打開。

在上面的馬獅龍，才鬆一口氣。

也是因爲這一拖延，他們本來是預算降落在將軍府的後面，那知道眞正的降落地點是山崖的一半，一棵從山邊伸出來的樹上。

馬獅龍先抓緊了樹枝，因爲風非常大，假若不抓緊，難免會被吹下崖去。

他剛抓穩，那知道在上面的劉義却抓不穩，從上面墜了下來，馬獅龍一手把他拉了回來。

幾經辛苦，他們來到樹幹處，找到一處暫時可落脚的地方。

兩人喘着氣，解下了降落傘。

那時天已漸亮，他們看到下面山崖，倒也是心中一寒，因爲下面是深不見底的深淵。

嘉露蓮說過，這下面是一個機場，但機場遠離這山崖，可能是稍稍的延誤，地勢便是不同。

他們坐在石上，只覺上不到天，下不到地，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劉義只是嚇得雙腿發抖，道：「馬獅龍，我什麼主意也沒有，我實在不知我自己有畏高症的。」

馬獅龍道：「不要往下看好了。」

他打開了那個公文箱，發現了一支「弩」似的東西，後面拖着一個幼繩，看來是可以用來射上去，然後向上攀爬的工具。

馬獅龍向上發射了一箭，果然，那箭拉出了幼繩，牢牢的釘在上面。

馬獅龍道：「我先爬上去。」

劉義點頭。

那些繩雖然是十分幼，但韌力十足，馬獅龍迅速爬了上去，接着是劉義，他開始十分害怕，但爬上了幾步，把心一橫，拚命爬上去。

然後，他們又再射一箭，這樣，總共射了五次，爬了五次，才上到懸崖之頂。

他們伏在懸崖之上喘氣。

這時，天已全亮，金色的朝陽射在山頂上，到處都是金光一片，十分好看。

他們當然沒有欣賞的心情。

只見遠處矗立着一幢大厦，看來這一定是將軍府，他們收拾好了

東西，開始往將軍府進發。

漸漸，他們已看到了一些鐵絲網，並且越來越密，那些木柱上更豎了一些危險警告字樣。

想走近將軍府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馬獅龍走了一會，發覺有些不對勁，因爲鐵絲網反而沒有那麼密，而這地方已接近將軍的那幢大厦。

馬獅龍道：「劉義，小心爲上，這樣的佈置，一定有其他用途。」

他的話還未說完，劉義突然踏到了一些東西，他也非常機警，奮身一躍，並且拉了馬獅龍，向斜坡滾去。

「轟」的一聲，地上發生了爆炸。

是地雷，怪不得這地方那麼近大厦，防範的措施反而是鬆懈了，原來這地方已先佈雷。

他們坐了起來，一臉灰泥。

馬獅龍道：「看看公文箱內有沒有探雷的裝置。」

劉義翻查了一下，道：「看來這個是……」

他們打開一個匣子，依照說明書，果然找到一個簡單的探雷器。

他們有了探雷器，仍然是步步爲營。

不一會，那佈雷的地方，簡直無脚可下。

馬獅龍道：「我們這樣繼續行下去，一定會被炸死，即使運氣好，他們亦已知道，派人拘捕我們。」

兩人站定，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有了！」馬獅龍道。

他示意劉義拿出公文箱內的手槍，這支手槍有多發子彈，殺傷力也是强勁的。

「做什麼？」

「掃雷行動。」

「那麼他們便會派人來。」

「正是，沒有他們，我們永遠不能進入將軍府之內。」

劉義雖然不明白馬獅龍的用意，但也依照着他所指，射了幾槍，幾個地雷爆炸。

馬獅龍在另外一邊也放了幾槍，也引爆了幾個。

一時之間，爆炸的聲音震動了整個山頭。

將軍府處也傳來一陣一陣的警號，並且有些閃光，向這邊竄來。

劉義道：「他們來了，我們怎麼辦？」

馬獅龍道：「這邊我們已把地雷除去，然後當他們的車子駛近……」

「車子？」

「是的，你看他們那些閃光，便是特製的車子。」他頓了一頓，道：「當他們駛近，我們又再引爆另一邊，這樣使他們不大清楚我們的踪跡，然後我們見機行事。」

劉義點了點頭。

他們找了一個絕佳的位置，緊握着手槍。

不一會，他們已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車子，這種可以登山的車子並非普通的車子，外形並不大，車輪處有護帶，所以上斜坡及過這些崎嶇不平的山徑，靈活自如。

當他們開近，馬獅龍對劉義道：「射那邊。」

他們一共開了十多槍，十多個地雷爆炸了，驚天動地的聲音，使那些車子都不敢妄動。

當爆炸稍停，那些車子都駛向他們。

馬獅龍道：「你仍然在這裏發射。」

他說完便滾了出去，他已清楚有一部份地方再沒有地雷，因此，他衝向其中一輛車子。

劉義又再用手槍發射。

另一個地雷又爆炸，這個配合非常緊湊，當爆炸聲一响，車上那些人都被爆炸聲所吸引，而馬獅龍也便於竄身走近一輛車子。

當車子內的人發現馬獅龍，已是太遲，馬獅龍把車門拉開，一拳打出，那人已從另外一邊跌了下去。

這突如其來的偷襲，使那人非常狼狽，跌了在地下之後，也不敢反抗，先是順勢滾向較爲安全的地方。

可惜他認爲安全的地方，只是一個大陷阱，一個未曾引爆的地雷，被他身體重量觸及，立刻爆了。

毀掉金卡　避免核戰

這時，馬獅龍已竄上了那輛車。

車廂並不太大，但仍可以多容納一個人。

車子並沒有軚盤，只有兩支桿樣似的東西，控制車子的左轉右轉，馬獅龍拉動幾下之後，已明白控制的原理，車內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設備，是一個螢光屏似的東西，可以避開地上所埋藏的地雷。

因爲馬獅龍奪車這一連串的行動，非常快捷，加上車旁一個地雷爆炸，煙霧瀰漫，因此並沒有人發現馬獅龍。

馬獅龍環視一下，發覺共有六輛車子，他們都被劉義所發射的槍，引得向前也不是，後退也不是。

劉義也是個非常機靈的人物，他發射手槍的手法，非常高超。

馬獅龍把車子駛向劉義，因爲車子是迅速向他直衝而來，劉義已

擧起了槍。

馬獅龍開了車門，叫道：「是我！」

劉義看到，一竄身便上了車。

馬獅龍道：「你看看車內有沒有武器！」

劉義看了一會，道：「有！我試試這個！」

他按了一下，「轟」的一聲，外面又發生了一連串的地雷爆炸。

劉義道：「好厲害！」

馬獅龍又再趁着其他車子還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之前，迅速調頭，駛向將軍府的方向。

當那其餘六輛車子發覺，馬獅龍的車子已近將軍府，他們一路行駛，左轉右轉，跟着那個避開地雷的螢屏所指示，並沒有觸及一個地雷。

到了接近將軍府的一段，再沒有地雷。

馬獅龍道：「爲了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入將軍府內，我要再用聲東擊西的辦法。」

馬獅龍突然把車子改變了另一個方向，向着將軍府的旁邊而去。

然後他開了車門，叫道：「跳下去！」

劉義依言，從另一邊跳下。

馬獅龍躍下了車子，而車子在無人駕駛之下，一直向將軍府旁邊駛去。

這時，後面的車輛已發現這輛車子不聽命令，已知道受敵人所控，立刻發動了追逐以及攻擊。

車子突然轉向，他們也轉向而追。

馬獅龍與劉義已潛進了將軍府內的短牆之下。

他們迅速的翻進牆內，兩人看完了形勢，只見週圍非常恬靜，上面是三層的古羅馬建築，想不到在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到這麼古典的建築物。

第三層的地方，有一個陽台。燦爛的陽光照射在靜靜的陽台上，是一個休憩的好地方。

忽然，陽台之上出現了一個人。

那人身體魁梧，赤裸着上身，他的胸毛顯示出他的男子氣概。

那人雙手搭着陽台上的欄杆，極目遠眺。

馬獅龍與劉義都感到十分奇怪。

「兩位，請出來吧！」是十分純正的英語。

那人的目光正視着他們，看來他已經發現了他們，那人身體雖然壯健，但聲音却是十分斯文。

「你們不用躲藏了。」

劉義輕輕一動。

這一動却把隱伏在十多條柱後的人引了出來，他們手中均有眞槍實彈，氣氛是非常緊張。

馬獅龍知道，這一次自以爲聰明的攻入將軍府，其實也只是在將軍嚴密監視下演了一套活劇！

「兩位果然是與衆不同的英雄人物！」

那人雙手一揚，幾十個人又再隱伏在柱子之後。

「我生平最欣賞英雄，不論是眞英雄，還是假英雄，只要到了我的手中，他一定會成爲眞英雄。」

這一段話，不知是表現他的甚麼，也許，他只是顯得自己才是眞正的英雄！

馬獅龍站了起來，道：「將軍？」

那人哈哈大笑，道：「馬先生，你身手不錯，眼光更是出奇的好！」

這人竟然便是嘉露蓮口中的大將軍。

大將軍道：「你們來得正好，可以親眼見證歷史的一刻！」

「你的意思是……」

劉義忽然想有所動作。

他一動，立有大約三十枝輕機槍對着他。

大將軍大笑，道：「我絕不喜歡有人在我面前逞英雄，也不想有人在我面前流血！」

馬獅龍知道這不是逞一時之勇的時刻，攤開雙手道：「好了，大將軍，你想怎樣處置我們？」

「對！這才是眞正漢子的風範！」

忽然，大將軍的背後，出現了一個人，他走到將軍的後面，低聲說了幾句話。

大將軍似乎臉色有變，不過，他很快便回復了正常，「對不起，請兩位暫時委屈一下！」

這話一出，三十支槍又再在柱後出現。

其中最前的一個，向他們道：「跟我來！」

在三十支槍下面，絕沒有反抗的機會。

馬獅龍先跟着那人走，劉義隨着，他們進入了一道長廊，外面的槍手並沒有跟進。

以這樣的陣容，如果被他們囚禁了，可能是絕無逃走的機會。

當他們進入長廊幾步，馬獅龍決定先奪那人的槍，然後再作其他打算。

當他一撲前，那人非常警覺，一轉身，作開槍之狀，其實並沒開槍，他只是趁他們一呆之際，搶身到了一道門前，按下了一排電鈕。

立時，四邊的通道，都落下了鐵圍。

那人並沒有說任何一句話，便在那邊門口消失。

馬獅龍道：「他們早已部署要捉我們，這位大將軍並不是浪得虛名。」

劉義道：「三面都下了電閘，我們只有前面，相信一定是個囚倉！」

他並沒有估錯，前面是一列囚倉，不過，這裏的囚倉，設備不錯，有如酒店的房間。

左邊一排七間，全是空的。右邊也有七間。

忽然，有人叫道：「誰？」

雖然是簡單的一個字，也嚇了他們一跳，不是聲音令他們吃驚，而是這字竟是廣東話！

「你是誰？」馬獅龍問道。

「是馬獅龍？」那人聲音充滿了驚喜。

右邊中間那房間的門開了，站着了一個人。

「天，爲甚麼是你？」劉義叫道。

馬獅龍看着那人，也呆了一呆，因爲他實在沒有想到，竟會在這裡看到他。

劉局長，警察局長！

劉局長見了劉義，本來已經難看的臉色更加難看。

「亞叔！」

馬獅龍道：「劉局長是你叔叔？」

「是的，他養大我，也給我出洋留學，亞叔，你怎會在這裏？」

至此，馬獅龍對於劉義的身份也感到撲朔迷離，但在此刻，他也不去弄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

劉局長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你們剛到？」

「是的！」

他們進入了劉局長的房間。

房間之內，佈置整齊，所有用品，一應俱全。

馬獅龍道：「我記得很清楚，因爲我太相信你，我那張金卡片，是失在你的手上！」

劉局長道：「是的！」

劉義道：「爲甚麼？亞叔，你並不是那類人！」

劉局長低下頭來。

劉義道：「爲甚麼？告訴我，爲甚麼？你一直教導我要作一個正直的人，而你……」

劉局長臉帶羞慚，那種表情，馬獅龍實在也不敢向他直望，他的雙目已隱含淚光。

「是的，我一直這樣教導你，也這樣督促自己，可惜，那實在是太大的誘惑！」

「他們給你很好的條件？」

「太好，我十輩子也賺不到這麼多錢！」

劉義道：「你有了錢，那又如何？他們把你囚禁了，你要錢又有甚麼用！」

劉局長道：「是的，道理我是一早便明白，可惜的是我無法忍受這種利誘！」

馬獅龍道：「劉義，你也不用太怪責你的叔叔，其實，你自己可以受到甚麼程度的誘惑，你自己也不會知道，唉，我們每個人都有弱點……」

劉局長似乎很感激馬獅龍這一番話。

但劉義仍然不相信眼前所見的事實，也許，他對自己崇拜的偶像，一旦破損，他實在不知如何應付。

馬獅龍道：「個中情形是怎樣的？」

「那天晚上，當我接到那個意外報告之後不久，便有人上我的辦公室，那人沒有多說話，只放下了兩張支票——是兩張空白而有簽名的支票，只吩咐我做一件事，把這宗交通意外的全部有關的記錄，完全毀掉。

「我開始是愕然，繼而是盛怒，我身爲一個局長，怎可以做這種事情，不過，我整晚望着兩張空白的支票，我有很多奇想……

「我每年賺一百多萬元，我因爲有太多負擔，每月剩不了幾千元，我做了局長幾年，其實我囊空如洗，我看過我很多同級的人員……他們……他們實在使我抬不起頭，我出身貧苦，爲了報答我父母，還有鄉中兄弟叔伯，甚至我的表兄弟姐妹，都需要我供養，因此……」

劉局長的眼淚已流了下來。

劉義道：「亞叔，我明白你的苦況，就是以我爲例，我到外國讀書深造，也是全賴有你……」

劉局長用衣袖把眼淚揩了，道：「於是，我決定試一試，究竟這兩張空白支票，是否有效，我當時是這麼對自己說，世界上根本沒有人那麼愚蠢，把兩張空白支票交給一個人。

「我先寫了一張，數目並不太多，只是十萬元，我一早便往銀行取款，結果，非常順利，十萬元花花綠綠的鈔票使我十分迷惑，這些人究竟是來自何方？他們只是要我毀滅一些交通意外的證據，我立時回到警局，翻查那些資料，只是一宗簡單的交通失事報案，沒有人受傷，也沒有人會因這事而有甚麼不良的影响，我想了又想，決定把一切證據毀滅了！

「我回到我的辦公室，思潮起伏，我有些興奮，也有些後悔！」

劉義道：「後悔身爲警務人員，而做出這事？」

「不！」劉局長厲聲地道：「不，我後悔爲甚麼不把支票的面額寫大一點！」

人性的貪婪與醜惡，都顯現在劉局長的身上。

不過，有誰可以保證自己，在他這種情況之下，會有甚麼更可怕的反應？

「我對着另外一張空白支票，發呆了一會，我決定再試一次，我知道，再把這張支票兌現，我便會泥足深陷多一些，不過，我一定要試。」

「多少錢？」劉義問。

「一百萬！」劉局長自己也透了一口氣，他似乎在自言自語，道：「假若而今我每月剩兩萬元，也要五十年我才會有此數目，可是，在這五十年內，我有這麼長命？我有這麼耐性嗎？我知道，理論上我可以在五十年內儲到這些錢，但實際上不可以，不過，一百萬元，太多了，根本不能兌現！」

「結果？」

「結果我又再泥足深陷多一步！」

「那即是兌現了！」

「是的，不過，我立時接到一個電話，那人說我是一個老實人，他的意思是說我只提取了一共一百一十萬元，如果我貪心一點，我可以提得更多，他問我想不想再多一張空白支票！」

「你怎樣？」劉義問。

「你會怎樣？」劉局長反問。

劉義不敢再多言。

「那人告訴我，只要我多爲他們做一件事情，他們便會再多給我一張空白支票！我在那個時候，已再沒有拒絕的能力！」

馬獅龍道：「是叫你把金卡片偷了，然後交給他們！」

「是的，」劉局長滿臉歉意的道：「我當時實在財迷心竅，我用盡了方法，結果是偷到你的金卡片！當我有了那金卡片，我知道我已掘到了一個金鑛，只要我收到那張空白支票，我會塡上一千萬，不，二千萬，不！一億……二億，甚至十億……

「不久，我接到一個電話，吩咐我往一間保齡球場，他們給了我一個儲物櫃的號碼，叫我把金卡片送往那裏，同時，我也可以在那儲物櫃內收到那支票，我十分高興，而且決定了，再兌現那張支票之後，他們再用甚麼誘惑我，我也不再……可惜，事情並不如想像中的理想！」

「他們食言？」

「不，他們不單沒有食言，而且使我無法抗拒地再爲他們工作！」

馬獅龍聽到這裏，也覺得非常有趣。

劉局長續道：「到了那保齡球場，找到了那儲物櫃，裏面有我要的空白支票，不過，那櫃內還有一卷錄音帶，上面有一張字條寫着要我小心聽一次，本來，我已決定不再受任何引誘，但結果我還是聽了那錄音帶。

「錄音帶先告訴我，這張空白支票可以兌一千萬元，說話的人並且教我，千萬不要全兌現款，否則一定會引人疑惑或注目，他教我往一間屬於瑞士的銀行，把支票存進去，那麼，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覺，要兌現的時候，只要說出存款時的號碼便可！」

「那些人安排一切，都是非常有計劃有步驟！」

「是的，接着錄音帶叫我，假若我並不以一千萬便滿足的話，可以辦完那存款手續後，立刻持金卡片往機場，自然有人會和我接洽，由我護送金卡片到目的地之後，我要甚麼便有甚麼！」

劉義道：「你有了一千一百一十萬元，根本上你要甚麼也有甚麼！」

「不，一千多萬元，兌換了美金也只有一百多萬元，如果在瑞士置業，可能連多買一輛像樣的汽車也沒有可能，我決定……我決定冒這一次險！」

劉局長續道：「我持了金卡片往機場，找到了一間中東航空公司，說出了名字之後，便有人帶我往登機，我坐頭等，整個機艙便是我一人！」

「你不用證件？」

「甚麼也不用！結果我來到這裏——是科威特？然後轉了兩次小型飛機，才來到這裏。」

「爲甚麼會被囚？」

「我不知道，他收了我的金卡片之後！」

「他？甚麼人見你？」

「據說是將軍！」

「他怎樣對你說？」

「他說要找出這金卡片的秘密之後，才可以放我回去，他叫我忍耐，不用等多久的！」

馬獅龍嘆了口氣。

劉局長並不以爲意，只是追問他們怎樣會來到這個地方，劉義簡單地說了一遍。

當他聽到了金卡片內藏有發射核武器的秘密之後，他整個人臉色立變，道：「怎麼，這金卡片可以危害整個地球的生命？」

「你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我曾經拿着金卡片觀察了兩天，並未發現甚麼數字，或者有甚麼機關！」

「當然並不是那麼簡單！」

劉義道：「如果大將軍拿到了那秘密號碼，他便可以發射核彈，那時，你再多一億，也沒有用了！」

劉義的責怪，令劉局長十分歉仄。

馬獅龍道：「不過，你也不用太內疚，他們就算發現了那張金卡片內的秘密，也並不是完全掌握了發射核武器的秘密！」

劉局長問：「爲甚麼？」

劉義道：「還有一柄小彎刀，那是更加耐人尋味！」

劉局長道：「金銀卡片，小彎刀，三件東西，最風馬牛不相及的還是那小彎刀，那用來做甚麼？」

「當我們見到小彎刀之後，或許會明白！」

「但願如此！」

劉局長道：「這幾天來，我隱隱約約的聽到一些防空警報聲，是否這一場仗免不了？」

「不但免不了，而且整個世界也難逃這一劫！」

「爲甚麼？」

「大將軍只是拖延着，希望一掌握了發射核彈的秘密，他便會肆無忌憚的開火！」

「大有可能是一次星球的毀滅性戰爭！」

劉局長道：「那我們怎麼辦？」

「你的金卡交了給大將軍？」

劉局長點了點頭。

「有沒有辦法拿回？」

劉局長想了一下，道：「沒有可能。」

「至低限度，我們有沒有辦法離開這囚室？」

「這個倒有——我學懂了大將軍的利誘手法，那個送食物來的人，對我很好，每天可以給我出陽台，吸一會新鮮空氣，晒一下夕陽！」

「你給他甚麼？」

「我身上的黃金！」

「你有很多黃金？」

「有頸鍊、手鐲、戒指！」

劉義道：「你實在懂得活學活用！」

馬獅龍道：「好，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先走出這個囚室，才再作打算！」

「也許他不會來！」

「不，食物總要送來的！」

他們閒聊了一會，馬獅龍與劉義因爲太倦，睡着了，當馬獅龍被推醒，劉局長道：「那人送食物來了！」

馬獅龍整個人立即完全清醒過來，道：「你應付他，我們伺機而動！」

劉局長道：「不是先前那一個！」

「那沒有甚麼問題，金戒指？」

劉局長點點了頭。

劉義也醒了過來，馬獅龍推了他一下，道：「唯一的機會，你往那邊！」

馬獅龍走往大門處，伏在右邊，劉義伏在左邊。

劉局長正用金戒指賄賂那送飯來的人，那人開始好像不受誘惑，不過，最後還是因爲夕陽從外面透入來，射在戒指上面，那種黃金的閃光，實在無法抗拒。

那人終於開了門。

門鎖一開，馬獅龍與劉義已撲出。

他們先制服了那人，發現他身上很多鎖匙，大概是從這裏出去，要經過很多閘門。

「大將軍在那裏？」

那人並不懂英語。

那人仍沒有甚麼表示，劉局長依然把那金戒指塞入他的口袋，然後再問。

那人說了幾句話之後，指指另一面。

劉局長道：「在高塔那邊！」

馬獅龍道：「吩咐他帶我們去！」

劉局長又說了幾個單字，那人似是會意，不過，却又說了一大堆話。

劉局長大概是明白他的意思，點了點頭，他向馬獅龍解釋道：「他說可以帶我們去，但他一定要這金戒指，因爲他放了我們，必死無疑，他有了金戒指，還有希望逃回鄉中，建一間屋！」

「走！」馬獅龍道。

那人並不是立即帶他們前往，當他們經過一個看似儲藏雜物的地方，拿了三件衣服出來。

那只是一些長袍，很容易披上，四個人走在一起，就像一隊僕人。

有了這種掩護，往高塔那邊，完全沒有麻煩。

那人指指上面，他自己轉身。

馬獅龍問：「他會不會去報告？」

「不會的，他去報告，不會有功，而是會被斬去手脚，因爲他放我們走了出來。」

那人迅速的失了踪影，馬獅龍指指上面，三人也迅速的上了樓上。

不過，當他們來到二樓的時候，劉義一把拉住了他們，輕聲道：「這裏有非常嚴密的保安系統！」

「怪不得不用人守衛！」

「再多踏一步，大將軍便立刻知道！」

「怎辦？」劉局長問。

「你們在這裏等，我往樓梯轉角處，看看有沒有甚麼辦法……」

他轉往樓梯那邊。

只見劉義在樓梯轉角處，找到了一個電箱似的東西，然後他又從懷中找出一塊膠片，然後，弄了一會，他把膠片插入了其中的系統之中，又再弄了一會。

馬獅龍明白他在把整個保安系

統改變，不一會，劉義作了一個OK的手勢。

兩人回到劉局長處，然後直往長廊盡處，那是一道木門，相信是大將軍所在的地方。

馬獅龍道：「讓我開門！」

兩人閃在一旁。

這道門本來是有嚴密的保安系統裝置，但由於電路斷了，也成了一道普通的門。

對馬獅龍來說，他只用衣領後面的一支小飛鏢的尖端便可以弄門。

門順利弄開了。

完全沒有反應，馬獅龍試再把門推了一下，仍然是沒有反應。

馬獅龍向二人打了一個手勢，表示他先入內，兩人看情形再入。

馬獅龍一閃身入內，便聽到一陣勁風。

很久已沒有感覺過這種勁風，「霍」的一聲，他把頭一閃，一柄小小的彎刀已釘在他的頸旁的木門上。

接着是另一下的「霍」一聲，是另外一柄小彎刀。

馬獅龍再沒有思考的餘他，也連續發出了兩支小飛鏢，他盲目的擲出，只是根據兩柄小彎刀的來處。

「奪奪」的兩聲。

燈光大亮，兩人亦已撲入。

大將軍站在這大辦公室的盡頭，兩支小飛鏢是釘在一幅大油畫上，油畫的主人也正是大將軍。

「好功夫，馬獅龍！」大將軍發出一陣笑聲。

馬獅龍手移了一下。

大將軍道：「我第三柄彎刀通常不會再有錯失！」

馬獅龍呆住。

大將軍道：「進來，進來，你們都進來！」

馬獅龍慢慢的進入了房內，外面的劉義與劉局長在這情形之下，也再沒有其他選擇，他們也慢慢的入內。

「請隨便參觀一下！」大將軍顯得十分從容。

這個大房間之內，掛滿了油畫，看來都是十分古老，但畫面却是十分熟悉，這些油畫全都是眞蹟。

房間的兩旁，都分別佈置了一些架子，和幾個玻璃大櫃，裏面放的東西並不起眼，不過，這些東西的價值，看來比很多博物館內的收藏品還要珍貴。

大將軍也不理會他們的瀏覽，他只是回身，看着他的油畫畫像，並且拔出了馬獅龍所發出的兩枝飛鏢。

他回過頭來，道：「可惜，可惜，我這張名家爲我繪的油畫被你的飛鏢弄破了，你可知道，爲我繪製這油畫的畫家已不在人間，而他留下的作品並不多，我這張可算是他代表之作……不過，這也沒有多大關係，因爲我將要換過另外一幅，不是這個姿勢，而是一個君臨天下……」

「君臨天下？」馬獅龍覺得他話裏有因。

「是的，是君臨天下！」

這時他們已移近大將軍的辦公桌，桌上赫然已放了一張金色的卡片，另外一張是銀色的卡片。

那張金卡片，上面滿是摺痕，不用多說，那是劉局長所帶回來的，而那張銀卡片却是非常挺直，全無任何痕蹟在上面。

他們三人的視線都不期然的集中在金銀卡片之上。

大將軍笑道：「劉局長，我們多謝你，你不怕千辛萬苦的把這金卡送來，你會得到你的獎賞，而這一張普通銀卡片，一直都在我這裏，那是我當上將軍時的信物，我原本不知那秘密，老皇爺交給我的時候，只是吩咐我，這是一張關乎人類命運的卡片！」

三人並沒有作聲。

大將軍續道：「起初，這一張普通銀製的東西，並沒有甚麼價值，所謂關乎人類命運的卡片，只不過是皇爺爲了表示對我尊重，故誇大其詞……不過，經過我一連串的部署，我竟發現他所言不虛！」

「一切都是你的部署？」劉局長道。

大將軍仍然笑道：「你們遭遇的，其實並不是甚麼稀奇的事，我在我的圈字內，令到十多個王叔不和，令他們要發動一次史無前例的聖戰，一切一切，根本都是我所部署的，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天才，我擁有一種全世界人類未曾擁有過的能力，統治全世界！」

這話實在狂妄之極。

「馬獅龍，你們中國有一句古老的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人的位置，如果給了你，也算是不錯吧！」大將軍笑着，似乎是等候馬獅龍的答覆。

馬獅龍聽了，起初並不明白，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當然是一個非常尊崇的地位，只有古代的皇帝，對他的首相，才會有這個局面的出現。

大將軍見他沒有說話，又道：「一人之下，五十億人之上，這個位置，恐怕不會辱沒了你！」

馬獅龍聽了，開始有點明白，大將軍顯然是要知道一些秘密，而這個秘密的代價竟然是當他做了全世界的統治者之後，成爲他下面第一個人。

對這種妄自尊大，發着統治全人類的夢的人，馬獅龍已經覺得可

笑，用如此利誘自己，更覺幼稚可笑。

不過，爲甚麼他會如此誘惑？他是想知道一個秘密！

金卡片已在，還有甚麼秘密可言？

大將軍對於馬獅龍的反應，似乎覺得十分奇怪，他道：「我早已聽過你們在我那些貴賓房內說的話，看來似乎只有你知道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甚麼？」馬獅龍實在不明白。

大將軍道：「你不用再推搪，只要你說出來，你要求甚麼也可以！」

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

看來大將軍得了這三樣最重要的東西：金卡、銀卡和小彎刀，却是得物無所用！

他不知道怎樣利用彎刀，或者怎樣才可以看到發射核武器那組數字密碼。

怪不得他才會這樣按捺着脾氣來問自己。

馬獅龍實在並不知道其間的秘密，不過，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暫時可以護着自己。

但回心一想，這也未必是最好的掩護，也可能是自己殺身之禍的根源。

爲了保存自己與朋友的性命，也爲了把這些東西毀滅，一定要好好利用這秘密，這個連他自己也不知的秘密。

馬獅龍道：「大將軍，你的獎賞，對我來說，實在太豐富，我受不了，而事實上，我不知道……」

大將軍道：「馬獅龍，你不用再推搪，我不喜歡再花時間，你再不說，我會利用其他武器！」

馬獅龍道：「你怎知道我知？」

大將軍道：「你是唯一接觸嘉露蓮的人，那天她汽車失事，是心臟病發，她大有可能會立刻便死掉，因此，她沒有理由不把其中秘密全部告訴了你！」

「但她並沒有死去！」

「我知，這個女人，野心也是極大，我自然有辦法對付她，你而今只要把怎樣利用小彎刀事說出便可以！」

馬獅龍看着桌上的小彎刀，問道：「這便是傳說中的小彎刀？」

「是的，這柄小刀與別不同！」

「有甚麼不同？」

「這是皇叔生前送我的一柄小刀，他生前送過無數禮物給我，但這柄小刀最不值錢，但我知是最珍貴的。」

「可以看嗎？」

「不，你說出用途。」

「我根本不知這刀是否眞的，說給你聽也沒有用！」

大將軍忍着氣，看來他從沒有受過這種氣，但爲了知道其中的秘密，他發揮了他最大的忍耐力。

「你可以看……」

馬獅龍拿起小彎刀，這小彎刀看似是一柄刀，但其實有一個刀鞘，他把小彎刀抽出。

立時，小刀發出了一陣眩目的光芒。

大將軍道：「這柄小刀，與我常用的小刀，並沒有太大的分別，當然，鋒利是不在話下！」

馬獅龍看着那小刀，其實這刀一個最大的特式是薄，出乎意料的薄，比一張紙還要薄，這樣薄的刀身，却完全沒有柔軟的感覺。

大將軍道：「你懂得這種飛鏢的方法，當然也懂得擲刀，我想你……」

馬獅龍放下了刀。

不知是他故意，或是無意，小彎刀突然滑落地上！

一柄小刀滑落地上，其實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不過，馬獅龍却是睜大了眼睛。

其他的人也嚇呆了。

大將軍嘆道：「我想不到是這麼鋒利！」

原來這柄彎刀已完全沒入了地板之內，只是輕輕一滑下，便有如此效果，可想而知，其鋒利程度是難以估計。

「你知道這地板是用甚麼做的？」

「當然是木！」

「全是一些世界上最硬的木所做，因爲年代久遠，這些木比最好的鋼鐵還要硬！」

馬獅龍聽了這話，忽然有了一個奇特的想法，並且按捺不住的叫了出來，道：「我知道了！」

將軍道：「你本就知道！」

馬獅龍道：「我知道只有這柄如此鋒利的小彎刀，才可以剖開這兩張卡片！」

「剖開？」馬獅龍拿起小彎刀，然後，非常小心地，把金卡片放在桌上，再找了一本厚書，壓着金卡片，然後用刀子剖開金卡片。

所謂剖開，是把本來十分薄的金卡片，再把它分成兩塊薄片。

將軍看着他，叫道：「小心！」

他不是叫馬獅龍小心刀子的鋒利，而是叫他小心金卡片，當中已有了一些數字出現，他害怕刀子會把那些字弄壞了。

不一會，整片金卡已剖成兩片，當中有一組非常長的數字，一看便知是電腦密碼。

「好了，馬獅龍，你的工作已完！」將軍道。

忽然，大門打開，外面站了一個白袍的女人。

嘉露蓮！

大將軍一言不發，已搶了馬獅

龍的小刀，因爲他非常心急，手掌已被刀所傷，流出了血。

他一揚手，小彎刀飛出。

眼看嘉露蓮便要死在小彎刀之下。

馬獅龍也伸手一揮，一支飛鏢飛出，他使的力度拿捏得實在準確，後發而先至。

飛鏢與小彎刀相碰，立時墮地。

輕輕的一聲，衆人驚叫。

因爲彎刀墜下，並不是以刀刃向下，而是刀背撞地，那小彎刀突然碎了。

太堅硬的東西便會變成脆弱，一些不經意的力量，可以令那東西破碎。

這種情形，在鑽石大爲常見。

將軍驚叫，竟然不理會甚麼，蹲了下來，要收拾破刀的碎片。

嘉露蓮向馬獅龍微笑一下，表示謝意，然後稍爲退下，八個白袍的人一湧而上。

大將軍抬頭，那八個人已把他逮住。

他愕然的叫道：「嘉露蓮，你做甚麼？」

嘉露蓮臉露微笑，道：「其實我一早便應把你逮住，不過，在秘密未揭露之前，我讓你多活幾天！」

「你是奉……」

「我奉皇叔之命！」

大將軍似乎略有所感觸，叫道：「不，不是你奉王叔之命，而是你把金卡片偷了出來，用盡方法去找銀卡片以及這小彎刀！」

「無論你怎麼說，也沒有關係！」

她上前，一手把金銀卡片收了，然後對馬獅龍道：「多謝你，如果沒有你的幫忙，一切都不成！」

馬獅龍道：「爲了拯救這個世界！」

「拯救這個世界？是的，有了這兩組密碼，明天，我們便向全世界宣戰！」

「宣戰？」

「是的，一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聖戰！」

「甚麼？」

「而且這一場聖戰將由我領導，在回族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女人可以領導這一場戰爭！」

馬獅龍看着她嚴肅的樣子，知道她並不是在說笑。

「你不要動……」嘉露蓮一揚手，門關了，後面有多列白袍大兵，手持短機槍。

「可惜！」馬獅龍道。

「可惜甚麼？」

「你仍是功虧一簣！」他望着那柄小彎刀的碎片。

「啊，你是指這柄小彎刀？」

「是的，沒有這柄小刀，怎能剖開銀卡片？」

嘉露蓮聽了，笑了起來，笑得充滿了不屑。

「馬獅龍，你不要小覷我們，更不要小覷這座將軍府，裏面所擁有的科技，比美國五角大廈不遑多讓，要剖開這片銀卡片，是輕而易舉的事！」

劉義也忍不住，道：「你太妄想！」

「不，你沒有聽過激光刀嗎？」

「激光刀？」

是的，只有激光，才可以剖開這薄薄的銀片。

嘉露蓮見衆人再沒有出聲，道：「馬獅龍，我一直非常欣賞你，你過去很多的冒險行爲，我都一一細閱過，我喜歡聰明機智的人，我更喜歡用聰明機智的人……」

「用我？」

嘉露蓮微笑。

這一個微笑顯示了一切，由交通意外撼燈柱的一刻，馬獅龍早已在嘉露蓮股掌之間！

好一句喜歡使用聰明機智的人！

將軍突然在衆人之中奮起。

「砰」的一聲，子彈自嘉露蓮的衣袖飛出，大將軍再沒有了雄赳赳的風範，整個人無聲無息的倒下。

「抬他出去，不過，要好好的暫時收殮，我們回國，替他舉行國葬！」

這個女人實在不簡單。

很奇怪，嘉露蓮還沒有採取行動對付三人。

那些士兵動作迅速，轉瞬間整個大房間，像從來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

嘉露蓮道：「你們同來，看着我們怎樣用激光刀剖開銀片，然後，在我的辦公室內，發出向全世界宣戰的宣戰書！」

八個士兵上前，將他們三人圍在當中。

「請！」

八個人向前，他們也無法不向前。

嘉露蓮在後隨着。

轉上一層，却又再轉下另一層。

另一邊的將軍府，又別有一番天地。

剛才大將軍辦公室那邊，有嚴密的保安系統，而這一邊，更是嚴密得令人吃驚，因爲那一道門，就像一個保險庫的門，不單是門厚逾尺，而且全部都像潛艇艙內一般，要開啓一個大螺絲似的東西，才可以開門。

一重又是一重，他們的感覺，就像進入了一艘太空船艙一樣。

這邊的保安保密程度，已到了

無懈可擊的地步，就算你有飛天本領，也難越雷池半步。

最令馬獅龍感到奇怪的，這樣密封的地方，却是空氣清新，十分流通。

他實在忍不住的問道：「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嘉露蓮道：「這是一個實驗室，也是一個培育室！」

「甚麼實驗室？培育甚麼？」

「細菌！」

答案是非常簡單，但震撼力是非常大。

「這是一個細菌培育室，也是發動細菌戰爭的大本營，對嗎？」

嘉露蓮得意地道：「多年前我們已發展了細菌武器，但一直在試驗階段，而且細菌培育並沒有一個完善的辦法，而今我們已經可以有源源不絕的細菌供應……」

士兵已停了下來。

嘉露蓮上前，與士兵說了幾句話，但不知他們在說些甚麼，一會，有士兵上前，開了另一道門。

他們被推了入內，門又再關上。

這是一間並不太大的工作室，室內四週都擺滿了很多儀器。馬獅龍對這些儀器、金屬，都是外行，並不知道如何使用，甚至究竟是甚麼儀器，也說不出。

劉義却悄悄對馬獅龍道：「這是一些激光設備！」

幾個士兵開始把一副大機器展開，在未展開之前，像是一個大冷藏櫃，但一展開之後，却又像一個大機械人，上面有很多鐵臂。

那三個士兵似非熟手，因此，就是拉開這部機器，也顯得非常笨拙。

劉局長道：「嘉露蓮小姐，這些機器，他們外行，開動不得！」

嘉露蓮並沒有理會劉局長之言。

那幾個士兵仍然努力地把這機器推開，可是，到了最後，仍是因爲並不熟悉而停了下來。

劉局長道：「一定要找那位弄過這個機器的人，否則剖不開金卡、銀卡，還會傷害在場的人！」

嘉露蓮滿臉怒意，道：「負責這機器的人，他……病了……」

劉局長道：「我看並不是病，而是受了這激光的無形侵害，受了重傷！」

「爲甚麼你這麼肯定？」

「因爲這是最先進的激光設備，使用不得其法，最先受害的便是使用的人！」

「你怎知道？」

「我在英國受訓之時，便見過這種設備的藍圖，而且設計者親身向我們解釋過，我們預算是用激光作掃描之用，搜集犯罪者的證據！」

「你懂這機器？」

「不，我並不懂，我只是看過他們計劃中的操作程序，那時只是一個計劃，一個模型！」

「好極，劉局長，假若你替我剖開這銀卡，你依然可以享用你瑞士銀行內所有款項！」

「我……」

「我有保證，這是我親手所簽發的證件，持這證件，你可以隨時離開。」

「他們呢？」

「你理會他們作甚麼？」

劉局長望着馬獅龍與劉義。

「有了他們反而使你用錢或享受時，心理有大大的負擔。」

整件事情，到目前爲止，除了這位中東女人知道之外，也便是只有馬獅龍與劉義知道。

他全無徵兆的離開了警局的職位多天，他再沒有回去工作的可能。

他再沒有回頭路可以走。

嘉露蓮見他有些意動，道：「假若你不服從，你們三人都成爲了實驗用的動物，那又何必！」

原來嘉露蓮心腸毒辣，意想用他們三人，作爲這些細菌的實驗品！

三人聽了，只覺不寒而慄。

她又再遞上了一個鋼牌，看來便是她所說的保證書，有了這鋼牌，在這大將軍府內，可以通行無阻，當然也可以離去！

劉局長終於走前了一步，不過，他又隨即回首，對馬獅龍及劉義道：「我只是迫不得已！」

劉義道：「叔叔，她騙你的！」

「我知道，但這樣我仍有生存的可能！」

劉義道：「生存眞是這麼重要？」

劉局長嘆了口氣，他不再理會兩人，因爲馬獅龍一直沒有出聲，他反而多望了馬獅龍一眼。

馬獅龍看着他，只覺這個卑鄙的人，全無道義，不過，他的眼中仍閃過一些悔意，可是，他仍然大踏步的走向那激光機器之前。

劉義更爲憤怒道：「叔叔，你不爲她剖開銀卡，只有我們三個人死，但一經剖開，不知有多少人死！」

這話有重大的震撼力量。

不過，劉局長依然走近激光機器，而且開始試試各條機械臂。

劉義非常激動。

馬獅龍一手捉住了他，輕聲道：「憤怒無補於事！」

劉局長開動了其中一些電鈕，弄了一會之後，似乎機器已在他掌握之中。

他向嘉露蓮道：「可以了！」

嘉露蓮看了一會，有不信任的眼神。

劉局長拉開了一張工作枱，上面有一塊黑色的金屬，他看了一會，道：「我相信這是純鎢，硬度可以媲美鑽石，你看……」

他把其中一條機械臂拉下，按了一個電鈕，一柱激光閃下，那烏黑的金屬，好像變成了豆腐似的，分開了兩邊！

這激光實在厲害！

劉局長道：「你先把銀卡夾在這鉗上，我要找一條非常幼小的激光，把這銀卡剖開！」

經過一番選擇，他終於找到了一條適用的機械臂，臂的終端，像一個尖錐。

嘉露蓮把銀卡片放在一個非常精密的鉗子之上。

當一切都準備好，劉局長道：「你們小心，因爲我仍未太熟悉這東西的操作。」

衆人在旁，注視着劉局長每一個動作。

那支激光臂已經準備妥當，劉局長的手非常穩定，他調校了之後，一按電鍵。

銀色的卡片立時被剖開了一些，他再把銀卡片移近一些，又再多深入一吋。

眼看着這一張本來只有零點一毫米的銀卡片，已一分爲二。

裏面赫然有一組數字，清楚的顯示出來。

假若沒有這激光刀，根本無法剖開，還有唯一的可能，便是利用那小彎刀，可惜那刀已經斷了。

設計這個保密方法的人，也實在聰明。

嘉露蓮見了那組數字，迅速的拿出一個電子記事簿模樣的東西，把那一串的數字按鈕記下。

嘉露蓮有點緊張，因爲她有了金卡片的數字，加上這銀卡片上的數字之後，她便可以操縱全世界。

馬獅龍心下也急。

這個女狂魔其實並不比大將軍差些，她的內心可能是比大將軍更狂妄野心得多。

突然，劉局長把激光向上一揚。

那激光直射嘉露蓮的臉，她慘叫了一聲，劉局長並不讓她躲開，激光在嘉露蓮的臉上橫掃。

嘉露蓮本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她有中東人那種輪廓分明的臉孔，也有西歐人那種氣質，可是，在激光槍之下，她頓時變成了一張十分醜惡的臉。

她狂叫，不知從那裏拿出了一支槍，胡亂掃射。

一時之間，衆人都找了個可以掩護的地方。

劉局長叫道：「你再亂掃，你整個身體再沒有一處地方會是完整的！」

但嘉露蓮似是瘋狂了，她的槍仍然亂掃，直至子彈完了爲止。

不過，她仍然沒有慢下來，她向前一撲，搶了其中一個士兵的短機槍。

劉局長知道這些機槍的威力，只要讓她拿到手，看來這室內沒有一人倖免。

他迅速拉下了另一支機械臂，按了電鈕，激光一出，射在旁邊一些器皿之上，那用鋼做的平面，立刻自動的裂開了！

這支激光槍的力量大得多。

嘉露蓮想按下槍掣，但劉局長比她更快，把那强力的激光槍橫掃過去。

刹時，嘉露蓮的身體，在激光攔腰掃射之後，立時分作兩段！

沒有血水，下半段先倒下，然後是上半身，似在地上滾了開去。

那情景實在使人害怕！

一個好好的人，被截成了兩段，一東一西！

再過一會，血水才從當中滲出來，那種可怖的情形，實在是難以用筆墨來形容。

突然，嘉露蓮竟大叫幾聲，看來，她被腰斬的身體上半部機能還沒有完全失去功效。

她發出嚎叫，凄厲刺耳，使人不忍卒聽。

劉局長也被這情景嚇怕，不過，在她淒厲叫聲中，他又再用激光槍對準嘉露蓮的上半身，又再左右掃了一下，這一次，把嘉露蓮的上半身也再剖開了幾段！

有人開始作嘔。

馬獅龍也有這種感覺，他定神一下，道：「快走！」

其他士兵已亂作一團，沒有人理會他們，因爲他們自己也只想到慌忙逃命。

馬獅龍與劉義跑向大門。

可是，劉局長並沒有跟着。

劉義道：「亞叔，你快跟我們走！」

劉局長道：「不，你們走。」他把嘉露蓮曾經給他作保證的鋼牌抛了過來，又道：「你們走。」

劉義道：「你呢？」

「我要在這裏，搗毀這裏一切！」

「亞叔，我剛才怪錯了你！」

「不，你沒有，我抵受不了他們誘惑，我險些成爲了地球上的大罪人！」

「你殺了嘉露蓮，這足夠抵償了一切！」

「不，一張白紙染上了黑墨，那黑墨無論用甚麼來洗擦，也洗擦不掉的！」

「不會。」劉義實在不知如何向

他解釋。

馬獅龍道：「劉局長，不用介懷過去，你始終是成爲拯救地球的人！」

「不，你們先走，我會來的……」

劉義看看馬獅龍。

馬獅龍知道，這個時候，多作勸告也是無益，這種犯罪的心中愁結，只有他自己才可以解開。

「快走，我怕你們來不及。」

馬獅龍道：「我們在外面等你！」

兩人先走了出外。

轉出了這個實驗室，他們發覺整個將軍府已開始大亂，人們互相衝撞、打架，爲的是逃命。

馬獅龍道：「這大將軍府內兩個大頭頭都死了，人們知道消息，都要離開，可能……」

「可能甚麼？」

「可能這地方是藏有炸彈或其他東西，會完全毀滅這地方！」

劉義道：「馬獅龍，你去找出路，我……」他沒有說完，便轉身回去。

馬獅龍道：「我們一起去，否則……」

不過，劉義再沒有聽馬獅龍的話，他想着他的叔叔，他是劉義唯一的親人。

馬獅龍心想，如果在這情形之下，與劉義分開，在這偌大的將軍府，實在是很難再找到他，於是，他跟着追向劉義。

當他再度走入那走廊的時候，他驀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那不是劉義的身影，不過，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能想到那是誰的身影，他只覺得那身影很熟悉。

他迅速再走上去。

那個激光實驗室已傳出了一陣聲响。

馬獅龍迅速竄入。

只見劉局長與劉義正面對一人。

那人是背着馬獅龍而立，身穿阿拉伯式的長袍，身影是十分熟悉，但他實在想不出，曾經認識這一個阿拉伯的人，他不想驚動任何人。

那人叫道：「快放下金卡、銀卡！」

這聲音一發出，馬獅龍便立刻知道，這人便是王子——沙達爾．雷查斯呂辛王子！

爲甚麼他會在這時候出現？他不是已經……

劉局長一手推開劉義，並以身體擋着劉義，道：「亞義，你走，我可以對付他！」

「不，要對付他的話，我們叔侄二人合力！」

因爲他們兩人的談話是用本地話，王子並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

王子道：「放下金卡與銀卡，你兩人仍有一生富貴，仍可一生吃喝不盡！」

「不，王子，金卡銀卡早已毀了！」

「沒有，我知道還沒有！」

突然，他抽出了一柄短機槍，然後道：「快把剖開了的金卡與銀卡交出來，這是我的東西，你們永遠也不能把它拿走！」

劉局長一手推開劉義。

王子並不知道他們做甚麼，只見他們一動，他的機槍也動，幾十發子彈射向劉義。

劉義身手十分敏捷，一滾十尺，總算躲開了子彈，躲進了一個鐵櫃的後面。

劉局長竟然撲上前。

王子害怕他有甚麼特別企圖，機關槍一擧，子彈射出，立時，劉局長身上已變成了一個蜂巢的模樣。

劉義看見這情形，似乎已失去了撲出來的勇氣。

王子笑道：「這又何必！」

他走上前去，搜索劉局長的身體，看他似是十分肯定劉局長身上有金卡及銀卡，可是搜索之下，一些東西也沒有發現。

王子知道，這些東西一定在劉義的身上，便叫道：「你快出來，把金卡銀卡交給我！」

劉義仍然躲在鐵櫃的後面，叫道：「沒有，我根本沒有甚麼金卡銀卡！」

王子笑道：「你早已見到這人的模樣，你死後我仍然可以拿到你身上的金卡與銀卡！」

「我沒有！」

王子衝前，高擧着槍，轉過鐵櫃之後。

「不要開槍！」

兩手高擧，一手拿着金卡，另一手拿着銀片，劉義慢慢走出來。

王子見了，並沒有開槍，只道：「這才是！」

劉義道：「你先退開去！」

王子退後。

「交給我，交給我！」

劉義道：「在適當的時候，我會交給你，不過，你現在要讓我……」

「你想怎樣？」

「我與馬獅龍，和你們這件事根本全沒有關係，而今我亞叔已死，我也再沒有心情理會你們的事，我只要你安排我們離開！」

「好極，沒有問題，你把金卡銀卡交給我！」

「你不要走近，否則我……」

「你會怎樣？」

「我會把金卡銀卡吞了下去！」

王子聽了，笑了起來，道：

「快，快把兩張卡片都吞了下去！」

他迅速退後，轉身控制了那部激光槍，然後狂笑道：「快吞快吞，我也想試試這激光刀的厲害，你一吞下，我便用激光刀把你剖開！」

劉義本想嚇他，希望可以找到一條生路，那知道反而把自己陷入了一條死路。

他雙手拿着金卡與銀卡，呆在半空。

王子狂笑，道：「放下，快放下！」

他已把激光刀對準着劉義。

劉義剛才親眼看過嘉露蓮被激光刀剖開一截一截的情形，那種可怖的場面，記憶猶新，想不到這時刻，這可怕的事情竟然臨到自己的身上。

馬獅龍一直監視這情形，可是總沒有一個機會，一個安全的機會，讓自己衝入內。

「好，好，我放下！」劉義雙手慢慢放下。

當金卡與銀卡都放在地上的時候，王子似乎失去了那冷靜，也慢慢從激光刀處走了出來。

劉義一直注意着他的動作。

當他一近，劉義突然一個無頭根斗，在原地翻起，雙腿便撐在王子的身上。

王子狂叫一聲。

劉義撲上前，兩人在這一刹的混亂，互相扭打着，在地上滾動。

馬獅龍把握着這一刹，躍入室內，控制了激光刀，叫道：「停下來！」

兩人並沒有停，因爲王子知道，自己一停，激光刀便會指向自己，他只有死扭着劉義，作爲擋箭牌。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沒有辦法。

突然，劉義叫了一聲，王子已站起來，一手扭着劉義的手臂，仍然用他來作擋箭牌，叫道：「馬獅龍，你千萬別亂來！」

劉義道：「馬獅龍，快開激光刀射我！」

激光是無堅不摧，只要透過劉義的身體，仍然可以殺死王子。

馬獅龍當然按不下手。

劉義道：「殺死我，也可殺死他，那整個地球上的人也可以避過一次核彈的災難，否則……」

王子極爲恐懼，因爲他知道，激光透過劉義的身體，一樣可以殺死他。

馬獅龍把激光刀掃向其他東西，並且開了激光，一時之間，被掃過的器皿都被毀壞跌了下來。

馬獅龍目的是嚇王子。

那知道劉義爲了殺死王子，竟然是奮不顧身的撲向激光，幸好馬獅龍及時停了。

王子知道不能再依靠劉義作爲擋箭牌，趁馬獅龍一停，便推了劉義向前，劉義無法控制，撲向馬獅龍，馬獅龍只有放棄了激光刀！上前接着劉義。

王子又趁這一個空隙，不知那裡來了一支機關槍，向着激光刀與馬獅龍處掃去。

馬獅龍一拉劉義，滾向一旁。

王子衝上前去，以機關槍掩護自己，衝上激光刀處，想不到這一輪搏殺，王子竟走到了控制激光刀的地方，他用力按了幾下，激光亂射，破壞了很多室內其他儀器。

王子狂笑，道：「看你們兩個還有甚麼可以反抗！」

馬獅龍與劉義已躲藏在一些鐵櫃之後，不過，這完全是沒有用，因爲激光刀無堅不摧。

外面，突然傳來一些爆炸的聲音。

王子有了激光刀在手，已不耐煩，叫道：「你們眞想被激光刀斬開一截一截？」

他又亂掃一番。

突然，劉義站了起來，他手提着機關槍，亂掃一番，大部份是掃向王子所站的地方。

王子用激光槍還以顏色。

馬獅龍冒着生命危險，從另一邊殺上，他希望先制服了王子。

那知道，王子非常機靈，他已看到馬獅龍的身形。

馬獅龍一撲，王子已把激光向着馬獅龍，叫道：「站住！」

馬獅龍無法不站住。

「劉義，你也不准再亂動，否則……」

劉義果然不敢再亂動。

「你也出來！」

劉義慢慢出來，雙手高擧。

「踢開你的機關槍！」

劉義用力把槍一踢，那知道，那柄機關槍不知甚麼緣故，在這時竟然失火。

「轟……」

馬獅龍想趁這時候反抗。

王子非常緊張，已把激光刀向着馬獅龍，並按下掣，馬獅龍這時也自以爲必死。

那知道，激光刀並沒有激光射出。

這一凝住，使馬獅龍全身似被鬆綁了似的，向前撲去，把王子按下了地上去。

王子當然不及馬獅龍，三幾拳之後便昏了過去。

劉義道：「爲甚麼激光射不死你？」

「我也不知道。」馬獅龍抹去了額上的冷汗，他看了附近一下，恍然而悟道：「當你踢那支機槍的時候，突然走火，射中了那激光刀能

源的地方，破壞了能源，甚麼也沒有了，我要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劉義道：「我也要謝你！」

「還有甚麼謝的！快把那兩張金卡銀卡毀了。」

兩張金卡、銀卡仍在鐵櫃的後面。

馬獅龍把兩張已剖開一半的金卡銀卡，用力一搓，把兩片東西揉在一起。

「甚麼密碼也看不見了！」馬獅龍舒了口氣。

劉義道：「其實我們所見的每一個人，他們都是有十分巨大的野心，他們都想得到金卡銀卡上的密碼，可以控制發射核彈，假如讓他們其中一個得到……」

馬獅龍道：「那實在不可以想像，我們這個地球將會變成甚麼樣子！」

劉義道：「聽說他們還有其他可怕的武器！」

「是的，但無論甚麼武器也好，也只是摧毀一個小目標，不像核子彈，可以摧毀半個地球！」

「他們還會打這一場仗嗎？」

馬獅龍道：「我看還是會的。」

他們兩人再度走出這實驗室，外面的情形更爲混亂，到處聽到了一些低沉的警報聲。

有更多的人逃到外面，眞想不到這一間小小的將軍府，竟然是容納了這麼多人。

馬獅龍與劉義走回囚室那部份，找回他們帶來的那個逃生的箱子，他們依着原路，往山上走去。

他們離開了大將軍府沒有多久，在斜坡之上便看見大將軍府失火，再多一會，整個將軍府也爆炸起來。

看着冲天的火舌，以及四散的碎片，兩人都感到難過，特別是劉局長死在將軍府內，這一下的爆炸，相信是屍骨無存。

馬獅龍安慰他，劉局長受了誘惑，然後以自己的性命作爲補償，相信他在泉下，也會較爲安樂。

兩人上到山頂，才發覺再沒有去路，幸好那個逃生箱子內，竟然有一部風箏式的滑翔器，兩人從山上滑翔向下，直到了海灘才降落，結果他們離開這地方，是乘搭了一艘軍艦離開的。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十

張龍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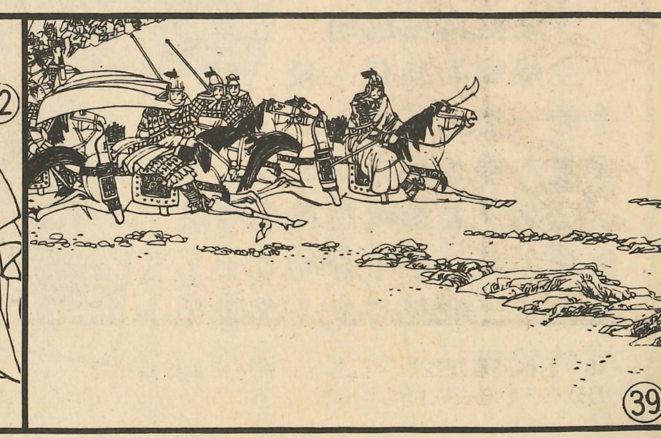
定河山（二）



37　郭英怕硬攻傷亡太大，即傳令三軍停止前進，待大隊人馬到來之後，再謀攻城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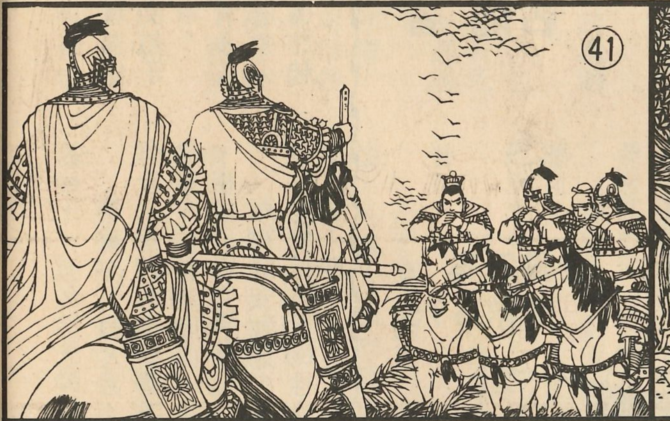


38　果然不一會兒，徐達率領大軍來到城下安營紮寨，並贊揚郭英用兵慎重。



39　徐達安營之後，馬上與湯和、沐英、常遇春、李文忠等四員將領率一千騎兵，繞城察看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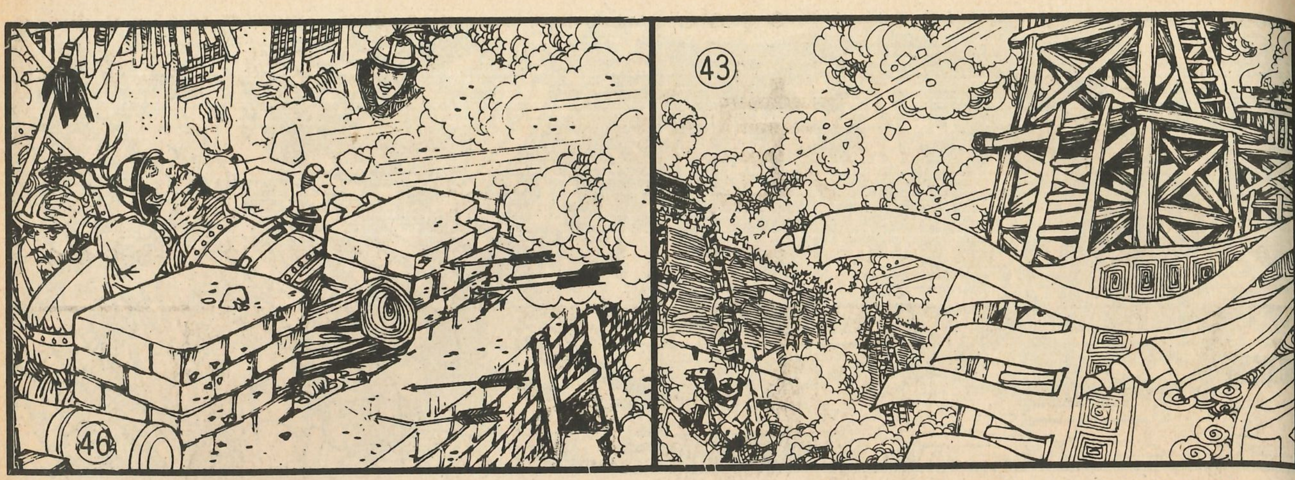
40　徐達看完地形對衆將領說：「此地城高池深，若按常規攻打，恐難奏效，不如乘大勝之勢，盛兵而前，四面攻之，使敵心寒膽戰，必能取勝。」衆將領交口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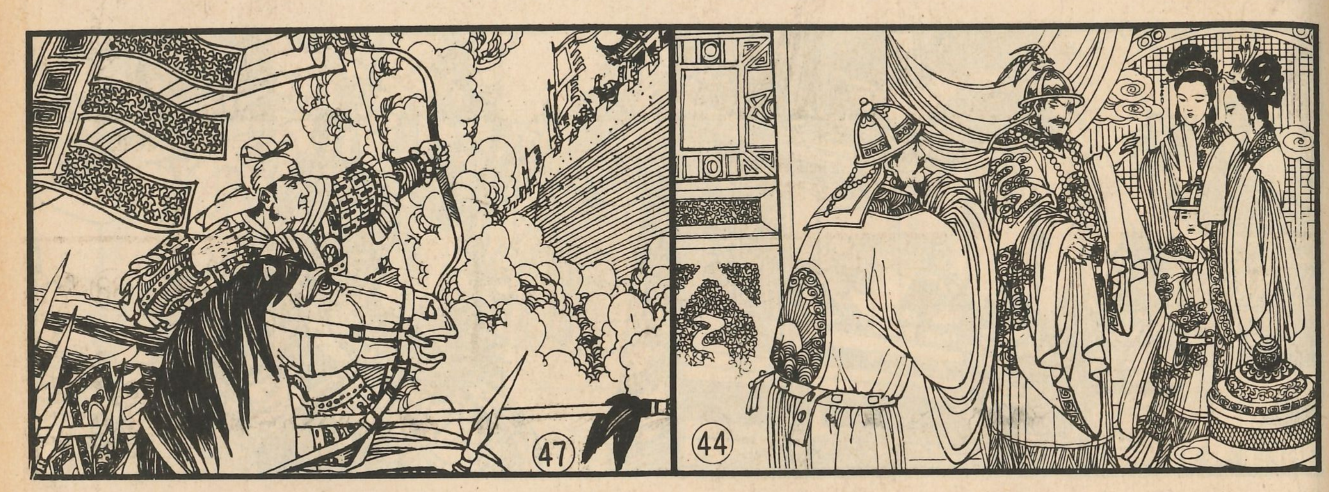
41　徐達即派廖永忠、朱亮祖等十多員將領各領一萬人馬攻打四面所有城門；再派沐英、湯和等四名將領各領一萬人，在四面來回策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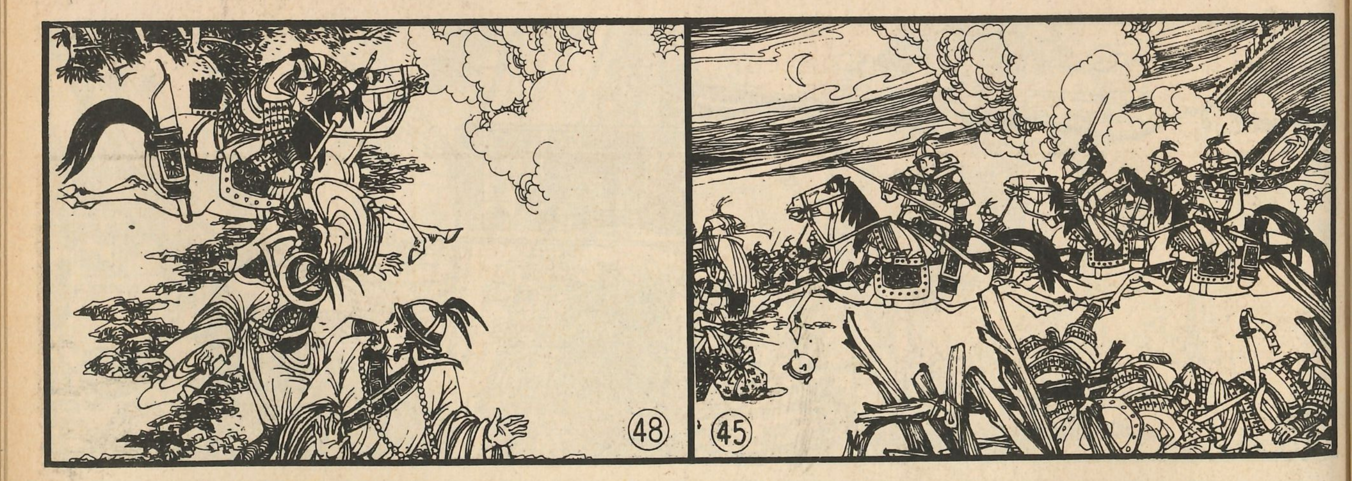
42　徐達接着又命郭英、吳禎等率領四萬人架雲梯、竪高台，施放火箭，使元兵在城上無法應戰。



43　一時間，大都城四周戰鼓齊鳴，殺聲震天。郭英、吳禎率領部隊攀城而上，不住的將噴筒、火銃、火箭打進城裏。



44　順帝怕孤城難支，召集后妃、太子準備北逃。這時伯顏不花勸道：「陛下固守京都，臣等願招募民衆，出城抵抗。」順帝道：「京城早已空虛，甚麼都來不及了，不要再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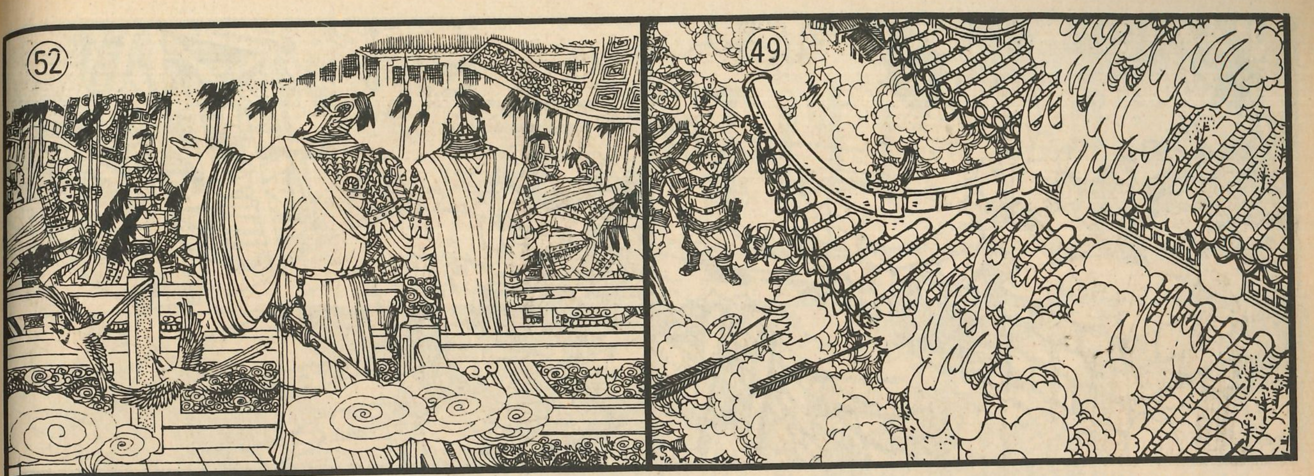


45　三更時分，順帝讓二萬名敢死隊在建德門殺出一條血路，然後領着后妃、太子和王室向昌府方向逃去。

46　順帝出逃不久，明兵就大舉攻城。淮王帖木兒不花被郭英用火炮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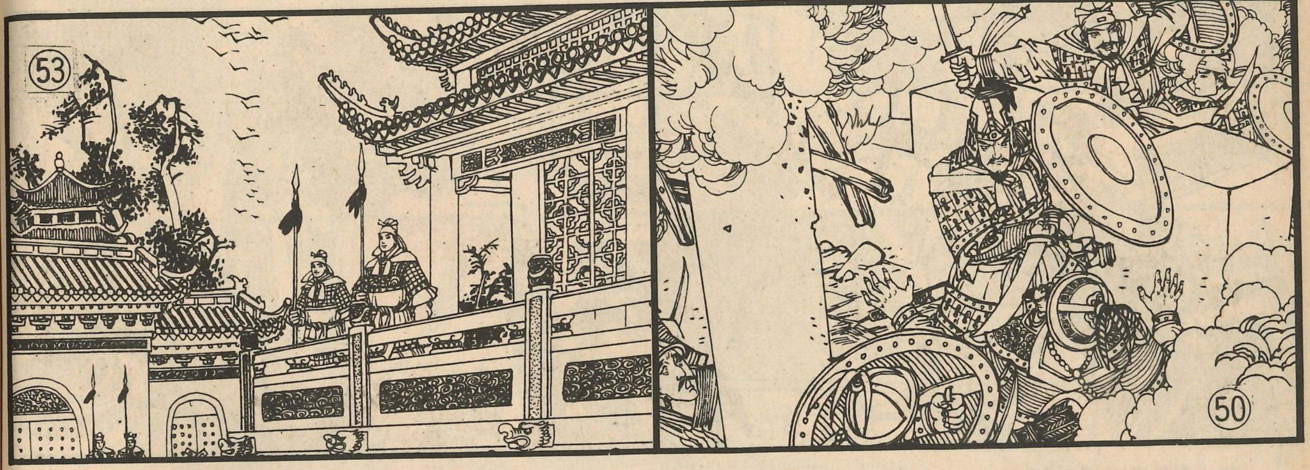
47　中丞滿川把守厚城門，正在橫槍而視，被俞通淵一箭射中咽喉而死。

48　丞相慶童聽說順帝已逃，正在哭啼，被薛顯飛刀砍來，把腦袋砍作兩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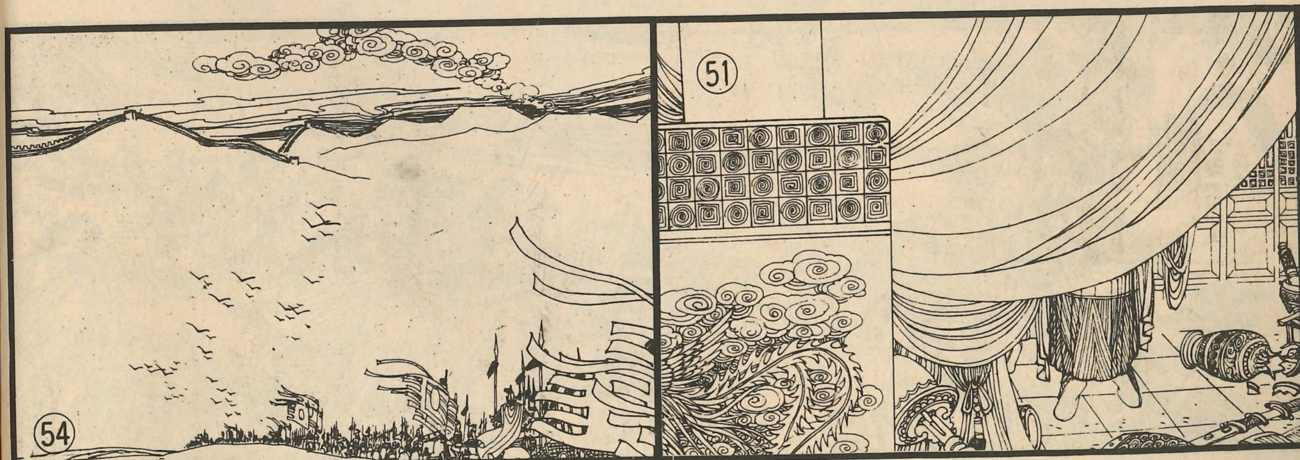
49　安慶城樓，被吳良用點燃的火箭射來，左邊城樓烟火騰騰。元將伯顏不花急令士兵趕快撲滅火焰。

52　攻佔大都以後，爲了嚴明軍紀，防止士兵侵擾百姓，徐達命貼出安民告示，嚴禁士兵擅自離隊，入侵民房。這一命令深受百姓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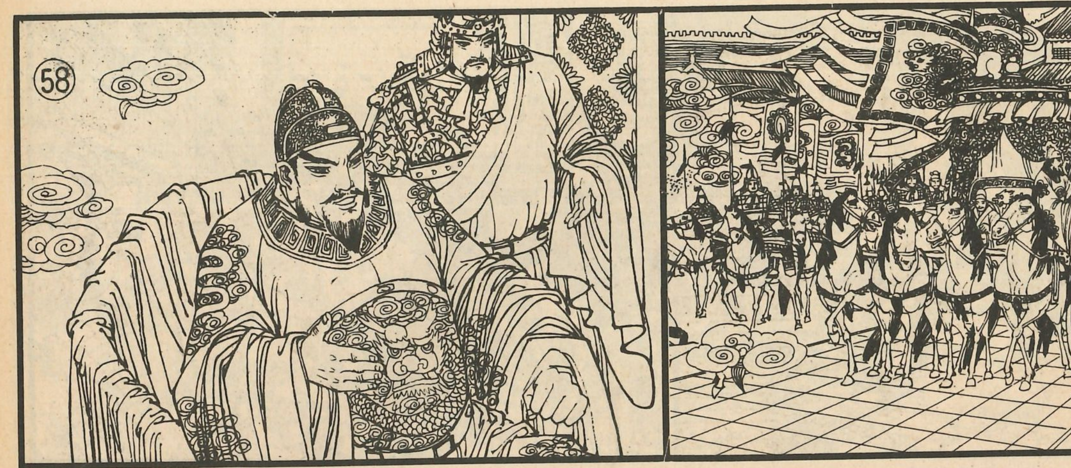
50　吳良、張龍攀城而上，飛刀取了伯顏不花的首級。

53　徐達又命令：封存府庫書籍、古董；保護後宮婦女；並派士兵把守宮殿，不准隨便出入。



51　國史院編修官趙弘毅見敗局已定，便與妻子兒女一起懸樑自盡。

54　爲了預防元兵反撲，徐達派曹良臣率領部隊到古北駐防；華雲龍在大都增築城垣，加强戒備，專候太祖前來巡視。



55　太祖在南京接到捷報，十分高興，讓李善長、劉伯溫留守，親自駕臨大都獎勵將士。

58　太祖說：「不對，開明的皇帝，管理國家，就是要寬，寬得合理，百姓高興，怎能說以寬失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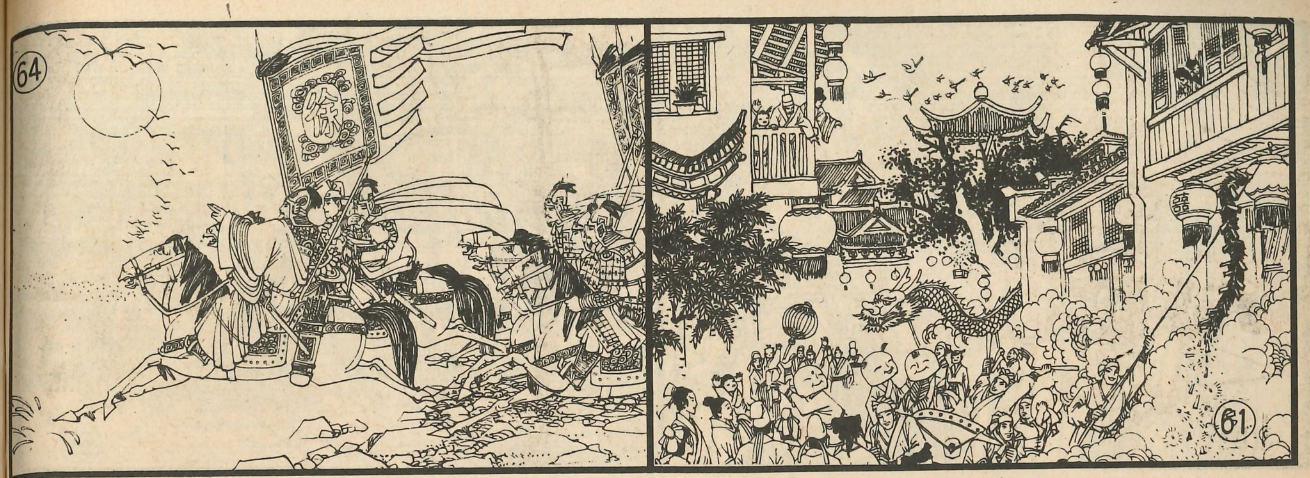
56　明太祖率文武百官，渡江北行。一路上，眞是雨絲洒道，微風淸塵，龍駕徐行，好不愜意。

59　馬昱答而不對，自愧下跪。太祖說：「元朝君臣驕奢淫逸，塗炭百姓；綱紀敗壞；國力喪盡，才是失國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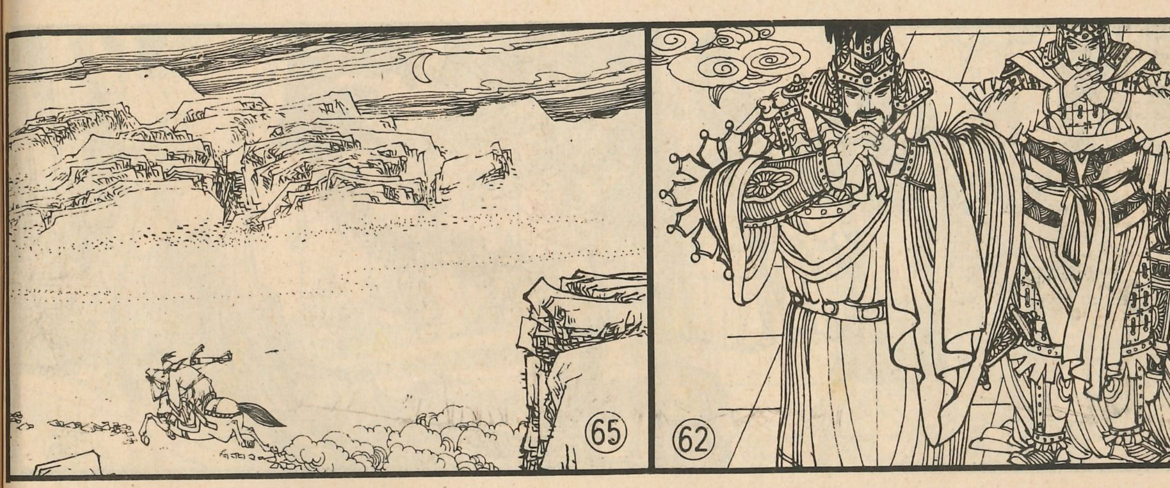
57　太祖駕到大都，改大都爲北平，並召元朝老臣馬昱問元朝滅亡的原因何在？馬昱頓首道：「因爲元朝法紀太寬，管不住老百姓。」

60　太祖深知宮女多來自民間，便命令釋放鎖在深宮裏的婦女，讓她們回家團圓。宮女喜如雀躍，感謝太祖的龍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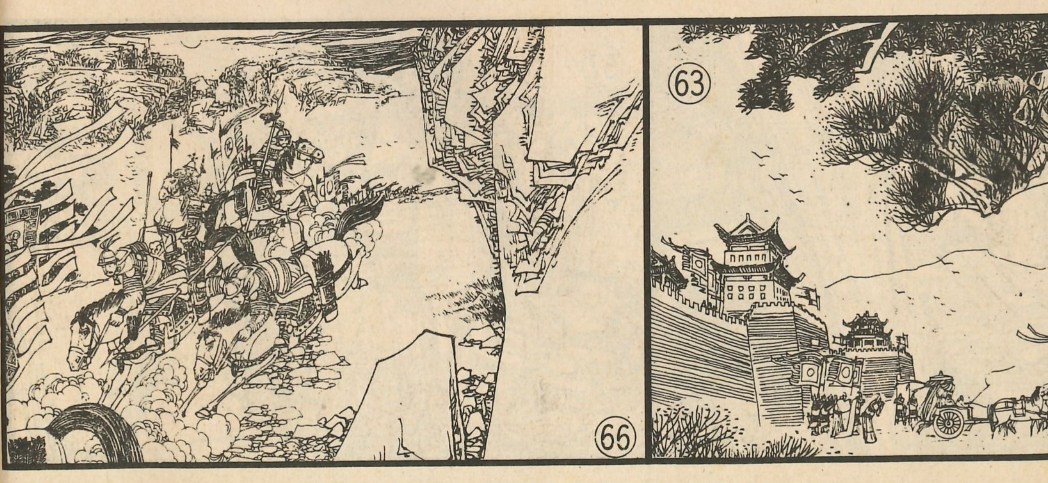
64 送走太祖，徐達便率領大軍過了滹沱河，傳令先頭部隊輕裝直奔太原。

61 太祖釋放宮女，明兵秋毫不犯，居民安居樂業，全城稱頌開國聖主，一片歡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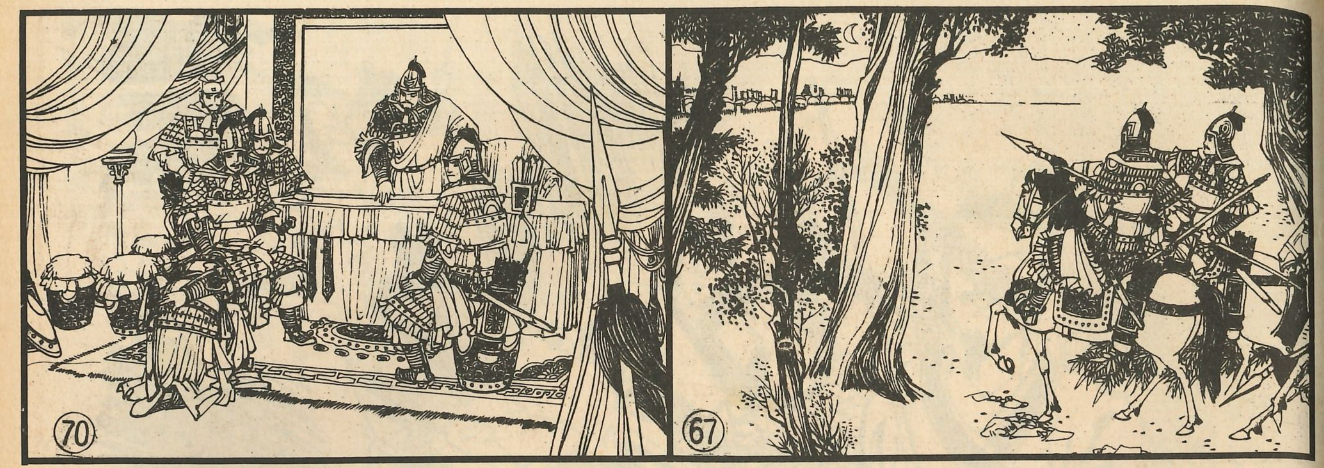
65 元廷太原守將不敢出戰，星夜遣人向擴廓帖木兒求援。

62 此時，明兵雖佔領北平，但元廷的殘餘勢力還佔着以太原爲中心的河北、山西大片土地。爲了不給敵人喘息之機，太祖命令徐達、常遇春帶領三十多員戰將，二十多萬人馬圍殲殘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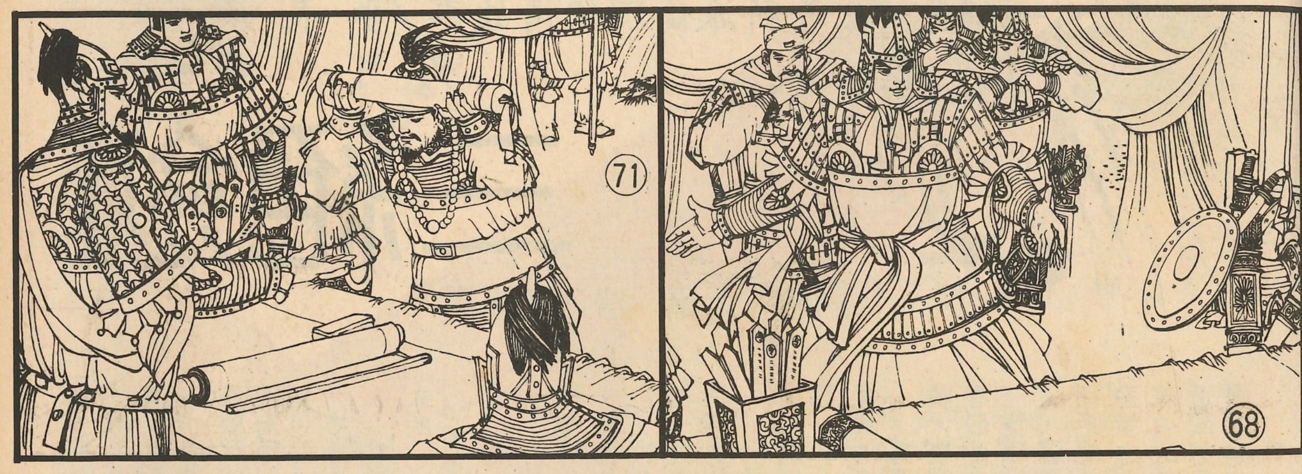
66 駐太原不遠的擴廓帖木兒得到太原求救的消息，馬上帶領十萬之衆來救。

63 一切安排就緒，太祖起駕南回，徐達、常遇春把朱元璋送出北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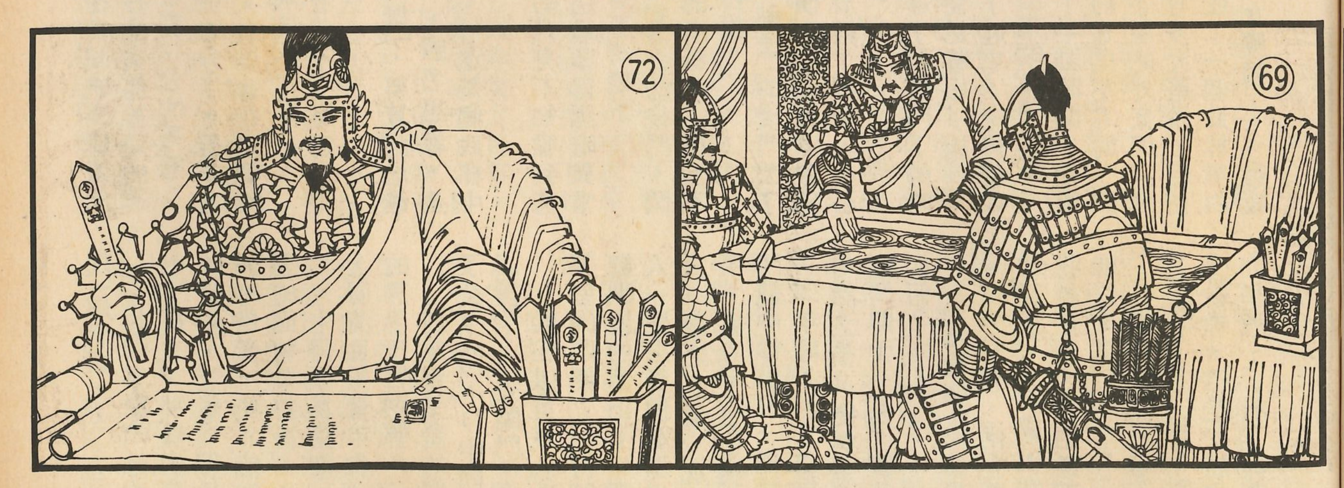
70 正值此時，一個值班的軍官突然來報告：「擴廓帖木兒的部將豁鼻馬派來使求見。」

67 徐達一面派人監視太原的元兵，一面派郭英、朱亮祖、傅友德、薛顯星等前往探聽擴廓帖木兒的虛實，偵察敵情。



71 徐達命令門衛把來使請進來。來使向前稟道：「左部將領豁鼻馬特着小人求降，且願爲內應。」說罷呈上豁鼻馬的親筆信。

68 郭英等四位將領回營對徐達道：「元兵雖多，但隊伍不嚴謹，武器雖好，但沒準備，我們若趁它立脚未穩，劫營便可成功！」



72 徐達看完信，詳細詢問了元兵內部情況，來使一一作了回答。徐達非常高興，決定按豁鼻馬的計劃行事。

（待續）

69 徐達點點頭道：「我亦有此意。」說罷就同衆將一塊商量劫營的行動計劃。

三絕劍

新派倫理俠情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劍絕人尤絕　情深恨更深

長安，這個在日間充滿繁華的城市，但她現在好像其他普通的市鎮，靜悄悄地籠罩着三分的死氣。

這已經是二更時分了，若非有甚麼特別事情，又有誰會在這個時候走到街上去無聊的閑逛呢？

大城市自然有着不少豪客富戶、大家大主的人。

城西的「三劍堡」，要算此地最大的一座莊子了，顧名思義，這「三劍堡」的堡主，一定是個武林中的人了。

今晚，天上的月亮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以致這裡顯得黑暗異常，較遠的事物也看不清楚了。

突然，從「三劍堡」的後門，閃出一條身形瘦削的黑影來，也看不清楚他的面貌及打扮。

只見他從「三劍堡」的後門閃了出來之後，極其愼重的向四週觀望了一下，然後就放輕了脚步，小心翼翼的走向城外。

當那黑影到達了西城門下的時候，雙脚一蹬，便越牆出了城外，身形便突然加快了起來，快得就如一隻剛從籠中飛出來的鳥兒一樣。

這黑影祇花了半刻時間，便跑到距離長安城西約五里左右的一間茅屋之前，那間茅屋的外表與其他普通的茅屋並沒有多大差異，但在這間茅屋裡面却住了一個武林黑白兩道聞名喪膽的女魔頭——「毒玫瑰」白素貞。

此時茅屋內隱約有燈光從窗中射了出來，那條黑影走到茅屋之前的時候，藉着從茅屋中透出來的微弱的燈光，使人能夠看清楚這條黑影的面貌及打扮——年約二十五、六，生得頗爲英俊，勉强可以稱得上眉清目秀青年人，身上穿着整套的黑色夜行勁裝。

他走到茅屋的門前，輕輕地叩了幾下門，口中同時輕聲地道：

「翠紅，快來開門！」

就在這青年人叫門之聲剛落，茅屋的門便立刻打開了少許，同時聽到屋內傳出了一個清脆異常、令人一聽之後便會產生出渴望看上這人一眼之感覺，那聲音道：「怎麼了，事成了麼？快拿來吧。」從那門縫中伸出了一隻纖纖玉手來。

年輕人聽了「毒玫瑰」說出了那句話之後，便焦急地道：「翠紅，把門開大一點，讓我進去之後再說如何？」

「毒玫瑰」的聲音存有四分恨意，三分怒意，兩分焦急和一分緊張地說道：「不成，你一定要交出了我所需要的那兩樣東西，我才可以准許你進來。」

年輕人比剛才更焦急地道：

「今晚不成，我不能把那兩樣東西交給妳，但是，請妳相信我，今晚你和我……成了好事，明晚這個時

候，我無論如何，也會把那兩樣東西送給妳。」

「毒玫瑰」「砰」地一聲，把門關了起來，道：「不能，如果你不先把那兩樣東西交給我，那麼你就休想……我和你……相好。」

年輕人以近乎哀求的聲音道：「翠紅，求求妳，我……我實在太渴望了，妳先成全我吧！」

毒玫瑰以極其決絕的聲調說道：「不能。」

年輕人說道：「翠紅，妳……不相信我？」

屋內的燈光突然熄滅了，只聽得「毒玫瑰」道：「我並不是不相信你，只要你明晚依時把那兩樣東西交給了我，我自然便會和你相好，你又何必急在一時？到時候，我甚至可以永遠和你在一起……只要你喜歡的話。如今，本姑娘可要睡覺了，你快回去行事吧！」

屋外的年輕人精神突然頹喪了下來，在那茅屋之前站了好一會之後，便緩緩地回到他的家——「三劍堡」。

＊　＊　＊

在長安城西，佔地兩畝有多的地方，那便是武林中黑道視如畏途，白道敬如神明的「三劍堡」了。

「三劍堡」之所以在武林中具有如此威望，完全是因爲堡主「三絕劍」東方雄之故。

東方雄爲人剛正耿直，義薄雲天，這當然是東方雄成名之重要因素。

而最重要的，乃是因爲東方雄的武功高强。

使得東方雄成名的，乃是一柄名叫「三絕劍」的神奇兵刃。

百年以前，博古通今的一代奇人——「通天尊者」著有一部「劍譜」，內容是述及自古以來，一切名劍的事情，譜內便把各名劍排列出一個名次來，這「三絕劍」竟然在「劍譜」內排名第三。

「三絕劍」東方雄在武林中，已隱然具有了武林盟主的威望。

「三絕劍」東方雄娶得一妻一妾，正室名叫上官霞，是一個名門淑女，對武功一道毫無認識，而她的詩，詞、書、畫、字等技，却極其了得。

上官霞生得一子，取名東方天池，他已得到乃父眞傳，得到了東方雄的七成以上的武功，而文才方面，也自幼得其母之悉心教導，正是「文武雙全」了，他今年雖祇有二十三歲，在五年前，他已然在武林中搏得了「玉面神龍」之美號。

東方雄的妾侍名叫金玉娥，是個武林巾幗英雄，心地極好，外號人稱「翠鳳女俠」。

她生了一子一女，兒子名「玉面飛虎」東方天劍，女兒名叫東方天英，也有個外號叫作「玉女嫦娥」。

「玉面飛虎」東方天劍爲人極其好色，他的實際年紀祇有二十一歲，而因爲某種特殊原故，使他的面貌看上去已有二十五、六歲了。他也極其酷愛武功，練武之時，往往是極其用心，是以他不但有了東方雄的八成以上的武功，而且他還練有幾種厲害的武功，至於文才方面，他却無心向學，所以他的學識極之有限了。

「玉女嫦娥」東方天英爲人刁蠻任性，她的武功火候，與她的大哥「玉面神龍」東方天池在伯仲之間，並不能算得上十分高强，而她的名號却能傳遍了整個武林，那是因爲她生得一副花容月貌，不知幾許少年俠士、公子哥兒傾倒於她的石榴裙下。

「三絕劍」東方雄非常之好客，武林中若有遇到困難的事情，只要是站在正義的一方，往往就會到「三劍堡」來，請求堡主「三絕劍」東方雄出面，而東方雄也無不一一答應下來，縱是自己不能親自替人解決，也派出門下弟子去的。

此外，武林中如有窮途潦倒的人，只要爲人忠厚的話，也就可以來「三劍堡」作座上之客，而東方雄往往也會替他找到工作，或者是派遣他一份差使，而發給他薪酬。

因此，「三劍堡」內，雖然非是「食客三千」，但也有二三百人在那裡吃閒飯的，而「三劍堡」大名，也因而傳遍了整個武林。

却說此日，「三劍堡」內不知發生了甚麼大事情，堡主「三絕劍」東方雄在書房內摒去左右，剩下上官霞、金玉娥、東方天英和東方天池在那裡，却不見了東方天劍。

「三絕劍」東方雄在書房內，臉上佈上七分怒意和三分緊張，在那裡來回踱步，大發雷霆地道：「想我東方某闖蕩江湖一生，從未與人結下深仇大恨，如今，竟然有此等事情發生在我『三劍堡』之內，眞是豈有此理，太豈有此理了！」

書房內其他各人，也滿臉緊張，顯然是發生了一件極其重大的事情。

此際東方天池道：「爹，你老人家別再生氣了，我們還是四處去找一下吧！」

東方雄道：「漫無目的，你們如何去找？不過，除此之外，實在沒有其他方法，天池、天英你們兩人便出外找找看吧，但此事切記不要告訴任何人，否則，爲父的名譽，便將毀於一旦了。」

東方天池、東方天英兩人齊聲應道：「爹，知道了，你老人家放心吧！」

於是，兩人便步出了「三劍堡」

，去找尋失物去了。

東方雄待東方天池和天英步出書房之後，便轉對金玉娥道：「劍兒去了那裡？」

金玉娥道：「他今早對我說，要出去打獵，至現在尚未見回來。」

東方雄眉頭一皺，道：「打獵？他在甚麼時候喜歡打起獵來了。」

金玉娥道：「妾身也不知道。」

東方雄沉思了片刻，道：「他回來之後，馬上叫他來見我。」

金玉娥應道：「好的。」

東方雄道：「沒有甚麼事情了，妳們出去吧！」

上官霞和金玉娥說了聲是，便一同出了書房。

而東方雄仍是在書房內踱步，思量着到底是誰會到「三劍堡」來，盜去了他的成名兵刄「三絕劍」和那部令武林中人側目的、內含十八招厲害劍術的「天龍十八式」一書。

當然，他在那裡踱步是毫無用處的！但是，除此以外，又有甚麼辦法可想呢？

* * *

東方天池、東方天英兄妹兩人滿臉愁容地步出「三劍堡」，當然沒有人敢阻攔了，但是，在「三劍堡」上作客的人，看見兩人的面孔表情便紛紛猜度起來，究竟「三劍堡」內發生了甚麼事情呢？

他們又那裡能夠猜得出「三劍堡」內，正滿佈危機呢？

東方天池和東方天英兩人出了「三劍堡」後，東方天英便道：「大哥，人海茫茫，到那裡去找？」

東方天池道：「我也不知道該往那裡去找，我之所以說和妳一同出來找，一則只是爲着安慰爹他老人家，二則，是想和妳出來商量一下，走吧，我們一邊走，一邊商量吧！」

於是，兄妹兩人便一同在街上走着。

此際已是正午時份，也是午飯的時候，長安城內大小酒樓茶肆不下數間之多，可是這時却全都坐滿了人，生意滔滔不絕，就連街上的行人也多了起來。

東方天英一邊走，一邊道：「大哥，你剛才說和我出來商量一件事情，到底是商量些甚麼？」

東方天池剛才在步出「三劍堡」之後，便一直在沉思着，直到此際，他才道：「三妹，爲兄且來問妳一下，爹爹的爲人如何？」

東方天英呆了一下，她實在料不到東方天池會發此一問，是以她道：「大哥，你問這個，到底是甚麼意思？」

東方天池道：「是甚麼意思，妳現在不必理會，且先答我的問題。」

東方天英道：「照我的看法，爹爲人，和藹可親，他對任何人都不會趕盡殺絕，在武林中，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好好先生。」

東方天池點點頭道：「那就對了，爹的爲人，既然如此的好，那麼，又有誰會爲難他呢？」

「這正是我們不解之處！」

「我們不妨先從以前會經與爹對敵的人說起。」

「唔！難道是那個『關外妖狐』甘大娘？」

「不會，據說那『關外妖狐』甘大娘，在三年前和她的仇人『天邊一鶴』決鬥，約戰於關外古兒山上，結果苦戰三日，兩敗俱傷。」

「會不會是那個『擎天一怪』仇大海呢？」

「那就更加不會了，『擎天一怪』仇大海爲人雖然邪惡，但也有一點長處，那便是他光明磊落，況且，他在七年前被爹擒下，不損他一根汗毛便把他放走了，傳說他早已死了。妳勿再瞎猜了，據爲兄所猜，極可能是那『斬魂刀』喬天霸才眞呢！」

「對！對！一定是他了，他在五年前，於開封『天威鏢局』內爹斬下了他一隻耳朵，前兩天，他又來到『三劍堡』，對爹爹說他已改過向善，求爹爹收留他，準是他不錯了，我們回堡去……咦！大哥，看，那是誰？」

東方天池問道：「是誰？」

原來此際兩人走到了一間「如雲客棧」之外，東方天英指着坐在客棧大堂內，靠牆第三張桌子上的一個美麗少女對東方天池道：「那邊那個女人，大哥，你可知道她是誰？」

東方天池朝東方天英所指方向望去，見到了那女子，但他却不認識那女子是誰，是以便問道：「那女子是誰？」

東方天英這時滿面怒容，她道：「那女人便是『毒玫瑰』白素貞。」

東方天池全身一震，道：「那人便是前年九月，在少室山下，奪了妳的『翠鳳劍』，而且又是黑道上的女魔頭『毒玫瑰』白素貞？」

東方天英道：「正是，大哥，我們兩人找她晦氣去！」說罷，就要躍上前去。

東方天池連忙拉住她的手，道：「不，三妹，我們兩人不是她的對手，快走吧！」

原來，前年六月間，東方天英忽然間向東方雄請求讓她出外四處遊玩一下，起初東方雄不答應，但經不起東方天英的苦苦哀求，於是便令東方天劍陪東方天英一同去遊玩，當時，因爲東方天池替一位武林人士解決困難，是以沒有一同出

去。

臨行時，東方雄特別要東方天劍小心照顧妹妹，並吩咐東方天英不可在外多生事端，以免帶來痲煩，東方天英都答應下來了。

那把「翠鳳劍」原來是「翠鳳女俠」金玉娥之物，那次金玉娥特別交予東方天英給她作防身之用的。

東方天劍和東方天英兩人，那次遊玩了不少地方，到了那年九月，兩人去到少室山上遊玩，誰料就在遊玩完畢之後，在少室山下遇到了「毒玫瑰」白素貞。

「毒玫瑰」白素貞看見了東方天英手上的「翠鳳劍」時，認得乃是「翠鳳女俠」金玉娥之物，因爲她以前曾經與「翠鳳女俠」金玉娥有過多少衝突，於是她便上前，探聽一下東方天劍和東方天英的口氣。

一探之下，知這東方天劍和東方天英乃是「翠鳳女俠」金玉娥的兒女，「毒玫瑰」白素貞於是便藉故挑起是非，與東方天劍、東方天英兄妹兩人打將起來。

由於「毒玫瑰」白素貞對「翠鳳女俠」金玉娥和「三絕劍」東方雄也存有三分忌憚，所以她也不痛下殺手，只是把東方天英的「翠鳳劍」奪了下來，同時打傷了東方天英的左臂便回頭就走了。

後來，東方天劍和東方天英兄妹兩人回到「三劍堡」之後，便把這件事告訴了「三絕劍」東方雄。

東方雄原來並不是個怕事的人，可是這「毒玫瑰」乃是黑道上有名的女魔頭，東方雄也忌憚了她三分；二則，自從那次以後，「毒玫瑰」白素貞便失了踪。

所以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現在東方天英竟然在這兒見到了「毒玫瑰」，她爲人本就甚爲好勝，是以她也忘記了少室山下被「毒玫瑰」斬了一劍的狼狽情形，便要衝上前去與「毒玫瑰」算賬。

而東方天池却硬拖她的手不放。

東方天英眼珠一轉，轉身道：「好吧，我們回去告訴娘親吧！」

東方天池素知自己妹妹的性格，也自小心提防她使詐。

兄妹兩人回頭走了幾步，東方天英道：「大哥，我已答應回堡去告訴娘親了，你還拉着我的手幹甚麼？」

東方天池道：「如果妳不是打算回頭，那爲兄拖着妳的手又何妨？」

東方天英道：「給別人看見了有甚麼好看呢？」

東方天池道：「怕甚麼，這是長安城內，有誰不知我們是兩兄妹？」

東方天英道：「話不是這麼說。」突然一指背後道：「看，那又是誰？」

東方天池微笑着道：「三妹，不要再使詐了。」

東方天英焦急道：「不，是眞的呢，快些看！」

東方天池聽她說得如此認眞，於是便忍不住回頭一望。

可是，他立刻就發覺上當了，背後那裡有甚麼人，同時祇覺抓着東方天英的左手臂彎的曲池穴痲了一痲，手指不由自主地鬆了下來。

東方天英何等機靈，就東方天池五指一鬆間，連忙一縮手，回頭便走向那間「如雲客棧」內，二話不說，就拔出手中長劍，直攻「毒玫瑰」的面門。

「毒玫瑰」反應異常靈敏，一見東方天英走進客棧而來，便連忙站了起來，及至東方天英一劍攻向前來，身子便一側，避過東方天英攻來面門的一劍，左手同時突地伸出，抓向東方天英右手脈門。

東方天池被妹子東方天英逃脫之後，立即也跟隨着她走進了客棧來之時。

東方天池一走進客棧大堂時，剛巧是「毒玫瑰」避過東方天英的一劍，而又伸手抓向東方天英的右手脈門之際，他立刻拔出長劍，斬向「毒玫瑰」抓向東方天英右手脈門的左手。

這一招，配合得恰到好處，可是却仍然不能佔着上風。

「毒玫瑰」見東方天池斬來一劍，立即縮回了左手，同時右手探向腰際，抽出她那仗以成名的兵器「毒玫瑰鞭」來。

同一時間，她又微笑着道：「東方姑娘，難道妳忘記了少室山下，被我斬了一劍之事麼？喲！這位小哥是誰？」

口中說話，手中絕不停留，抽出「毒玫瑰鞭」後，便「砰」地一聲，兜頭擊向東方天池的頂門。

那「毒玫瑰鞭」的樣子，與別人的大同小異，那是用苗疆毒蛇「五步跌」的外皮，內貫有在苗疆被列爲第七等毒物的「毒玫瑰」的花汁而成，「毒玫瑰」就憑這條長丈二，徑三寸的「毒玫瑰鞭」而成名的。

却說當時，東方天池見「毒玫瑰鞭」迎頭擊來，知那是歹毒異常的「毒玫瑰鞭」，不敢硬接，向旁閃去。

同時，東方天英已走到了「毒玫瑰」身後，一劍刺向她的背心，口中道：「他是我大哥『玉面神龍』東方天池是也，妳識相的便快把『翠鳳劍』交還給我，否則，只怕你難逃出這長安城。」

「毒玫瑰」白素貞雙脚一蹬，往上跳去。

東方天英一劍刺空，一時收勢

不住，衝出了四五步，而「毒玫瑰」白素貞則及時落地，只見精光一閃，一柄短劍反刺向東方天英的後心。

原來，剛才在她跳起的時候，左手已拔出原來插在左脚靴上的短刃。

當她落地時，短刃便反刺向東方天英的後心了。

恰巧，東方天池的長劍，突然從旁邊遞到，架開了「毒玫瑰」的短刃，救回了東方天英的命。

饒是如此，也「嘶」地一聲，劃開了東方天英背後的衣服一條縫。

東方天英後背的雪白肌膚，立時展露了出來。

東方天英却一點也不知道剛才自己已在鬼門關外遊了一圈，幾乎就此喪命。

而就在東方天池的長劍架開「毒玫瑰」的短刃的當兒，「毒玫瑰」右手所掌的「毒玫瑰鞭」却如靈蛇一般，捲到東方天池的雙脚。

就在那「毒玫瑰鞭」把東方天池雙脚纏緊的時候，「毒玫瑰」右手往後一拉，東方天池立時失去重心，倒在地上。

這時，東方天英也站穩轉身了，仗劍攻了上來。

「毒玫瑰」趕忙以左手短刃迎上。

「鏘」的一聲，兩劍相交，而「毒玫瑰」右脚同時踢去。

「砰」的一聲，正踢着東方天英的右腕。

東方天英的右手立時持劍不穩，長劍便飛上了半空中。

東方天池被「毒玫瑰」拉倒在地上時，立刻使勁在腰，昂起上半身，長劍削向「毒玫瑰」雙脚。

「毒玫瑰」立即長鞭往後一拉。

東方天池再度失去重心，變成整個人臥在地上。

「毒玫瑰」藉着這當兒，左脚立刻踏在東方天池的心胸上。

東方天英一見這種情形，投鼠忌器，便立時停了下來。

「毒玫瑰」白素貞一脚踏着東方天池的心胸上時，微笑着回頭對東方天英道：「怎麼了，東方姑娘？」

東方天英惶然道：「妳……妳想怎麼樣？」

白素貞道：「我本來不想怎麼樣，剛才是妳先動手的，如今……」

「如今又怎麼樣？」

「如今，我要把妳大哥帶走，妳且回三劍堡去，叫『三絕劍』東方雄把那柄『三絕劍』拿來換人。」

東方天英驚道：「甚麼？妳要『三絕劍』？」

「是的。」

東方天英衝口而出，道：「那柄『三絕劍』已經……」

東方天池截口叫道：「三妹！」

東方天英眼珠一轉，道：「如果我爹把『三絕劍』交了給妳，交換我大哥之外，可還包括我那柄『翠鳳劍』在內？」

「咦！竟然說起價錢來了，唔！好吧，只要妳爹肯交出那柄『三絕劍』，我便連同那把『翠鳳劍』也一同還給妳吧！」說完，便伸手點了東方天池的痳穴，挾在腰際，步出「如雲客棧」不表。

却說東方天英在「如雲客棧」內站了片刻，便從身上拿出一錠銀子交給店夥，作爲賠償，便返回三劍堡。

東方天英因爲剛才忘記了詢問「毒玫瑰」白素貞，往何處找她，因而花了不少時間，去找尋白素貞。

東方天英回到「三劍堡」，把經過始末，完全告訴了「三絕劍」東方雄。

「三絕劍」東方雄聽後暴跳如雷，立刻召集所有在「三劍堡」作客的人，把東方天池被女魔頭「毒玫瑰」白素貞擄去，並以此而威脅他交出「三絕劍」之事說出。

衆人一聽，紛紛自告奮勇，都要去找女魔「毒玫瑰」白素貞算賬。

而「三絕劍」東方雄、「翠鳳女俠」金玉娥和「玉女嫦娥」東方天英等三人，當然也是親自出馬了。

* * *

東方天池被女魔頭「毒玫瑰」白素貞挾在脅下，一直向前而行，由西城門出城，出城之後，便足下加快了起來。

東方天池只是痳穴被制，口雖能言，却感無話可說，於是便索性閉上雙目，也不理會「毒玫瑰」白素貞將他帶往甚麼地方去。

不一會，便到達了「毒玫瑰」白素貞的居處——那間茅屋。

到達那間茅屋的門前，「毒玫瑰」白素貞用右手把門推開。

門開處，「毒玫瑰」白素貞呆了一呆，轉身發足狂奔。

繼之，從茅屋內走出一人，追趕「毒玫瑰」。此人一面追一面問道：「『毒玫瑰』，你挾着我大哥幹甚麼？」

不錯，此人正是「三絕劍」東方雄之次子，「玉面飛虎」東方天劍是也。

東方天池被「毒玫瑰」挾在脅下，不能見到東方天劍從「毒玫瑰」的居所走出來，他只以爲東方天劍一定是打獵之後，路過此處，見「毒玫瑰」挾着自己，便追了下來。

當東方天池聽了東方天劍的叫呼聲之後，也叫道：「二弟，快來救我，他要挾持我，作爲人質，要脅爹爹交出那把『三絕劍』呢！」

「世事變幻無常」，誠然是至理明言也。

如果東方天池不是喊出這句話來，以後的事情，也許會完全改觀過來。

但當他叫出了這句話之後，東方天劍不知何故，竟呆了一呆，脚下不由一慢。

「毒玫瑰」白素貞，何等樣人，脅下雖然挾着東方天池，但對脚程來說，却沒有多大影响。

東方天劍脚下一慢之際，「毒玫瑰」白素貞便已走出了三丈多遠了。

三丈，雖然不是個太遠的距離，但剛好那地方有個小丘，「毒玫瑰」連忙轉了過去，待東方天劍定下神後，再追前來，已失去了「毒玫瑰」的影踪了，於是便在那裡四處找尋起來。

「毒玫瑰」白素貞挾着東方天池轉過了那山丘之後，再向前走了半里，又轉多一個彎子，便把東方天池放了下來，在東方天池的痳穴上重重地再點了一下，便把東方天池拖進了一堆亂草之中，然後，便從懷中拿出了一個薄薄的人皮面具，罩在自己的臉上，又把身上所穿的外衣脫了下來，也丟進了那堆亂草之中。

原來她脫出外衣之後，身上還穿着另一套淺紫色的外衣。

接着，她又略略地打扮了一下。

片刻之後，她便完全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一個清麗脫俗，亦美亦艷的可人兒。

當她打扮完畢之後，剛好「玉面飛虎」東方天劍就找到這附近來了。

於是，這位陰狠毒辣的美人兒——「毒玫瑰」便上前招呼：「咦，劍哥，幹麼來到這兒了？」

東方天劍見到了她呆了一呆，便問道：「翠紅，妳有沒有見到一個女人，脅下挾着一個男人，經過這附近？」

「毒玫瑰」白素貞詐作一呆，道：「有的！」

東方天劍急忙問道：「她向哪個方向走的？」

毒玫瑰白素貞胡亂指了一個方向，口中說道：「那人走了很久了，你找她幹嗎？」

東方天劍心緒凌亂的道：「妳不要多問了，以後我再慢慢告訴妳吧！呵！對了，翠紅，妳可認識『毒玫瑰』這個人嗎？」

「毒玫瑰」白素貞作狀沉思了半刻，道：「不認識，你問來幹甚麼？」

東方天劍皺眉喃喃地道：「不認識，那就奇怪了。」

白素貞道：「甚麼事值得你奇怪？」

東方天劍道：「沒有甚麼。妳不要再問了，回去吧！」

白素貞突然攤開了右手出來，道：「拿來！」

東方天劍奇道：「拿甚麼？」

白素貞道：「那柄『三絕劍』及那本『天龍十八式』！」

東方天劍正容道：「翠紅，說實在的，如果我把那柄『三絕劍』及那本『天龍十八式』送了給妳，妳眞的肯和我……」

白素貞截口說道：「當然，那還有甚麼眞的假的嗎？」

東方天劍道：「那就好了，那兩件東西，我已經覓地藏好了，就在妳的屋子附近。」

白素貞道：「那我們便回去吧！你把那兩件東西給了我，今晚你便可以試到眞正風流滋味了！」

繼之，是一陣笑，兩人便向那間茅屋走回去了。

這一切，當然被「毒玫瑰」白素貞點了「痳穴」而藏在那堆亂草之後的東方天池全都聽得一清二楚了，當他明白到自己的父親仗以成名的兵刃「三絕劍」及那部「天龍十八式」秘本，乃是自己的弟弟——「玉面飛虎」東方天劍所偷去時，內心不禁生出無限的感慨來。

而「毒玫瑰」白素貞所用的「借刀殺人」之計，可以算得是陰狠毒辣。

「毒玫瑰」白素貞及東方天劍兩人回到茅屋之後，東方天劍對白素貞道：「翠紅，我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便想和妳……」

白素貞截口道：「可以，但你先要把那柄『三絕劍』及『天龍十八式』秘本交出來。」

東方天劍道：「好的，你且等一會兒，我去去就來。」說罷，便步出茅屋，去拿那已藏好在附近的「三絕劍」和「天龍十八式」秘本。

「毒玫瑰」白素貞在東方天劍步出茅屋之後，臉上便升起了一陣殘酷陰險的冷笑來。

片刻之後，東方天劍回到茅屋之內時，手中已多了兩件東西——一柄長約三尺，寬僅三分的「三絕劍」及一本「天龍十八式」秘本。

白素貞一見之下，臉上笑意更濃，急忙上前，拿過那本「天龍十八式」來驗其眞僞，又拿過那柄「三絕劍」來端詳。

當她把那柄「三絕劍」從劍鞘中抽出來之後，只見這柄「三絕劍」的劍身微呈碧綠色，望上去，便知確非凡品，不由脫口而叫道：「好劍，果然是一柄好劍，它能夠在羣劍經內排在第三，確非無因，據我所知，這三絕劍本身具有三絕，那便是：劍鋒絕、劍招絕，喂！還有一絕，你可知道是甚麼嗎？」

東方天劍早已等得不耐煩，這時走到白素貞身前，雙手抱起了她

的嬌軀，同時道：「翠紅，不要理它甚麼三絕四絕了，反正這柄劍已經是妳的了，以後再慢慢地欣賞不遲，如今我們且先來快活快活吧！」

說到這裡，突然腰際「痲穴」上一痲，全身便無力，同時聽得白素貞道：「快活？嘿嘿，沒有那麼便宜呢！」

東方天劍支持了一會兒，便倒在地上，心知着了道兒，但却無可奈何，只得口中說道：「翠紅，妳幹甚麼？」

白素貞陰惻惻地笑了兩聲，道：「翠紅，嘿嘿，誰是翠紅了？妳到底在叫誰？」

東方天劍心知上當，怒道：「賤人，妳到底是誰？」

「毒玫瑰」白素貞一面用手撕去了臉上的人皮面具，一面道：「睜開你的風流眼來看清楚我是誰吧！」

人皮面具一被撕下來，頓時回復了「毒玫瑰」白素貞的本來面目——美艷無匹，可是却面呈陰詐之色的面孔。

東方天劍認清了「毒玫瑰」白素貞的本來面目之後，急怒上更加上兩分驚奇，道：「原來是妳，妳想怎麼樣？」

白素貞冷笑道：「無他，前年九月，我在少室山見到你之後，便知道你是一個好色成性的人，後來我又查得你是『三絕劍』東方雄的兒子，於是我便決心以美色來引誘你上當，果然，你便乖乖的把那『三絕劍』及『天龍十八式』秘本交了出來，本來，打算引誘你交出了那兩樣東西之後，我便遠走高飛了，可是，如今我却改變了主意。」

頓了一頓，又繼續道：「剛才，在那小丘之上，妳和我所說的話，已經完全給你的大哥『玉面神龍』東方天池聽到了，當時，他就躺在附近的一堆亂草之中，也是被我點了『痲穴』，所以我和你說的那些話，我是有意叫他聽到的，你可知道我這樣做的用意嗎？」

東方天劍越聽下去，便越是氣憤，如今無話可說，只好叫道：「你這賤人，如果我東方天劍僥倖不死的話，那便叫妳有好看的一天。」

「毒玫瑰」白素貞道：「罵吧！你儘管繼續罵下去好了，看你能罵多久，不錯，我之所以故意讓你大哥知道這件事，是因爲我想利用他去把這件事告訴你父親，再利用你父親之手來把你殺了，以絕我之後患，但後來轉念一想，基於兩點原因，我必須要改變初衷，現在我先要殺你。」

頓了一頓，又繼道：「你一定想知道我之所以改變主意的原因了，是不？那我便一併告訴你，好讓你死得瞑目，聽清楚了！」

「第一，你一定會把這件事告訴你父親的，如果我不把身份揭穿，你們暫時可能不知道我是誰，但是剛才在城中給你的妹子遇上了，而我則擄劫了你的大哥，你的大哥便知道我是誰；二來，以『三絕劍』堡上之人手來說，只要待以時日，便不難查出我眞正身份來的，那麼，我豈不是又留下了禍根？

「第二，你的父親『三絕劍』東方雄未必能夠打勝你『玉面飛虎』東方天劍，換句話說，你的父親，未必是你的對手，基於以上的二點原因，我便要先把你殺了，然後，我便找尋一處隱蔽的地方，把那本『天龍十八式』練上三年五載，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武功，便不難稱霸於武林了。不要以爲我是邪惡之道不能習練那『天龍十八式』呢！其實，這其中仍然有多少不爲外人知道的秘密。好了，言盡於此，你便閉目的待死吧。」手中那柄已然出了鞘的「三絕劍」便緩緩刺向東方天劍的心窩。

那柄「三絕劍」，距離東方天劍的心窩祇有二尺……尺半……一尺……半尺……三寸……一寸……

眼見東方天劍就要喪生於「三絕劍」下了。

突然，東方天劍就在最危急的一剎那間，翻了一個身，在險得不能再險的情況之下，避過了這致命的一擊。

一劍刺空，「毒玫瑰」白素貞立知有變，連忙退後了幾步。

原來剛才東方天劍被「毒玫瑰」制住的「痲穴」之際，便即刻運功衝穴，就在這個時候，東方天劍被制住了「痲穴」被衝開了，而避過了這一劍。

東方天劍把穴道衝開了，翻一個身之後便連忙站了起來，口中同時說道：「『毒玫瑰』，快把『三絕劍』及『天龍十八式』交還給我，咱們仍然可以交一個朋友。」

白素貞冷笑一聲道：「別賣狂了，東方天劍，你以爲衝開穴道之後，我便不能整治你麼，看劍！」話出，一招「順風打旗」隨之而出，直刺向東方天劍的心窩。

誰料這一招方才使出，東方天劍與毒玫瑰白素貞兩人均感一呆，白素貞更在一呆之間，加上兩分怒意和八分驚奇。

原來這一招「順風打旗」，招式雖然是打出了，可是却毫無勁道。

白素貞一呆之後，試微一運內力，竟然發覺全身內力均告消失於無形，而且腹下丹田，亦感微微作疼。

東方天劍在白素貞的臉色上看來，已然料到了三分，於是便大笑

了起來道：「怎麼樣？白素貞，還狠麼？」

毒玫瑰白素貞心知大勢已去，但仍不肯就此認栽，眼珠一轉，心底下便有了計較，立時把聲放軟了下來，道：「事到如今，還有甚麼可說呢！愛怎麼樣便怎麼樣吧！」

東方天劍笑聲一斂，道：「你眞的肯答應我嗎？」

白素貞道：「那有甚麼辦法？誰叫我現在功力盡失，這『三絕劍』及『天龍十八式』便交還給你吧！」說話間，果然把那兩件東西雙手奉上。

東方天劍不知其中有詐，便伸出手來接了去，當他雙手剛碰到了那兩樣東西之際，突然兩手脈門一緊，已然被毒玫瑰白素貞抓着了。

「毒玫瑰」白素貞功力已失，顯然不能以內力震斷東方天劍的經脈，但是脈門要害，只要稍有壓力，便感全身無力，東方天劍此際的感受，便是如此了。

白素貞抓着了東方天劍雙手脈門之後，又放開了東方天劍的右手脈門，以自己的右手，去點中東方天劍的「痲穴」。

東方天劍二度受制，不由憤怒異常，他剛才以爲白素貞功力無故而失，突然有利可收了，誰料却樂極忘形，又中了白素貞的詭計，二度受制於白素貞之手。

白素貞點了東方天劍的痲穴之後，臉色又轉冷淡，道：「怎麼樣，東方天劍，所謂『風水輪流轉』，正適合來形容我們兩個人此刻的情形了，是不是？」

東方天劍悻悻的道：「不用多說了，要殺就殺，快下手吧！以免夜長夢多，一會兒之後，說不定我們之間的形勢又要改變過來了呢？」

白素貞冷笑着道：「既然如此，你便閉目待死吧，我將會一劍穿進你的心窩裡，使你在渾然不覺之間，毫無痛苦地死去，那樣，你可以向我說一句多謝了吧！不過，你說與不說都是一樣，如今我不稀罕。」說完，手中的「三絕劍」便要刺進東方天劍的心窩裡了。

但，總算東方天劍的命不該絕。

就在「三絕劍」將要刺着東方天劍之際，一顆石子從門外飛了進來，正好打中在毒玫瑰白素貞手中的「三絕劍」，使得這一劍失去了準頭，刺在距離東方天劍一寸的地上。

東方天劍又再一次逃出了鬼門關。

跟着走進來的，竟然是剛才被「毒玫瑰」白素貞制了穴道之後而藏在那堆亂草後面的「玉面神龍」東方天池。

敢情東方天池乃是運用內力，衝開了穴道之後，便趕來這兒的。

當東方天池到達這裡時，見到這等情形，簡直感到莫明其妙，慌忙拾起一粒石子，向前便打。

東方天池當然料不到白素貞功力突失，更料不到這粒小石子，竟然能把東方天劍從鬼門關拖了回來，他發出這一顆石子的目的，只是想把「三絕劍」擊歪了，而使之不能刺中東方天劍的心窩而已。

東方天劍見到了東方天池來到了，急忙叫道：「大哥，快殺了這個賤人，她已功力全失，你不必怕她……」

東方天池截口道：「行了，不必再說了！」

轉向白素貞道：「白素貞，快把『三絕劍』及『天龍十八式』秘本交出，我可以放妳一條生路。」

「毒玫瑰」白素貞打量當前形勢，心知此際自己功力已失，絕不能再與人動手過招，便道：「當眞？」

東方天池道：「當然。」

白素貞道：「那你先讓我走出門口，我再把兩件東西拋給你，否則，我便把那本『天龍十八式』秘本撕碎了。」

東方天池雙眉緊皺沉思着：這樣子是否可行呢？

白素貞道：「你不必再想了，如今我功力已全失，不能使出輕功了，難道你對於追上一個功力全失的人信心也沒有了麼？」

東方天池一想也對，於是便道：「好吧！」

「毒玫瑰」白素貞便步出門外，她倒不怕東方天池會突然偷襲，因爲她深知東方天池的爲人，乃是一個光明正大的人，是不會幹出這等卑下的事情來的。

當「毒玫瑰」白素貞順利出到門外之後，也不失約，便把那「三絕劍」及「天龍十八式」秘本拋了進來，之後，轉身掉頭便走。

東方天池想把那兩樣東西拾起之際，豈料東方天劍的動作却比他更快了一步。

原來，剛才「毒玫瑰」白素貞在功力盡失的情形下去點制東方天劍的「痲穴」，力道當然不大，此際東方天劍已運功把穴道衝開了。

東方天劍在拾得「三絕劍」在手之時，即刻拔劍而出，同時往後一揮。

事發突然，東方天池便被這一揮而斬傷了右肩。

東方天池被東方天劍斬傷之後，大惑不解，連忙以左手掩住了右肩傷口，道：「二弟，你……你幹甚麼？」

東方天劍一步一步逼近東方天池，口中冷笑道：「幹甚麼，嘿嘿，對不起也要幹一回了，你以爲我會讓你回去把這件事告訴了別人

麼？」

東方天池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口中則道：「二弟，不要這樣，你以爲我會出賣你麼？」

東方天劍道：「那可難說得很。」

東方天池道：「不！我不會的，二弟，不，我不會的，你……不要這樣！」

東方天劍道：「不論你會或是不會，今天，你是死定的了。」

東方天池道：「二弟，你難道不顧兄弟之情麼？」

東方天劍道：「不！我並不是不顧兄弟之情，而是，你死總比我死來得好！」

這時，東方天池已退到了近牆那裡了，已經是退無可退，他道：「好吧！既然你認爲如此，我也不再多說了，我便成全你吧！二弟，你下手好了！」

東方天劍似乎料不到東方天池會這般說，聞言不由一呆。

這時，門外傳來了一個少女的聲音，道：「大哥、二哥，你們在幹甚麼？」

來者非別人，「玉女嫦娥」東方天英是也。

東方天劍聞言，雖然已知來人是誰，但仍然禁不住回頭看看還有沒有其他人一齊來。

就當他回頭一望之際，東方天池已然全身一縮，就地一滾，滾了出去。

東方天劍回頭一望，只見門外站着東方天英一人，立時放下心來，一見東方天池滾了開去，急忙一劍便往下刺去，可是一則東方天池滾得太快，二則東方天劍刺得突然，這一劍，刺空了。

東方天英直到這時才看見東方天池肩際傷口，只見東方天池所滾過的地方，流過了一條血綫，急忙上前扶東方天池站起來，口中則道：「二哥，你是瘋了麼？」

東方天劍道：「不錯，我是瘋了，今天，我索性把妳一起殺了。」話畢，仗劍衝了過來，向東方天池及東方天英兩人各攻出一劍。

也直到此際，東方天英才看清楚了東方天劍手中拿着的「三絕劍」，不由脫口道：「咦！『三絕劍』？二哥，你從哪裡找回了它，還有，那本『天龍十八式』秘本呢？」

這時，東方天池插口道：「那本秘本『天龍十八式』也在他懷中，三妹，你快想辦法，招呼一些人來再說吧！」

說話間，兩人向旁躲開了東方天劍攻出的兩劍。

東方天劍再也不打話，就像狂人一般，向東方天池使出了一招「童子朝凰」。

同一時間，東方天英已拔劍在手，此際仗劍刺向東方天劍背後靈台大穴。

此乃「圍魏救趙」之法，東方天劍如果不顧一切地刺向東方天池，那麼自己也得死了。

但是，東方天劍並無與東方天池同歸於盡的想法，急忙返劍向東方天英的長劍格去。

「噹！」一聲，東方天英手中長劍已然斷開兩截。

東方天劍砍斷了東方天英手中長劍之後，手中「三絕劍」隨即往下斬來。

東方天英連忙往後退去。

此時，東方天池已走出了茅屋之外，口中道：「三妹，不要留戀，快逃吧！」

東方天英聞言，往後一看，只見自己背後正對着一個窗戶，急忙轉身，穿窗而出。

由於東方天池與東方天英兩人所逃的方向不同，東方天劍不能兩個都追，於是，便棄東方天英而去追東方天池。

東方天池此際已逃出五丈開外，但由於右肩負傷，奔走速度不快，東方天劍在後狂追，已追近了兩丈左右。

東方天英從窗戶穿了出去之後，不見東方天劍追來，便繞到屋前，跟着東方天池的方向跟去。

他們此際一逃，一追，一跟，三人所去之方向，乃是長安城內。

當他們距離長安城尚有三里的地方時，東方天池便被東方天劍追着了，東方天劍在東方天池身後兩尺的地方，手中「三絕劍」便往前刺出。

東方天池向旁閃出了半尺，可是仍然避不開東方天劍這一劍。

東方天劍刺出的這一劍，刺中了東方天池左肩以下半尺地方，入肉一寸有多。

東方天池被刺中了一劍之後，便倒在地上，但他倒下時立刻向旁滾了兩下。

而東方天劍繼續刺出兩劍。那兩劍都是被東方天池的兩滾，避了開去。

這時，東方天英已趕到近前來，眼見大哥危急，便急忙向東方天劍攻出一劍。

東方天劍向旁閃了開去，同時反向東方天英攻出了一劍。

東方天英的武功本來就比東方天劍弱，再加上此際東方天劍在既急且怒情況之下出手，東方天英當然是抵擋不住了，這一劍，刺傷了東方天英的左臂。

就在這時，從長安城那一方面奔來了在「三劍堡」上作客三個多月的「冀東三雄」，三個結拜兄弟。

「冀東三雄」三人見了東方天池

、東方天英及東方天劍打作一團，由於他們剛才在「三劍堡」上知道了「毒玫瑰」白素貞擄劫東方天池這件事，便一同參與出來找尋「毒玫瑰」踪跡，此時見到這等情形，雖然感到莫明其妙，但也一同走近前來，打算先解救東方天英的危急再說。

東方天劍刺傷了東方天英的左臂之後，正待乘勝追擊，手中「三絕劍」便往東方天英的頭頂削落。

千鈞一髮之間，「冀東三雄」中之老大胡鐵虎，舉起手中精鋼刀，架向距離東方天英頭頂上只有尺高的「三絕劍」。

刀、劍相交之下，胡鐵虎手中鋼刀被「三絕劍」砍斷了一截長約三寸的刀頭。

而東方天劍亦禁不住的倒退了半步。

＊　＊　＊

原來，胡鐵虎的武功乃以一身橫練外功見長，其火候已達到第八重境界。

剛才胡鐵虎以刀架劍之時，已然運出了八成功力於手臂之上，是以東方天劍便禁不住被震退了半步。

而在同一時間內，「冀東三雄」中的老二丘金熊及老三仇天豹已分別把東方天池、東方天英扶起。

胡鐵虎以刀架劍之時，口中同時道：「二少堡主，有話好說。」

東方天劍剛才以劍砍向東方天英頭頂之時，不知突然有人以刀來架，是以才吃了一個虧，退了半步之後，已看清楚來人是誰，及至胡鐵虎說出那句說話之後，才含怒道：「哼！冀東三雄，本少堡主所作之事，不必你們來管，知機的快躲在一旁，否則，你們三人也要遭殃。」

丘金熊和仇天豹把東方天池、東方天英兄妹扶在一棵松樹旁邊，讓他們兩人兄妹倚着樹幹之後，也走近前來，此時老二丘金熊接口道：「二少堡主，話可不是這麼說，老堡主待我們恩重如山，少堡主及三小姐平日待我們無分彼此，此恩此德，我們是沒法忘記的，如果二少堡主要對大少堡主及三小姐不利的話，我們也祇好拚上了。」

東方天劍道：「你們三人眞是不肯退讓了嗎？」

從未出聲的老三仇天豹早已注意到東方天劍手中所拿的「三絕劍」了，此際，他突然插口道：「大哥，二哥，看二少堡主手中所拿的，不正是老堡主的『三絕劍』嗎？」

胡鐵虎與丘金熊被仇天豹這麼一說，也已看清楚東方天劍手中所拿的正是「三絕劍」，不由一同皺起了眉頭，東方天劍已然出手，只見他以一招「直搗黃龍」刺向老大胡鐵虎眉心，胡鐵虎應變也甚快速，慌忙往後一跳，退出了半尺，恰恰在這一刻，劍道已到之時避了過去，口中同時說道：「兄弟，齊上了！」

丘金熊及仇天豹兩人聞言之下，立時擺出了架式，三兄弟便成品字形地把東方天劍圍在中間。

東方天劍一劍刺不中胡鐵虎之後，立即改變方針，手中「三絕劍」向橫一掃，掃向仇天豹腰際，左脚同時向後一蹬，踢向老二丘金熊腹下丹田大穴。

仇天豹所使的兵刃乃是一副以精鋼打造而成的三節棍，他見到東方天劍這一劍使了開來，即刻以右手拿的一節鋼棍架出，以左手所拿一節鋼棍，擊向東方天劍右手拿着劍的手腕。

丘金熊所使的兵刃乃是一雙專門招呼人身穴道上的判官筆，他見東方天劍的左脚向後踢出，踢向自己丹田要害，立即往後跳出半步，那樣，即使東方天劍的左脚放盡，也不能踢及他的身軀了，而在後退半步之同時，右手的判官筆便點向東方天劍外踝上三寸動脈中的「大鐘」穴上。

如果三方面的招式使出，東方天劍固然能夠削斷仇天豹左邊的一節鋼棍，但他的手腕以及左脚的「大鐘」穴亦將受到重傷。

那知就在三方面招式快將要使出的一剎那間，東方天劍突轉了一個身，變成了面向丘金熊，背向仇天豹了，而同時，東方天劍的雙腿也已互換了位置，變得左脚踏在地上，而右脚則向前飛出。

東方天劍換招之快，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令得丘金熊和仇天豹兩人都呆了一呆。

正當兩人一呆之間，東方天劍飛踢出一脚已然着着實實地踢在丘金熊的面門，令得丘金熊向後退了四五步，血就從他的兩個鼻孔流出來。

原來，東方天劍剛才使出的一招，乃是「天龍十八式」中的一招——「玉虎旋風」。

「天龍十八式」變化無窮，主要是以一個「快」字爲基礎，東方天劍所使出的「玉虎旋風」就是變得極快，快得令人出乎意料之外，也正因爲如此，才會令丘金熊着了道兒。

而仇天豹的反應也極其迅速，在一呆之後，立即以右手的一節鋼條，點向東方天劍背後的「靈台」大穴。

就在那一節鋼棍距離東方天劍「靈台」穴只有二寸的時候，東方天劍又再度轉了一個身子，招式依然，右脚仍然踢向仇天豹的面門，結果，仇天豹的遭遇，便和丘金熊一樣了。

這一切，只是發生在電光石火之間，快得簡直已到了難以形容的

地步了。

不過丘金熊和仇天豹兩人雖然都受了東方天劍的一擊，都並未能致命，只是受了半重不輕的傷而已。

丘金熊及仇天豹兩人被踢得退出了四五步之遠，立時自己伸手點穴止血，之後，再加上老大胡鐵虎，四個人就在那裡打作一團。

東方天劍心想：必須要速戰速決，否則，如果再有其他人來到的話，那便後患無窮了。

是以他便不時使出了「天龍十八式」，企圖快快解決了這件事情。

眼看四個人如果繼續打下去的話，「冀東三雄」便不能在東方天劍手下應付三十招，即是說「冀東三雄」在三十招內，一定落敗。

在一旁的東方天池、東方天英兄妹兩人，在被丘金熊和仇天豹兩人扶到松樹旁之後，立即開始包紮傷口，當丘金熊及仇天豹兩人分別受傷於東方天劍的腳下時候，兩人已經把身上的傷口包紮好了。

在東方天英包紮傷口之後，立即伸手入懷中，拿出一物，往上面拋。

東方天池見此情形，問道：「三妹，幹甚麼？」

東方天英一面注視三丈以外打得極爲激烈的東方天劍及「冀東三雄」，一面便道：「通知爹爹。」

東方天池疑惑道：「通知爹爹？」

東方天英皺眉道：「是的，剛才爹爹交給我兩枚信號彈，吩咐我如果遇到『毒玫瑰』白素貞的話，便放出一枚。」頓了一頓，又道：「大哥，能動手麼？」

東方天池道：「勉强可以，妳問這個幹甚麼？」

東方天英道：「看，『冀東三雄』似乎已不敵了，我們上前幫助他們如何？」

東方天池點點頭道：「好的，但，劍只有一把！」

東方天英把自己手中的長劍遞給東方天池，又在靴中抽出兩把短匕出來，分別握在雙手之中，兩人便緩緩走進了戰圈。

東方天劍看到了東方天英發出訊號，知道是招呼援兵到來這兒，於是心中一急，下手更疾，及至東方天池、東方天英兄妹兩人加入戰圈之後，局勢才稍稍緩和了下來，但東方天劍的一方面，依然是佔盡上風，六個人戰在一起，戰了半盞茶時光，眼看「冀東三雄」、東方天池、東方天英這一方面，在三五招之間便要落敗的了。

突然，從長安城方面又奔來了一個面相威猛的中年人，此非別人，正是威震武林黑白兩道的長安「三劍堡」堡主，「三絕劍」東方雄是也。

「三絕劍」東方雄走近前來，見到眼前的情形，又見到了東方天池左肩及東方天英右臂均已受傷，更見東方天劍手中拿着使自己成名的兵刃「三絕劍」，已經明白到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在距離打鬥地方約有三丈之外，便猛然喝道：「大家都停手！」

東方天劍聽到東方雄大喝之聲，即時臉上變色，慌忙回頭向南落荒而逃。

而東方雄見到東方天劍回頭便走，立即又喝道：「畜牲，站住！」

東方天劍頭也不回，發足狂奔。

東方雄見東方天劍並未停下來，立時一揮手，道：「追！」聲發足隨，一個「追」字出口，便當眞向着東方天劍逃之方向追去。

東方天池、東方天英兄妹兩人及「冀東三雄」等五人聞言，也自發足狂追而去。

一逃六追，眼看東方天劍這一回一定逃不脫的了。

却不料東方雄等六人追出了里許之後，眼前突然出現了三叉路口。

東方雄當然是知道三叉路的每一條路徑通向那裡的。

在三叉口前，六人停了下來，東方雄在懷中拿出兩枚訊號彈出來，一枚交給了「冀東三雄」中的老大胡鐵虎，吩咐道：「胡鐵虎兄，你拿住這枚訊號彈，向左邊通向韋曲那條路追去，如果遇那畜牲便即刻發出那枚信號，通知我們。」

胡鐵虎應了一聲，便帶同丘金熊、仇天豹三人向左方追去。

東方雄又把另一枚信號彈交給東方天池，吩咐道：「天池，你也拿着這枚信號彈，往右邊通向『興教寺』的那條路追去，如果見到那畜牲，便把它拋上天空，通知我們。」

東方天池也答應了一聲，接過那枚信號彈和東方天英兩人往右邊追去了。

東方雄本人，待東方天池及東方天英向右邊那條路追出之後，自己也由正中一條通向「牛頭寺」的路追去。

這裡，東方雄犯了一個大意的錯誤，那便是，他忘記了今晨拿給了兩枚信號彈給東方天英，東方天英祇用了一枚，如今，他把僅有的二枚信號彈都給予胡鐵虎及東方天池每人一枚，那麼東方天英及東方天池每人都有一枚了，但他兄妹兩人却只須一枚，而東方雄自己呢？在須要用時而沒得用，也正因爲犯了這個錯誤，而以致連自己性命也給丟了。

偏偏東方天劍是逃向正中一條路的，「冀東三雄」及東方天池兄妹兩人，當然是追不出甚麼名堂來了。

而東方雄追向正中一條路，則算是追對了。

牛頭寺，距離長安城約有五里左右，平時香火頗爲旺盛。

東方雄就在追到牛頭寺前的一片空地上發現了東方天劍的踪跡。

東方雄見到了東方天劍之後，立時伸手入懷中，打算發出信號彈，通知冀東三雄及東方天池兄妹等人到來，但手才伸入懷中，才發覺沒有了信號彈。

當時，東方雄尚未在意，心中暗忖道：「信號彈既然沒有了，倒不如先把這畜牲收拾下來再說吧，否則追丟了人，却是徒勞一場了。」

念頭才了，大喝一聲：「畜牲，快快把『三絕劍』交還爲父，那麼爲父尚可念及父子之情，饒恕你這一回，否則，爲父便宰了你！」

敢情，東方雄此際已然急怒攻心了，否則，却爲何語無倫次，才喊得一聲「畜牲」，底下又連二句「爲父」。

却說當時，東方雄一面大聲呼喝，腳下已然加快速度追近了東方天劍，就在東方天劍身後只有三尺外，手起掌落，一掌就劈向東方天劍的頂門。

東方天劍見老父追近前來，竟然不知還手，只是向旁閃開了半尺，剛好避過了東方雄這一掌，這是人的天性，也可以說是人的弱點，縱是一個大奸大惡之徒，只要他見到了自己的父親，都不由自主地從心中發出三分忌憚來。

東方雄見他並未還手，以爲他尚有一點天良，當下收招凝立，道：「聽到我剛才所說的話麼？」

東方天劍囁嚅着說道：「你……你別逼我……別逼我……」

東方雄聞言，大怒道：「甚麼？別逼你？你說叫我別逼你，那是從何說起，我叫你把『三絕劍』及『天龍十八式』秘本交還給我，那算是逼你麼？豈有此理，反了，簡直是反了！哼！」

東方天劍聽而不聞，依然重覆着說道：「不，不……你別逼我，你別逼我！」

東方雄說得一聲：「豈有此理！」便使出一招「漁郎問津」，右手已抓向東方天劍右肩，左手同時抓向東方天劍握着「三絕劍」的右手脈門。

東方天劍依然不還手，只是向後飄退三尺，一面退，口中同時說道：「如果你再……再逼我，那我……那我可要還手了！」

東方雄踏前一步，依然是使出剛才的那一招「漁郎問津」，口中怒道：「如此好極。」

這一回，東方天劍果然不再閃避了，只是左肩微側，避開了東方雄抓來的右手，自己右手，則舉起經已出鞘的「三絕劍」來，揮向東方雄的左手。

東方雄口中說道：「眞的反了！」手下並未停留，抓空了東方天劍左肩的右手，立時變招，劈向東方天劍的頸際。

所謂：「知子莫若父」，同樣道理，兒子又何嘗不是清楚自己父親的武功如何？

父子相鬥，是最妙不過的事情了。

父子兩人一動上了手，便見招化招，逢式拆式，打得勢均力敵，眼看不打上一二百招，是不會分出勝負的。

但，出乎意料之外，兩人的打鬥在第五十三招頭上，便分出了勝負來了。

勝利的是東方天劍，敗的一方當然是東方雄了。

東方雄之敗，是慘敗，經過這一次打敗之後，東方雄便永遠不能再參與別的打鬥了。

何以呢？原來，在第五十招上，東方雄出的是一招「霸王穿梭」，右手指伸直，掌心向地，掌背向天，直插向東方天劍的丹田要穴上，東方天劍早已拔出了「三絕劍」來，此際見此情形即刻把「三絕劍」向下揮來，削向東方雄的手腕，東方雄右手招式不變，左腳却同時向上踢出，踢向東方天劍的右腕。

這一招如果雙方都使老了的話，東方天劍一定吃了大虧的。

東方天劍却仍然是原式不變，但左手却高高舉起，拍向東方雄的頂門。

東方雄慌忙改使一招「霸王擧鼎」，右手改爲手背向地，掌心向天，迎向東方天劍拍下來的左掌，同時左腳也已踏實在地，東方天劍原式不變，於是，兩掌便對擊起來了。

東方天劍的內功，本來就比東方雄强了幾分，但此際不知何故，雙掌一按之下，東方雄並無損傷，可是東方天劍却被撞得血氣翻騰起來。

東方天劍皺眉暗忖道：「爲何今天如此不濟？不行，如果打下去，我非敗無疑，不如乘機逃走了吧！」

一念方畢，回頭便走。

東方雄叫聲道：「畜牲別走！」發足便追，東方天劍走出了幾步，突然回過頭來，手中的「三絕劍」刺向東方雄的心窩。

這一劍，東方天劍雖然刺出突然，但東方雄何等樣人，要避過這

一劍，還不容易麼？

豈料就當東方雄正想側避來劍之當兒，在東方雄左邊身旁約五丈開外的一叢亂草之中，突然精光一閃，飛出一柄長約六寸的短劍來，這柄短劍的來勢既勁且快，而且劍尖兒微泛藍光，分明是餵過劇毒的。

東方雄正在全神貫注應付東方天劍，乍聞劍刄嘶空之聲，霍然一驚，慌忙把身子一扭，但由於這柄短劍來得太突然，東方雄縱然是身子一扭，但仍然避不過去，被這柄短劍刺中了左腰，入肉將近四寸之深。

東方雄被這柄突然而來的短劍刺中之後，渾身一震，連東方天劍刺來的一劍，也避不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東方天劍顯然不知道自己父親已然在左腰際中了一柄短劍，他認為這一劍，東方雄是絕不會躲避不開的，是以沒有收招，這一劍依然向前刺出。

在快如流星的一刹間，東方天劍手中的「三絕劍」已然刺中了東方雄的心窩以下三寸的地方，而且在前面刺了進去又在背後穿了出來，東方天劍再也料不到，自己驟然轉身發出的一劍，會端端正正的刺中了東方雄的。

是以，他便呆了一呆，在一呆之後，他見到了刺在東方雄左邊腰際的短劍，而在那柄短劍剛剛映入東方天劍眼簾中之當兒，自那叢亂草之內，却突然傳出了一陣陰惻惻的笑聲，同時，從那叢亂草之中，走出一個人來。

東方天劍聽到那陣陰笑之際，便向後退了三步，同時又轉臉向那人望去。

東方天劍向後退了三步，但聞得東方雄身子倒向在地上「砰」的一聲，但他却沒有回頭看，只是打量着那個從草叢中走出來的人。

只見那人年約五十六、七，身穿一套文士裝，身形壯健，滿臉邪氣，尤其是那雙眼睛，宛如鬼魅一般，噫！是一個典型的奸相。

東方天劍見到那人步出的方向，已然明白到那柄短劍便是此人所發，是以他立時大喝道：「你是誰？」

那人依然陰惻惻地笑着，一面向這邊走來，一面說道：「俺『黑熊』歐陽乾是也。」

東方天劍聞言一震，他當然知道「黑熊」歐陽乾這個人，而且知道自己父親是如何與「黑熊」歐陽乾結下樑子的。

「黑熊」歐陽乾報出了自己名號之後，已走到東方雄之前，他指着那柄「三絕劍」問東方天劍道：「這一把便是『三絕劍』了麼？」

東方天劍怒道：「是又如何？」

「黑熊」歐陽乾道：「如何？嘿嘿，如果這柄便是『三絕劍』的話，那麼，從此它便屬於我『黑熊』歐陽乾之物了。」

話間，伸手握着插在東方雄身上的「三絕劍」的劍柄，便要將之從東方雄的身子內抽了出來了。

東方天劍見此情形，怒喝道：「你敢？」手下同時使出一招「夜叉探海」，右手猛抓歐陽乾伸出來抽「三絕劍」的右手手腕。

「黑熊」歐陽乾見東方天劍已然動手，正中下懷，立刻縮回右手，左掌則擊向東方天劍天靈穴上。

東方天劍右手向上架格「黑熊」歐陽乾的左掌，左手同時伸出食中兩隻手指，插向歐陽乾雙目。

歐陽乾說聲：「來得好！」立即改使一招「金龍戲水」，右手格開東方天劍插向雙目的左手，東方天劍也自改使一招「鷹手爪」由下向上，抓向歐陽乾的面門，歐陽乾又改以一招「猛虎伏地」避過東方天劍這一招，雙掌同時向前推出，推向東方天劍的前胸，東方天劍雙手向下一分一格，使的是一招「飛龍分水」。

就這樣「黑熊」歐陽乾及東方天劍就在那裡打得異常激烈。

論形勢，表面上是勢均力敵，但實則上，乃是「黑熊」歐陽乾佔着上風。

何解？這一點就連東方天劍也感到莫名其妙了。

原來，此際的東方天劍但覺腹內丹田要穴上，有一股特異的外力侵襲，使得東方天劍的內力大大的打了折扣。

一旁倒在地上的「三絕劍」東方雄，雖然身中兩劍，而且其中的一把短劍還染上劇毒的，但他仗着一身內力修為，此際尚未斷氣，他見到東方天劍奮力抵抗「黑熊」歐陽乾，他便盡最大的努力，向東方天劍道：「劍兒……你……要代我……代我報仇……」

東方天劍一面奮力抵抗，一面答道：「我知道了，爹，你放心吧！」

東方雄實在料不到，他自己竟然能夠在臨死之前，聽到自己認為叛逆了自己的兒子，說出這句話來，此刻他的內心實在感到十分後悔，他並不後悔自己追殺東方天劍而被人暗算，而是後悔自己不相信那本來並非有意背叛自己的兒子。

刹那間，他實在感慨萬千，他想起了自己行俠一生，竟然不得善終，落得如此下場，他又想到自己辛苦經營出來的基業，是不是會因為自己的一死而毀於一旦。

但是，時間上不容許他多想了，因為，在那柄短劍之上所染的劇毒，已然漸漸循着血液、流到了他的心臟。

其時，東方天劍已然敗象漸現了，東方雄見此情形，遂不顧一切地奮力抽出了那插在自己心胸以下的「三絕劍」，拔了出來後又把它向東方天劍拋去，口中同時說道：「劍兒……接劍。」

東方天劍聞言，連忙退後數步，飛身接劍，但「黑熊」歐陽乾豈能讓他如此從容得手？遂也跟着飛身而上，同時，又發出一掌擊向東方天劍。

東方天劍身在半空，無法着力去閃避這掌，便只好也發出一掌，拍向「黑熊」歐陽乾擊來的一掌。

兩掌相擊之下，東方天劍被震退幾步，同時血氣急湧，噴出了一口鮮血來。而「黑熊」歐陽乾則被震退了四步，胸中血氣翻騰，但却並未有噴出血來。

就在雙方均被震退的當兒，空中的「三絕劍」也已着地。

「黑熊」歐陽乾與東方天劍兩人被對方震退之後，立即運氣調傷，在「三絕劍」着地之時，兩人便一同撲向地上，去搶那「三絕劍」。

由於「黑熊」歐陽乾是被東方天劍震退了四步，是以他便先一步搶到「三絕劍」，但當他的左手已握着了「三絕劍」的劍柄，正想把「三絕劍」提了起來之際，東方天劍也已撲到，他連忙以左脚踏實「三絕劍」的劍身，右脚同時飛出，踢向「黑熊」歐陽乾的面門。

「黑熊」歐陽乾那甘示弱，立時舉起左手，抓向東方天劍的足踝。

東方天劍右脚、右手同時伸出拍向「黑熊」歐陽乾的頂門。

「黑熊」歐陽乾無奈，只得在地上一滾，避過了東方天劍這一拍。

東方天劍一掌拍空，但却沒有收回那一掌，仍然向下拍去，不過他以最快的速度，改拍為抓，抓向「三絕劍」劍柄。

「黑熊」歐陽乾一滾出去之間，東方天劍已然一把將「三絕劍」搶到手中，歐陽乾只好連忙拔出那繫在腰間的軟兵刄出來。

＊　＊　＊

原來「黑熊」歐陽乾所拔出來的，乃是柄長約三尺，寬僅兩指的軟劍。

東方天劍見到了那把軟劍之後，不由脫口叫道：「天雲劍！」

「黑熊」歐陽乾陰笑道：「不錯，天雲劍，老『劍譜』內排名第八的天雲劍。嘿嘿，小子，知機的快把『三絕劍』放下，咱可放你走路，否則，你別指望了，你已受了內傷啦！」

東方天劍怒道：「廢話，接招！」招隨聲發，使出「三絕劍」的一招「喜鵲飛空」，衝近了「黑熊」歐陽乾身前，刺向他的「人中穴」。

「黑熊」歐陽乾早已運足了內力於那柄「天雲軟劍」之上，使它由軟變硬，此際見東方天劍已然發指，當下不敢大意，連忙改以一招「籐籮掛空」，劍身自下猛然橫接東方天劍的「三絕劍」。

就這樣，兩人便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打鬥，東方天劍雖手中有着「三絕劍」，但吃虧在內力稍弱。

「黑熊」歐陽乾剛好相反，他勝在並未受到內傷，但却吃虧在他的兵刄之上，「天雲劍」比東方天劍的「三絕劍」略差幾籌的，一旁倒在地上的東方雄在奮力把「三絕劍」拋出之後，已然奄奄一息，但他見到東方天劍奮力與「黑熊」歐陽乾周旋，內心也感到一絲安慰，遂以手點血，在地上寫了幾個字：「劍兒並非忤逆子，黑熊才是正兇徒。」寫完了這幾個字之後，便魂歸極樂天界，死了。

東方天劍與歐陽乾兩個人在那裡惡鬥，打得天昏地暗，「黑熊」歐陽乾在第三十二招頭上，使上一招「撥霧尋幽」刺傷了東方天劍的左肩，而東方天劍則在第三十八招上，使出一招「鳳凰點頭」點傷了「黑熊」歐陽乾的右臂。

到第四十二招，「黑熊」歐陽乾又以一招「仙人畫圖」割傷了東方天劍的右足。

第五十四招，「黑熊」歐陽乾又使出一招「白猿獻菓」，刺傷了東方天劍的左臂。

第五十八招，東方天劍一招「金針暗渡」，砍傷了「黑熊」歐陽乾的左臂。

由第六十三招開始，東方天劍便使出了東方雄生前仗以成名的「天龍十八式」，向「黑熊」歐陽乾展開了一輪猛攻。

「黑熊」歐陽乾雖是武林中之一流高手，但由於「天龍十八式」實在太過厲害，是故他被攻得一個措手不及，身上立時出現了七處傷痕，但東方天劍却也在身上添了三道傷口。

也許是「黑熊」歐陽乾氣數已盡，或許是「玉面飛虎」東方天劍命不該絕，眞可能是「三絕劍」東方雄死後顯靈吧！

此時，東方天劍雖已使出了絕學「天龍十八式」，但東方天劍却覺得使出一式劍招之後，內力便自弱了一分，直至最後，一招「內閉鴻門」雖是使了出來，但却毫無勁力，就好像剛才「毒玫瑰」白素貞的突然內力全失一樣，東方天劍也突然不由自主間，全部內力消失了。

這情形，「黑熊」歐陽乾看在眼中，當然猜到了一個大概情形了。

在東方天劍使完了「「天龍十八式」最後一招「內閉鴻門」之時，「黑熊」歐陽乾便退後了五尺，同時陰惻惻的笑道：「怎樣了，東方天劍

，如今你可死得瞑目了吧！看我的。」

語畢，便使開架式，打算也施展出自己絕招「天雲劍法」來。

突然在來路上出現了六個人。

從這六個人的輕功身法上看來，這六個人一定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他們剎那間，便走近了東方天劍與「黑熊」歐陽乾的打鬥場所內。

來人是四男二女——「冀東三雄」中的老大胡鐵虎、老二丘金熊、老三仇天豹、「玉面神龍」東方天池，以及「玉女嫦娥」東方天英「翠鳳女俠」金玉娥。

六人見到眼前情況後，「冀東三雄」及東方天池立即加入戰圈，圍攻「黑熊」歐陽乾，「翠鳳女俠」金玉娥與「玉女嫦娥」東方天英則抱着「三絕劍」東方雄的屍體痛哭不已，她們畢竟是女流之輩，感情自然是脆弱非常。

當「冀東三雄」及東方天池加入戰圈，圍攻「黑熊」歐陽乾之後，「黑熊」歐陽乾頓時變得只有挨打的份兒了，狼狽不堪。

「黑熊」歐陽乾是何等樣人，眼見此際情形，立知自己處於不利之勢，遂一再加緊防守，一面尋隙欲逃。

但在五人圍攻之下，那能被他輕逃得脫！況且剛才與東方天劍相鬥之下，已受了幾處劍傷，故而在第二十八招中，東方天池以一招「寒芒沖霄」刺中了他的背部，繼之，是「冀東三雄」中老三仇天豹以一招「蜻蜓點水」，左邊所拿的一節「三節棍」點中了他的後腦，然後，老二丘金熊右手的判官筆使一招「毒蝎反尾」點了他的背後「靈台」大穴，而同時「黑熊」歐陽乾也找回了本，因為在東方天劍以一招「丹鳳展翅」刺中了他的頸際之時，他亦以一招「金人獻劍」刺進了「冀東三雄」中的老大胡鐵虎的心窩，使得胡鐵虎當場氣絕身亡。

「黑熊」歐陽乾身上連受了三處重傷，在鐵虎嘶氣之時，他也歸西去了。

於是，一場惡戰就此結束了。

「黑熊」歐陽乾和胡鐵虎一同死後，東方天池及東方天劍也自走到東方雄屍身之前，抱頭痛哭起來。

而仇天豹與丘金熊兩人則擁着胡鐵虎的屍身，也自痛泣不止。

所謂：「英雄有淚不輕彈，祇因未到傷心處」。

此際場中，除了金玉娥及東方天英兩個乃是女流之輩外，東方天池、東方天劍、丘金熊、仇天豹四個男人，何嘗又不是英雄好漢！但他們此際也不禁流出了英雄眼淚！

六個人痛哭了一會兒之後，東方天劍突有所動作，只見他突然舉起手中「三絕劍」，往頸間便刺。

東方天池立時伸手握住東方天劍的右手，阻止他自殺的行為，說道：「二弟，你在幹甚麼？」

東方天劍一面掙扎，一面悲憤欲絕的道：「我不是人，我也不是你的弟弟，你……你不要阻止我，讓我死了吧！」

東方天池正待出言相勸，金玉娥却已哽咽地道：「天池，你們不要阻止他，讓他……讓他一死以贖罪吧！劍兒，在你未死之前……為娘要向你說兩句話，你再勿激動，你聽我說完之後，再……再自殺也不遲！」

東方天劍聞言，果然立刻停止掙扎，同時說道：「娘親……有甚麼事，可是先罵我一頓麼？」

金玉娥道：「不！如今我縱是把你罵得狗血淋頭，又有何用呢？我……只不過想為你加上兩句評語而已。」

頓了一頓，又道：「你可知道麼，那柄『三絕劍』得名的原因，乃是因為這把劍的劍鋒絕、劍招絕，劍鞘更絕的原因，可是當它到了你手中的時候，它便成了父母絕、友絕、兄妹絕了，你不但想殺了你的大哥、三妹以及『冀東三雄』以遂你的滅口之慾，你還親手殺死你的父親，雖然你父親是因為先中『黑熊』歐陽乾所發出的毒劍，但歸根到底，你是難辭其咎，如果你不是貪圖美色而盜去了你父親『三絕劍』以及『天龍十八式』秘本，那就不會弄到如此下場了。」

東方天劍早已泣不成聲了，此時道：「是的，娘親，孩兒知錯了，你便叫大哥他把我放開，讓我自絕以謝爹爹他老人家吧！」

這時，東方天池却接口道：「不，二弟，現在就算把你五馬分屍，那對於死了的爹爹，又有何益處，倒不如留下有用之軀，做一些有益眾人的事情吧！那樣，對於泉下的父親，也許會有多少的安慰呢！」

東方天劍激動地道：「可是，大哥，天下中人，又有誰會饒恕我這個叛逆不孝的人呢？況且，我已功力全失，對於武林之中，又能夠做出一些甚麼的事情來呢？」

東方天池道：「話不是這樣說，你消失了的功力，可以慢慢的復原的，你又何必……何必如此呢？」

東方天劍道：「大哥，我十分多謝你對我的關懷，但我縱然不死，也要在爹爹的墳前守孝五年，才能使我心情稍得安慰，大哥，三妹，娘親，你們可以成全我麼？」

金玉娥道：「你既有此心，我們又憑甚麼來阻攔你呢？」頓了一頓，轉向丘金熊道：「丘兄你且和你三弟仇兄兩人回到『三劍堡』去，

把這些事情告訴大家和夫人，說我們在『牛頭寺』後等候他們，把堡主安葬在那裡。」

丘金熊和仇天豹答應了一聲，應命而去，回到「三劍堡」去通知各人不表。

且說在丘金熊和仇天豹兩人離去之後，東方天劍便抱起了東方雄的屍身，東方天池抱起了胡鐵虎的屍身，一行四人兩屍，便往「牛頭寺」後的空地上走去。

途中由金玉娥把一樁秘密說了出來，原來，這是一件不為人知道的秘密，「三絕劍」的得名，乃因它具有了「劍鋒絕、劍招絕、劍鞘更絕。」

「三絕劍」的劍鋒之利，自然是無可置疑的，至於劍招，在「三絕劍法」之中只有三招，而每一招却含有六式，而每一式中都含有六個變化，即整套「三絕劍法」中共有一百〇八個變化了。

在每一招的最後一式，可以說是整套「三絕劍法」的精華所在，但在東方雄一家人所習的「三絕劍法」中却失傳了那最厲害的三式劍招，因而不能把「三絕劍法」發揮得淋漓盡緻了。

以上兩點，武林中有大部份人是知道的，秘密就在最後的一句：「劍鞘更絕」上面。原來三絕劍劍鞘的表面，染有一層極有效的「散功藥粉」，平時，東方雄在使用這柄「三絕劍」的時候，都帶有一副羊皮手套的，所以他從未染上那些「散功藥粉」，這一個秘密，除了東方雄本身之外，就只有金玉娥一個人知道。

＊　＊　＊

「毒玫瑰」白素貞當初在「三絕劍」到手之時，欣喜若狂，所以她也沒有發覺有異，而在不自覺間把全身功力喪失於無形。

東方天劍較為幸運，他在「三絕劍」到手之後，所拿的地方也恰好是「毒玫瑰」白素貞曾經拿過的地方，當時「毒玫瑰」白素貞已把那地方的「散功藥粉」染上了大部份去，只剩下了一小部份，所以東方天劍散功較遲，否則，他便很輕易的會死在東方雄的手中。那麼，東方雄亦不會中了短劍，後被東方天劍加上一劍，在重傷之下而死的。

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冥冥之中，上天早有安排了。

＊　＊　＊

「牛頭寺」後，多了兩座墳墓，那是在一日之前尚且受武林黑白兩道人物所景仰的「三劍堡」堡主「三絕劍」東方雄和胡鐵虎的墳墓。

墳墓是由一天之前尚且極其好色，如今却萬念俱灰，決心改過自新的「玉面飛虎」東方天劍自己提出的要求。

在「三絕劍」東方雄剛好下葬完畢之際，接獲丘金熊及仇天豹通知的「三劍堡」內之一干人等，也已趕到，他們各自先在「三絕劍」東方雄墳前拜了三拜，然後又向「冀東三雄」之老大胡鐵虎的墳前拜了一拜，才帶着沉重的心情散去了。

兩天之後，在這兩個墳的旁邊，多了一間草草搭成的茅屋，那便是許了諾言要在東方雄墳前守孝五年的東方天劍的居處。

之後，每一天裏，東方天劍除了吃、喝、睡覺之外，他都把其他時間寄託於料理墳墓以及回憶往事兩件事之上。

是誰害了這個年輕有為的人？是愛？是恨？還是色？是慾？抑或是他自己……這有待各讀者自己評判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蕭丹回到無名山莊正了莊主位，鹿杖翁任了總管，齊女醉心奇門神功，在莊中苦練，蕭丹不予騷擾，一切安排妥當，獨自又扮成少年郎下山去。蕭丹心中掛念金鳳姑娘與胡大哥，來到金鳳鏢局竟不見人，蕭丹又去與修水利的淮河之地尋找。途中聽聞有個煙花女丹孃，為戀蕭郎，其情堅貞，洗淨鉛華等蕭郎隱居莫愁湖畔，蕭丹認為曾為情俠怎能不管，因而趕去莫愁湖……



丹孃

情俠希夷故事

文／巴人
圖／可飛

火燒梨花院　巧取不義財

一個姑娘站了起來，自是滿面風塵之色，也打起鑼來。

便聽那漢子唱道：「一面銅鑼響噹噹。」

那姑娘歇了鑼，也接口唱道：「五湖四海訪賓朋。」

那漢子也歇了鑼聲，唱道：「北京好耍北京走。」

姑娘又接口唱道：「南京好耍南京遊。」

却見那坐着的姑娘跳了起來，好矯捷俐落的身段兒，從那坐着的箱上，一個鷂子翻身落在場中，美妙之極，那圍觀的人登時拍掌喊起好來。

只見這姑娘啓朱唇，展嬌聲，說道：「且慢，這六朝金粉的金陵古城，不就是南京。」

那打鑼的姑娘說：「果然龍盤虎踞，巍巍石頭城，山川綿延。」

漢子裝着一怔，說：「這麼說，姑娘，咱們來到了貴碼頭。」

那場中三人，走馬燈兒一般轉了起來，打鑼的姑娘接口說道：「不怪場中盡是老師傅。」

那飛落場中，膚色雖然黑了些兒，但面目其實嬌俏的姑娘，恰好轉到蕭丹身前，嘿！竟衝着她一笑，眼波轉，敢情眼兒更媚，說：「還有王孫公子……」

好快的身法，本在繞着場兒轉，似風擺柳，身子兒一斜，便已湊近了蕭丹耳邊，喲了一聲，說：「還有俏郎君。」

話聲快如連珠，更像珠落玉盤，而且更低得只有蕭丹一人才能聽到，簡直就是耳語。

蕭丹嘻嘻一笑，眼兒亮了，更快，快得竟像不曾動彈過一樣，在那姑娘的臉蛋兒上擰了一下。

走江湖賣藝的姑娘，竟有這麼好的身手，端的罕見，但蕭丹却毫不以為奇，皆因她想到齊女，那齊女，可不也是走江湖賣藝出身，若與這姑娘相比，不是更快捷，更美妙，怎會以為奇。

雖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稠人廣衆的眼前，但兩人乍合倏分，除了她身邊的少年一聲呵呵，竟無人見到。

早聽那漢子又接口道：「這麼說，咱們豈不是遇到了貴人？」

那漢子不再轉了，放下銅鑼，在場中一站，抱拳向四處拱了拱手，說道：「我兄妹三人，流落江湖，來到貴寶地，放眼皆是老師傅、大貴人……」

那嬌俏姑娘向蕭丹瞟了一眼，說：「還有公子小相公。」

那漢子繼續說道：「只因缺少了盤纏，有道是：吃飯要飯錢，住店要店錢，我兄弟却又無一技之長。」

打鑼的姑娘也在那漢子身邊一站，接口說道：「只會兩手莊家把式。」

漢子便道：「說不得，在老師傅面前獻個醜。」

「搏老師傅們一笑。」

「老師傅們一高興，說不定就賞咱們兩個盤纏。」

那嬌俏的姑娘也在漢子另一邊一站，不但又瞟了蕭丹一眼，而且還抿着嘴兒一笑，說：「說不定，人家小相公，會賞咱們兩個金錠兒。」

蕭丹一怔，今日她給了鴇兒兩個金錠兒，怎會這麼巧？却不自覺伸手入懷，才想起別說金錠兒了，連一個銅錢也沒有，眼珠兒一轉，便退了一步，退到自稱情俠希夷的少年身邊。

只聽場中那漢子又道：「姑娘們，那還等甚麼，打起鑼來。」

那年長些的姑娘便又打起鑼來，一面隨同那漢子退到箱子前面。

場中只剩下那個嬌俏的姑娘，手兒一拱，立即丟開把式，走了一路拳，竟眞還不是花拳繡腿，只見她，龍女拜觀音，霍地金雞獨立，倏地一滑步，身子兒一矮，便已是雁落平沙，似風擺柳柔中勁，哪吒鬧海鬼神驚，鳳凰展翅翩躚舞，影迷芳踪現繽紛。

原來這姑娘雖勁裝衣樸素，但走起拳來，衣袂飄飄，霓虹彩帶飄捲，美妙之極，簡直成了霓裳羽衣之舞，只有大行家才看得出來，不是繡腿花拳，輕盈柔媚之中，其實剛勁之極。

那姑娘已收了拳脚，再又是龍女拜觀音，半晌，那四外的觀衆，才轟然喝起好來，更是掌聲雷動。

蕭丹可瞧得眼兒也直了，不料這老江湖賣藝的姑娘，竟練得好一手五行迷踪拳，顯然還未曾盡情施展，她看得出來，這姑娘脚下之靈巧輕快，若盡情施展，必會化出無數人影，必似無數彩蝶舞空。這才明白，姑娘雖勁裝衣樸素，却繫了一條霓虹彩帶了。

那漢子已走了出來，拱了拱手，手中却多了把寶劍。道：「小妹子獻醜了，還請老師傅們多多指教。」

隨把手中劍遞給那姑娘，道：「既然各位大爺賞臉，別歇着，再走一路劍法，搏各位一笑。」

隨又把手一拱，道：「只不過這場子窄小，劍可沒眼睛，請各位後退一點。」

那觀衆紛紛後退，蕭丹心想：這姑娘劍功必不及她的拳脚功夫了，哼！若要擇寬敞的地方才能施展，那還成甚劍術，又能高明到那裡去。

啊！那姑娘竟像知道她心裡想甚麼似的，本是向四外的觀衆抱劍為禮的，那一雙眼兒却落在她身上，就不再轉了，呔！這是甚麼意思，那姑娘竟對她挑了眉兒。那嬌俏的鼻哥兒，竟對她皺了一下，可知也對她哼了一聲，那自是沒哼出聲來。

蕭丹也隨衆退了一步，有意却又似無意，撞了那少年一下。

少年一咧嘴，因為蕭丹竟重重地踩了他一脚，還眞是踩痛了，蕭丹慌忙扶住了他。

場中那姑娘早已丟開架式，舞起劍來，蕭丹的眼兒可直了，而且瞪得大了。

因為那姑娘一劍緊似一劍，眞個是：一舞劍氣驚四方，觀者為之色膽喪，天地也為之久低昂，只見她：耀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凝清光，可不是那姑娘已收住劍了，那越聚越多的圍觀羣衆，少說已有三兩百人，竟然鴉雀無聲，好半晌，才轟然叫起好來。

蕭丹竟忘了鼓掌叫好，瞪着那姑娘，瞬也不瞬，因為那姑娘也正在瞧她，現在是抿着嘴兒一笑，一笑嫣然。

蕭丹的眉兒再揚不起來了，着實驚訝，她也是使劍的，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姑娘還及不上齊女，但在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其實已罕見。

只見那漢子已走進場中，從姑娘手中接過劍去，却把銅鑼塞給她手中。

正不明白這是做甚麼，那漢子已又抱拳環揖，朗聲道：「多謝了，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謝各位賞賜點兒盤纏。」

原來是這麼回事，連同那另一個姑娘，也把銅鑼翻轉來，向圍觀的人衆求打賞。這嬌俏的姑娘竟當先向蕭丹走了過來，早聽銅鑼之聲噹噹響不絕於耳，那圍觀的人衆紛紛掏出銅錢，甚至也有銀星兒，擲在那銅鑼中，敢情有人故意失了準頭，只見兩個姑娘身似風擺柳，舞翩躚，手中銅鑼左右前後飛舞，竟沒一個銅錢掉落下地，都被兩個姑娘接了去，當眞好看又好玩兒，那觀衆便掏了又掏，擲了又擲，那鑼聲便也響個不絕。

這麼一來，那嬌俏的姑娘本是分明向蕭丹走來的，一時之間，便走不過來，只聽少年在她耳邊說道：「小兄弟，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為甚麼要走？」

「人家姑娘對你這小相公一見鍾情，沒有打賞的，豈不丟人現眼。」

原來少年已知她身上再無銀錢了，那知蕭丹頭兒也不回。

說時遲，那姑娘已走近了，蕭丹手兒一揚，白光一閃，那姑娘竟向蕭丹屈了屈膝，說：「多謝小相公。」

霍地一扭蠻腰兒，一個仰翻，噹的一聲大响，已把蕭丹抛在她身後一塊銀子，接個正着。

那塊銀子少說有五兩重，在那偏了西的艷陽之下，銀子是白的，如何不見白光閃動。

那蕭丹竟再又揚手，一塊銀子早又擲到那姑娘身後，這番可更遠了些。

好身手，更美妙，那姑娘竟像腦後長了眼睛一樣，只聽嘩拉拉連聲响，那姑娘手中的銅鑼竟脫手飛出。

早聽圍觀的羣衆，爆發出轟然叫好來，因爲那銅鑼右手飛出，竟繞了個圈兒，那頭也不回的姑娘，却已左手接住，竟已把蕭丹擲到那姑娘身後的銀子接了去。

這麼一來，更多的人，擲出更多的銅錢，甚至場子那面的人衆，也向這姑娘擲來，一道道白光交織空中，那自是擲完銅錢，擲得興起，也有擲出銀子的，只不過多是銀星來。

對面那個年長些的姑娘也趕了過來，幫同接取，漢子則不斷拱手，連聲道謝。

這番却不待那少年催促了，反是蕭丹一縮身，拖了那少年就走，拖得那少年跟跟蹌蹌。

少年說：「小兄弟，你慢些兒行不行？」

蕭丹放開手，埋怨道：「敢情你只得這麼兩塊銀子，也敢出來闖蕩江湖。不走快些難道眞要丢人現眼不成？」

「甚麼？」

少年伸手入懷，大吃一驚，才知不知何時，身上僅有的兩錠銀子，已被蕭丹取去了。敢情適才擲出的銀子，就是取自他懷中的。

「小兄弟，敢情你還是空空妙手。」

蕭丹道：「我餓啦，咱們上酒家去。」

少年一跺脚，那知蕭丹掉頭就走，那秦淮河畔酒家處，街左就有一家，看樣子，還是最大、最堂皇，描金掛綵，畫棟雕樑，少年只道蕭丹多少還有些銀兩，不可能只得三錠金子，豈能沒一些散碎銀子的，沒奈何，只得跟了進去。

那蕭丹自幼兒養尊處優，何曾覺得甚麼金錢之可貴，雖然在鎭州府那小鎭上，經歷過一時窘迫，但那脫胎換骨，眞正的情俠希夷，無巧不巧，適時出現，說甚英雄無錢，難行寸步，只當作耳邊風，何曾受過教訓。

也許和少年一樣想：不可能只有大錠銀子，沒碎銀的。

蕭丹當先走上酒家樓，是眞餓啦，尚未坐下，嘿！丘丹狂，英雄本色，老樣子，一拍桌子，吩咐道：「好酒好菜，只管取將來。」

那夥計見上來兩個翩翩佳公子，衣着光鮮，那會不臉上堆下笑來，奔得個脚底朝天，咄嗟之間，送來了滿桌酒菜。

蕭丹那理會許多，早吃喝起來。

不過太陽才偏了西，晌午已過，酒樓之中，人客稀少，只有零落的三兩張桌兒，有五七個人客，那秦淮的酒家樓，人客也多是前來尋花問柳客，尤其是華燈初上，煙籠秦淮時候，多有携妓伴歌佐酒的，是以，畫屏雲鎖瀟湘，酒座之間，多用畫屏分隔開來。

驀聽笑語聲喧，梯樓响亮，有人客上得樓來。

蕭丹頭也不回，又何必回頭，雖然那是燕語鶯聲，酒家樓，秦淮河畔，豈少了女娘的人客，不用說，必是那楚館秦樓的燕燕鶯鶯。

更何況，酒座臨窗，背後有屏風阻隔，又何況，她是個易釵而弁的姑娘。

却是蕭丹一怔，一瞪眼兒，說：「情俠大哥哥，你怎不吃喝啊，有酒不喝，倒皺了眉頭，沒些兒英雄豪俠本色，莫非……」

情俠希夷，本就是她的大哥哥，叫得慣了，雖然這少年不過冒充情俠，却裝作相信眞是情俠，是以也自然叫他大哥哥了，叫得那麼自然，何況，說眞的，倒不是少年眞還挺英俊的，而是她明白，少年也像她當初一樣，心中嚮往仰慕，大鬧青州，難道她不也冒充情俠了，而且，她看得出來，正因少年也有點武功，心懷俠義，便和她當初相同，少不免俠膽有琴心。

她不僅對這少年先已有些好感，顯然與她初離無名山莊時，有些相似，也就不免生出些親切感來，只不過她不自覺而已，何況，少年有如那嬌俏的賣藝姑娘所說的，會些兒莊家把式，竟敢冒充情俠，更覺得好玩兒。

她笑在心頭，臉上可沒帶笑。

少年的眉兒登時揚了起來，顯然是生怕她疑心他是假冒情俠，道：「當眞好笑得緊，難道英雄情俠，就皺不得眉兒，我是……」

他正要說躭心沒錢付帳，驀聽屏風後面，一個清脆嬌俏的聲音，說道：「姐姐，你說……」

未說，先格的一聲嬌笑，才又繼續說道：「那傻小子，是不是傻得蠻可愛的！」

蕭丹一怔，心上的笑凝結了，這不是那個嬌俏的賣藝的姑娘麼？傻小子，蠻可愛的，可是在說她？

敢情眞是那兩個賣藝的姑娘，便聽那年長的姑娘道：「你又來淘氣了，以往你整蠱那些不懷好意的好色之徒……」

「那是教訓，誰教他們那雙賊眼光色迷迷的，不懷好意。」

「所以，」那年長姑娘的聲音，說道：「我從沒責備過你，但這少年一片天眞，人家可沒色迷迷，却是你那雙勾魂攝魄的眼兒，你騙不了我，你敢說沒對人家飛媚眼兒？」

那嬌俏的姑娘又格格嬌笑，說：「我沒有，姐姐，你說，咱們跑過多少碼頭，闖過多少年江湖，你更不用說了，但你說，見過這樣的俏郎君沒有？以往，要說我對那些好色之徒，抛媚眼兒，那倒是有的，不過是要他們把身上的銀子抛出來，但今兒眞沒有，我不過……不過多瞧了他兩眼，那倒是眞的。姐姐，你也瞞不了我，你敢說不喜歡他？」

「胡說！」那年長的姑娘道：「那麼，你是看上他了，休要妄想痴心，難道你看不出來，人家非富即貴，人少鬼大，那麼你準是動了情，門不當，戶不對，趁早兒打消了這念頭。」

那嬌俏姑娘啐了一口，却沒些兒羞赧，說道：「非富即貴，教我那個眼兒瞧得上？你沒瞧他的臉兒有多嫩，眞像是吹彈得破，倒像是個大姑娘，八成兒手無縛雞之力。」

都沒出聲，少年對蕭丹直眨眼兒，她心裡可呸了一口，一雙眼珠兒却在轉。湊過身去，在少年耳邊說道：「大哥，不用發愁，會帳的人來啦，放心快快吃喝。」

當眞，他懷中的銀子，怎會到了這小兄弟手中，眞是妙手空空不成？不禁睜大了眼兒，再又打量起蕭丹，不禁也聯想起今日在莫愁湖畔，小兄弟分明走得不快，但他非但追趕不上，而且眨眨眼兒，已把他抛後老遠了。

也湊在蕭丹身邊，低聲道：「敢是你又要施展空空妙手？小兄弟，你端的是……甚麼人？」

却又不禁搖起頭來，蕭丹慌忙躲開，少年本已雙眸烱烱湊近了瞧她，而且眼兒瞪得更大了，生怕被他瞧出破綻來。

當眞，那姑娘說得不錯，這小兄弟的臉兒眞嫩，眞是吹彈得破，若不是自幼兒養尊處優，嬌生慣養，豈會如此，何況出手闊綽豪爽得驚人，眞如那姑娘說的：非富即貴，故爾直搖頭。

却聽屏風後的姑娘在吩咐夥計，蕭丹心下一樂，竟像是她的口胳，只聽那嬌俏姑娘竟也說道：「好酒好菜，只管取來，把你們的拿手好菜，取來就是……呔！」

怎麼忽然呔了一聲？是了，雖然看不見，聽慧絕頂的蕭丹，却像眼見一樣，這必是見兩人身着樸素，又是兩個姑娘，而且不是窰子裡的姐兒，這酒家樓自然少不了時有紅倌兒來光顧，便多恩客，也沒這麼闊綽的。

隨聽啪的一聲响，那聲响好不沉重，是了，必定是惱了那嬌俏的姑娘，掏出銀子來，重重地擲在桌上，說道：「還不快去，酒菜快快送來。」

脚步聲响，那夥計才轉背，只聽那姑娘又在說了：道：「還是說正經的，今晚咱們眞得小心些，聽說梨花院養了幾個黑道上的人物。」

那嬌俏的姑娘哼了一聲，說道：「眞不知你們躭心些甚麼，大哥仍不放心，還要去偵察一下。」

原來這就是只來了兩個姑娘，那漢子沒同來之故。啊！梨花院？不就是那丹孃的梨花院！

蕭丹眼兒亮，好不高興。原來她就是要找梨花院，未等到夜黑風高，取回她的金錠兒來。嘿！天殺的王八鴇兒，莫不是死有餘辜，倒給她金錠兒，何況要上京，沒了銀兩。

「小兄弟，你怎麼啦？」少年說。

蕭丹啊了一聲，就發起楞來。

蕭丹伸出指頭兒，壓在唇上，示意他休得出聲。

原來是屏風後的姑娘又在說話了，不僅蕭丹，便是少年也瞪大了眼兒，因爲……丹孃！竟會提及丹孃！

是那個年長的姑娘的聲音，說道：「怎可不小心，你忘了，那蕭郎怎生吩咐我們來。」

那嬌俏姑娘的聲音，不再嬌俏了，又哼了一聲，說道：「若不是看在那蕭郎怪可憐的，又一片痴情痴心，我才不願替他走這趟哩，你知道，我瞧不起的，就是這些文縐縐、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百無一用是書生，尤其是這些公子哥兒。」

那年長的姑娘忽然一聲輕笑，道：「但今日那小相公，自是不同了，你瞞不了我……」

蕭丹知道是說她，自然眉兒又揚了，也笑了，但那嬌俏的姑娘却不笑，反而話聲帶肅，說道：「當然不同，別看他比閨女還要嬌嫩，但神光內瑩，若我猜得不錯，他不但有一身功夫，而且不弱，你看不出來，若不是他露了馬脚，我幾乎也被他瞞過了。不信，你等着瞧吧，只在這早晚，他必會再現身出來。」

「不用等早晚了。」蕭丹心說，霍地站了起來，對少年道：「你要是不想沒錢會帳，現眼丟人，趁早兒先走一步，在門外等我。」

那少年確也吃喝得飽了，本就一直在吊膽提心，聞言慌忙放下筷子，不是不敢言語，是嘴裡塞了滿嘴的食物，說不出話來，慌忙走下樓去。

「不用等了，」蕭丹已轉過屏風，對那姑娘嘻嘻一笑，說：「咱們眞箇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兩個姑娘又窘又怔，才知人家先已在屏風後面，不用說，談話全被這小相公聽了去。

那知兩個姑娘才在發楞，蕭丹高聲說道：「小娘子，我先一步了，你們隨後來。」

呔！是那嬌俏的姑娘萬萬料不到，任她如何鳳點頭，不能再快了，竟然躲不開，被蕭丹在她臉蛋兒擰了一把。

這姑娘的身手雖然不弱，又豈能強得過齊女，連齊女也從沒躲得過蕭丹這一擰，何況這姑娘是坐在椅上。

蕭丹轉身就走，呵呵大笑。

先走了那少年，蕭丹隨即離座，那夥計見人客要走，那會不前來，自是瞧得清楚，聽得也明白。

那蕭丹已到了夥計身側，對着夥計向身後桌上一指道：「那銀子，拿去，有多的，賞給你們。」

更對那又羞又惱，摸着臉兒，一時說不出話來的嬌俏的說道：「小娘子，吃喝完了，快來，咱們辦正經事要緊，爲夫的先走一步了。」

那姑娘就不僅是羞極，差點連肺也氣炸了，而且更是大驚，正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適才躲不開人家那一擰，而今更大吃一驚，因爲蕭丹就像會縮地之術，只見他衣袂飄飄，分明不見他脚下移步，但話聲落時，已到了樓梯口了。

那年長的姑娘自是看得更明白，一把將那姑娘抓住了搖了搖頭。

那夥計已滿臉堆笑，走上前來，說：「敢情四位是一道兒的，恩愛小夫妻，多謝了。」

拿去那姑娘放在桌上的銀子，那銀子是五兩一錠的大銀，兩桌酒菜，雖說全是好菜，不過才得二兩多銀子，那自是一半作了打賞，那夥計如何不喜得眉開眼兒笑。

那嬌俏的姑娘氣得黑黑的臉兒發紫，但年長的姑娘手上一緊，再又搖了搖頭。

當眞，雖不是廣衆，但是在酒樓上，大庭之中，至少當着夥計的面前，若說不是，那豈不是承認被輕薄調戲了，豈不是更難堪？尤其是，她是一個自認爲武功了得的，驕傲的姑娘。

那嬌俏的姑娘黑黑的臉兒，由紫又轉白，把銀牙恨得快咬碎了，那連聲多謝的夥計才拿了銀子轉身，蕭丹自是已去得無影無踪，年長的姑娘這才說道：「你說得果然不錯，敢情人家深藏不露，不……」

那姑娘非但不放開手，反而緊了些，因爲羞惱氣怒的姑娘一反手，已抓住背在背上，露出在肩上的劍柄。

那年長的姑娘又搖了搖頭，道：「休要節外生枝，咱們辦正事要緊，再說……人家並無惡意……」

放開手了，却飛快在她另一邊臉兒上也擰了一把，對她眨了眨眼兒，又道：「誰教你先撩人家，這就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何況是隻挺可愛的小虎兒，更何況你這朵黑牡丹，也人見人愛，說眞的，你們倒眞是一對兒，你沒聽這小相公適才說甚麼？」

說甚麼？當然是指那句：有緣千里來相會。

那嬌俏姑娘的手兒從劍柄上滑落下來了，發紫的臉兒由白又轉紅，眞像一朵嬌艷的黑牡丹花兒。

嘿！那年長的姑娘擰的是她的左邊臉兒，而她，却摸着右邊的臉蛋兒，那怒惱已無跡可尋，羞紅却在增添。

因爲摸着的是那小相公，俏郎君擰過的地方，又怎會痛呢，却是心下甜甜的。

敢情這姑娘眞叫黑牡丹，在北五省，有人叫她黑玫瑰，因爲花兒多刺，越是長得嬌俏了，越是扎手，誰教她長得那麼嬌俏，撩她的人自然多了，但誰敢撩她，必然扎了手。

兄妹三人，自幼就隨他們的爹，跑碼頭賣藝爲生，有道是：英雄莫論出處，屠沽之中，豈無豪傑，走江湖賣藝雖是眞，却非靠以糊口爲生，因爲家傳武學，高去高來，少不免也劫富濟貧，伸手管些江湖不平事。自他們的爹去世後，兄妹三人也承了父業，繼續在江湖闖蕩，也許自幼兒就是靠以拳脚討飯吃，業精於勤，熟能生巧，也許是生具稟賦吧，武功上倒强爺勝祖了，尤其是這黑牡丹，越長越嬌俏，也許稟賦特異，功夫倒更好了，既然劫富濟貧，多打抱不平，名頭兒也響亮起來。

一日，一個京畿的武官兒，原是相識的，忽然找上門來。

是忽然之間，閃入門來，回頭探望了一下，那門兒隨即在他身後關上了，像是大禍臨頭，怕被人跟踪，這三兄妹均是一怔。

豈僅是老相識，和兩個姑娘的大哥，當年還是生死之交，原也是在江湖上討飯吃，正邪不分，不過盜亦有道而已，後來不幸失了手，

被獲遭擒，誰敎他膽大包天，竟敢太歲頭上動土，夜入靖王府，打傷了小王爺，盜走了龍鳳玉杯。

這玉杯乃是西域進貢之物，當今皇帝手足情深，御賜給靖王爺。在京城中被盜，那還了得，那九門提督乃金吾之官，責無旁貸，靖王爺限令五日之內破案，是以親自出馬。

敢情這九門提督亦出身武林世家，知道敢公然在太歲頭上動土的，絕非小賊，且必是江湖高手所爲，故爾請准靖王爺，秘而不宣，亦不交由六扇門去處理，請出幾位武林江湖中有頭有面的人物出來，只是暗中偵查，把搜查的圈子縮小了，抽絲剝繭，不用三日，便把他拘拿了。

果然是好漢子，坦言承認不諱，說道：不過是懲罰那小王爺仗勢凌人，無惡不作，之所以夜入靖王府，是因不願連累無辜。

那九門提督暗暗點頭，皆因那小王爺胡作非爲，强劫良家婦女，强佔田產之事，時有所聞，却從無官府受理的，非但受害的人敢怒不敢言，有那敢報案的，官府非但不受理，反被打一頓逐出不說，更有因小王爺得知大怒，多有被凌辱至死的，那九門提督雖不懼權勢，但下不上報，無權受理，何況官職卑微，是以先已敬了他幾分，豈僅大快人心，那他心中亦爲之大快。

再追查那龍鳳玉杯，聽他說道：皇帝御賜之物，誰敢據爲己有，不怕誅九族嗎，只向內務總管府中尋找便得。

原來那宮中的內務總管，不但得到皇上的寵信，甚至連皇太后亦寵愛有加，因爲日在皇上身邊，言聽計從，其實權傾朝野，賣官鬻爵，便是當朝宰相，也不敢得罪的，那九門提督一聽，便知他的用心了，便搖頭苦笑道：「你雖用心良苦，所行所爲，不過是爲民除害，但那內務總管，家中多的是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豈會稀罕這龍鳳玉杯，你如何能嫁禍於他，說出來，皇上亦不會信的，若他要時，便靖王爺怕不也雙手奉送？你且說那玉杯放在何處，我自有主意。」

那九門提督留他在府中，非但不拘押，且以僚幕相待，不三日，那玉杯已回到靖王府了，一件天大的案子，竟連地方官府也沒驚動，便消弭無形，更沒聽說靖王要追查的。

原來那九門提督去面見靖王，據實坦告一切，呈上了一張單兒，詳列小王爺的不法行爲，說道：「現已民怨沸騰，此事若張揚開去，只怕民怨難犯，若驚動了皇上，責怪下來，只怕靖王面上很不好看，再說那江湖俠隱，高去又高來，便有鐵壁銅牆，亦防不勝防。」

那靖王其實早已膽寒了，王府侍衛如林，防守如何森嚴，這般江湖中人，心目中若有王法，也就不會來去如入無人之地了，便依了九門提督，悄悄取回玉杯，把這件天大的案子，按下不提，却是從此一來，那小王爺也不敢再在外爲非作歹了，此事也按下不提。

却說那漢子感恩，如何不圖報，何況本是階下之囚，倒被提督大人以賓客相待，是以自動請纓，那提督大人正中下懷，不過是要他親口說出來，因爲經過這一件事，深知雖有萬馬千軍，京城之中，皇宮內院，無數王府及大臣宅第，身負金吾之責，豈可少了高來高去的部下，只不過這般江湖中人，多是桀傲不馴，要他死心塌地，聽候差遣，除了示恩之外，別無他法籠絡。

就這般，那漢子便作了個武官兒，數年間，竟然昇到守備的官階。

這一夜，却突然來訪，原來是有事來求他們兄妹三人相助，請他們前來金陵，接取丹孃入京。

原來那吏部尚書在京中甚有政聲，與提督大人志氣相投，時相往來，那吏部掌管的是外宮的銓叙政績，任免昇遷，如何能選賢無能，少不免要明查暗訪，故爾不時請提督相助，提督大人便把他薦給了吏部尚書，故爾亦在吏部行走，數年來，很替吏部大人辦了些貪官贖職的案子，因是與那蕭郎亦朝夕常見。年前蕭郎南遊不返，便是請求他南來接取的。不用說，對丹孃亦知之甚詳，也才知道，風塵煙花地，竟也有如此可敬的女子。

那蕭郎回京之後，茶飯不思，朝朝暮暮，思念丹孃，苦思日日苦思。

新來消瘦，非於病痛，不是悲秋，懨懨成病，只有他才知道爲甚麼，那吏部尚書只有這個愛孫承繼香煙，即使請來宮中的御醫，但心病還須心藥醫，那病情毫無起色，他感尙書知遇之恩，敬蕭郎謙仁有禮，丹孃奇女子，出污泥而不染，便有了主意，連夜前來訪問這三兄妹。

他本可把眞情稟告尙書的，但知尙書泥古禮敎，必不會應允，而蕭郎懨懨病危，事已在緊急，是以他肅容道：「尙書清廉有政聲，這是你們知道的，宦海濁濁，唯這尙書獨清，這樣難得的好官，豈能無後，何況對我有知遇之恩，還有，你們到了金陵，便知我言不虛了，丹孃其實可敬。」

兩個姑娘先已爲之動容，於是，兄妹三人即日南下，日夜兼程，不數日，即是昨日，已到了金陵，一打聽，丹孃果然是個風塵奇女子

，自蕭郎去後，即日已洗盡鉛華，却只知不再伴歌佐酒而已。

原來丹孃爲保清白，已離開了梨花院，幾乎是隱居在莫愁湖畔，那鴇兒視她爲搖錢樹，自是秘而不宣，竟然無人知道。

這三兄妹仍以爲丹孃在梨花院，那黑牡丹不僅是多刺的黑玫瑰，也最多主意，俠義道中人，自是惱恨無良的王八鴇兒，何況是兩位姑娘，那鴇兒既視丹孃爲搖錢樹，豈會輕易容丹孃贖身的，沒成千上萬的銀子，那鴇兒豈會放人。

黑牡丹便一挑眉兒，說道：

「便有銀子，豈會便宜這鴇兒！」

於是商量好了，只待煙籠秦淮，風高夜黑，即來個夜劫。

* * *

「小兄弟，你哪去啊？」

那少年見蕭丹大搖大擺走出酒家，看清確實沒有店家夥計追出，這才敢追了上去，還不斷回頭望。眞不明白，小兄弟身無分文，店家夥計是怎生放他走的。

「你望我做甚麼？」

少年見離店已遠了，這才放了心，却又向蕭丹上上下下打量，說道：「小兄弟，你身上沒少了甚麼吧？」

蕭丹的一雙眼兒，其實也瞄着身後，只不過不轉過頭來而已。

「不是少，」蕭丹說：「而是多啦，要命兒的，那就快溜，否則麻煩就多了。」

拖了少年就跑，少年本就在躭心店家夥計追來，回頭一望，只見那嬌俏黑牡丹，和她的姐姐也出了店，忙道：「小兄弟，沒有啊，店家夥計沒追來，却是那……兩個姑娘……啊！」

「更糟了……」

秦淮河畔，街上行人攘往熙來，蕭丹拖着少年，在人羣中左穿右插，專往人多的地方鑽，誰教這是大白天，街上人又多，衆目睽睽之下，空有絕頂輕功，也無法施展出來，何況還拖着一個其笨如牛的少年。

「我明白了，」啊了一聲的少年說：「必又是你施展妙手空空，偷了人家姑娘的銀子。」

「銀子倒沒偷，」蕭丹脚下不停，在人羣中擠擠撞撞，道：「偷了那黑妞的心兒倒是眞。」

「那你怕甚麼？」

想到先前在酒家樓，已把屏風後兩個姑娘的談話聽得明白，連人家作姐姐的相隔老遠，也發覺看見了，他在蕭丹身邊，如何會看不見那黑牡丹對蕭丹飛媚眼兒，又是喘氣，心下又是樂，啊！哈！

「眞羨煞人，小兄弟，你艷福不淺呀，怕甚麼？誰又教你長得那麼好看，眞是人見人愛，眞是俏潘安，美檀郎。」

「是見過鬼怕黑！」

少年那會知道，蕭丹先撩過齊女，後又撩過倩倩，也先後被人家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以牙還牙，吃盡了苦頭，偏又生性不改，又撩了這妞，却不料這朵牡丹花兒更多刺，而且跑慣了碼頭，更是難惹，她說的確是眞心話兒，見過鬼怕黑！

跑了兩條街，那少年其笨如牛，氣喘更如牛，不料被蕭丹抓住了脈門，半點也掙扎不得，蕭丹拖着他，自也越來越重了，不由也喘起氣來，幸是不見那黑妞追來，這才放手，也放慢了脚步。

却那知人家壓根兒就沒追來，吠！自小跑碼頭長大起來的，只有她戲弄人，誰敢對她色迷迷，她也絕不會放過人家，或輕或重，總要施些兒懲罰的，今日偏被這美少年戲弄了，而且從沒被人擰過的臉蛋，竟被他擰了一下，而且還是在大庭廣衆之中，衆目睽睽之下。何況誰不讚她一身功夫强爺勝祖，亦在她大哥和姐姐之上，如何不惱，那臉兒如何放得下來。

却被姐姐阻止了，說道：「辦正經事要緊，而且，怕她不找上你來？」

當眞，若他是有情郎，怕他不會找上她來？

但已把見過鬼怕黑的蕭丹嚇壞了，竟也會奔得上氣不接下氣，其實不見那黑妞追來，心下也難免有些兒失望。

少年又搔起頭來，東望西張，說：「小兄弟，你還沒告訴我，去哪裡啊！」

自從離開莫愁湖，和丹孃分手，少年就跟隨着蕭丹，跑來跑去，像是漫無目的，現在可好了，連身上僅有的兩錠銀子也被這小兄弟施展空空妙手，慷了他之慨，給了那黑牡丹，現在已身無分文，是以非跟隨蕭丹不行了。

蕭丹一怔，說：「當眞，咱們哪去啊，我正要問你？」

敢情好，跟隨跑了半天，倒反問起他來，心下着慌，又惱，若是銀子沒被蕭丹偷去，倒是有的，當然要先落了脚再說。

蕭丹却在心下啐了一口，道：「喂，究竟你是不是情俠希夷？」

少年硬着頭皮，揚了揚頭，他原不是有心要冒充情俠的，但既已冒充了，怎能說不是。

「當然，我當然是情俠希夷。」

「好，」蕭丹說：「若不能令痴男怨女，天下的有情人都成眷屬，配不配稱情俠？」

他心下原有些着慌，又惱惱的，現下可理直氣壯了，道：「要丹孃不苦相思，相思苦，自是要把薄

倖蕭郎揪來，那蕭郎在京中，原是應該上京的，但我僅有的銀子，已被你偷了去給人，現在，咱們是英雄無錢，難行半步。」

「嘿！」蕭丹轉着圈兒瞧他，金陵說我，吳地是儂，山東俺，既稱咱們，當然來自北地，而且還是初來乍到，說：「偷偷聲，多難聽，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你若眞是情俠……」

「我當然是……」

「那是慷慨呀！」

「但你是慷他人之慨，你不該……」

「哼！」蕭丹說：「就憑你那兩錠銀子，也想千里迢迢上帝京，但若把我給了鴇兒的兩錠金子取回來，倒是能夠的。」

「你是說偷……」

蕭丹啐了一口，說：「取回來，情俠慷慨，高去高來，你若眞是情俠，自當懲惡除奸，怎能便宜那鴇兒，不用說，那鴇兒還得付些兒利息，順手牽羊，取多點兒作咱們的盤纏。」

「但是我……」

「聽說情俠希夷，來去如入無人之境，你不會說不會高來高去吧。」

他心下雖然着慌，怎敢說不能，才知蕭丹早有了主意，這就是一個勁兒跑來秦淮河畔之故。

「不用說，」蕭丹道：「趁天還沒黑，先要找到梨花院在甚麼地方，不對，情俠大哥哥，我可不是說你是黑道中人，江湖中人說的是……踩盤子，是不是？」

「對，踩盤子。」少年硬着頭皮說，又那敢說不對，道：「小兄弟，看來你還是管得眞多。」

蕭丹樂在心頭，道：「劫富濟貧，情俠大哥哥，我生平最敬佩的是，仗義行俠，盜亦有道，我不會高去高來，但若是打探甚麼，却可叫小兄弟服其勞。」

已是在秦淮河畔，要打探梨花院，那還不容易，敢情近在眼前，過了河，打橋上過去，便是石板街，梨花院便座落在石板街上，白日門庭冷落，夜晚可燈火輝煌，笙歌處處聞。

兩人身邊已無分文，只有逛來逛去，好不容易，等到了明月上高樓，秦淮又見煙籠寒水月籠沙，雖然已不再有那亡國之恨，商女仍不免唱那後庭花曲，處處笙歌盈耳。

「啊……呀不行！」

那少年嚇得一縮脚，雖然已是初更時候，但煙花之巷，本就是以夜作日的，反倒燈火輝煌了，梨花院在秦淮河最有名兒，眞個是艷幟高張，更是車馬盈門，那少年一見，心下如何不着慌。

蕭丹一把揪住他，說：「燈正紅、酒正綠，正是時候，再好不過，跟我來。」

拖着那少年，轉入後巷，相距那門前不足十丈，却已是冷冷清清，不見燈光，唯見月色，來到墻下，說：「你不想想，這烟花之地，洞房晚晚換新郎！」

話出口，衝口而出，不由自己倒啐了一口，逛過幾次秦樓楚館，豈有不知甚麼叫夜夜換新郎，說甚麼她也還是個姑娘。

幸好月色之下，紅紅的臉兒，不過微微見黑而已。

其實少年一見那墻高兩丈有餘，不由他不心虛脚軟，心說：糟，要露馬脚，心下正慌，那會看得見蕭丹的臉紅。

蕭丹見他兀自瞧着那高墻在發楞，分明心下已在着慌，分明沒聽見她說甚麼，忙改口道：「殺雞焉用牛刀，這是小事一件，小兄弟我自當服其勞，大哥哥，你就在這裡等候，替我打個接應，這墻角黑暗，記住了，無論見到聽到甚麼，都別出聲，不是我前來，你別出來。」

那少年簡直像皇恩大赦一般，大喜，道：「小兄弟說得是，可要小心些兒。」

那知蕭丹忽地把他一推，雙脚一軟，不由他不蹲下了，只道有人來了，那兩眼一望，並不見有人，回過頭來，倒不見了蕭丹，不由他不心下駭然，即使他再蠢，到了這時候，豈有不知蕭丹其實有一身功夫的，明知蕭丹已進去了。

有道是作賊心虛，那後巷不像死巷，生怕有打更巡夜的人前來，原來那墻角上雜草叢生，草深可以沒脛，果然好一個藏身之所，只要他不動彈，即使有人到了面前，也不會發現他的。

其實早有人來了，只不過高來高去，他沒發現而已，這就是蕭丹忽然把他一推，推入黑暗中之故。

原來蕭丹耳目併用，算計得一些兒也不差，那兄妹三人老江湖，豈有不知，時才初更，梨花院前面酒綠燈紅，後院也才是最空虛的時候。

好功夫，那三條黑影，在後巷點地騰身，毫不停留，已越墻而去。

人家白天已來勘查過了，爲甚要停留，蕭丹不敢怠慢，亦步亦趨，梨花前院燈火通明，明如白晝，後院却燈光疏落不明，初時，蕭丹倒是亦步亦趨的，進入那院中，却趨前了。

那嬌俏的姑娘一怔，摸着臉兒，說：「姊姊，你爲甚擰我……」

可不是隨在她大哥身後，正走間，臉蛋兒上忽然被人擰了一下，

回頭看，恰見她姊姊劍隱肘後，相距尚在丈外。

見鬼！啊呀！右臂一圈，懷中抱月，把隱在肘後的劍，立劍當胸，封住面門，那知，呔！

任她有多快，那劍快逾電閃，眞個是風捲殘雲，但左邊臉蛋兒上，又被人家親了個嘴去。

原來她圈臂立劍當胸的瞬間，右面的門戶也自然大開，就在那瞬間，通道中燈火不明，本來就黑，何況她的眼兒，正由右側掃向左邊，不料更快逾電閃，左邊臉上已被人香了個嘴去，而且嘖然有聲，那知劍起風捲殘雲，不能再快了，不但掃了個空，右邊臉蛋兒上，又被人親了一下。

滑步、縮身，恰見她姊姊正向她走來，少說還相距三五步，何況，她姊姊從不和她耍笑的。

那過道中雖然昏暗，但她劍捲寒濤，不但破空有聲，亦可見寒光森森，那姊姊倒以爲有警了，說：

「你發現了……甚麼？」

不是向她走來，而是以背相向，成了向她退來，那麼，當然不是她姊姊，又怎會是她姊姊。

却是她大哥已去得遠了，過道之中，那有人影，她右手劍現在是橫劍當胸了，左手不自覺摸着臉兒，竟不是適才被人擰過、親過的地方，而是白天，在那酒家樓上被蕭丹擰過的地方。

再不會是別人，憑她黑牡丹，誰敢碰她一下，不碰她，也會扎了手去，何況擰她，呔！更何況親了又親，被他一再親了嘴去！

跺了一下脚兒，却不出聲，姊姊見其實無人，垂下手中劍，轉過身來，說：「你怎麼啦！」

「見鬼！」黑牡丹又跺了一下脚兒，說：「準是他，那……」

俏寃家，那個該死的風流鬼，她差點兒駡出口來。

今日在酒樓之上，自比那孔夫子廟前的廣場中，看得更淸楚了，因爲面對了面。當眞，這般風流又瀟洒的俏郎君，眞是走遍天下也罕曾見，有些兒心慌慌，也許是心旌搖搖吧，但絕不是意亂情迷，不明白爲甚躲不開，即使她是坐着，憑她的一身功夫，也不會躲不開的，但仍被蕭丹在臉兒擰了一下。

不用說，這半日來，想來想去，想的總是這回事兒，少不免心跳一陣，那嬌俏的黑黑的臉兒，紅了又紅，終於明白，這美少年其實大有來歷，看似富貴人家的哥兒公子，嬌嫩美俏得勝過大閨女，其實深藏不露，眞不知那是甚麼身手法兒！

「你說甚麼？」那姊姊說：「他是誰呀？他又怎麼了？」

教她如何說得出口來，被那風流小鬼親了嘴去，即使心下別有一番滋味，也羞死人。

那姊姊瞄前又瞄後，不禁心下發起毛來，說：「你別眞是……見了鬼吧，這妓院中，不知糟塌虐待、屈死了多少好人家的女子，自是陰魂不散的，你……」

說着，自己先怕了，不自覺向妹妹靠近了些。

却是一言把黑牡丹提醒了，今日她姊姊說得不錯，不用追，還怕他不會找上你來。這可不是眞找來了，不，該說是跟來了，還怕他不再現身？

不摸臉兒了，却抿起秀髮來，她若不是嬌俏得百媚千嬌，怎會引來那麼多狂蜂浪蝶，她也不成爲多刺的玫瑰花兒，哼！只怪她一時大意，道：

「那還等甚麼，待把丹孃劫走，姊姊，由你背着丹孃先走一步，我……」

「我知道你想甚麼，」那姊姊說：「放起一把火來。」

「這是罪惡藪澤，一把火燒了，豈不乾淨，快走，大哥已走遠了。」

「忑怪，」那姊姊說：「怎生不見丹孃？」

兩人又往前走了，原來那鴇兒視丹孃爲搖錢樹，不信吏部堂上的貴公子，會來迎娶她，只不過不敢過份相強，一旦丹孃絕了望，死了心，仍舊是她的搖錢樹，是以梨花院，丹孃的艷幟仍然高張，作爲生招牌，丹孃已不在梨花院，迄今仍秘而不宣，深院鎖春風，甚至梨花院中人，亦多有不知的，這三兄妹初來乍到，一日之間，如何探聽得出來，竟以爲丹孃仍在院中。

但仍被他們探聽出，有不少黑道上的人物，隱匿院中，打劫來的不義之財，梨花院眞成了他們的銷金之窩，少不免也被那鴇兒利用勾結，故爾三兄妹加倍小心。

奈何前院正酒綠燈紅，院中人正忙着送舊迎新，想捉一個人來查問也不得，倒發現了不少黑道上的人物，却又不願打草驚蛇。是以只見有燈光之處，皆查看過了，皆不見丹孃，竟不知丹孃在何處，却發現了更多黑道上的人物，三人人單勢孤，倒更加倍小心了。

那黑道上人物，皆是在刀口上討飯吃的，三兄妹豈有不知，眞個是臥虎藏龍，何況是亡命之徒，那作大哥的，生怕兩個妹子年幼氣傲，一旦敗露了行藏，只怕劫不走丹孃，更休想出得梨花院。

那知他正想知會兩個妹子撤退，忽聽身後發起喊來，隨見火煙昇起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小高爲了觀摩江湖最有名的五個人的武技，雖然花去三年時間和作僕役生活，也在所不惜，他見過塞外龍家堡堡主龍公泰、終南山形意門的掌門人一劍千鋒董百葯、開封中州大豪雷方雨三人的成名絕技。現在又想觀摩九江鏢局總鏢頭方振遠的子母刀及十三支甩手鐵翎箭絕技，不惜投身作趟子手，賣弄了聰明，得領班保荐，隨總鏢頭押鏢到遠方，先從水路押運遇險阻，改走旱路……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雙手奉送鏢貨　遇劫並不還招

方振遠突然道：「慢着！」

火雲頭陀回頭一笑，道：「怎麼，總鏢頭後悔了？」

方振遠道：「大師是誠信之人，方某只是覺得把話說得越淸楚越好。」

火雲頭陀道：「洒家受教。」

方振遠道：「大師只是要取得一個檀木箱子？」

火雲頭陀道：「不錯。」

方振遠道：「箱子裏裝的是甚麼，大師不知道了？」

火雲頭陀沉吟了一會，道：「方總鏢頭這大飛輪的車廂之中，裝有幾口檀木箱子？」

方振遠道：「大師自己看吧！」

火雲頭陀一揚濃眉，推開車門，只見相當寬敞的車廂之中，只放着一口檀木箱子。

那只是一口高不過半尺，長不過尺半的小木箱，如論車廂中的空間，這種箱子放個三五十口也放得下，但却只有一個。

方振遠淡淡一笑，道：「大師滿意吧？」

火雲頭陀暗暗運功戒備，緩緩提起木箱，躍下飛輪車，既無人出手襲擊，車中亦無機關發動，他不禁一呆。

方振遠輕輕嘆口氣，道：「大師請吧！」

火雲頭陀搖搖手中木箱，道：「這箱子裏會不會放着火藥、毒物？」

方振遠道：「如是火藥、毒物，方某人也不敢放在大飛輪之中了。」

火雲頭陀淡淡一笑，道：「方總鏢頭高明，洒家不能不佩服了。」

方振遠道：「大師好走！方某人不送了。」

火雲頭陀苦笑一下，提着木箱大步而去，紅衣飄飄，片刻間已走得踪影不見。

小高冷眼旁觀，也只瞧出個大概情形，個中究是如何的玄妙，却有着甚多不解的地方。只覺江湖上，除了武功之外，在成敗生死之間，機智與經驗也佔了極大的比重。

方振遠目送火雲僧走遠了，輕輕吁了一口氣，道：「總算減少了一個强敵，但願五行高僧行動如一，那就可以消去一大阻力。」

他翻身上了黃驃馬，向前行去。

大飛輪又開始向前駛去。

小高眼看一切恢復了常態，忍不住低聲說道：「陳三哥，剛才是怎麼回事啊？」

陳三道：「咱們總鏢頭，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經驗豐富、機智過人，那火雲頭陀雖然知道上了當，但却有苦說不出，只好硬着頭皮走

了。」

小高一臉困惑地問：「火雲頭陀上了甚麼當？」

陳三急急說道：「小聲一點，要是讓幾位鏢頭聽到了，只怕要挨上一頓好罵了。」

小高一伸舌頭，不再多言。

倒是陳三忍不住，自行說道：「那木箱之中，絕非火雲頭陀需要之物。」

小高道：「可是，車廂之中只有一個箱子啊，總不能大飛輪上是空的……」

「這是咱們總鏢頭神機妙算了，」陳三滿臉得色地道：「火雲僧明明知道上了當，卻又說不出甚麼反悔的話。」

小高心中忖道：「五行頭陀在江湖上是很有名望之人，他也出手奪鏢，可見這趟神秘之鏢，定非平常之物了。」

忽然間一股强烈的好奇心湧上心頭，這大飛輪中究竟運的是甚麼東西？我得想法子瞧瞧不可。

這一條雙峯夾道的險惡之路，綿延了十餘里長，但除了火雲頭陀現身攔截之外，竟未再遇危險。

出得山口，唐瑜突然長長吁一口氣，道：「方兄，過了這一段最爲兇險的地方，他們也該知難而退了。」

方振遠搖搖頭，道：「我的看法有些不同。」

唐瑜道：「願聞高見！」

方振遠道：「如論讀書之多，用計行謀，小兄自知不如賢弟，但如論江湖上的經驗、閱歷，爲兄就比賢弟豐富了。」

唐瑜道：「方兄的意思是……」

方振遠道：「這條險路上只出現了火雲頭陀一人，只是證明了動這批鏢貨的人，可能早有了協議，分段攔截。」

唐瑜道：「放眼中原江湖，有多少人會對方兄的鏢車下手，方兄心中應該是早有概念的了？」

「困難處也就在此了，五行頭陀在江湖上雖然獨行其事，不受一般規戒約束，但如嚴格劃分，他們是屬於正道中人，從未聽說他們有劫鏢的行徑，但這一次，他們卻破例出了手，究竟還有多少人會出手劫鏢，就很難知道了……」

話聲一頓，又道：「不過，有幾點我相信出了他們意料之外。」

唐瑜笑道：「哪幾點？」

「一是賢弟在此，他們絕未料到我會把追風劍拖下水。」

唐瑜笑道：「我雖已多年不問江湖中事，但憑你我兄弟的交情，遇上了自然不能不管。」

方振遠臉上突現堅毅之色，道：「我發覺水道不通時，就明白了處境的險惡，我想不出甚麼人有這麼驚人的能耐，能夠把這許多武林高手集於一處，讓他們聽命行事。」

唐瑜沉吟了一陣，道：「慢一點……你是說有一個人在暗中指揮，操縱了許多水旱兩路的人物，在和九江鏢局作對？」

「未必是存心作對，但卻是志在奪鏢。」

唐瑜道：「甚麼人能讓中原道上水旱兩路中人，聽他之命行事？小弟實在想不出這麼一個人來？」

方振遠道：「愚兄也想不出他是甚麼人，但一定有這麼一個人。不是小兄誇口，就目前中原道上，水陸兩方面開山立派之人來說，還沒有哪一個人敢向九江鏢局挑戰，除非有一個人能把他們的力量統一起來，並且還要有一些外援參加，所以咱們無法推想出他們的實力，但他們也想不到，我會把九江鏢局的力量也集中起來，賢弟，這可能是一場大對決，勝則九江鏢局奠定了全國第一大鏢局的基礎，敗，則可能毀去九江鏢局的基業。」

唐瑜神情肅然地道：「火雲頭陀既已出現，其餘的金、木、水、土也可能參與這件事了？」

方振遠苦笑了一下，道：「老實說，火雲頭陀未曾出現之前，小兄心中還有一個底子。但火雲頭陀突然出現，事情就顯得神秘莫測了。」

唐瑜道：「一個能讓五行頭陀那等高手聽命的人，自非尋常人物。」

「小弟奇怪的是，你這次究竟保的是甚麼？竟牽扯出這許多難纏的人物，掀起如此大的風波？」

小高突然發覺自己具有人所難及的敏銳聽覺，方振遠和唐瑜在七八丈之外交談，聲音細小，但他暗中運功，竟可聽得清楚。

他暗暗想道：「我如能知曉這趟鏢保的是甚麼，也可了去一番心願。」

哪知方振遠突然改用低微的聲音，也只有並騎而行的唐瑜勉强可以聽到。

小高暗暗嘆了口氣。

只聽陳三道：「小高，是不是很累了？」

「我很好……」小高一挺腰，坐直了身子。

原來他剛才專心一意地竊聽方振遠與唐瑜的談話，不自覺地靠在椅背上。

不知道方振遠說的是甚麼？只見唐瑜一直保持着的輕鬆神情，突然之間嚴肅起來，好似一下子擔負了一個很重的負擔。

陳三伸手拍了拍小高的肩頭，低聲道：「小高，閉上眼睛休息一會兒，你已經不錯了，有些人第一

次經歷這種事情，會嚇得屁滾尿流。」

小高本來想解釋一下，但想一想，懶得多費唇舌，也樂得借機會養養神，當下閉上雙目，向後一靠，倚在橫板上休息起來了。

這大飛輪構造特殊，不但陳三的坐位之後有靠背，就是小高坐位的下手，也有微微傾斜的靠背，比起騎馬來是舒服多了。

方振遠一直保持着緩進的速度，也保持着上佳的體能狀況，可以應付隨時突來的襲擊。

耳際突聞水聲滔滔，小高睜眼一看，只見一道江流橫攔去路。

雖然沒有長江流水那種滔滔氣勢，但寬也有七八丈，是非渡船無法越過的大河。

這本是長江的一處支流，稱作「大洪河」，源流不長，但却溝通了兩座大湖滙集長江，水勢相當深闊。

岸上有客棧，江畔有渡船。看看天色，也不過申中時光，渡過大洪河正好是晚飯時間。

但方振遠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勢，竟然下令住店。

這不是大碼頭，四五家客棧，也都勉可歇脚。

唐瑜低聲道：「方兄，渡過大洪流，就是一處很熱鬧的市鎮，這地方不但簡陋，而且前有大河，後臨峽谷，何况，天色尚早……」

方振遠笑笑道：「賢弟請看對面兩艘快艇和一艘單桅巨帆，是不是有些可疑呢？」

唐瑜凝目看去，果見對面有艘巨帆和兩艘快艇，靠在碼頭上似是準備出發。

如若，大飛輪登船過渡，對方就可控制大局，隨時可以在江面上突擊。

他不禁暗暗佩服，江湖上的經驗及閱歷，自有它珍貴之處。

方振遠傳下了第二道奇怪的命令，要隨行的鏢師和趟子手吃過酒飯後立刻睡覺，三更時分再加戒備。

陳三仍然是在車位上吃的酒飯，小高送回碗筷，也順便帶回了總鏢頭的令諭。

陳三想了一下道：「小高，你去休息吧！好好睡一覺。」

小高問道：「你呢？」

「我已習慣了在車上休息。」

小高嘆口氣道：「面臨大河，後近峽谷，夜寒必重，你如何受得了？」

陳三笑笑道：「從來沒有人這麼關心過我，你小高這幾句話，我聽來快樂得很。你放心，我帶有一條毛毯子，足可禦寒。」

小高心中一動，道：「陳三哥，既然你一定要住在車上，我也留下來陪你了。」

陳三急道：「不行！你小子不是不知道，這裡夜寒極重，我有毛毯禦寒，你甚麼也沒有，如何能夠留在車上？」

小高道：「我去找店夥計借牀棉被來。」

* * *

小高果然借了一條棉被，陳三大爲感動，要小高把棉被舖在車門前面，地方雖小點，但一面擋風，睡那裏暖和不少。

柯老大送來了一壺酒和兩斤牛肉，拍拍小高道：「夜寒露重，你小子要多多保重啊！受不住寒氣就喝口高粱。你要明白，此刻時辰不對，你要是病倒了，可是沒有人照顧你。」

陳三道：「柯老大，勸他回客棧去睡。」

柯老大哈哈一笑，道：「不行，我知道小高這小子，義氣得很，你多照顧他一點就行了。」

陳三道：「你柯老大儘管放心，咱們這趟鏢只要平安地回到江州，我就是求總鏢頭，也要替小高求個實缺出來。」

「多謝你了，陳三哥。其實我小高也不在乎每月多幾兩銀子。」

陳三笑笑道：「你年紀還輕，聽我跟柯老大的不會有錯。」

柯老大突然伸手按在小高肩上，道：「小高，不管出了甚麼事，你能躲就躲起來，能走就走，你力量太小了，是那麼微不足道，就算你拚了命，也沒有多大的幫助，小高，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小高點點頭。

陳三看了柯老大一眼，道：「我也這麼說過他，柯老大，總鏢頭似乎胸有成竹，小高守在大飛輪上也許是對了。」

柯老大點點頭，緩步離去。

夜色中，他步履沉重，似是有無限心事，也流露出無限淒涼，小高幾乎要出口叫住他，卻强自忍了下來。

事實上，隨行的鏢頭、趟子手，都已經明白此行的兇險及艱難，雙方用智鬥力，不是一二次的拚殺中，能夠分出勝負的。

這是一段漫長的路，不知要經過多少的拚殺才會有結果。

大飛輪停在客棧之外三丈左右，那是一片空曠的草地上。

下弦月剛剛露出，一陣大風帶來了濃重的雲層把它掩住。

夜色更暗，風聲更緊。

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借着月色的掩護，正向大飛輪走了過來。

小高想坐起，但卻忍下未動，此時此刻，不宜表現他一身超絕的武功。

步履聲逐漸接近，已到了大飛

輪四五尺之外。

陳三終於也警覺了，忽然坐起，同時右手已多了一把出鞘的單刀。

「你是陳三吧？」

陳三已聽出了來人的聲音，急急說道：「是總鏢頭……」

「是我……」方振遠行近了大飛輪，身後緊隨着長衫飄飄的唐瑜。

方振遠看看橫躺在車門前的小高，道：「他是……」

「我的助手小高……」

「好！走完這趟鏢，你們都有重賞，叫他起來，打開車門。」

小高自然早醒了，直聽方振遠說完話，才一翻身坐了起來，下了篷車。

陳三打開車門，方振遠、唐瑜行入了車中，關上車門。

車廂內傳出了方振遠的聲音道：「不要聲張，你們不願意留下來，就回到客棧去睡，願意留下來，我也不勉強你們，不過，不能堵住車門。」

陳三應了一聲，小高只好搬動棉被，陳三示意小高回到客棧去睡，小高卻執意不肯。

客棧的棉被又厚又大，小高索性不睡覺，把棉被裹住四周，打坐調息。

三更時分，風吹雲動，下弦月放射出一片清冷的光輝。

小高星目微啟，剛好發覺江畔上三條人影疾奔而來。

那是第一流的輕身功夫，三條人影接近到大飛輪七八尺之外，仍未傳出來一點聲息。

小高無法推斷坐在車中的方振遠和唐瑜，是否已經發現敵人，但卻擔心陳三的安危。

因爲，陳三睡的地方，正好在車門下面，如對方出手，第一個定是對付陳三。

三條人影分站三個方位，月光下小高已可看見三個人影都穿着一色的夜行勁裝，但卻有一條黑色絲巾包住臉部，只露出兩隻眼睛。

這情形分明是要掩飾眞正面目，這有兩個可能：

一個可能他們是方總鏢頭的舊相識，不好意思出手劫鏢，故意將臉蒙上。

一個是他們在江湖上有相當的身份、地位，不願洩露了眞正身份。

看到三個蒙面人，小高心中一動，暗道：「我也可以把自己改扮起來。」

他頭上本來戴了一頂護臉的皮帽，兩邊的護耳向下一拉，把臉掩去大半，就算是相識的人，一時也無法辨認。

面對着即將發生的兇險，小高不但沒有畏懼，在心情上反而有一種期待已久的興奮。

現在，小高唯一擔心的事情，就是陳三和柯老大在這場將來臨兇險戰鬥中的安危，他不願他們受到傷害。

他是個很有感情的人，但卻又充滿着窺視天下武功奧秘的心願。

大飛輪迎面的黑衣人突然一跨步，人已到了篷車的後面。

陳三似乎是眞的睡着了，來人欺身到車身的前面，他竟然毫無所覺。

事實上，來人步履輕巧，連一點點輕微的聲息亦未發出。

那人伸出了右手，點向陳三。

小高心中大急，不知是否應該出手相救，正感爲難之際，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道：「朋友請手下留情，他只是一個趕車的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那黑衣人的右手，已接近了陳三，突然停了下來。

三個接近輪車的黑衣人，同時飄身而退，但卻並未退走。

方振遠目光轉動，掃掠三個黑衣人一眼，抱拳說道：「區區方振遠，九江鏢局總鏢頭，自信這些年來行事謹慎，從未開罪過江湖上的朋友。三位如果有需要方某效力之處，但請吩咐一聲，只要方某人力所能及，絕不藉故推拒。」

小高心中忖道：「看來九江鏢局的盛名，實也是得來不易，光憑這份低聲下氣的姿態，就非一般江湖人所能做到的。」

但三個人卻是毫無反應，沒有一個人開口答話，只是盯着方振遠。

方振遠皺皺眉頭道：「三位金口不開，用意不明，這就叫方某人爲難了。」

小高細心觀察，三個黑衣人並非全無反應，只不過他們之間以目光交談，彼此心領神會。

奇怪的是，三個人似乎都在逃避說話。

難道是怕人由口音中聽出了他們的身份？

但聞方振遠輕輕嘆口氣，道：「三位一直不肯開口，就叫方某人無法得知來意了。」

這時，本來在車中的唐瑜，突然一長身飛了出來，道：「方兄，人家不肯開口，分明是沒有把你九江鏢局放在眼中，你怕開罪了江湖上的朋友，但我唐瑜可不怕。」

「深夜近車，非偷即盜！」

那三個黑衣人同時冷笑一聲，六道目光一起投注在唐瑜臉上，神情充滿了不屑之意。

唐瑜本是極端聰明的人物，一看三人的臉色，忽然心中一動，道：「三位認識唐某人？」

站在正面的黑衣人再也忍不住

了，他冷笑一聲，道：「追風劍唐瑜，你好狂妄的口氣！」

聲音怪異，分明是故意捏着喉嚨擠出來的聲音。

方振遠長長嘆了口氣，道：「各位既然來了，似乎就用不着這麼遮遮掩掩了，方某不願得罪江湖上的朋友，卻也不是怕事的人，九江鏢局能有今天這個局面，是我方某人手中的子母金刀、十三支甩手鐵翎箭所打出來的天下，說到江湖道義、朋友情份，方振遠兩肋插刀在所不惜。但如要恃强劫鏢，那就要看看各位的手段了。」

仍是那種怪異的聲音，道：「方總鏢頭，今夜打擾，情非得已。方總鏢頭愛朋友，當能體諒我們的苦衷，至於我今夜來意，方總鏢頭心中大概早已有數了。」

聽口氣，分明是故舊相識，卻因爲不得已的原因方來劫鏢。口氣裏軟中帶硬，看樣子，套交情、講斤兩恐怕已無法渡過今夜之危了。

衡度情勢之後，方振遠暗自下了決心，既難善罷，就只有放手一戰了。

心中既下了決定，口氣一變，道：「老實說，我不明白諸位的來意何在，總不會是來劫鏢的吧？」

「很不幸地，被你料中了，咱們今夜來此，正是爲了劫鏢。」

話出自另一個蒙面人之口，但聲音怪異，也分明是故意裝出來的。

方振遠心中暗道：「看樣子，這一位可能是相識的朋友，而且口氣堅定，恐非言語所能解決了。」於是他又道：「三位既是劫鏢而來，又何必掩住本來的面目呢？」

說話的是另一個人，三個人都開口了，但都用裝作出來的聲音。

方振遠心想：「難道這三個人都是我方振遠相識的人？」他當下哈哈一笑，道：「九江鏢局能有今天這個局面，不是全憑口舌之利得來的，三位如果要動手劫鏢，先要把方某人打倒才行。」

「一定要動手，分出生死才成嗎？」

「總不能讓方某人白白地送上鏢貨，自己毀了九江鏢局的招牌吧？」

「這麼看來，只有動手一戰了！唉，方總鏢頭請多保重！」

他聲音傷感，似是對方振遠的決定感到惋惜。

唐瑜右手一揚，「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寶劍劃出一道劍花，道：「笨鳥先飛，打旗的先上，在動方總鏢頭之前，哪一個肯賜教，先把我姓唐的放倒再說吧！」

三個黑衣人互望一眼，正東方位上的黑衣人突然上前一步，右手也多了一柄長劍，冷冷說道：「唐瑜，你不是九江鏢局的人，爲甚麼要管這檔閒事？」

唐瑜笑笑道：「諸位既敢劫鏢，甘爲盜匪，還有甚麼事做不出來？但卻蒙着大半個臉，豈不是太過做作了？」

他罵起人來，詞鋒銳利，刺耳難聽。

那黑衣人的眼中泛起怒意與殺機，他冷冷的注視着唐瑜，道：「唐瑜，你介入此中，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使事情更行惡化，鬧成慘劇。」

唐瑜冷笑一聲，道：「諸位計劃劫鏢的時候，沒有把我唐某計算上，是嗎？」

黑衣人長劍一振，道：「你破壞了我們的計劃，破壞了我們的大事，當眞是在劫難逃了。」

坐在車上的小高，聽到最後的一句話，心頭忽然一震，他忖道：「這口音好熟！」

原來，那人的最後一句話，沒假裝聲音，露出了本來的口音。

唐瑜此時劍已出手，寒芒如電，直刺過去。

方振遠大聲喝道：「唐賢弟，快請住手！」

他的喝止雖快，但劍勢更快，兩人雙劍，已交換三招。

唐瑜只覺對方內力高强，劍上力道奇重，追風劍以快速見長，而對方劍勢的變化，竟不在追風劍之下。

唐瑜收劍疾退，後掠八丈，方振遠橫跨一步，擋在唐瑜身前。此時金刀雖已出，但卻隱在肘後，抱拳道：「你……你是雷兄……」

小高心中忖道：「不錯！正是雷方雨的聲音，這位稱霸中州的大豪，怎會劫鏢呢？」

那黑衣人突然扯下蒙面黑巾，嘆了口氣，道：「言多必失，雷某人說話多了些。」

方振遠神色驚異，呆呆地望着雷方雨，道：「雷兄，這是怎麼回事？」

雷方雨又是一聲長嘆，道：「方兄，想不到是我雷某人吧？」

「完全意外……」方振遠神情茫然地說：「丟開咱們的交情不談，以雷兄的聲譽，怎會做出劫鏢的事？」

雷方雨沉吟了一會，道：「方兄，雷某有苦難言，方兄如肯賜諒，交出鏢貨，不但可免去今夜一戰，兄弟且感激萬分。」

方振遠道：「雷兄，咱們交往了十餘年，彼此相知甚深……」

雷方雨截道：「所以你作夢也沒想到，我會劫你的鏢貨。」

方振遠道：「確未想到，但雷兄卻應該想到，兄弟不會雙手奉上鏢貨。」

雷方雨神情肅然地道：「我解下蒙面黑巾，就是決心承擔起這次劫鏢的責任，錯開今夜，方兄儘可以找我……」

「如果在下未聽出雷兄的口音，叫破雷兄的身份呢？」

「就算你聽出來，卻也未必就敢肯定是我，我可以咬牙不認，你又如何確定是我？」

方振遠楞了一楞，忖道：「這話倒也不錯，硬不認帳，說出去，武林中也不會有人相信。」

雷方雨道：「今夜之事，日後我自會給方兄一個交代，但願今夜你能抑制自己。」

方振遠道：「抑制自己？雷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雷方雨神情肅然地說：「方兄，你衡量一下情形，是否有致勝的把握。」

方振遠淡淡一笑，道：「雷兄劍術精湛，兄弟心儀已久，但如果說勝過兄弟我，兄弟倒是不太相信。」

雷方雨冷笑一聲，道：「至少在二三百個回合之內，無法分出勝負。」

方振遠點點頭。

雷方雨又笑道：「方總鏢頭只看到我雷某人，難道忘了我們是有三個人的嗎？」

方振遠一怔，道：「他們兩位是……」

唐瑜截道：「雷大俠也忘了有我唐瑜在場。」

雷方雨道：「算上你追風劍，我們還多了一個人。」

唐瑜道：「九江鏢局，還有隨行的鏢師，如論人數之多，九江鏢局是佔盡優勢了。」

方振遠聽出了雷方雨的弦外之音，他高聲說道：「能和雷兄同行的，自是武林高人，何不解下蒙面黑巾，容方某拜見？」

另外兩個黑衣人，聽了這番話，仍是肅立未動，但見蒙面黑巾在微微抖動，顯見兩人的心中正激動萬分。

雷方雨長長嘆了口氣，道：「方兄，兄弟顯露出本來面目，已經給足了方兄面子，他們不會再以本來面目和方兄相見了。」

「難道這兩位也是方某人的舊識？」

雷方雨略一沉吟，道：「他們兩位的武功、聲譽，絕不在我雷方雨之下。兄弟言盡於此，請方兄三思才好。」

方振遠果然凝神思索。

小高卻聽得精神一振，忖道：「能和雷方雨齊名的人，自然是江湖上享譽極隆之人。目前江湖上最有名的五個人，我已經見過四個，難道此二人也是五大名人之中……」

他忽然震動了一下，打消了自己的想法。

這不太可能呀，龍家堡的龍公泰遠在塞外，怎麼無端端的跑到中原劫鏢呢？

一劍千鋒董百葯是一門之主，又怎會和雷方雨聯手劫鏢？

至於五大名人之首的韓七絕，早已息隱深山，行踪不明，更不會和雷方雨聯手劫鏢的了……

但除了這些人，誰又能與雷方雨這樣的一方豪雄齊名呢？

小高暗暗地嘆息一聲，這江湖之大，當眞是山藏海納。

除了五大名人之外，還不知道有多少名不見經傳的高人，像那火雲頭陀，不是一樣受到方振遠的禮遇嗎？

能受刀箭雙絕方振遠禮遇的人，自然具有相當的份量。

而敢單人匹馬攔截九江鏢局鏢車的人，亦必有着鬥鬥刀劍雙絕的勇氣與信心。

但這火雲頭陀的大名，自己卻從未聽人說過。

這時，雁蕩四雄、何坤都已趕到現場，五個人站在一丈之外，兵刃在手，全神戒備，準備隨時一戰。

方振遠沉吟良久，才似定了主意，他緩緩道：「雷兄，要甚麼？」

雷方雨呆了一呆，道：「貴局保的鏢貨。」

「只是幾個箱子，而且在前面峽谷之中，已被五行神僧中的火雲和尚取去了一隻。」

雷方雨沉吟了一會，道：「方兄車中還有幾個？」

「兩個……」方振遠嚴肅地道：「雷兄，可以拿一個去。」

「如果兄弟兩隻箱子都要呢？方兄肯不肯賞這個面子？」

「可以！」方振遠毫不考慮地答應了。他又道：「不過……雷兄也要給方某一個交代才行。」

雷方雨道：「請說！」

方振遠道：「雷兄取走了兩個箱子之後，必須保証今後不再和九江鏢局爲難……」

他目光一掠另外兩個黑衣人，又道：「他們兩位也是一樣。」

雷方雨望望兩個黑衣蒙面人，兩個黑衣人微微點頭。

方振遠冷肅地說道：「大丈夫一言……」

「快馬一鞭……」雷方雨道：「不過，我要搜查一下，車中共有幾個箱子？」

「可以！」

雷方雨道：「如果不止兩個箱子呢？」

方振遠道：「兄弟說兩個，就只有兩個，如尚有多餘，雷兄一併

取走就是了。」

雷方雨沉吟了一陣，道：「車中如果還有別的東西呢？」

唐瑜冷冷道：「雷方雨，你太過份了。」

方振遠搖搖手阻止唐瑜，道：「唐賢弟，錢財寶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以雷兄和同來的身份，肯出面劫鏢，這個面子非賣不可。」

「雷兄，請登車搜查，能找到甚麼就儘管帶走。陳三，打開車門。」

陳三應了一聲，打開車門，同時一拉小高，兩人同時離開車子，退到三尺之外。

小高伸手拉低帽沿，站在一旁，心中卻暗叫奇怪。

雷方雨來劫鏢，卻又似乎不知道劫的是甚麼東西，而方振遠的表現，更叫人無法捉摸。

大飛輪中放了三隻箱子，火雲頭陀兵不血刃取走了一隻，餘下兩隻，又拱手讓雷方雨取走。火雲頭陀取箱子時，車中只看到一隻箱子呀！

天下第一鏢局，竟任人予取予求，這算甚麼？

這和他過去爲追尋失鏢，遠行南荒，血戰數十次的行徑大相違背。

莫非這其中有甚麼玄機不成？

* * *

雷方雨登上了大飛輪。

只見兩個相同的紅漆木箱，並排放在車中，木箱不大，寬不過半尺，長不過尺半，但造得十分精巧。

還有兩把精巧的金色小鎖，分鎖在箱子上。

車內十分寬敞，坐上三四個人，也不會覺得擁擠，但舖着紅毯的車上，只放着兩個箱子，別無他物。

雷方雨仔細搜了一陣，再找不出別的物品，只好提起兩隻箱子，箱子入手，雷方雨已覺出箱子裏放有東西，份量不輕，似是放着衣服書畫之類。

方振遠沒有阻攔，任憑雷方雨在車上搜查。

直待雷方雨提着兩個木箱走下大飛輪，才淡淡一笑道：「雷兄好走，恕兄弟不送了。」

雷方雨注視着方振遠，緩緩說道：「這份交情，我們會記在心裏，這麼一個結局，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方兄能夠名動四方，確是不易。」

「除了刀箭雙絕之外，還有人所難及的智略，我們來劫取一個箱子，方兄卻給了我們兩個，兩隻箱子完全一樣。」

「因爲我們也只有兩個箱子。」

「所以，我們就一起拿去，至於這箱中裝的是甚麼東西，那就不是我們的責任了。」

方振遠笑道：「這箱子上金鎖的鑰匙，在託鏢主人的手中，所以兄弟也無法給雷兄了。」

雷方雨道：「我明白，打開箱子的時候，萬一發生甚麼危險，也不關方兄的事了。」

「如果先說明白，雷兄和另外兩個朋友，應該也不會受到牽連。」

「承教！承教！」雷方雨提着兩個木箱，大步向前行去。

另外兩個黑衣蒙面人也緊隨在雷方雨的身後離去。

小高心中大感奇異，原本是一場非打不可的局面，忽然間輕輕鬆鬆的化解了，這結果讓小高大惑不解。

其實，江湖上機變萬千，又豈是小高閱歷不豐的人所能理解的。

雷方雨等三人離去之後，何坤和雁蕩四雄急急圍了上來，道：「總鏢頭……」

方振遠揮揮手，阻止了何坤之言，並且神情愉悅地道：「回去好好睡一覺，明天一早上路。」

小高强忍心中重重疑問，但好奇之念，並未稍減。江湖上之事那麼深博廣大，難以預測，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

失去了鏢貨，方振遠並沒有回轉九江，大飛輪一早渡河，仍按照預定的方向行進。

數年累積的經驗使小高明白言多必失，只有在最適當的時間，才能技巧地探索一些隱秘。

何況，走鏢這個行業，對小高來說還是第一次，儘管他心中有很多疑問，但他總是儘量忍着不問。

小高能忍，但陳三卻忍不住了，他嘆息一聲，道：「這趟鏢很奇怪，我在鏢局裏幹了十年，走鏢數百次，從未遇見這樣的怪鏢。」

「怪鏢？甚麼意思？」小高問道。

陳三目光轉動，發覺總鏢頭在十餘丈之外，何坤和雁蕩四雄幾位鏢師，都跟在鏢車四丈之後。

大概是車中已無鏢貨，用不着再守在鏢車的四週了，這給了陳三一個說話的機會，他輕吁一口氣，道：「過去走鏢，咱們都知道保的是甚麼貨物，運送至何處，這一次，卻是甚麼都不知道，大概只有總鏢頭心裏明白了。」

小高道：「咱們保的東西，不是被人家劫走了嗎？」

「是啊……」陳三一臉茫然地道：「大飛輪上只要多放五斤以上的東西，我都能夠感覺出來。」

小高問道：「現在呢？」

陳三搖搖頭，道：「車上已經

沒有東西了，咱們駛的是一輛空車。」

小高略一沉吟，道：「那咱們押送的鏢貨，眞的被人家取走了？咱們應該折回九江才對，怎麼繼續上路呢？」

這是小高心中的疑問，一直不便提出來。但陳三既提起來了，他立刻順勢探問。

小高略一沉吟，又道：「也許咱們這一次保送的是很名貴的珠寶，總鏢頭自己帶在身上了。」

陳三看了小高一眼，道：「不可能！如果咱們保送的東西還在，就一定還放在大飛輪上……」

他話猶未完，卻突然住了口。

但聞蹄聲得得，柯老大拍馬趕到車旁，道：「小高，這一次不該要你來的。」

小高心中明白，那是出於至誠的關懷，他甚是感動，口裏卻笑道：「爲甚麼呢？」

柯福道：「九江鏢局三四年都沒出事了，想不到這一次總鏢頭親自出馬護鏢，竟有這麼多的痳煩。」

小高道：「既然在鏢行中混口飯吃，就難免會碰上這種事，這樣也好，也可以……」

「甚麼……」柯福瞪大了眼睛道：「小高，你認爲這是好玩的哪？刀槍無眼，碰上了不是瞎眼、斷腿，就是皮破血流，你年紀輕，不知利害……」

「我知道！柯老大，可是，我自願幹了這個行業，總不能一遇危險，就趕快拚命地逃開吧？」

柯老大微微一怔，道：「你小子要是那樣沒有出息，我也不會把你帶入鏢局了。」

小高笑笑道：「對！我小高總不能讓你柯老大丟臉啊！」

柯福長長嘆口氣，道：「小高，話雖不錯，但你小子那點蠻力派不上用場，眞要動刀動槍，你一點也幫不上忙。」

陳三接道：「這一點我勸過他了，一旦打起來，要他別出手，能走就走，不能就躲起來。」

「柯老大，不過，保鏢這一行，本就是刀口上舔血，拿命換錢，一旦遇上了甚麼，那也只好認命了。」

柯福道：「我感到不安的是，這一次實在輪不到這小子來。我想盡辦法把他給安排上，要是害了他的命，教我如何安心？」

陳三笑道：「這麼說，我也有責任了，我要是不答應你柯老大的勸說，小高絕對走不上這趟鏢。」

小高心中雖感好笑，但對二人關懷情義，卻是銘感十分，他輕輕咳一聲，道：「陳三哥、柯老大，不用爲我擔心，生死由命，我小高早把這些事看開了，保鏢這一行雖危險，卻很刺激。我就是喜歡這種生死邊緣的冒險生活。」

柯老大哈哈一笑，道：「好小子，有你的！」一提韁繩，快馬向前衝去。

小高閉上雙目，倚在靠背上，心裏卻盤算着，這一趟鏢究竟保的是甚麼東西？居然能夠引得雷方雨這等江湖名人也來劫鏢？

＊ ＊ ＊

一連三天，未再發生事故。

但方振遠的神色卻未見開朗，反而更爲陰沉，似乎有着滿懷的心事，且越來越重的樣子。

小高冷眼旁觀，發覺三天來有二批行商、旅客和鏢車行宿相同，雖非同在一家客棧住宿、一處飯莊打尖，但行動起來，卻都在鏢車的前後。

他目光銳利，稍一留神，就把兩批行商都認了出來。

這兩批行商一共八個人，雖然分成兩批行商，但卻似乎是有意地走在一起。

八人中有四個特別扎眼，兩個三十左右的中年人，兩個是五旬以上的老者。他們步履輕快，健步如飛。

小高留心一看，發覺四人都有着很高明的武功，於是再也忍不住低聲道：「陳三哥，你瞧出來沒有？」

陳三微微一笑，道：「瞧出甚麼？」

「那兩批行旅，似乎是有意地跟在咱們大飛輪前後行動。」

「噢……」陳三笑笑道：「你瞧出了甚麼地方不對？」

小高心中一震，自悔多言，急急說道：「我瞧不出甚麼特別的地方，只是覺得他們兩天來一直跟在我們的身後，看上去有些扎眼。」

陳三又是一笑，道：「不必擔心，你能看得出來，總鏢頭自然早就看出來了，這些事，用不着咱們去管。」

他忽然有所警覺，這些人如果眞的要對鏢局有所不利的話，以方振遠江湖經驗之豐，怎會毫無所覺？又怎需要他多嘴呢？

似乎是雙方都正展開一些部署，安排一場決戰。

大飛輪一直走得很慢，經過荒涼的地方，都是在中午左右，從不讓鏢車在夜晚時分，走過危險地區。

這幾天的平靜，正是風雨前的寧靜。

這是第四天的正午時分，鏢車在行經一座荒涼的山崗上，崗上一片廣闊平坦，青草滿地，雜開着一些不知名的花。

(未完·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八劍揚威

紫羅十二式過招　牛肝馬肺峽遇襲

兩匹馬沿着古道往西急馳。這天中午，趕到宜昌，忽然身後響起一陣蹄聲，那是兩匹青鬃川馬，前面一騎，坐着一個黑衣中年漢子，臉色倨傲，後面是一個精壯大漢，兩人手控韁繩，揚鞭急馳！

後面大漢，一眼看到江青嵐和白玫兩人，似乎楞了一楞，接着兩腿一挾，趕上前面一騎，低聲說了兩句。

前面黑衣漢子果然也立即回頭望來，白玫瞧得奇怪，低聲問道：「嵐哥哥，這兩人瞧我們幹嗎？」

江青嵐怕她惹事，連忙使了個眼色。只聽黑衣漢子冷嘿了一聲，才策馬疾馳而去，江青嵐瞧得心中一動，但因白玫不懂江湖過節，並沒開口。兩人策馬緩行，慢慢的向碼頭而來。

這宜昌城瀕臨長江左岸，西控三峽，東接雲夢，爲山地與平原的分野，也是入蜀的要道，楚蜀來往的客商貨物，多在這裡裝卸換船，所以碼頭上帆檣如林，茶館酒樓，生意鼎盛。

江青嵐、白玫，一對璧人，一個風儀翩翩，貴介公子，一個如花似玉，大家閨秀。許多船家一見兩人，分明是富貴人家的公子小姐，像是僱船入蜀的情形，這可正是肥水！

當下便有四五人迎上前來，那知走到臨近，瞧了兩人馬匹一眼，立即臉色乍變，畏如蛇蝎般，紛紛向後退去，這情形十分兀突，江青嵐正感不解。只見一個身穿對襟短襖的漢子，却滿臉堆笑的問道：「公子爺，小行船隻較多，艙位乾淨，又穩又快，坐我們的船罷？」

江青嵐點了點頭，一面和他講好船價，直放夔州。那漢子唯唯答應，一面笑道：「公子爺溯江入川，目前夏秋之際，峽中水漲，船上裝了牲口，甚是不便，公子爺不如交給小行代賣，入了四川，再買上兩匹川馬代步，要方便得多。」

江青嵐聽得有理，便點頭稱好。那漢子立即招呼邊上一個小斷，牽着馬匹過去。江青嵐目光一瞥，依稀看到自己乘坐的那匹馬，靠近屁股之處，印着一隻小小的白粉蝎子，一時也並未在意。

大漢領着兩人走下船艙，果然艙位寬大，裡面隔成兩間，收拾得十分清潔。兩邊還有六扇明瓦船窗，可供客人凭欄遠眺，不一會，那小斷已把牲口價款送來，同時船家也買了許多糧食雜物七八名水手，撤了跳板，起錨開船。

碼頭一帶帆檣如林，進出的船隻往來如飛，水手們吆喝着撐篙運槳，舟行似箭。直到出了江岔子，水面漸寬，轆轆聲中，業已扯起風帆順風逆水往上流直去。

白玫還是第一次坐船，覺得十分好玩，一手支頤，只是看着遠山近水，悠然出神！江青嵐獨坐無聊，不由想起大方眞人遲老殘臨走時贈送自己的那本「兩儀眞解」，這多天來，一直揣在懷中，沒有時間翻看。

這位武功入化的奇人，在書中首頁寫有「兩儀眞解，功參造化」之言，自然不是誇張之詞。只要瞧他眼巴巴的從峭山死谷，趕到江南尋找自己，贈送這本手抄書本，可見他對這本「兩儀眞解」是何等重視。

心中想着，就從懷中取出，打開一瞧，只見第一面上，只畫着一個太極圖，第二面並排着兩個圓圈，中間相連，狀似連環，這兩幅圖，並無說明。第三面上，是一篇只有兩百來字的古文，文義晦澀。

任你江青嵐自幼聰穎，經書百家，過目成誦，內功心法也有相當基礎，但對這篇古拙文字，仍有許多難以理解之處。再一翻到第四面，那才是遲老殘「兩儀眞解」積數十年精心探討的心得，注釋極爲詳盡。

大意是說「兩儀眞解」就是先天眞氣，取法於天地未分，混沌一元之象，人體爲一小周天，以歸眞返璞，天人合一爲主，接着就是如何運氣，如何運功，和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之訣！

江青嵐玄關已通，對本門無上絕學的「離合神功」，也有了四五成火候。「離合神功」原也是從先天太極演繹而來，武學之道，不論何門何派，到了最高境界，原是殊途同歸，其理則一。

他此時看到遲老殘這篇註解，不由觸類旁通，豁然而悟，暗想本門的「離合神功」，講究「引力返虛」原來還是後天之靜。

「兩儀眞解」主張培養渾然之氣，是從先天的靜字上做功夫。由此看來，這「兩儀眞解」比自己所學，境界又高了一成。難怪遲老殘找一個傳人，要如此鄭重其事，心中這份狂喜，眞是無可形容！

白玫望了一會兩岸峭壁和紆曲山水，回過頭來，只見嵐哥哥手上捧着一册薄薄的書本，全神貫注，臉露喜色，瞧得十分出神，不由輕聲叫道：「嵐哥哥，你在看什麼呀？」

江青嵐唔了一聲，放下「兩儀眞解」，笑道：「這是遲老前輩相贈的『兩儀眞解』，一本至高無上的武學秘笈，玫妹，妳也來瞧瞧！」

白玫聽到嵐哥哥肯把至高無上的武學秘笈，讓自己同學，心頭一甜，但却微微搖頭，嫣然笑道：「嵐哥哥，那是遲老前輩送給你的咯！你看好啦，我不想學。那教我玫兒的人說過，只准我學他的功夫，不准再學旁的，他說，只要我肯用心苦練，不難天下無敵。」

江青嵐聽她如此一說，忽然想起長恨谷口，千里孤行客和遲老殘對了一招。當時自己雖然沒有看清楚，但千里孤行客只飄然退了一步，遲老前輩却連退兩步之多。

大方眞人遲老殘，乃是名列武林六絕，天狠天狐的師父，武功之高，已入化境，還比千里孤行客要遜上一籌，足見千里孤行客要白玫用心苦練，不難天下無敵，也確非虛語。

心中想着，一面點頭笑道：「妳說得極是，傳妳武功之人，定是一位絕世奇人，以妳所學，愚兄恐怕還及不上呢！那位奇人，不知可會告訴過妳，是那一門派的功夫？」

白玫聽到嵐哥哥稱讚自己，心中覺得高興，接着又臉上一紅，正想開口，但聽到後來，却搖了搖頭，茫然的道：「他只是教我怎樣練、怎麼練的，從沒說過什麼門派呀！有時我練不好，他還兇兇的罵我呢。」

江青嵐知道這位妹子懂得不多，一時也問不出什麼來，只好笑着點頭！

說話之間，天色已黑，船家在平善壩一個小村子旁攏了岸，這裡正好是一個江岔子，水勢較緩，水手們休息下來，小斷在殺鷄做飯。江青嵐和白玫兩人也走出船艙，在船頭上站了一會，只覺這西陵峽果眞千峯百嶂，山水迂曲。

飯後，小斷泡上一壺茗茶，兩人在艙中談了一會，這時船上水手都已在後艙橫七豎八的入了睡鄉！

江青嵐瞧白玫也微有睡意，就囑她先睡。自己就在艙中依着遲老殘「兩儀眞解」所說內功，運氣調息。練了一個更次，只覺一口先天眞氣，果然隨意運轉，四肢百骸，充塞了無比活力，正自心中歡喜。

忽聽遠處水聲嘩嘩，敢情有一艘船隻從上游駛了下來，江青嵐心中納罕，目前正值夏季，三峽水勢洪大，許多岩礁，全已沉沒，大白天裡尚且十分驚險，什麼船隻恁地大膽，還敢在黑夜航行？

心念轉動，正待探頭出去，瞥見自己後梢忽然射出燈光，閃了兩閃，果然江面上也立時有燈光反射過來。

江青嵐如今在江湖上跑多了，經驗自然也增長不少，心中一動，忽然想起白天在宜昌碼頭僱船時的情形，分明就有了蹊蹺，難道自己上的就是盜船？

正想之間，只聽那艘來船越駛越近，隱約聽到收帆停槳之聲。不多一會，漸漸已和自己的船並在一起，接着只覺船身微微一晃，連忙

躡足過去，輕輕推開船艙，向外一望，果然有一條黑影，從自己後梢飛起，往來船上躍去，瞧他身形，正是那個穿對襟短襖的船家。

江青嵐微微一哂，憑這點身手，也想在江湖上混？當下閃出船艙，只見那船家躍上來船之後，那船還在搖晃未定，也立即一提眞氣，身子憑空橫掠，輕輕落在來船桅桿的橫桁之上，向四處略一打量，悄無聲息的往船篷上飄落。

他這一手輕功，何等輕靈，即使一流高手，身在艙中，當此船身還在搖晃之際，也不易察覺得出。

江青嵐身貼船篷，向下瞧去，那比自己先躍上船的對襟漢子，此時也剛走入船艙，他見到艙中坐着的高大漢子，連忙躬下身去，諂笑着道：「九爺！你老親自趕來嗎？」

那九爺並未作答，只問道：「姓江的小子，可在船上？」

對襟漢子連忙應「是」。

九爺又問道：「他們可起了什麼疑心？」

對襟漢子忙道：「瞧他們並沒發覺！」

九爺嘿了一聲，點頭道：「這回你做得不錯！記住，這兩人是師傅他老人家特別吩咐的，明天午後，你們船在牛肝馬肺峽附近，就折斷船舵，讓他們多喝幾口水，大師兄、二師兄會親自趕來接應。」

對襟漢子又連連應「是」。

九爺又道：「那姓江的小子厲害得緊，你千萬大意不得，此刻可從水裡回去，別晃動船隻，惹他們起疑。」

對襟漢子伺候着道：「九爺可有別的吩咐？」

九爺擺手道：「沒有了，你快回去罷！」

對襟漢子行禮退出，果然嗤的從船舷鑽入水中，悄悄游回。江青嵐雖然聽到了他們陰謀，但心中兀自不解，自己幾曾和長江一帶的水寇結下樑子？

聽口氣還是他們師傅特別吩咐下來，他們師傅又不知是誰？牛肝馬肺峽，不知在什麼地方，想來定是十分險惡之處，心中想着，也就飛身掠回船上。

瞧瞧白玫，她香息輕勻，睡得甚香，當下也不再驚動，自己回房入睡。第二天清晨，水手們啓錨開船，七八個牽夫已從大絞盤上取出兩根纜索，上岸背牽去了。

江青嵐把昨夜之事悄悄的告訴了她。小姑娘天不怕地不怕，還覺得挺好玩，嬌笑着輕聲兒道：「嵐哥哥，那我們幾時動手呀？」

江青嵐劍眉微皺，道：「玫妹，這可不是玩的，我們都不識水性呢，等到前面近灘之處，叫他們靠岸就是。」

白玫不依道：「他們這些賊子，平日裡劫財害命，天理難容，我們碰上了，豈可輕易放過？嵐哥哥，我們就等到了牛肝馬肺峽，瞧他們怎樣對付我們不好嗎？」

江青嵐還想再說，白玫俯在他耳邊，吹氣如蘭，輕聲說道：「好啦！好啦！嵐哥哥，船翻了，我有辦法呢！」

說着從身邊抽出一柄精光四射的短劍，在艙板上劃下四塊兩尺來長的木板，然後依照兩人脚樣大小，在邊上打了四個小洞。又興匆匆的找來四條繩子，由小洞中穿入，縛到鞋底下面，一面回頭咭咭輕笑，道：「嵐哥哥，你瞧，這樣不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了嗎？這裡江面不闊，我們從船上縱出，只要有四五個起落，準可到岸。」

江青嵐瞧着白玫興高采烈的這份淘氣樣子，虧她想得出來。憑自己的功夫，只要脚下縛上兩塊木板，確也足可渡登彼岸，這就不再言語。

白玫瞧到嵐哥哥不再反對，越發高興，喜孜孜地把江青嵐和自己兩人的包裹收在一齊，然後旁着嵐哥哥靠窗坐下。

船隻航行了已將兩個時辰，日色將午，兩邊山峯，愈來愈是險陡，水勢由上而下，也愈來愈是湍急，船身好似釘着不動。江青嵐、白玫兩人步出船艙，在船頭上望了一陣。

只見上行的船隻，全都由人拉牽，大型船隻，牽夫多至二三十人，像自己這條船，也有十幾個人，他們赤着上身，弓背彎腰，額頭幾乎觸近地面，口中嗨啊嗨啊地大聲吆喝，此起彼落，響成一片，一步步往上牽去。

從上流下來的船隻，都是順流而下，一瀉千里，驚險程度，遠超自己的船，當眞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江青嵐瞧到這等聲勢，不由暗暗心驚，尋思賊人們選擇在牛肝馬肺峽下手，可見地形比這裡還要驚險，這就回過頭去，低聲說道：「玫妹，妳瞧這裡水勢已如此湍急，再上去恐怕還要險陡，萬一船隻翻了，可不是好玩的！」

白玫抿嘴笑道：「那就好玩咯，我可不怕。」接着又側臉問道：「嵐哥哥，你怕不怕？」

江青嵐不知她武功底蘊，無可奈何的道：「只要妳不怕就好。」

白玫掠着鬢髮，稚氣的笑了一笑，忽然回頭向後艙望去，原來船上水手，全都背牽去了，後艙只剩下那對襟漢子，在把着舵，另外還有一個小廝，却蹲在艙裡打盹！

白玫道：「喂！船老大，牛肝馬肺峽到了沒有呀？」

對襟漢子聽得驀然一怔，一手把舵，强作鎭定的向兩岸張望了一陣，慢吞吞地笑道：「還早呢，這裡才是三斗坪！」

白玫又道：「那地方爲什麼叫它牛肝馬肺峽呀？這名字多古怪！」

對襟漢子見她老提「牛肝馬肺峽」，心中更是慌張，只好答道：「那是因爲峽岸石壁上，有兩座天生成的石鐘乳，遠遠望去，好像牛肝馬肺，吊在半空中似的，大家才這樣叫出了名。」

白玫嗤的笑道：「那爲什麼不叫狗心猪肝峽呢？好讓一班狗心猪肝，劫財害命的賊人，到了這個地方，知道警惕，如果不做好人，就得把心肝五臟，掛上石壁上去。」

對襟漢子越聽越不是味，既驚又怕，額上汗水不禁像黃豆般綻了出來，勉強笑道：「大小姐，妳眞會說笑話！」

白玫瞧着他，暗暗好笑，一面說道：「啊！船老大，等會到了峽口，你可要叫我一聲，我要瞧瞧牛肝馬肺呢！」

對襟漢子見她依然渾若無事的神氣，分明是自己作賊心虛，用手背抹了把汗，連聲應是。

白玫嫣然一笑，江風吹着她白色長裙，只見她輕飄飄地往艙中走去。

船頭被急流衝激，發出蓬蓬之聲，船慢得像蝸牛似的，繼續往上流駛去，兩邊水聲，嘩嘩盈耳。

白玫不住的往兩岸張望，這自然是在瞭望那吊在空中的牛肝馬肺。突然，她瞧到了什麼，春花般臉上露出緊張之色，低聲叫了起來：「嵐哥哥，快！快！到啦！快縛上木板！」

白玫一陣風似的搶了兩塊木板，迅速縛在脚上。

江青嵐也依樣縛好，各自把包裹背上。白玫抿嘴嬌笑了聲，就閃出艙去。

石鐘乳的牛肝馬肺，高懸空中，好像是向他們報警的特別訊號，由遙遠逐漸接近，牛肝馬肺峽就在眼前。

這地方兩岸都是巉岩陡壁，山勢高峻，上流的江水，給兩旁崖壁一束，更是湍急，大有一瀉千里之勢，隆隆水聲，震耳欲聾。

就在這刹那之間，上流頭上突然出現一艘大船，順水而下，對準自己小船，迎面衝來。

桅桿上扯着一黑旗，中間還綉了一條金色蜈蚣，迎風招展，閃閃生光。對襟漢子一眼望到來船，立即一躍而起，抽出利斧，正待往舵柄上砍去。

驀覺微風拂面，眼前白影一晃，一聲又嬌又脆的冷哼在耳邊響起，全身一麻，咕咚往甲板上坐倒。

江青嵐站在船頭，只見上流那艘怪船，勢如奔馬，迎面駛來，一瞬工夫，已只有十來丈遠近。

心中不由大驚，回眼一瞧，自己身邊正好放着一隻鐵錨，靈機一動，猛吸一口眞氣，雙手擧起鐵錨，身子轉了一個圈子，運力借勢，大喝一聲，向來船迎頭擲去。

兩船相距，已只有三丈光景，這一擲，鐵錨夾着淩厲嘯風，快速無比的往怪船撞去。

只要擊中對方船頭，在這江流湍急的險峽之中，全船俱毀毫無疑問，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忽見對方船艙中，閃電般竄出一條人影，擧起長篙，呼的往鐵錨點去。

他這下又準又快，目光勁力全都恰到好處，只聽啪的一聲，那竹篙彎了一彎，立即齊中折斷。

鐵錨本身原極沉重，又經江青嵐運上神功奮力擲出，力道之猛，何異千鈞。此時經竹篙一點，雖然勁力未消，但去勢已偏，蓬的一聲，水花四濺，和半截斷篙，同時往船側墮落。那持篙點錨的，是一個身穿黃衫的老者，他面如重棗，一臉花白連鬢鬍，倒捲耳邊。

但見他，站在顚簸起伏的船頭上，穩如泰山，一動不動，船身也在這一瞬之間，突然扳舵轉頭，順着水勢橫了過來。

「繃！」「繃！」小船的牽夫們突然拋棄纜索，其中一個，却揚手飛出一大圈東西，擲上大船，十來個黑衣大漢接住之後，迅速熟練的套上絞盤，一陣絞動，大船在江心穩住了，小船呢？牽繩一鬆，船身傾斜，立即有隨水衝去之勢。

這一段經過，全在同一時間發生，說來話長，其實眞是電光石火的事，小船牽繩驟鬆，被上流江水一激，立即往下衝去。這牛肝馬肺峽，江面較狹，而且山礁極多，本來全露在水面之外，但此時正當夏季，水勢洪大，礁石都沒入水中。

除了老於航行三峽的舵工，熟悉航線之外，誰也視爲畏途。江青嵐立於船頭，猛覺船身一側，往下流衝去，不由大吃一驚。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來不及，只聽砰然一震，緊接着喀喇喇一聲，船頭已迎面撞上一座礁石。

這一震，饒你江青嵐功夫深厚，也直似天旋地轉，立脚不住，趕緊定神一瞧，江水潮湧，頃刻之間，已沒入足踝，千鈞一髮，江青嵐驀地一提眞氣，雙臂一張，雙足一頓，使了一式「雲龍三折」，飛身縱起，口中大聲叫道：「玫妹，快跟我來！」

話聲未落，身形在半空中一個盤旋，斜刺裡往那艘大船上撲去。

黃衫老者手持竹篙，屹立船頭

，一見江青嵐飛撲而來，一聲冷嘿，右臂一點，篙尖在空中漾起斗大一圈槍花，往江青嵐身上刺到！

江青嵐一式「雲龍三折」，掠近大船上空，身形未落，瞥見黃衫老者一大圈篙尖，業已飛洒而來。這是丈八矛法中的一招「滿天星斗」，變化極多，一時拿不準他刺來方向。雙足凌空一蹬，吸氣躬腰，把身子硬行提升了三尺，雙掌一翻，正待往下拍去！

只見一條白影，突然凌虛飛來，銀虹急撩，嗒的一聲，黃衫老者手上竹篙立被截斷了一大截。那正是白玫，她白衣飄忽，人到劍到，快速無比。

黃衫老者烱烱雙目，瞧到白玫凌虛飛來的身法，心頭突然一震，沉聲喝道：「好一招『龍飛九天』，女娃兒，妳是何人門下？」

白玫滿臉通紅，回頭一瞧，只見嵐哥哥也已飛落船上，正和兩個人動上了手。心中一定，嬌聲叱道：「你管我呢！」

短劍一揮，直向黃衫老者逼去。

黃衫老者怒笑一聲，半截竹篙，綿綿擊出。這一出手，立時顯出他功力極深，竹篙橫掃縱擊，內勁拂拂。白玫一身武學，雖得千里孤行客眞傳，但她終究缺乏對敵經驗，何況身子又在顛簸不平的風浪之中，武功難免大打折扣。

黃衫老者是何許人，這種情形，那會瞧不出來，不由呵呵大笑，竹篙像雨點般使出，直把白玫姑娘逼得步步後退。

「嗒！」白玫心中焦急，無意之間，短劍一撩，居然把攻來竹篙，截下一段。她心中一喜，不由暗罵自己糊塗，對方功力再强，手上也不過只是半支竹篙，那能和自己斬金截鐵的短劍相比？

心念疾轉，膽子一壯，立即發劍如風，往黃衫老者一片篙影中迎去。這着果然生效，黃衫老者半支竹篙，瞬息工夫，已被她一截截的削斷。

却說江青嵐經白玫凌空揮劍，削斷黃衫老者襲來竹篙，身形跟着飄落大船。中艙也同時搶出兩條人影，其中一個，更是快速，一式「寸步千里」倏然逼近。

江青嵐身形乍落，連人影還沒看清，驟覺疾風颯然，一支烏光閃爍的東西業已橫掠而至，不由心頭大驚，匆促之間，右手一招「北斗斜指」疾劃出去。

這一招原是「通天劍法」中的招式，他不過臨時應敵，把右臂作長劍使用。他不知自己此時功力已非小可，一招出手，勁氣雷奔，又與長劍何異？襲來之人，立時被逼退了數步。

正當他一招出手，另一個人却已在此時竄到身後，「滴嗒」一聲，攔腰掃到。

江青嵐聽風辨位，還沒等他近身，左掌「倒撒金錢」，立即往後拍出，後面那人，原存僥倖之心，不料人家連頭也不回，就制了機先，一股急勁風聲已疾劈過來，心頭一凜，趕緊閃身旁躍。

但襲來兩人，可並非弱手，雖然第一招上就被江青嵐逼退，但一楞之後，倏退乍合，兩件兵器，又已夾攻而至。

江青嵐擧手之間，就把前後兩人的攻勢擊退，不由精神大振，朗朗一笑，接連使出一招「日月雙懸」，雙掌齊發，再次劃出。

這一回他身穩如山，招分左右，宛如兩支利劍，同時並發。「離合神功」陡然暴漲，兩個合力偷襲之人，舞動兵器，連連封架，還是被逼退了五六步之多。

江青嵐回頭一瞧，原來這兩個偷襲之人，其中一個，自己十分熟悉，那正是一身商賈打扮，生得又肥又胖，面團團像富家翁的鐵算盤姜仁——燕山雙傑的老大。

他這時一手緊握着他的成名武器鐵算盤，滿臉獰惡，怔怔的站在一丈開外，另一個是臉型瘦削，眼露紅絲，兩顴特高的瘦長個子，年齡和姜仁相若，身上穿一襲黑色長衫，手執一支烏黑生光的蝎尾鞭，敢情還淬了劇毒。

江青嵐這一打量，心頭立時恍然大悟，這艘怪船，原來是西川唐門專爲對付自己來的，那麼宜昌碼頭，自己坐騎上那個白粉蝎子，也是他們留的記號，難怪碼頭上一班船家，一瞧到自己，立即畏如蛇蝎，避之不及。

想不到區區唐門，竟然有如此勢力！自己這次溯江而上，原爲追踪紅線姑娘，怕她一人單身涉險，不料在這裡遇上唐門的人，倒可省去自己一番跋涉，心中想着，正待開口。

只聽鐵算盤姜仁厲聲說道：「姓江的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爾偏來，今天就算你跪下哀求，我姜老大爲老二報仇，也決不放你過門。嘿嘿！你可有什麼遺言，姜仁給你做筆最後買賣，捎個信兒。」

江青嵐劍眉一剔，仰天敞笑道：「姜仁，憑你這點能耐，也配說出這些話來？唔！小生還用不着留什麼遺言，不過倒確有一事相詢，如能依實說出，小生劍下，還可留你一命。」

黑衣漢子瞥着江青嵐，不耐地打鼻孔中嘿了一聲，冷冷的道：「口氣倒狂得可以。」

姜仁忙道：「大師兄，就讓這

小子問完了，再動手不遲！」

江青嵐用手一指黑衣漢子，沉聲道：「此是何人？」

鐵算盤聳肩道：「姓江的，你要問的，就是這個嗎？他是我大師兄黑蝎子沈康。」

江青嵐微微一哂，正容道：「小生要問的，乃是近日之內，可有一個身穿紅衣的姑娘，去找唐天生……」

黑蝎子沈康厲聲道：「小子，我師傅的名諱，豈是你亂呼得的？」

鐵算盤姜仁却臉露詭笑，聳肩道：「你問的那個丫頭，可是使一面鐵琵琶……」

江青嵐不待他說完，急急問道：「她在那裡？」

姜仁冷笑道：「她……嘿嘿！你到陰間去找她罷！」

「呔！」江青嵐勃然大怒，猛喝一聲，擧手就往姜仁當面劈去，鐵算盤姜仁自然識得厲害，而且也早有準備，此時一見江青嵐右掌出手，立即使了一個身法，斜飛開去。

他那知江青嵐這一掌，乃是勃然暴怒中發出來的，威力之强，豈同小可！鐵算盤逃得雖快，但仍然感到身子沾上一團彈力極强的潛勁，頓時身不由己，一個立脚不住，呼的往船外飛去。

黑蝎子沈康覩狀大驚，要待搶救，已是不及，噗通一聲，落入水中。江青嵐一掌出手，回頭向白玫瞧去，只見她一柄寒光如雪的短劍，潑風般往黃衫老者逼去。

黃衫老者雖然功力深厚，手上竹篙勁風拂拂，但終究不能和斬金截鐵的利刃相抗，是以半截竹篙被白玫削得越來越短，也越逼越近。表面上白玫姑娘似是佔盡優勢，可是黃衫老者儘管手上竹篙一截截的被人削斷，却也並沒落到下風。

竹篙招式，從丈八矛法變到齊眉棍法，現在再變而爲短兵器青玉簫招，指東擊西，縱橫上下，依然不露半點破綻，這還不打緊，他那隻護胸左掌，此時却突然變黑，手指也在逐漸膨脹，烏黑有光。

「五毒掌！」江青嵐心頭驀然一震，他曾聽恩師八臂劍客說過，江湖上有一種歹毒無比的掌功，叫做「五毒神掌」，練時必需搜集五種劇毒之物，日夕以內家眞氣，把毒涎吸入掌內，稍一大意，立即身中劇毒，終身殘廢，是以這種功夫，很少有人練習。

而且施展之時，必需先要運行眞氣，把練聚在臂掌之內的劇毒，逼聚掌心，夾在內家眞氣之中擊出。因爲需要把毒氣逼聚掌心，手掌和五指會漸脹粗大，色呈黝黑，極易辨認。

「五毒神掌」厲害之處，就是縱使對方功力和自己相當，只要稍一接觸，也必爲劇毒所傷，如果對方功力不及自己，那就立時被毒氣攻入內腑而死，這黃衫老者即是唐門中人，自是用毒能手，此時又手掌粗大，色澤烏黑，那準是「五毒神掌」無疑。

一念及此，暗叫一聲「不好！」趕緊一式「縮地成寸」，閃近白玫姑娘身側，低聲叫道：「玫妹快退，讓我來對付他！」

白玫姑娘涉世未深，她短劍如風，着着進逼，把黃衫老者手中竹篙一截截地削斷，覺得甚是好玩，那肯退讓？就在此時，驀聽黃衫老者一聲震天價怪笑：「哈哈！老夫就讓你們兩個一起上路罷！」

喝聲未畢，右手竹篙倏然收轉，身如電旋，烏黑手掌已遙遙拍出，他掌勢出手，看上去虛飄飄的平淡無奇，但中間却含着極其輕微的絲絲細響，往兩人身前湧到。

江青嵐早已把「離合神功」運聚雙臂，此時一見對方「五毒掌」拍來，立即身形一側，橫在白玫身前，同時左臂一圈，一掌迎着推出，口中叫道：「玫妹快退，這是五毒神掌！」

「嘿嘿！小子，你眼力不錯，可惜來不及了。」

黃衫老者冷嘿聲中，平推左臂，忽的一收，緊接着又疾吐而出，他這一收一吐，力道何異倍增。

「來得好！」江青嵐朗朗一笑，前迎右掌使出「離合神功」的引字訣，往前一帶，左掌順勢推出，這兩手快速絕倫，黃衫老者一收一吐，「五毒神掌」堪堪出手，陡覺不對，自己那股內蘊劇毒的眞力，有如碰在一團棉絮之上，力道難以用實。

不！對方那團內勁，和自己的力道一接，發出輕微震撼，立即化作一股吸力，引着自己力道，宛若天河倒瀉，往旁裡引開，他乃是久經大敵之人，發覺不對，左掌一發即收，右手一送，半截竹篙，脫手往江青嵐胸口飛去。

這支竹篙雖然已只有三尺來長，但從黃衫老者的手中發出，勁氣貫注，何異利劍？江青嵐出臂一格，只覺對方這位老人臂力之强，大是驚人。就在他堪堪架開竹篙，黃衫老者已一聲怪笑，雙掌驟發，連人撲來。

江青嵐因對方練有「五毒神掌」，心存顧忌，當下不敢怠慢，側身避過來勢，功運雙臂，隨即呼呼拍出兩掌。

黃衫老者不但功力精深，掌法精奇，他右手掌風呼呼，力道威猛，左手「五毒掌」却出手較少。但一經擊出，則又大異他右手的陽剛之勁，而是綿綿不絕的陰柔之氣，和觸鼻腥風。

江青嵐心頭大感凜異，一個人左右兩手，居然同時使出完全不同的勁氣，自己當眞還是第一次遇上。

因爲他使出兩種不同的力道，自己就等於和兩個勁敵動手過招。

他默默運起「離合神功」，護住全身，雙手開闔之間，把「紫羅十二式」連綿使出，頃刻之間，已在船頭上對拆了七八招，兩人心中各存忌憚，掌未使足，便已換式。

黃衫老者平日自視甚高，不料今天遇上一個白玫，自己手上一支竹篙，被她寸寸截斷，那還可以說女娃兒手上是一柄斬金截鐵的利器，這會和江青嵐徒手相搏，對方只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就是一出娘胎就學武功，也和自己數十年火候相去遠甚，居然又和自己打成平手。

他越想越怒，怒極而笑，雙手兩股截然不同的陰柔之勁，更是綿綿出手，掄轉如風。兩人這一場激戰，何等凌厲，出掌換式，都帶着呼呼風聲，直逼數丈以外，和江中奔騰澎湃的氣勢，相映媲美！

白玫一時沒了對手，她初次和人動手過招，覺得挺是好玩，不由想起方才和嵐哥哥動手的那個黑衣漢子。回頭一瞧，却已不見踪影，心中冷哼了一聲，你躲起來了，難道姑娘就找不到？心念一轉，白衣飄忽，人就往艙中閃去。

一連穿過兩間船艙，依舊連一個鬼影子都沒有，不由心中大感奇怪，這船上分明有十來個大漢，怎會瞬息之間，一個不見？她一直尋到後艙，瞥見艙板上橫卧着一個女子，手足被縛，動彈不得。

白玫只覺這人身形十分熟悉，連忙走近前去，低頭一瞧，原來那人一雙眼光也正冷冷的望着自己。

「啊！是蘭兒姐姐，妳……妳中了賊人暗算？」

白玫喜得直跳起來，慌忙替她解去繩索，那不是蘭兒是誰？蘭兒伸手掏出塞在口中的棉花，冷冷的問道：「妳和他一起來的？」

白玫點頭道：「是啊！嵐哥哥還在船頭上和那壞老頭動手呢！」

蘭兒臉上却繃得緊緊的，連一絲笑容也沒有，她在後艙找到自己的那柄長劍，一語不發，雙足一點，翩然往艙外掠去。

白玫連忙跟踪飛去，那知身形尚未竄出，不由嚇得大叫出聲，慌不迭的往後連退，原來只見艙外甲板上，數以百計的毒蛇，擺頭吐舌，到處游走，奔騰竄躍！

只要被任何一條咬中一口，就得送命，心中一慌，趕緊向後連退。那知略一抬頭之際，只見艙篷上二三十隻灰蝎，長尾如鈎，奇快無比的往自己頭上集中。

白玫驚慌失措，白衣如風，一個轉身，手中銀虹乍閃，把一柄短劍舞了個風雨不透，雙足疾點，往艙外飛出。

身在半途，猛吸一口眞氣，正待把身子拔起，往桅桿上躍去，瞥見一條黑影，冷嘿聲中，橫空掠到。黑蝎子沈康，如影隨形，急撲而至，手中蝎尾鞭帶起一圈藍影，向自己脚上撩來。

好白玫，雙足懸空一蹬，嬌軀打橫裡一個迴旋，劍身拍向沈康橫擊而來的鞭頭之上，趁這一拍之勢，又斜斜飛起，左手一撩，已抓住桅桿上一根繩子，左足足尖一勾，左手驟鬆，她身若鞦韆，倒掛而下，右手短劍，同時使出一招「花雨繽紛」，劍尖上漾起千百點銀星，往黑蝎子當頭洒下。

她這幾下動作，從拍劍飛身，倒懸發劍，當眞迅速絕倫，一氣呵成，身法優美，到了極點。

黑蝎子沈康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橫撩一鞭，反而會把對方送上桅桿脫離險境，這「龍飛九天」的身法，他幾會見過？

不由微微一楞，只覺眼前銀星亂舞，寒森森的劍氣已蓋頂而下，心中大驚，立即右腕一震，舉鞭封架。

白玫姑娘一着得手，那容他躲閃，仗着「龍飛九天」身法輕靈無比，倏地離桅下擊，倏地迴翔飛刺。她嬌軀凌空，飛來飛去，騰躍撲擊，橫繞着三支桅檣，把黑蝎子沈康逼得手忙脚亂，口中却發出噓噓之聲，一支蝎尾鞭，舞得風雨不透，緊護全身。

大羣青蛇，敢情都是久經訓練，噓噓之聲才一發出，牠們立時分成兩撥，一撥圍着江青嵐和黃衫老者，另一撥却紛紛轉身，向桅檣四週圍來，昂首閃舌，一顆顆蛇頭，都仰望白玫，似欲得而甘心的樣子。

這時後艙忽然響起數聲慘嘷，和女子的嬌叱之聲，船身也起了一陣晃動。一聲聲的慘嘷，此起彼落，響個不停，中間還夾雜着咕咚栽倒，和噗通跌落水面的聲音。

黑蝎子沈康聽得心頭大凜，微一分神，嗒的一聲，蝎尾鞭已被白玫短劍削斷了一大截，但他武功確也不弱，突然厲喝一聲，半截斷鞭夾着銳嘯閃電般往白玫飛出，身形同時向後急躍。

「丫頭，妳試試太爺的絕情針！」

「針」字出口，雙手接着揚起一大蓬細如牛毛的銀針，在日光之下，發出閃閃藍光，宛如五彩飛絲，密集地往白玫身上激射過去。

（未完・一）

上文提要：李世民被軟禁在華山行宮，表面是上賓，三位廚師，兩個侍婢，還有十二位能歌善舞的宮姬，侍奉酒宴，企圖消磨其壯志，還派侍婢班頭如玉陪宿，以觀其變，豈料如玉是李靖門徒，表面是虬髯客的心腹，暗裡却協助李世民脫險，並將虬髯客、七絕道長的陰謀計劃是先除禍根，即是先殺二公子和李靖，然後再拿下長安，如玉要李世民故作腐化，沉迷酒色，以緩其殺機，候師父助援……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假裝身心不適　怕中妖道陰謀

如玉又道：「幸好你召我來，否則要告訴你這些事，還得費上一番心思呢！傳說的眞龍天子，有百靈護佑，古人是誠不欺我了！」

「事情好像很嚴重啊？」李世民道：「究竟說些甚麼呢？」

「七絕道長不相信，你這麼快就迷失改變了，他認爲你有七天忍受寂寞的耐力，但你忍受不到三天！」如玉道：「他認爲其中有詐，所以，準備上山來，親自調查一番，他會些甚麼術法，我不知道，但我絕對無能抗拒他，如果查出我兩次陪宿，仍是處子之身，這檔事，就很難解說清楚了，所以……」

李世民點點頭，道：「形勢逼人，只好委屈姑娘了。」

突然，有所警覺的道：「不對呀！這些話，一定在虬髯客的營帳中談的，妳怎會聽到呢？妳是歌姬領班，和她們住在一起，雖不在這峯頂之上，但好像也不會太遠。」

「猜得好！」如玉道：「在峯下十丈之處，有一條小徑左轉兩三丈，有座天然石洞，我們和鍾木老都住在那裏，鍾木魁住在洞口一間石室中，我們住在兩丈後的大山洞中，依壁架牀，布簾隔間，看上去，十分簡陋，但洞裏冬暖夏涼，不苛求，還可以過得去，我們看似自由，但活動的地盤只限在洞內，個人想出洞走走，先得木老同意，你見過鍾木魁了，那張臉就算笑起來，也帶了三分恐怖，所以，很少有人敢請假外出，我是管理歌姬的班頭，那就更得自我約束一點，所以，我也很少來看你。」

「如玉，我很想知道，你怎麼知曉七絕道長準備上山來親自調查，是騙我，還是別有所圖。」

「是眞的！」如玉道：「別有所圖，說得太難聽了，圖甚麼呢？吃虧的是我，忍疼的也是我，不小心藍田種玉，以後的生育教養也是我，怎麼算，我都撈不到甚麼好處，消息是別人傳來的，這件秘密，本來不該告訴你的！這和你也沒有直接的關係，可是，現在如不說明白，就很難解釋清楚了，話到此處，小婢實在不能不佩服李爺了！」

「和李靖有關？」李世民心中忖道：「難道李兄弟還佈有第二支伏兵？」

「是！」如玉道：「李爺發覺我調入行宮，立刻又收了一個記名弟子，是大王身邊的伺酒丫頭，名叫聞香，她有特別的本領，能知酒、鑑酒，負責替大王伺酒、收酒。」

「好！好！這就永遠不會調走了，」李世民道：「她會長期的守在虬髯客的身側。」

「更重要的是，她很自由，除了大王之外，沒有人管她，」如玉道：「只要大王喝酒時她在旁邊，

平常上天入地，也沒人理會她，李爺告訴她，重要事情通知我，所以，昨夜她來找我！表面上是爲鍾木魁送酒來，那是鍾木魁最愛喝的酒，木老高興得不得了，送了她一支神木令，她找到我，說出暗語，又擺了暗記，才開始談入正題，她聽李爺說過，太原李世民是李爺最敬重的朋友，所以，特別跑來告訴我。二公子，內情全都告訴你了，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我走了，我會替你選一個最溫柔姑娘來陪你。」

說走就走，掀開被子，抓過衣服。

李世民心裏慌了，一下子拉過如玉，拖入被窩中，道：「天氣冷啊！妳不怕受了涼？」

「二公子，我沒有攀龍附鳳的用心，我自荐枕蓆，只是表示出我心中的仰慕和敬重，」如玉道：「十九年玉潔冰清的身體，能夠獻給個心儀的男人，我就心滿意足了。」

「如玉，給李靖啊！」李世民道：「我相信，他快要來了！」

「一個記名弟子的身份，使我矮了一輩，所以，李爺不會要我！」如玉道：「他也沒有危機需要我犧牲清白幫助他。」

「如果能留給妳未來的丈夫！」李世民道：「豈不是一件大喜事？」

「留得到嗎？人的運氣，不會永遠那麼好的，」如玉道：「大王一行動，我們就可能跟着他離開華山行宮，那時候，大王隨時都可能把我賞賜給他的部下，不談了，我得走啦！」

如玉掙扎欲去，李世民緊抱不放，心中暗作盤算道：「她兩度裸體荐枕，我如再拒絕她，可能傷害到她一寸芳心，接納了吧！既可堅定她向我的心意，也可以避過七絕道長的追查。」

一番思忖之後，李世民放開了手脚。

如玉也如願得償了心願，雖然忍受了一點身體上的小痛苦，但心中充滿了歡欣。

如玉沒有說謊，果然仍是處子之身。

李世民也得到了一種舒適的滿足，使緊張的情緒，消退了不少。

「如玉，要好好的保重自己，」李世民道：「天下底定之後，我一定會把妳收入宮中。」

如玉依偎入懷，低聲道：「如果一切順利，李爺很可能帶我們投效二公子的軍營。」

「那好！我會讓李靖把妳調派到我的身邊去。」李世民道：「不過，軍馬倥傯的生活，十分辛苦。」

「所以，我可以幫公子按摩筋骨，舒解憂悶，讓你早入夢鄉，養好體能，」如玉道：「以應付戰陣軍情。」

「如玉，我不想再碰別的女人了，」李世民道：「留在這裏，就夜召你侍宿。」

「相戀情熱，三五天絕不會引人懷疑。」如玉道：「但太久了，就難說了，七絕道長最可怕，他一旦起疑，連我也會在他懷疑之中，我何嘗希望別的女人分享我心儀的情郎，但爲了大局，有時候必需要忍受犧牲。」

「妳很識大體，思慮也很週密，說吧，現在我們要如何應付？」李世民道：「妳熟悉這裏的人人事事，想出來的主意，必將是對症下藥。」

「這就要你裝出點紈袴子弟的神態了，表現出一點迷戀，七絕道長問你甚麼，你就回答甚麼。」如玉道：「要表現出一點樂不思蜀的味道，點到爲止，過份的裝作掩飾，反將畫虎成犬。二公子，這是一場鬥智啊！加上一點男歡女愛，就更易傳神，你只管應付七絕道長，其他的，由我對付了。」

第二天，李世民抱住如玉不放，事實上，此女善體人意，生米已煮成了熟飯，李世民也眞的有點捨不得放她離開了。

七絕道長來得很快，第三天中午時分，就到了華山行宮。

李世民坐擁如玉，一面飲酒，一面欣賞着歌唱舞蹈，那份陶醉快樂，把一個豪門紈袴子弟的腐化，輕浮，表現得十分傳神。

李二公子雖然少了這份經驗，但他看過大哥建成，三弟元吉的玩樂神色，模仿起來，倒也神似。

這樣一個全神投入逸樂的人，當然不會有雄心大志，縱然有，也被酒色消磨去了。

七絕道長很多疑，仍是有些不放心，揮揮手，冷笑道：「李二公子，可眞是見面不如聞名啊！世傳二公子胸懷大志，禮賢下士，喜歡結交天下英雄，怎麼？華山行宮這個小場面，幾個稍具姿色的村女，就讓二公子樂不思蜀了？」

如玉非常擔心李世民被激出怒火，在雙方激烈的口角衝突之下，招惹出七絕道長的殺機，所以，她用力的拉了李世民一下，盈盈站起，道：「歌姬領班如玉，叩見道長。」

七絕道長雙目中暴射出兩道奇光，盯住李世民看，似是要看這一個人的心臟肺腑，口中却回答如玉的話，道：「妳貌僅中姿，缺少溫柔，出身於農舍之家，李二公子怎麼會對妳一見傾心，這中間是何道理？」

妖道果然多疑，登上一秀峯前，他已把如玉的出身性格，打聽得十分清楚了。

「賤妾尤屬處子身！」如玉道：「二公子大概看上這一點了，對如玉就多賜了一點寵愛。」

「難得啊！歌舞姬中，能夠守身如玉，實是叫人難信，所以，我……」

「二公子就親身一試了？」七絕道長道：「是眞的還是假的呢？鬼丫頭如是信口開河，貧道就立刻取她性命，以消二公子胸中之氣。」

「如果她欺騙了我，早已被我打出了行宮，」李世民冷笑一聲，道：「那裏還用得着你道長出手。」

心中却暗暗忖道：「他兩道目光有如利刃，洞人肺腑，也是一種武功了，希望如玉能支撐得住。」

「原來李二公子有着這樣的雅典嗜好，好！下次再有聚晤，貧道當替二公子準備上十個八個未曾人道的姑娘，讓李二公子玩個盡興，可眞是人各有志，人各有志啊……」七絕道長大聲笑中，起身離去。

但那蕩漾於大廳中的笑聲，震得李世民全身血氣翻湧，忍不住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

廳中的歌姬和侍酒女婢，早已在七絕道長進入了大廳後，得到示意，悄然的退了出去。

現在的大廳中，只有兩個人，李世民和如玉。

目睹七絕道長離去，如玉掙扎坐起，左手捏訣，右手按在李世民背心上，道：「殺人魔音，二公子，要全力抗拒，不可稍懈，快些雙手掩耳，由婢子擋它一陣。」

此刻，李世民才發覺內功、技藝的修爲上，如玉似是都强他一籌。

奇怪的那笑聲似是停留在大廳中，廻旋激蕩，久久不去，李世民掩上雙耳，才覺得氣血逐漸平復下來。

突然間，一聲清嘯傳來，快如流矢，一下子刺入那廻蕩的笑聲中。

就像是刺破了的水缸，儲水迅快的洩去，廻蕩的笑隨着那清嘯逸出大廳。

李世民放下雙手，長長吁一口氣，還未來得及開口，行宮外傳出一個冷硬的聲音，道：「牛鼻子老道，你跑到我這裏殺人吶，是誠心跟我過不去了？」

「木老言重了，貧道殺人，自當負責，絕不會拖累到木老身上，何況，這貫注五分內力的魔音，如何殺得了李世民，至於如玉那丫頭，死活又算得甚麼大事？」

李世民清楚的分辯出是鍾木魁和七絕道長的對話，談的正是他和如玉。

「希望二公子沒有受到傷害，我如無法向大王和張姑娘交代時，絕不會讓你牛鼻子好過。」

「看來，木老並沒有縱容七絕道長傷我們的用心！」李世民道：「放進來了七絕道長，也只是無心之過。」

「作戲啊，二公子，多用心想想啊！」如玉道：「我也該受傷了。」

一張嘴，大口的鮮血噴了出來，弄得全身都是。

李世民無法分辨是眞是假，一時間，不知該如何處置。

「二公子，你眞的被那牛鼻子老道弄傷了？」鍾木魁手執鐵杖，大步而來。

「我不要緊，重傷的是如玉姑娘。」

「嬌滴滴的大姑娘，如何能禁得住魔音折騰，可惡啊！可惡。」鍾木魁雙目投注到李世民的身上，道：「二公子也受了傷，不行，這要老夫如何向張姑娘交代？我去追他取解藥。」

說走就走，一跺脚，飛身而起，一道異光，穿門而出。

「二公子，」閉目依偎在李世民懷中的如玉道：「解藥絕不能吞下去，但也不能不吃，把他藏入舌底之下，一有機會就吐出來，放入衣袋中。」

李世民呆了一呆，道：「妳沒有暈過去？」

「我如眞的暈過去了，誰來保護二公子，」如玉道：「記着，不能吞下解藥。」

「解藥有問題？」

「二公子，防人之心不可無，」如玉接道：「一步大意，就可能終身遺恨，公子多珍重，我傷得很重，不能多說話了。」閉上雙目，嘴角間，立刻流出了兩行血來。

天啊！這是重傷奄奄，隨時會丟掉性命的大傷樣子。

李世民最大的困惑是，到現在爲止，他還無法肯定如玉的傷是眞的，還是裝的。

怎能裝得這樣像？鮮血似是裝在口裏，要吐，一張嘴就吐出一口，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鍾木魁去如怒矢，回來得也很快速，鐵杖頓處，人已落在了李世民和如玉相擁而坐的桌子前面。

看過了如玉姑娘的傷勢，鍾木魁雙目閃過一抹奇光，道：「如玉姑娘是不是已經死了？」

「似還有一口氣在！」李世民道：「如不施救，就很難說了。」

鍾木魁道：「扶住她，我幫她一把回天之力。」

右手一抬，拍在了如玉的頂門之上。

李世民不是如玉，自然想不出如玉的感受，但却看出如玉全身汗出如漿。

鍾木魁拿開右手，如玉已睜開眼睛，掙扎着跪在地上，道：「木老救了我。」

鍾木魁冷笑一聲，道：「妳能活過來，算是運氣，我不懂，他爲甚麼要致妳於死地，妳只是一個歌姬領班啊！」

「木老是說，七絕道長對如玉特別下了毒手？」李世民道：「在下怎麼一點也瞧不出來呢？」

「二公子，可是問老夫要証據？」鍾木魁道：「還是逼老夫幫兩位討回公道？」

如玉閉上眼睛，垂着頭不敢說話，但李世民却感覺到一股細微的力量，在身上輕輕的撞擊，是提醒他要小心應付。

但如玉全身拜伏於地，不見任何動作。

這個丫頭果然已得李靖傳授了術法，而且，也修煉有成，軀體和四肢未見舉動，竟能發出力量，也瞞過鍾木魁這樣高手。

李世民暗暗吁一口氣，調整一下波動的心情，道：「不敢有此妄念，只希望木老說出經過，一開在下茅塞。」

「原來如此，說出來亦是無妨，」鍾木魁道：「老夫也不怕牛鼻老道找我麻煩，他用迴蕩的殺人魔音，試試你李二公子的功力如何，却用摧心掌傷了如玉……」

「這，這如玉姑娘的傷勢，」李世民惶急的道：「是否有救呢？」

鍾木魁仰天打個哈哈，道：「摧心掌傷人內腑經脈，但老夫的乙木神功，却有起死回生之力，如玉丫頭的傷勢已然無礙，但不知二公子傷勢如何？」

「世民傷勢亦無大礙，只吐過一次瘀血。」

「傷到內腑了，不可大意，這有藥丸一粒，」鍾木魁取出一粒紅色的丹丸，道：「二公子先請服下，休息一日，大概就可保平安了。」

李世民心中忖道：「果不出如玉所料，只看這丹丸的顏色，就給人一種恐怖感覺。」

心中念轉，人却伸手接過投入口中，藏於舌下。

鍾木魁道：「兩位休息一下，老夫不打擾了。」轉身步出行宮。

李世民憋住一口氣，俟鍾木魁去遠之後，才吐出藥丸，托於掌中仔細查看。

如玉抬起頭來，取過藥丸，收入懷中，笑道：「李爺瞭然藥性，日後，見着李爺時，讓他瞧瞧，究竟是甚麼毒物。」

李世民打量如玉好一陣，才低聲說道：「妳眞的沒事了？」

「木老也沒有查出我身懷武功，」如玉道：「李爺在傳我武功、術法時，早已想到今日，所以，特別傳了我息隱之術，散去功力後，和常人一般，鍾木魁查出了我身受摧心掌傷，却沒有查到我練有武功。」

「妳眞的挨了七絕道長一記摧心掌？」李世民道：「也眞的吐了那麼多的鮮血？」

「不知道爲甚麼，老道士看我很不順眼，無聲無息的遙擊我一掌，幸好我早已有備，傷得不算太重！」如玉道：「鍾木魁倒是眞的幫忙，以他的乙木神功，幫我打通了受傷的經脈，二公子但請放心，小婢現在完全沒事了，倒是另有一件事，叫人煩心。」

「甚麼事呢？」李世民道：「鍾木魁看似憨厚，實亦陰險，只是太過自負，就難免有些粗心大意了，只要稍用心機，不難應付，妳還有甚麼煩心之事？不妨說出來，研商一番，也許可以討論出一個應對之策。」

「藥力的反應……」如玉道：「我仍不知道那是甚麼藥物，無法應變，豈不是讓人一下子就看出破綻了。」

「這……」李世民道：「確實有些麻煩了。」

如玉道：「爲今之計，只有委屈二公子，暫臥榻上，僞稱不適，妾婢聽過來人口風再作計議。」

「這就太委屈二公子，甚麼樣的藥物，讓老朽瞧瞧，也許能看出它的藥性。」

只聞聲音不見人。

李世民似是聽出是誰了，但心中沒有十分把握，忍下了沒有開口。

「是李爺嗎？」如玉沉不住氣了，急急接道：「你老快現身吶！二公子身處危險，弟子快掩護不住了，一旦露出馬脚，難免一場惡戰，弟子這點技藝，接不下木老十招。」

「李靖被虬髯客接入大營了，老朽袁天罡。」一陣光影閃過，現出個青袍策杖的老人。

「袁天罡，」如玉呆呆的望着青衣人，道：「你也會隱身術？」

「雕虫小技爾，不登大雅之堂，但門外戒備森嚴，爲了避人耳目，不得不用一下了。」

「袁先生，見過如玉姑娘，」李世民道：「她是李靖藏於此的一着伏兵，此番非她相救，我只怕早已性命不保了。」

袁天罡行近如玉，恭恭敬敬抱拳一禮，道：「袁天罡見過如玉姑娘！也代表太原衆家將軍謝謝如玉姑娘保護二公子的恩情。」

「李爺收我爲記名弟子時，就有交代，」如玉道：「一旦遇上太原李二公子，就算犧牲性命，也要保護他的安全，小婢是在奉行李爺的令諭。」

「李靖多智略，果然是一代大將之才！」袁天罡道：「二公子可否把丹丸賜下，讓老朽一閱，看看能否認出它的藥性。」

未待李世民吩咐，如玉取出了收入袋中的紅色丹丸，雙手奉上。

袁天罡右手捏開丸丹，聞了一聞，道：「很惡毒的東西！」置入一個酒杯中，用酒冲化，片刻間酒中冒起白沫，如同燒滾的開水。

袁天罡用木筷挾起一片餚肉，放入藥酒之中，酒沫漸消，挾出肉塊，已成乾枯之狀，歎口氣，道：「二公子幸未服下，否則心肺、肝臟，都爲藥力戕害，逐漸枯硬，十日之內，必死無疑。」

「好惡毒的手段，」李世民道：「七絕道長果然心狠手辣。」突然有所警覺，道：「不好，七絕道長現仍在虬髯客的大營之中，李靖兄弟被接入大營內，莫中了他的詭計才好。」

「不妨事，」袁天罡道：「李靖知藥的本領，絕不在我之下，此等絕毒藥物，如何瞞得李靖的雙目。」

「袁先生，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啊。」如玉道：「張姑娘也在現場，李爺夫妻倆久別重逢，難免心情激動，觀察就未必細心了。」

袁天罡微微一怔，道：「你說，他連李夫人也計在內？」

「大王是不會的，他不忍，也捨不得算計張姑娘，」如玉道：「七絕道長就難說了，他號稱七絕，甚麼絕事作不出來，所以，小婢得去通知李爺一聲，要他小心防範。」

「七絕道長視我如階下之囚，所以，傷我，下藥，都有點强迫的霸氣！」李世民道：「轉送藥物的鍾木魁，又有點粗枝大葉，才給了我們留藥未服的機會，七絕道長如果算計李靖兄弟，必將是計劃精密，不留破綻了。」

「如此說來，老朽走一趟吧！」袁天罡取過藥酒，準備棄去，如玉却低聲說道：「交給小婢，此物要理得不留痕跡，鍾木魁並非粗心大意的人，只是未存防範二公子的用心，一旦讓他心中動疑，那就麻煩大了。」

袁天罡微微一笑，道：「如玉姑娘如此細心，老朽安心多了，一切謹愼、忍耐，老朽未回轉之前，千萬不可和他們衝突。」

一閃身，突然消失不見。

「去如飄風，形影頓失，袁老爺子的術法之精，」如玉道：「似不在李爺之下。」

「江湖上異人衆多，這數月之間，我開了不少眼界，」李世民道：「那位七絕道長的衣着詭異，恐怕也是位精通術法的人。」

如玉處置了藥酒，洗淨茶杯，吁口氣，接道：「二公子推斷不錯，只看七絕道人的衣着、形貌，當知其必具奇術，但二公子有李爺和袁老爺子這等高人相助，足以抗衡了。」

李世民輕輕歎息一聲，道：「太原府凝聚的軍事力量，如果先用在和虬髯客的決戰之上，就是一件很大的不幸了。」

他心中憂鬱，擔心這兩股力量的抗爭、對消，將給袁紫烟一個掌握全面的機會，但却忍住在心中未說出口。

「二公子，」如玉低聲道：「大王掌握的力量，非常雄厚，太原有多少兵力，我不清楚，但雙方一旦大軍對陣，後果就可能是兩敗俱傷。」

「是的！不能讓這場戰爭打起來！」李世民道：「寧可讓虬髯客先入長安。」

如玉沒有接口，她隱隱知道虬髯客有十萬甲兵潛伏，也知道天下多處亂民嘯聚，皇上正派出數千大軍四下征剿，但眞正天下大勢形態，就不是很清楚了，所以，接不上口。

李世民也未再說，此時此刻，人地兩易，實非談論天下的時機。

突聞鐵杖觸地之聲傳了過來，似是鍾木魁來了。

事實上，聲音入耳，鍾木魁已出現行宮門外。

如玉反應奇快，扶着李世民道：「二公子，我扶你到臥房去休息吧！」

鍾木魁舉步一跨，兩丈多的距離，被他一步走完了，身子已到李世民坐的桌子前面。

終於露了一手絕世輕功。

「二公子，那裏不舒服啊！」鍾木魁雙目神光如電，逼注在李世民的臉上。

「前胸！」李世民暗暗忖道：「心、肝、肺腑，都在一處，說前胸總不會錯。」

「服了那顆藥丸之後，不多久就感到前胸不適，」如玉道：「木老啊！二公子如有閃失，小婢可負不起這個責任，要不要通知張姑娘一聲？」

好霸道的藥力，鍾木魁心中忖道：「李世民發病太急，還眞不好向出塵那個丫頭交代。牛鼻子老道啊！這一次又被你耍了，李世民是你算計的，仇恨却留到我老鍾的頭上，我和張出塵這場誤會，只怕是很難解釋清楚了。」

想到窩囊之處，忍不住歎一口氣。

李世民暗道：「果然是合作做戲！不知虬髯客是否也知曉此

事？」

「怎麼會這樣子呢？」鍾木魁道：「這幾天，妳日夜都和二公子膩在一起，酒後色，色後酒，連綿不絕，是不是傷了二公子的元氣？」

「推到我頭上了，」如玉心中暗罵，口中說道：「寃枉啊！木老，早些通知張姑娘吧！二公子一旦病情有變，張姑娘火上心頭，豈不要殺了小婢！」

「嗯！這就很難說了，張姑娘也交代過老朽，善待二公子。」鍾木魁道：「如今被妳搞成這個樣子，老朽就算想幫妳，也未必能夠幫得上了。」

如玉呆了一呆，忖道：「完全推給我了，這個枯木、殭屍一樣的老小子，也夠歹毒了！不行，我得讓他多招認一點罪狀，留個日後的對質的口實。」

心中念轉，裝出無限悽傷，道：「小婢一村女爾，生死何足掛齒，但二公子病勢怪異，小婢就算甘願頂罪一死，只怕張姑娘也未必相信！」

鍾木魁沉吟不語，顯是被如玉這一言擊中要害。

「如玉，妳眞的願意代罪一死？」鍾木魁道：「老夫倒是想起一個主意了。」

「小婢命如草芥，活着不多，死了不少！」如玉道：「如能幫忙木老一把，死而何憾！」

鍾木魁道：「對！妳的死亡，化解了老朽和張姑娘一場誤會，也算死得值得了。」

「是！小婢該當如何？」如玉道：「還望木老指點！」

鍾木魁點點頭，道：「李世民服用的藥物，將使心肝枯硬，很快就將人事不省，但拖個三五日，還不會斷氣，張姑娘進入行宮，妳就全力撞壁而亡，妳一死，張姑娘什麼也無法問了，記着，要全力撞牆，立刻斃命。」

如玉點點頭，道：「是！死無對証，小婢畏罪自殺，張姑娘就無法怪在木老頭上了。」

「就這麼一言爲定，」鍾木魁道：「不過，醜話講在前面，妳如食言不死，落入老夫手中，那就要妳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了，老夫要折磨妳三個月，再將妳挫骨揚灰，妳如死得及時，老夫將華服上棺，厚葬於妳。」

「如玉不敢誤事，木老放心就是。」

「再給妳一夜歡娛，明日老夫就點了李世民的穴道，以求保隱秘不洩。」鍾木魁轉望着李世民道：「二公子，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老夫不打擾你了，今夜無限好，懷抱女多嬌，如玉姑娘對你一片眞情，你要好好憐惜她呀！往事俱成烟雲夢，二公子想開一些呀，今夜放懷且盡歡，明日黃泉路途遙，老夫又作了一件好事啊！」哈哈一笑，轉身而去。

「好陰險，好冷酷，」李世民坐正了身子，道：「以嚇得人心驚膽顫爲樂，這個人已經是全無人性了。」

如玉微微一笑，道：「但他武功高强，能力敵千人，惡戰一日夜滴水不進，仍能鏖戰下去，其耐力之强，大王亦有所不及。」

「這，怎麼可能呢？」李世民道：「人是血肉之軀，怎能久戰不疲。」

「所以，鍾木魁不能是人了。」如玉道：「他把自己練得跟一棵枯木一樣，沒有愛慾，不能親近女色，除了能喝點好酒之外，再無別的娛樂了，餘下的只是戰鬥機械。」

「他無愛無慾，怎的甘願受虬髯客的節制，」李世民道：「而且忠心不渝。」

「這中間，恐非二公子所想的道義交往，」如玉道：「一個人到了無慾無愛的境界，存在心中的，可能是畏、恨二字，恨世人爲什麼不和他一樣，形如枯木，所以，他整起人來，狠毒得可怕，也畏懼能一擊制他於死命的人，對那人就變得百依百順了。他認爲大王能制他於死地，就對大王忠心不二了。」

「聽起來大有道理，不知言有所本乎！」李世民道：「難道七絕道長、李靖、張姑娘，都沒有殺他的能力嗎？」

「沒有所本，」如玉道：「這些論據，都是妾婢暗中觀察所得，自從李爺傳了妾婢武功、術法之後，妾婢也開始留心週圍的人人事事，多年累積，得到了這些結論，不過，大王具有的神力威猛，確也是驚天動地，讓人一見之下，永懷敬畏，不敢生叛逆之心。」

李世民心中忖道：虬髯客神威凜人，是一位莫可小覷的大敵。

「有人來了，二公子請服藥假寢。」如玉低聲說，一面伸一雙玉手，輕輕在李世民的身上敲打。

但聞步履聲響，龍將江森，虎將燕可，並肩行了進來。

兩人身後，緊隨着手執鐵杖的鍾木魁。

「木老，二公子確似有一些不舒服的樣子，」龍將江森道：「大王歡宴李靖，請二公子下山作陪，要怎生交代才好？」

「實話實說，」鍾木魁道：「告訴大王，今番作罷，來日方長啊！」

「堅持請二公子赴宴作陪的是李靖。」虎將燕可道：「咱們如不能請得李二公子下山，只怕李靖要親自趕來探視。」

「就算李靖親自趕來，二公子也是病了。」鍾木魁道：「老夫又不是說謊話。」

「木老，這樣吧！」江森道：「我們問一下二公子，由他自己決定，他如要抱病參加，咱們就帶他下山，他如不願赴宴，咱們也不能相强。」

鍾木魁道：「也好，你們親自問問他，由他自作決定。」

李世民把三人的對話，聽得清清楚楚，但却裝作未聞，伏案未動。

只待江森二度喝問，李世民才抬起頭來，看了龍、虎二將一眼，道：「將軍叫我麼？」

「二公子，」江森道：「大王請二公子大營赴宴，不知二公子能否前往？」

「江森、燕可，你們說清楚。」鍾木魁道：「究竟是李靖要請二公子赴宴呢，還是大王要請二公子赴宴？」

「李靖提議，邀請二公子虎帳作陪。」燕可道：「大王同意了，下令我等來見木老接人，說是李靖邀請二公子沒有錯，說是大王邀請也不算錯。」

鍾木魁點點頭，道：「原來如此，既是大王有令，兩位就和李二公子商量吧。」

李世民的心中，正在反覆思慮，是否該下山赴宴，如被七絕道長發覺了他沒有服藥中毒，很可能會不顧一切的全力下手，一場宴會，很可能變成一場惡戰，也可能是七絕道長的陰謀得逞，成就一場謀殺悲劇，虬髯客也在宴會之中，他如支持七絕道長，李靖絕難獨力支撑，加上張姑娘也是勝算極微，但李靖爲了保護他，勢將力拚到底，這就被一網打盡了。

心中千迴百轉，衡量過利害之後，搖搖頭，道：「大王的好意心領，世民心胸脹悶，昏昏欲睡，恐怕難赴盛宴了。」

「二公子如此說，我等不便勉强，」龍將江森道：「回覆大王就是，不過，李靖似是極爲掛念二公子，也許會來行宮探視，如玉姑娘，好好的照顧二公子。」

「是！」如玉道：「二公子的病情來得兇猛，徵兆却不明顯，小婢不是大夫，不會用藥，只能盡力侍候了。」

這是加重語氣，也是誘逼李靖上山探病的謀略。

江森倒未想得如此深遠，點點頭，道：「我會告訴大王，派大夫上山，爲二公子把脈診療病情。」

燕可接道：「我們也會告訴李靖，由他決定幾時上山探視二公子。」

「多謝二位將軍，」如玉道：「大夫診視過二公子的病情，小婢也可以解去心中一些壓力。」

江森道：「我們隨同張姑娘把二公子强邀上山，一旦二公子病危華山行宮，我和燕可都有一份愧咎，二公子多多保重，我等回去覆命。」

「恕世民不送了。」

他裝得很像，頗有病勢逼人，懨懨無力的樣子，連鍾木魁也看得有些不忍了。

龍、虎二將匆匆而去，鍾木魁却低聲歎道：「把行宮中珍藏的千年老參，取一支來，替二公子煮一碗參湯喝了，這兩天，要他活得快樂一些。」

「木老不下令，只怕他們不肯交出老參。」如玉道：「那可是珍貴非凡之物，行宮中也存量不多。」

「只有兩支了。」鍾木魁道：「我會要他們送一支來，大王神功非凡，也用不着這些補品。」

轉身一躍，已失身影。

如玉嗤的一聲笑，道：「二公子做起戲來，可也是維妙維肖啊！騙一支千年老參煮湯喝，可以增加你十年功力。」

「如眞是千年老參，可是得之不易，太原侯府中的參，最名貴的一支，也只有三百年而已。」

「我聽說過，這裏的兩支存參，可是貨眞價實的千年之物，原來藏有三支，爲讓張姑娘劍術早成，大王把一支贈送張姑娘，煮成人參雞湯吃了，張姑娘能在一年多的時光中，練成了馭劍術，那支千年老參應居首功，不是婢子多嘴，張姑娘對大王像似無情若有情，也難怪大王有些心醉，老實說，李爺如非早和張姑娘結成夫婦，現在，要張出塵從新選過，是大王，是李爺，還是未定之天。」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李世民道：「虬髯客對張出塵用情之深，一眼可見，錯錯錯，把我李世民引來了華山行宮，也招來李靖到此。」

「如若未把二公子擄來呢？」如玉道：「會是個什麼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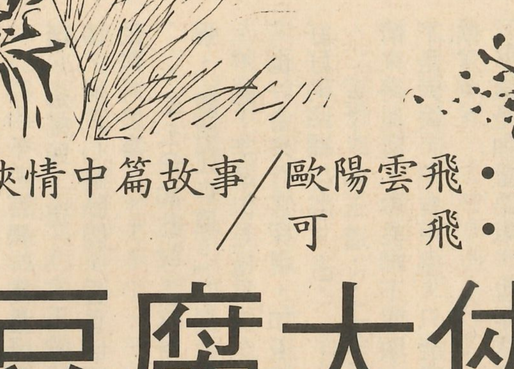
「李靖夫婦不見面，就誤會難解，再拖個一年兩載，彼此都淡了下來，」李世民道：「虬髯客和張出塵的感情，却因朝夕相處，與日俱增，後果如何，不可言喻了，就別說這中間還可能發生些甚麼意外事情了。」

如玉呆了一呆，道：「二公子，你想得比妾婢還要透徹啊，李爺眞要失去嬌妻，不知要如何痛苦了。」

「如玉，不要低估了李靖，以他的俊逸才華，正是天下少女們夢中的情郎，只要他說一聲，美女會排隊以迎。」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宋小飛又回到蓬萊堡，想將張夢月救出，外面神秘人夜闖蓬萊堡，要脅東張三老投靠自己，建立第三勢力，因南巴支持建文廢帝，北趙靠山有當今皇帝朱棣，希望東張聯合，互為同盟，否則就像西萬下場，全家滅門，言來威迫利誘，頗有江湖一套，東張三老要求取回神珠，雙方談判不合，動起武來，神秘人的怪音使東張死傷慘重，東張三老幾乎命不保，幸得宋小飛突襲，轉危為安……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相見不如不見　有情却似無情

宋小飛端足了架子，冷言冷語的道：「客氣了，小事一樁，何足掛齒，不必把本俠放在心上，掌門人還有更重要的事須儘速處理。」

張大風一怔神，道：「有甚麼事須儘速處理，請宋兄明示一言？」

豆腐大俠指着張夢月道：「夢月乃是罪犯，怎可自在逍遙，還不快快打入牢籠。」

「言重了，此事已事過境遷，這段公案就此結束。」

「掌門人是說夢月私通外人的罪名已取消？」

「是的。」

「不用再坐牢？」

「不錯。」

「也不追究張大勇、張大信失職的責任？」

「那當然。」

「這是否表示以前處置失當，有虧職守？」

「本堡主甚覺汗顏。」

「汗顏不够，如有誠意就該當面致歉。」

詞鋒銳利，咄咄逼人，聽得張大風面紅耳赤，遲疑好一會兒方始硬着頭皮道：「大風慚愧，對不起夢月妹妹，更對不起宋大俠。」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宋小飛總算出了半口氣，另外半口氣則須向三老討，轉對張守正道：「掌門人的話算不算數？」

張守正想了想，道：「當然算數。」

「也就是承認以前處置失當？」

「我等確有不是之處。」

「假使本俠說你們太草率、莽撞、蠻橫、是非不明、善惡不分，張長老意下如何？」

「老夫自知愧對宋大俠。」

宋小飛報以一聲冷笑，眸光轉移到張守禮、張守智的臉上，語冷如冰地道：「張前輩自承有錯，但不知另外兩位長老的高見怎樣？」

張守禮立道：「老夫同意三哥的意見。」

張守智的話更油條。「兩位兄長意見就是張某的意見。」

宋小飛緊繃的臉龐這時才稍稍放鬆了一些，道：「既然覺得對不起本俠，那麼，是不是表示張前堡主以前的承諾有效，神珠應歸宋某所有？」

茲事體大，張大風與東張三老誰也不敢自作主張，四個人聚在一起研商片刻後，張大風才一本正經的道：「原則上我們同意龍叔的承諾仍然有效，但有兩點聲明必須說在前面。」

豆腐大俠道：「那兩點聲明？」

「一是如果魔戒神珠為宋大俠所得，東張保証置身事外，不出手爭奪。」

「嗯，這還差不多，不謝。」

「二是假使神珠魔戒落在別人手中，東張當仁不讓，有權放手一搏。」

「可以放手去幹，問題是得到以後如何處理？」

「自然應歸東張所有。」

「這……」

宋小飛有些兒猶豫，欲言又止。

張守正肅容滿面的道：「第一點是東張讓步的最大極限，第二點是本堡必爭的最低極限，沒有再商榷的餘地，希望宋大俠勿强人所難。」

豆腐大俠想了想，道：「好吧，勉為其難，馬馬虎虎，本俠答應了，神珠若在咱家手中，東張不得有覬覦之心，否則，龍爭虎鬥，爾虞我詐，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就由着你們去爭、去搶、去鬥吧。」

由於宋小飛的及時援手，使東張免去一場浩劫，進而彼此的爭執也取得一個平衡，大家前嫌盡釋，豆腐大俠再度成為東張受歡迎的人物。

在蓬萊堡借宿一夜，翌日一清早方始告辭而去。

這一次，沒人再出手攔截。

送行的人倒是增加了不少，包括張大風與東張三老在內，齊集堡門外，列隊相送，賓主盡歡。

張夢月送得最遠，已行出數里之遙，仍無返轉的意思。

「小飛哥，你打算到那兒去？」

「去見家師。」

「方老乃是一位世外高人，小妹心儀已久，早有拜謁之心，可否結伴同往？」

「不好，此時恐有不便。」

「有何不便？是不是方老前輩隱居之後便不見外人？」

「不是不見外人，而是近日之內將有貴客往訪。」

「那位貴客？」

「本俠也不清楚。」

「是男？是女？」

「一位老婆婆。」

張夢月驚「哦」一聲，道：「哦，我想起來了，八成是小飛哥以前提過的，方老前輩晚年所遇的那位知音？」

宋小飛頷首道：「不錯，是她。」

張夢月侃侃而談道：「記得飛哥曾說過，這兩位前輩都是獨身主義者，晚年相遇，一見鍾情，可惜彼此年齡已高，婚期已過，於是約定各授一徒婚配，藉以續此情緣。」

豆腐大俠正容道：「是啊，確有此事。」

張夢月花容微變道：「如此說，這位老婆婆此來的目的乃是為了踐十年之約？」

「事情本來就是這樣。」

「既是這樣，小飛哥的那位未婚妻必會同來。」

「大概會的。」

大眼睛眨一眨，張夢月以充滿企盼的語氣道：「我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豆腐大俠不假思索，立道：「妳去做甚麼？」

「看一看小飛哥的未婚妻到底有多美多漂亮，順便跟她商量一件事。」

「何事需要商量？」

「希望她能够大度包容，答應與小妹共事一夫。」

「哦！這未免太委屈張姑娘了。」

「快別這樣說，是小妹心甘情願的，深盼小飛哥不要反對。」

偏偏，宋小飛不表贊同。「我反對。」

張夢月聽得一呆，道：「小飛哥為甚麼要反對？」

豆腐大俠鄭重其事的道：「本俠的這位未婚妻姓名年齡，高矮胖瘦，是美是醜，是柔是剛，咱家至今仍一概不知，妳就這樣去跟她談這種敏感的話題，不覺得太唐突而且冒昧？」

張夢月一聽宋小飛言之有理，不禁語為之塞，幽幽怨怨的道：

「那該怎麼辦？」

「辦法是有，就怕妳不肯聽。」

「請飛哥明示。」

「打消這個念頭，另嫁他人。」

張夢月聞言花容大變，眸中熱淚盈眶，緊咬着銀牙斷然道：「不，前緣已定，父命難違，夢月生為宋家之人，死為宋家之鬼，今生今世，永不改變！」

這神態，這言詞，使宋小飛深受感動，欲拒無詞，神色陰晴不定的道：「好歹也得等本俠與她見面之後再作計較。」

夢月想了想，道：「好吧，就這麼辦，小飛哥先去赴約，找一個機會把小妹的意思告訴她，然後我再跟她當面談，如果她是一個明理的人，相信一定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但願如此。」

「祝君好運。」

「再見！」

「再見！」

＊　＊　＊

芝罘島。

在烟台之北。

四面環海，南有一橋可通。

橋乃石造，相傳是漢武帝所建。

秦始皇亦曾二度登臨此島，並曾敕石紀功，可惜年代已遠，俱已沉入海中，成為魚蝦棲息之所。

芝罘島自古即充滿了神秘的色彩，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如今，並未見神仙的仙踪，而是一位神仙也似的人物——逍遙居士方敬之居處。

方敬之住在逍遙居。

逍遙居就建在百花深處，翠竹叢中。

茅屋五間，滿院花香，菜畦無數，一片蒼翠，果然是一處桃源福地。

方敬之白髮如銀，仙風道骨，一襲布衣更加襯托出他與人無爭，與世無涉的隱者身份。

人却很隨和親切，此刻負手立於門前，若有所待。

不久，便見有人大步行來，正是方老的高足，豆腐大俠宋小飛。

師徒二人久別重逢，皆有一種難以言宣的喜悅，寒暄數語後，逍遙居士方敬之馬上言歸正傳，拍一下徒兒的肩膀，慈祥可親的道：

「你這孩子還算守時守信，沒讓爲師的久候，可知召你返回芝罘的用意何在？」

宋小飛躬身道：「小飛知道，是爲了會見一位武林前輩。」

方敬之哈哈的道：「你只說對一半，最主要的還是會見這位前輩的一位女弟子。」

「他們到了嗎？」

「到了。」

「人在何處？」

「不在屋裡。」

不在屋裡，自然是在屋外，宋小飛很想瞧一瞧這位未婚妻是何模樣，但眼珠子滴溜溜的打了一個轉兒，目力所及之處，却未見人影半點，忽然一整臉色，正經八百的道：「師父，有一句話徒兒已經憋在心裡很久了，不知道該不該說？」

「但說無妨。」

「關于婚姻大事，做主的人是師父？還是徒兒自己？」

「常言道得好，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當然是爲師的替你安排。」

「假如是個醜八怪，難道也非娶不可？」

「爲師的業已見過這位姑娘，堪稱秀外慧中。」

「小飛是說假如。」

逍遙居士方敬之乍然板起了臉孔，沉聲道：「因爲是師父替你選的對象，即使是個醜八怪也只好認命，須知面惡心善之人比比皆是，斷不可以貌取人。」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小飛，聽你的口氣似乎另有意中人？」

宋小飛據實說道：「徒兒不敢瞞師父你老人家，是有一位紅粉知己。」

「是那家的姑娘能被你相中？」

「她叫吳小雲，外號百花公主。」

「哦，是她，爲師的得到的消息，似乎尚不止她一人。」

「師父以爲還有誰？」

方老語氣大變，呵呵一笑，戲言謔語道：「你這小子風流成性，到處留情，江湖上的人都說，你跟平燕公主朱綿綿，張夢月都過從甚密，打得火熱，甚至已論及嫁娶，是否確有其事？」

宋小飛字斟句酌的道：「我們是很熟，但還沒有達到那個程度，未免言過其實。」

「傳言與事實之間何處不符？」

「婚嫁之事只是跛脚皇帝朱允炆，以及蓬萊堡的前任堡主張人龍的片面主張，小飛並未應允。」

「嗯，這件事你處理得很好，沒被權勢美色迷昏了頭。」

在師父的面前，宋小飛彷彿又恢復以前的模樣，變成一個童言無忌的鬼精靈，抓住機會猛拍方敬之的馬屁。「是師父你老人家教導有方。」

逍遙居士瞪了他一眼，亦喜亦怒道：「少耍嘴皮子，快說你小子是否準備娶吳小雲爲妻？」

「徒兒承認確有此意。」

「小雲那丫頭也同意？」

「應該沒有問題才是。」

「可曾徵求過她師父快樂婆婆的意見？」

「小飛正想請師父出面來辦。」

「可惜爲師的並無此意。」

「小飛與小雲的交往，師父你老人家好像不贊成？」

逍遙居士方敬之斬釘截鐵的道：「說得更明白些，是反對。」

宋小飛聽得一呆，心裡叫苦不迭，臉色一變再變道：「師父你老人家的意思，似乎一定要娶那位姑娘爲妻才行？」

「不錯，爲師的就是這個意思。」

「彼此尚無一面之緣，這未免……」

「爲師的已經見過了，包你滿意。」

「各人的觀點不同，師父鍾意的人，徒兒不一定也鍾意。」

「尚未謀面，你小子怎麼曉得一定不鍾意？」

「對呀，尚未謀面，師父又怎能說徒兒一定鍾意？」

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師徒二人各不相讓，爭來爭去還是沒有爭出一個結果來。

方敬之昂首望一下天色，改口說道：「好了，咱們師徒不必再作無謂之爭，時辰已到，是該去赴約的時候了，一切等你們見面之後再從長計議。」

宋小飛亦有此同感，立道：「好啊，小飛正是爲此而返，請她

出來吧，徒兒倒要看看這位姑娘有何過人之處，居然能獲得師父你老人家的賞識與器重。」

逍遙居士報以一個慈祥的微笑，指着島上的一座山峯道：「她在峯頂的七丈坪等你。」

宋小飛錯愕一下，道：「奇怪，怎會選在這個地方，是誰的主意？」

「是那位姑娘的意思。」

「可有特別的原因？」

「想是取其空曠隱秘，外人不易偷聽偷看吧。」

「你老人家算不算外人？」

方敬之哈哈大笑道：「哈哈，你小子這個問題問得好，男歡女悅，卿卿我我，人約黃昏後，月上柳梢頭，這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嚴格來說雙方的師父都是局外人。」

「也就是說，師父不去？」

「對，雙方的師父都不陪。」

「好，小飛去了，但願師父沒有看走眼，相中的人不會太差勁。」

「不會的，保証是一個花不楞登的大美人，任何人見了都會垂涎三尺。」

「先別替她臉上貼金，是美是醜，到時自知。」

「去吧，時辰將過，與佳人約切勿遲到。」

「回見！」

「回見！」

＊　＊　＊

七丈坪。

位於芝罘島上一座山峯的頂端。

地勢平坦，方圓僅七丈，故稱七丈坪。

坪上有一株老松，是逍遙居士方敬之親手所栽。

樹下有石桌石椅，是豆腐大俠宋小飛親手所做。

椅上有人。

是一個女人。

一個身穿大紅花布衣裳，足履綉花千層底布鞋，大嘴巴，小眼睛，一張不怎麼順眼的臉蛋兒，可能已有數日未洗，上面還長了幾顆綠豆大的痲子，蓄有一頭油光而不亮的長髮女子。

是個醜女。

一個說多醜就有多醜的醜八怪。

說巧眞巧，山下上來的這位仁兄也不怎麼樣。

酒糟鼻，招風耳，兩顆大門牙就佔滿了半張嘴，一襲長衫遍是霉汚油垢，一張臉龐簡直不堪入目，彷若一枚發了霉的爛柿子。

是個醜男。

一個不折不扣，邋裡邋遢的醜男人。

醜男人是宋小飛僞裝的，一登上七丈坪便被那醜女的貌相嚇一跳，因而毫不客氣的對她吼道：「喂，醜八怪，妳是甚麼人？」

貌相雖醜，醜女的嫵媚風韻却不讓嫦娥，嬌滴滴地道：「小奴家叫阿美，美若天仙，貌美如花的美。」

「妳來這裡做甚麼？」

「約會。」

「跟誰約會？」

「小奴家的未婚夫。」

「妳的未婚夫又是那個？」

「奴家的未婚夫名氣可大着哩，雙脚一跺，半個武林至少會抖三天。」

「究竟是誰呀？」

「豆腐大俠宋小飛。」

這話好似平地一聲雷，宋小飛差點沒嚇死，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未婚妻竟然會是這個醜阿美，在心底深處吶喊道：「豈有此理，就算天下的女人死光了，咱家寧願出家當和尚，也不會娶這個醜八怪。」

阿美看似土氣十足，實則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這時主動的追查起宋小飛的來龍去脈來，道：「你是誰？」

有樣學樣，豆腐大俠眉尖一挑，臨時取了一個假名，模仿醜女阿美的語氣道：「本公子叫阿勇，勇敢機智，勇猛過人的勇。」

「來此作甚？打柴？開山？還是吃飽了沒事幹到處閑逛？」

「和妳一樣，約會。」

「跟誰約會？」

「我的未婚妻。」

「你的未婚妻是那家的野丫頭？」

「是鼎鼎大名的百花公主吳小雲。」

不料，醜女阿美却嗤地一聲格格嬌笑道：「別吹牛了，憑你這副德性也想娶人家百花公主，簡直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況且……」

「況且怎樣？」

「吳小雲已經嫁人了。」

「妳怎麼知道？」

「因爲我們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還是小奴家親自送她上花轎的哩。」

「嫁給誰？」

「巴十八。」

「胡扯，這是不可能的，巴十八那小子嫩得很。」

「嫩草好吃，童子鷄最可口。」

「不管妳怎麼說，本公子不信吳小雲已嫁作他人婦。」

「事實勝於雄辯，信不信隨你的便。」

沉默片刻，醜女阿美站了起來，望着逍遙居那邊，嗲聲嗲氣地自語道：「小飛哥，飛哥，宋郎，你怎麼還不來，人家等得好心焦，你

可知小奴家情有多長，臉有多嬌……」

這話太噁心了，宋小飛想要吐，截口道：「好了，別再嗲了，可以回家了，宋小飛不會來的。」

「飛哥爲何不來？」

「因爲妳不配跟他談婚論嫁。」

「覺得小奴家太醜？」

「難道不是？」

醜女阿美不同意，義正詞嚴的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娶妻娶德，不可以貌取人，內在美最重要。」

「妳有嗎？」

「那當然。」

「可惜看不到。」

「告訴你就知道了。」

「那就說出來聽聽吧。」

醜女毫不忸怩，立即煞有介事地道：「簡而言之，三從四德，樣樣俱備。」

「三從怎麼講？」

「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四德又是怎麼說？」

「婦德、婦言、婦功、婦容。」

「就憑妳這張臉，婦容這一關就過不去。」

「只差一點點，可以截長補短。」

「差多了，一大截，妳如何補？」

「小奴家的婦功是一流的，補足不算還多好幾截哩。」

宋小飛冷然一哂，愛理不理的道：「妳都有那些本事？」

阿美端足了架勢，一字一句的道：「小奴家會紡紗、織布、做針線活兒，也會煮飯、洗衣、下田幹活兒。」

「會生孩子嗎？」

「身爲女人，這是最起碼的事。」

「打算生幾個？」

「一個不算少，兩個恰恰好。」

「龍生龍，鳳生鳳，醜人生醜人，不怕生出來的醜兒醜女討不到媳婦嫁不到郎？」

豆腐大俠一再冷嘲熱諷，醜女阿美的修養不錯，絲毫不以爲忤，反而笑盈盈的道：「君不聞歹竹出好筍，醜女照樣可以生出俊男美女來。」

「會武功嗎？」

「十年苦修，卓然有成。」

「卓然有成？妳好像不懂得謙虛。」

「對某些人而言，謙虛是一種浪費，何況事實本來就是如此。」

「與百花公主吳小雲相比如何？」

醜女阿美的牛皮越吹越大。

「我比她强，她比我弱，小雲能勉强接下奴家的十招就不錯了。」

「甚麼？小雲只能接下妳的十招？咱家不信。」

「不信你可以到巴家去問她。」

「小雲眞的嫁到巴家去了？」

「我說過，是小奴家親自送她上的花轎，如果動作够快，大概八九個月之後便可以抱一個小娃娃。」

宋小飛當然不信，但在心理上還是免不了有點酸溜溜的，道：「喂，阿美姑娘，妳都會那些拿手的看家本領？」

「小女子功參造化，學究天人，拳掌並練，內外兼修，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噢，眞有這麼厲害？」

「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沒有眞才實學，豈敢信口開河。」

「既然有恃無恐，露一手怎麼樣？」

「好啊，醜男人，你想看甚麼？」

「隨便。」

阿美沒有再吭氣，輕輕一縱人已拔起了一丈三四，取下三支松針，落地後衣不飄袂，面不改色。

果然身懷絕技，單憑這一身輕功即知絕非等閑人物。

忽見一隻麻雀迎面飛來，醜女二話不說，颼！颼！颼！三聲響，立將松針抖手打出。

松針連成一線，去勢如風，只聽小麻雀吱！的叫了一聲，便一頭栽下來。

趨前一看，第一支松針正中雀身。

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後面的兩支松針是往前面松針的尾端插進去，奇準無比，也奇妙無匹。

而且，沒有死，不見血，阿美拾起麻雀，取出松針，在背上輕輕一拍，馬上又振翅飛去。

的確身手不凡，與吳小雲的百花功有異曲同工之妙，有過之而無不及。

直看得宋小飛雙眼發直，讚不絕口的道：「好功夫，好功夫，是咱家低估了妳。」

醜女這下可樂了，張開血盆大口，洋洋得意的嬌笑道：「本姑娘早就說過，不要以貌取人，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教訓。」

豆腐大俠不悅道：「其實這也沒有甚麼了不起，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

「醜男人，你也辨得到？」

「綽綽有餘。」

「可將死鳥變活？」

「麻雀根本沒死。」

「那牠怎會一頭栽下來？」

「是妳以松針點了牠的麻穴。」

「赫，看不出你呆頭呆腦，傻裡傻氣的，也曉得麻雀身上有穴道。」

宋小飛淡淡一笑，譏諷道：「這只能算是普通常識，有甚麼好炫耀的。」

一句話激怒了醜女阿美，咬着銀牙嬌叱道：「臭男人，別光說不練，有本事你自己也露一手瞧瞧。」

「咱家正有此意，妳想看甚麼？」

「可以有樣學樣呀。」

「炒冷飯多乏味。」

「依你之見？」

「換點新鮮的吧。」

「請！」

「妳看清楚了。」

了字未落，人已飛上了樹梢，摘下一把松針，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極其準確、美妙，神乎其技地射向樹下的石桌。

乖乖，宋大俠勢竭而落，光滑、單調而又堅硬的桌面上却赫然出現了五個巴掌大小的字：醜人多作怪！

係由松針穿刺排列而成，疏密有致，長短劃一，綠絨絨地好似一幅賞心悅目的圖畫。

不長，石上只有三分。

不短，石下也入石三分。

這事不簡單，全憑眞本事，硬功夫，毫無花巧可言。

該輪到醜女阿美驚愕、駭異了，瞪着兩隻眼珠子嚷嚷道：「怪事天天有，就數今天多，想不到你這個貌不驚人的臭小子也會醜人多作怪，居然身懷驚人絕技。」

宋小飛神氣活現的道：「好說，這只是一道清粥小菜，並非正宗大餐，無非是想要妳明白强中自有强中手，高人之外有高人，別再管中窺豹，坐井觀天，自以爲自己了不起。」

這話有些刻薄，醜女大發嬌嗔道：「哼！老鼠跳秤盤，蝦蟆穿金衣，少自抬身價，再見！」

柳腰一擰，掉頭就走，豆腐大俠愕然道：「醜姑娘怎麼要走了？」

「留下來陪醜男人拌嘴多累。」

「妳不是跟情人有約嗎？」

「情人不來，約會取消。」

「也就是說不準備嫁給宋小飛了？」

「與佳人有約，却不守時，這種男人不要也罷。」

「佳人」二字特別響亮，眞以爲自己是個大美人，在宋小飛的竊笑聲中，當眞氣虎虎地步下七丈坪。

豆腐大俠的心血沒有白費，總算把這位奇醜無比的未婚妻給打發走了，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邁開輕快的步伐，也從另一邊下山而去。

＊　＊　＊

先說醜女阿美下得山來，迎面碰上一位白髮蒼蒼，精神矍鑠的老婆婆。

醜女認識老婦，正是她的授業恩師。

老婆婆却不認識醜女，瞠目而視。

經說明後，老婦始恍然大悟，原來阿美曾刻意化裝，而且技術高明，連相依爲命的師父都認她不出。

老婆婆疑雲滿面地道：「孩子，妳爲甚麼要這樣做？」

阿美一本正經的道：「想試試他的誠意，給他一個下馬威，叫他知難而退。」

「見到他了嗎？」

「沒有。」

「沒有？應該不會失約才是呀。」

「他沒來是事實，徒兒只好拂袖下山。」

「七丈坪上莫非連一個人也沒見？」

「人是見到一個。」

「誰呀？」

「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醜男人。」

老婦神色一緊，道：「那個醜男人到七丈坪去作甚麼？」

一想到醜男阿勇的面貌，阿美就一肚子的不痛快，道：「據他自己說，也是去赴約的。」

「這小子的談吐舉止怎麼樣？」

「馬馬虎虎，算是不錯啦。」

「有無表明身份？」

「他說他叫阿勇。」

「阿勇？不對呀，他不叫阿勇。」

「是那個臭男人自己說的，對不對徒兒也不曉得。」

「妳有沒有告訴他妳自己的來歷？」

「沒有。」

「爲何不說？」

阿美甩一下頭髮，很俏皮的說：「徒兒不想讓他知曉眞正的身份。」

老婦搖頭苦笑道：「妳可曾想到，這個醜阿勇說不定正是妳要約會的人。」

「有可能。」

「喜不喜歡？」

「不喜歡。」

「要不要嫁給他？」

「不要！」

「爲甚麼？」

「太醜！」

老婆婆輕拍着阿美的肩膀，振振有詞的道：「孩子，依爲師的猜想，阿勇八成也將本來的面目掩去，除去僞裝，一定是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

阿美不表贊同，毅然決然的道：「就算是潘安重生，宋玉再世，徒兒也絕不考慮。」（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莫少白失去部分財物心寒，改由水路返京師，官船上桅杆下趺坐着峨嵋山的脫凡師太，蘆葦蕩中小船上的白樹人有了新主意，夜深，叫醒小玉兒，調教她一番，悄悄地將她送上官船。可愛伶俐的小玉兒蒙蔽了師太的警惕性，小玉兒鑽入內艙，順利地取走莫少白枕下的百寶箱回到小船。莫少白發現失去百寶箱大聲驚叫，脫凡師太頓悟，躍上桅杆，見遠去的小船，她已明白盜者是誰……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師太奪走百寶箱　又帶玉兒上峨嵋

韓家村人進祠堂，每年三次，每年一共三大節，三節一過封祠堂，這兒便又荒涼了。

韓家祠堂這一陣子不荒涼，因爲來了「常客」！妙手幫的人就是韓家祠堂的常客！

白樹人重要幹部會議，必是韓家祠堂開。

天快黑的時候，白樹人與丁香帶着小玉兒，三個人剛剛轉過一片高粱地，韓家祠堂的一角已有人撮唇吹口哨。

吹口哨是打暗號，白樹人當然也聽到了。

「阿香，兄弟們已經來了。」

丁香道：「他們應該早在此地了。」

小玉兒道：「誰在此等咱們？」

丁香笑道：「那是同咱們一樣做事的兄弟們。」

她對小玉兒愛憐有加的又道：「小玉兒，他們之中不乏高手，以後他們都會教妳的。」

小玉兒道：「他們教我甚麼？」

白樹人道：「妳想學甚麼就教甚麼，他們都會叫妳學得高高興興的，津津有味的。」

小玉兒道：「眞的呀？」

丁香道：「當然是眞的了……比方說吧……」

她還對小玉兒斜目瞟了一眼，接道：「比方說妳看到別人有了寶，妳想要，呶，兩手只那麼一比劃，寶就變成妳的了，妳說妙不妙？」

小玉兒拍手笑了。

「好，好玩呀，我要學。」

丁香看了一眼白樹人，道：「我們的寶貝女兒喲，她好像我的小仙女呀！嘻……」

白樹人道：「我自會傾囊相授，打定了主意將來由她接咱的衣鉢。」

丁香吃吃笑，韓家祠堂門外面也有了笑。

一大羣人笑不算甚麼，但七八個人的笑比之打雷還要响。

「哈……」

「哈……」

妙手幫的人就聚在祠堂門外面沒進去，大伙迎上了白樹人三人，立刻拍肩打背的一個個捧腹大聲笑開了懷。

他們爲甚麼這麼大聲笑？

有規定，當然是此幫的規矩。

每當一次圓滿的得手之後，兄弟們會合在此地，大伙爲了成功，更爲了好運氣，便放縱的齊來個大歡樂，那光景又好像是笑那失金的人是個笨蛋，他們才聰明。

「哈哈哈」一陣狂笑聲中，有人笑得雙手直抹笑出來的眼淚，有的笑得彎了腰，嚄，有人還猛往韓家祠堂的圍牆之上雙手拍擊得「叭叭叭」的响。

這光景却嚇壞了小玉兒。

小玉兒以爲大伙發了瘋，雙手用力抱緊了丁香的大腿不放手。

「娘……妳怎麼了？」

丁香笑得嘴巴也快咧破了，另一位丁香的師妹陶愛，如果不是陶愛的兩隻大耳朵擋住，陶愛的嘴巴會咧到她的脖子後面去。

丁香拉着周桃花的手，她已沒氣力回答身邊小玉兒的話了。

笑也是很費力氣的。

白樹人也似乎放盡力氣了，他指着祠堂揮揮手。

揮手的意思是叫大伙回到祠堂裡面去。

*　*　*

韓家祠堂門上了大鎖，只不過這些人根本不走大門，叫他們大大方方的走大門，那豈不是汚辱他們。

白樹人當然躍過牆，小玉兒由丁香用拋的。

只不過小玉兒在空中大聲笑。

「爹，我來了吔！」

白樹人抬頭堂中看，他並不伸手接小玉兒。

牆外的人不知道，牆裡面已有四個人。

周桃花就驚叫：「摔死了！」

她去接小玉兒，却又被白樹人伸手攔住。

「轟！」

小玉兒結結實實的跌落在韓家祠堂的院子灰磚地上，就在周桃花驚呼中，小玉兒挺身而起，笑嘻嘻的奔向「神偷」白樹人。

小玉兒就如同跌在一堆棉花上一般，她一些痛的感覺也沒有。

周桃花吃驚的道：「這娃兒不怕摔呀？」

丁香落入院中了。

她拉過小玉兒，得意的對大伙道：「也叫你們大家開開眼界，嘻……」

白樹人已往祠堂中走進去了。

*　*　*

一張四四方方的毛毯鋪在祠堂的正中央，靠牆正中央的大而長的供桌上，算一算至少不下二十幾個靈牌，分別有秩序的擺在供桌上，抬頭看，兩隻大花燈是南瓜形，高高的掛在屋樑上。

燈籠是熄滅的，好一層老灰在上面，如果有風吹，上面的灰塵會飛下來。

地上的毯子却是乾淨的，毯子上還有圖案，仔細看那圖案，竟然是一隻猴子坐龍椅。

於是，幾個人紛紛把這次盜來的寶物一件不少的全都堆放在毯子正中央了。

丁香自然也把布包解開，把兩箱財物放在最上面。

白樹人的雙手仍然托着一隻小小的百寶箱。

厲長風與陶愛兩人四目看，她兩人早就雙目明亮的盯住白樹人的那隻小箱子上面了。

周桃花，原是看向三鼠老大張展的。

她早與張展有一手，但當她發現張展不看她而看向白樹人手上的百寶箱，周桃花便也看過去了。

白樹人不看毯子上堆放的寶物銀子甚麼的，他舉着百寶箱拍了拍，道：「兄弟們，得之不易啊！」

丁香道：「咱們連開啟來看一看的時間也沒有，一口氣奔回來！」

「偷天鼠」蕭音哈哈笑了。

「當家的，咱們誰不對當家的信服得五體投地呀，這只不過一隻小小百寶箱，難不了咱們當家的。」

「飛天鼠」張展笑道：「我同意蕭老弟的說法。」

那「鑽天鼠」胡嘯也撫掌道：「對，對，天下有甚麼能難倒咱們當家的呀，我就不信。」

白樹人淡淡的道：「如論一般，自然我會手到拿來，但如果現場有個厲害人物，就不一樣了。」

「誰？」

「誰會在咱們當家心中稱得上厲害人物？」

大伙這麼一問，白樹人嘆氣了。

丁香却接道：「就是那峨嵋山上來的老尼姑脫凡師太，想不到她會幫那貪官。」

脫凡師太之名自丁香口中說出來，在場之人吃一驚，不約而同的齊聲低呼。

「啊！」

白樹人道：「你們怎知那情形多緊張。」

說着，他拉過一邊的小玉兒，又道：「這一回眞的是多虧了我的寶貝女兒了，哈！」

白樹人如此對小玉兒讚揚，大伙的興趣來了。

於是，大伙不分寶，想要先知道小玉兒如何幫了當家兩人的忙。

白樹人忍不住吻了小玉兒的小臉蛋，喲，小玉兒樂得吃吃的笑了。

白樹人把小玉兒推在丁香懷中，他乾乾的清喉嚨。

他也把那隻百寶箱放在面前，這才緩緩把小玉兒如何盜這小小百寶箱之事細說一遍。

這也是智慧型的盜寶，當然也是對大伙的一次教育機會，聽得大伙不但笑，也學識了不少。

周桃花就忍不住對小玉兒大加稱讚不已。

講到高興處，大脚片子周桃花

突然問道：「當家的，那老尼姑脫凡可眞的沒發覺你們？」

白樹人道：「他發覺咱們行踪那還得了。」

丁香道：「只不過咱們已經回來聚在一起了，我以爲咱們就在這兒住下來，三個月不出面，便脫凡眞的知道是咱們幹的，她又到甚麼地方找咱們？」

大伙聽得直點頭，沒有一個反對的。

白樹人笑道：「咱們在此住三個月，好生把眞本事傳授給小玉兒，也好將來由她接咱們衣鉢，光大門楣呀！」

丁香哈哈笑了。

小玉兒也笑了。

她爲甚麼也笑？那當然是看到大伙都張大了嘴巴哈哈笑，她忍不住的便也跟着笑了。

＊　＊　＊

現在，正是坐地分贓的時候了。

別以爲空字輩人物愛財寶，他們彼此可就十分的講義氣，守禮數。

大伙把八隻木箱中的寶物銀子首飾都堆在毯子上，當然，白樹人的那支百寶箱也擱在上面了。

先是，白樹人兜提起雙袖來，那模樣好像玩魔術。四週的人也一樣，一個個袖子挽過肘，周桃花與陶愛兩女也一樣的挽袖子。

丁香抱着小玉兒，她也敎小玉兒挽袖子！

小玉兒笑着問丁香。

「娘，大家這是幹甚麼，要打架呀！」

丁香吃的一笑，道：「打架？才不吶，這是咱們這一行的規矩。」

小玉兒道：「甚麼規矩呀！」

丁香道：「妳看了便知道。」

小玉兒瞪大眼睛看，嚄，每個人都瞪眼。

就看那當家的白樹人兩手在一堆財寶上撥弄開，然後十指動得怪，金是金銀是銀，元寶大小也分開，玉是玉珠是珠，翡翠瑪瑙論成色。

白樹人這是粗略的加以分開來，金錠銀錠堆一邊了。

白樹人上身仰起來，他雙手衝着大伙互拍三兩下。

這就表示他是絕對淸白而又大公無私的。

白樹人對大伙說道：「珠寶首飾可以分，金錠銀錠子不能要，那是咱們三光客棧要用的，王老十沒有來，可也少不了他一份。」

大伙又是猛點頭。

白樹人的話總是有道理的，咸陽三光客棧那是妙子輩人物合力開的，客棧的基金不能少，更何況平日裡兄弟們少花用，三光客棧還得管吃住，只差沒有給每個人討上一房老婆。

當家的分配當然是絕對公平，此刻，除了那隻百寶箱仍未打開之外，大伙這就要下手取了。

白樹人看看每個人，當然，每個人的臉上一片喜，再細瞧，沒有一個是閉上嘴巴的。

「我親愛的好哥們，可以輪流拿了。」

白樹人如此說，大伙却又搖頭了。

「飛天鼠」張展道：「當家的，咱們全都聽你的，似這麼多財寶怎麼拿？你當家的要照老規矩，我張展以爲不必了，咱們還是瞎子摸象吧！」

他把話說完，嚄，幾隻口袋抛出來了。

那是玩魔術用的黑布手袋，胡嘯笑笑，道：「當家的，東西放在布袋裡，你把咱們分先後，大伙輪流袋中摸，是好的算走運，摸到壞的沒話說。」

丁香笑笑，道：「好辦法。」

白樹人笑了。

他果然把各種珠寶首飾分開袋，一共裝了三袋子，他抛在毯子正中央。

「你們說怎麼取吧！」

張展笑笑，道：「當家的，當然由你先取了，丁大姐隨後跟，至於我們幾個人，吸，抓揪分先後！」

他舉出六支竹籤子，道：「誰的長誰先摸。」

陶愛對厲長風笑笑，道：「長風呀！這很公道嘛！」

厲長風道：「我不反對呀！」

於是，大伙伸手取竹籤了。

白樹人看着一堆堆珠寶分別由每一個人揣入懷中，每個人都樂哈哈，這才拍拍身邊的百寶箱，道：「兄弟們，我爲甚麼遲遲不打開這百寶箱呢？」

大伙瞪眼了。

每個人早就等着看這百寶箱中裝的是甚麼寶物了！

大伙有一個想法，那便是莫少白抱緊了這百寶箱子睡大覺，這其中必然是裝着無價之寶了。

誰不希望看這些無價之寶呀！

每個人都把一雙貪婪的目光死死的盯在那隻精緻巧妙的百寶箱上了。

白樹人對於每個人的這種眼光他最是淸楚不過，因爲他自己也常流露出這樣的眼神。

似這樣的際遇，十年也不一定有一次，單只盯上莫少白就花上三年多的時間。

如果常有這樣的「妙」事，白樹人也不會爲了大喇嘛敖杰那區區一千兩銀子，而肯爲敖杰把金娘子的娃兒連偷帶奪的抛給敖杰了。

神偷白樹人衝着大伙笑笑，再拍一拍身邊的小玉兒，這才哈哈道：「我親愛的哥兒們，咱們今天能弄得這些財寶，八成是仗着小玉兒的功勞，對不對？」

他這麼一問，大伙立刻猛點頭。

張展呵呵一聲粗笑，道：「對，對，對，誰說不對我揍誰！」

陶愛衝着小玉兒咧咧嘴巴，道：「小玉兒，妳呀，妳是天才兒童呀！」

小玉兒被大伙說得全身輕飄飄的，便也咧嘴笑了！

白樹人接道：「你們大伙都聽着，我這不是因爲小玉兒是我女兒，我就叫她撿便宜，若非她眞出了力，老實說，咱們連一塊銀子也別想有！」

周桃花道：「當家的，你說吧，咱們全都聽你的，何必多解釋！」

白樹人道：「可不能那麼說，我做老大的要公道，咱們的規矩是淸白。」

「偷天鼠」蕭音也開了腔。「老大，該怎麼的，你做主吧。」

白樹人道：「我這裡打開百寶箱，裡面的東西咱們由小玉兒自己先挑一件，她喜歡甚麼取甚麼，大家有無異議？」

厲長風是個大舌頭，聞言一聲笑，道：「簡單啦，沒問題！」

丁香手按在百寶箱上問小玉兒，道：「小玉兒，妳知道這裡面裝的甚麼嗎？」

小玉兒道：「裝甚麼我不知道。」

丁香道：「等妳爹打開來，妳挑大的拿，亮的要，稀奇古怪的就是寶。」

小玉兒道：「娘說甚麼好，我就要甚麼。」

丁香搖頭，道：「不，這樣對大伙不公平，所以呀，是好是壞是貴是賤由妳自己去決定！」

小玉兒拍手笑道：「那我就撿好玩的要了，嘻……」

白樹人眞叫神，他不用東西去撥弄百寶箱上的小銅鎖，雙手托在手掌中，眼睛細看小銅鎖，然後放下來，兩手伸出四根指頭，只那麼稍稍一用力，但聽一聲淸脆的「卡嗒」响，鎖開了。

白樹人笑了。

「娘的，這不是銅鎖，乃金子打造的，一扭便開。」

那果然是一隻黃金打造的小鎖，托在手上沉甸甸。

終於，白樹人把那百寶箱子掀開來了。

這時候大伙圍上來低頭看，大伙也一聲嘆。

只見小寶箱中一大叠紙張外，只有上面放了一個姆指那麼大小的玉觀音，紅絨繩拴在觀音像的脖子上，如果仔細看，方能看出這玉觀音雕刻的手藝不簡單，觀音背面有細點，好像密密痲痲的小字。

只不過觀音像還眞有些似小玉兒的臉蛋一樣。

小玉兒根本不去看別的，立刻抓過觀音像，道：「爹，娘，我要這石像，我要戴在脖子上。」

丁香道：「妳不想看看別的的呀，也許下面還有更好的，小玉兒，妳伸手掀呀！」

小玉兒已把小小的觀音玉像掛在脖子上了。

白樹人一看只把頭搖了搖。

丁香道：「樹人哥，算了，咱們看這些紙張是甚麼東西吧！」

白樹人道：「咱們還是老規矩，輪流取，誰拿到甚麼是甚麼，拿完爲止。」

「大腳片子」周桃花道：「當然還是當家你先拿了。」

笑笑，白樹人也不再多言，伸手取了一張，他很快的展開來觀看，不由得楞然了。

「這是……」

丁香急問：「是甚麼？」

白樹人道：「房屋地契嘛！」

他此言一出，大伙再一次圍過來瞧，全怔住了。

於是，你一張我一張，不是房契便是地契，要不然就是些欠條，那欠條上少說都是千兩借據。

百寶箱中裝的是這些，白樹人等不由一齊嘆口氣。

想想看，他們的膽子再是大，誰敢去京城找倒楣，去爭房地產呀，找挨刀不是？

白樹人道：「我相信，莫少白必然把他的寶物另藏到甚麼地方去了。」

丁香道：「咱們把他所有的家當契書弄來，對咱們一紋不值，對他可就影响大了。」

張展道：「這貪官眞有一套，咱們放火燒了這些契約甚麼的。」

白樹人道：「不必，仍然裝在這小箱中，也許他日還有用處。」

於是，一張張各式各樣的契書又裝進那個百寶箱中了，只有小玉兒，她還在把玩着脖子上掛的觀音玉像吶！

＊　＊　＊

大韓村北面的韓家祠堂，看上去大門一把鎖，祠堂院子裡的那棵長青柏上也有烏鴉停落，可誰也想不到祠堂裡面住了一批妙手人物。

韓家祠堂有廂房，裡面是個大通炕，用繩子隔起布幔來，男女便各自睡一方。

白樹人與丁香不睡大廂房。

丁香與小玉兒跟隨着白樹人打地舖，睡在祠堂的中堂右面靠墻地方。

爲甚麼白樹人三人不睡大通炕，那是丁香的主意。

丁香說，他們要在這幾個月裡加緊調教小玉兒。

白樹人早就把訓練小玉兒的課程抓緊了，他的訓練計劃嚴格又精采！

白天練武到三更天，五更起來練力氣，尤其是竄高走低舉鼎翻觔斗，外帶氣功再憋氣。

小玉兒當然樂意學，只不過可也辛苦難爲她了。

* * *

廂房的大炕上，陶愛與她喜歡的男人厲長風用一塊布幔隔在東端，兩個人有個怪毛病，因爲陶愛到了高峯時候便會忍不住的呀呀叫，叫得厲長風也會忘了身在何處而低呼不已。

想想看，院裡還有別人在，這光景怎能不叫人心慌慌而全身發熱躁。

那「大腳片子」周桃花就睡不着。

周桃花也用一塊巾幔隔起來，她一人睡在院西端，這光景倒把三位飛天老鼠隔在正中間了。

周桃花心中只有個「偷天鼠」蕭音，只因爲蕭音生得俊，另外二鼠不好看。

不好看當然是難看了。

「鑽天鼠」胡嘯是個斜嘴，不但說話漏風，接起吻來也會叫人不愉快。

「飛天鼠」張展朝天鼻，你可以看到他的鼻孔深處一寸那麼深，他睡覺還呼呼嚕嚕响，宛如拉風箱。

只有個蕭音，人生得白白淨淨，不瘦不肥的，說話之前先是笑，見了女人就彎腰，投入他的懷中後，他的兩手便似有電流一般，會叫女人全身顫。

周桃花此刻就全身在打哆嗦。

因爲那布幔不見動，一隻手伸過來了。

這時候半夜三更天呀。

怎麼知道是三更天？韓家祠堂既無狗也無雞，如果有，也到了雞不叫狗不咬的時刻，只有老鼠上灶台。

屋子一角的灶台上眞有老鼠在造反，只不過眞老鼠沒有假老鼠造的反厲害。

假老鼠扭動着身子，錯身到了幔布的另一邊去了。

是的，蕭音已抱住周桃花了。

這位大腳片子的右腿猛一勾，蕭音的身子已被她勾得變成懷中大孩子。

這二人未發動那原始戰爭，先是一陣細聲細氣的耳語。

所謂耳語，乃是她的口對他的耳，然後又是他的口對準她的耳。

只聽得：「你的兩個鼠兄弟熟睡了？」

「像豬一樣。」

「可別像那邊的厲長風與陶愛，辦這種事就怕別人不知道，大呼小叫的惹人心煩。」

「我就是被他二人吵醒睡不着，才……」

「去你的，甚麼話呀，不是想我睡不着呀，你被人吵醒才找我呀。」

周桃花半嗔半撒嬌，她在蕭音的身上頂三下。

「哎唷！」

蕭音被頂得低呼了，周桃花叱道：「叫甚麼？」

「妳頂疼我了。」

於是，你會發覺有四隻大腳丫子交纏在炕沿上，炕上沒有聲音，沒有低呼聲，但出氣粗濃，那比之一般熟睡時候出的氣息稍重、稍亂了些。

如果另外二鼠不知道，那才叫騙死人不償命。

如果說這時候吼一聲，驚散一對「熱鴛鴦」，那是一件缺德帶冒煙的事。

只不過這些人的心一樣，賊窩誰說不論英雄吶，他們之間義氣得可實在吶。

你也許認爲他們生活在一起，大伙只是閉一隻眼睜一隻眼，其實，有時候他們一對眼睛帶耳朵全裝瞎作聾了。

因爲只有這樣才不會被陶愛與厲長風二人吵鬧得心煩，更不會受到周桃花與蕭音的喘氣聲影响，當然，更不會去注意祠堂裡丁香的吃吃蕩笑了。

* * *

不管怎麼樣，白樹人率領着秦川妙手幫高手，就在這韓家祠堂中住到了快過年。

快過年了，韓家的人要在年節時候打掃祠堂探他們的韓家老祖先人，白樹人等當然不能再住下去。

白樹人決定再過一天便走路。

一大早，白樹人拉着小玉兒，走進那間冷冰冰的大廂房中來。

別看只不過三個多月時間，小玉兒學得眞不少，除了三鼠各教了她一套「本事」之外，當然，白樹人與丁香更是傾囊相授。

小玉兒學得也認眞，雖然她的年紀小，功力差，但招式却已記在腦子裡面了。

那玩藝兒記在她小腦袋中是不會發霉的，時日久了，她的力氣大了，說不定她還精之又精而又青出於藍吶。

白樹人雙手拍兩响，口中叫

了。

「喂，起來，起來。」

白樹人看到大腳片子的被窩特別大，他明白那是三鼠之一的蕭音在內。

蕭音正呼呼大睡，想是夜來「快樂過度」吧。

白樹人把頭一偏，他不去看蕭音，他拍睡眼惺忪的厲長風與陶愛幾個人。

「兄弟們，這幾個月小玉兒學了咱們不少的本事，就在這臨走之前的今天，我要教教這孩子。」

他這麼一說，大伙可樂了。

「大腳片子」周桃花已披好衣衫走到小玉兒面前，笑道：「小玉兒，你爹娘要教妳了。」

小玉兒道：「好呀，我不怕。」

白樹人愉快的笑了。

* * *

丁香拉過小玉兒，道：「小玉兒，妳能不能偷來一件他們之間的東西？」

小玉兒拍手笑道：「好吔，好玩吔！」

丁香道：「好玩？你忘了，他們可是此道能手呀！」

小玉兒道：「娘，妳不相信我呀！」

丁香看看白樹人，她發現白樹人在得意的微微笑。

廂房中的人都笑，可也都不相信就憑小玉兒如此小的娃兒，又怎麼能對他們產生甚麼威脅！

有了這樣想法，大伙當然笑，而且三鼠還笑開懷了。

白樹人道：「小玉兒，妳今天打算何時下手呀？」

小玉兒看看外面天色，道：「當然是天黑以後下手偷，天黑他們睡着以後，我偷他們不知道。」

張展幾個一聽，全笑了。

周桃花道：「妳眞傻，還把偷的時間告訴大家呀！」

小玉兒道：「咱一家人嘛……嘻……」

大伙再一次笑了。

* * *

天好像要下大雪了，西北風送來刺骨的寒意，韓家祠堂裡大伙圍在一起，正在一邊烤火取暖一邊各自在火架上垂掛的那隻大鐵鍋裡掏取着燉爛了的羊肉。

這種天氣吃羊肉再舒服也沒有了。

丁香也在盛羊肉，白樹人却叫了。

「咦，小玉兒呢？」

丁香道：「小玉兒就來了。」

只不過大伙正吃着，仍然不見小玉兒回來，丁香道：「我去叫她。」

她放下大海碗往外走，找到大祠堂也不見小玉兒的面，丁香這一下可急壞了。

「小玉兒不見了。」

她尖着喉嚨猛一吼，廂房中的人都往外衝。

眼見大伙都要衝到門外了，張展立刻哈哈笑了。

「你們出去吧，我留下來。」

另外二鼠點點頭，他二人相對笑。

張展低聲道：「憑咱們，怎麼會上那娃兒當？她要咱們外面去找她，然後向廂房中下手呀！」

他此言一出，另外二鼠也不走了。

白樹人站在廂門外，丁香開口呼叫着。

「小玉兒，小玉兒妳在那兒呀！」

「我在這兒呀，娘！」

哎喲，這尖尖的一聲回答，竟然來自天上。

那當然不是天空中，小玉兒尚未成精吶。

韓家祠堂裡的長青老柏樹上面，小玉兒宛似猴兒一般，她爬到了樹梢頭。

一條橫枝被她壓得閃呀閃的就快斷了一般。

白樹人一看，笑了。

丁香直叫：「小玉兒，小心吶。」

小玉兒在上面還嘻笑。

「娘，眞好玩！」

周桃花尖聲道：「小心摔下來。」她還往樹下跑過去，就怕小玉兒眞的摔下來。

小玉兒一見樹下站了個周桃花，她雙手一鬆往地下落，不，應該說她往地上摔。

小玉兒身子往下墜，嚇壞了廂門口站着的幾個人。

周桃花伸手未撈住，便聽得「轟」的一聲响，小玉兒結結實實的摔落在灰磚地上了。

「哎唷！」

小玉兒尖聲叫，周桃花急忙上前抱住她。

「我的乖，妳這一下可摔得結實呀，快叫阿姨我看看，看妳摔傷甚麼地方？」

小玉兒只是一副痛苦的樣子，丁香就要往樹下跑，可又被白樹人拉住了。

「你別拉我呀，小玉兒眞的摔傷了！」

白樹人冷冷一笑，他搖搖頭。

丁香帶些不高興，道：「你不心痛呀，我心痛。」

白樹人道：「小玉兒成精了，妳信不信？」

他不但不去看小玉兒，更回頭到了火堆邊，他吃起羊肉來了。

丁香仍然在狐疑，周桃花、陶愛、厲長風幾個已把小玉兒抱進廂

房中了。

飛天鼠老大張展還在問：「先看骨頭傷了沒有，那麼高往下摔，她怎受得了。」

不等大伙在羊肉鍋邊圍坐下來，白樹人開口了。

「小玉兒，別裝了，喝了羊肉湯早些去睡吧。」

丁香怔怔的盯着小玉兒，道：「她裝的？」

白樹人道：「小玉兒，摸的東西還給妳阿姨叔叔們，算妳學得精、功有成！」

「嘻……」小玉兒吃吃笑起來了。

小玉兒從懷中摸，喲，金錠銀錠連玉簪，丁香的手帕也在她的手裡面。

這光景立刻令幾個妙字輩高手吃一驚，不旋踵間，大伙相對哈哈笑起來了。

雖然，小玉兒沒能在每個人身上摸去一件，但已有一半也足以顯示她不簡單了。

* * *

韓家祠堂仍然是韓家祠堂，白樹人這些人物來時甚麼樣，去時必也是甚麼樣，絕不能叫人發覺有甚麼地方不對勁或走了樣。

白樹人這些人也不是只來這一回，他們常來。

雖然他們常來，韓家村的人永遠也不知道。

* * *

白樹人這批人下了高原之後便分散了，人多是會被別人注意的。

丁香與白樹人帶着小玉兒上了小船，那丁香一邊搖船一邊笑對小玉兒道：「就過年了，過了年妳四歲了，看，這幾個月跟着娘走江湖，你長高許多了。」

白樹人笑道：「眞像個五六歲的孩子。」

小玉兒很高興，她撫弄着掛在脖子上的玉觀音像，這些天她越見喜歡那玉像了。

* * *

前面就快到寶雞了，丁香十分高興，這幾個月躲在幾十里外的高原上，她實在想她河邊的家。

「樹人哥，咱們不放心老尼姑追來，躲了這麼多天，哈哈，那脫凡她絕對想不到咱們會在此刻才回來。」

白樹人得意的笑笑，道：「我們只防萬一，安全才算有把握，哈哈……」

渭水河中一小船，搖搖蕩蕩的靠上岸邊來，明日要過年，寶雞街上正熱鬧吶！

搖船的丁香把船靠岸，繩子拴在大石頭上，她這才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上來，等夏天一到咱們下河學游水，那才叫美妙吶！」

小玉兒蹦蹦跳跳上了岸，西北風似乎小多了！

她指着滔滔河水笑道：「游水一定好玩，可惜……還要，還要等到夏天。」

白樹人自船艙中取出包袱與那隻百寶箱，他還帶着幾分懶散的上了岸。

他抬頭看那兩間小瓦屋，對丁香道：「今年這個年，妳多備點糯米黃酒來，咱們關上門大醉！」

丁香吃吃笑了！

她三人一路登着青石板台階，緩緩的往丁香的那幢小瓦屋走過去。

* * *

到了，但丁香的口中「咦」了一聲！

白樹人也楞住了，道：「門上的鎖……不見了！」

丁香放下小玉兒，兩步併成一步跑，三兩下到了門前面，她冷笑，道：「不長眼睛的小輩，扒吃扒到祖奶奶的頭上來了。」

她低吼着，伸手推開兩扇門。

於是丁香驚呼出口：「咦……妳！」

她嚇得退後一丈外，白樹人急忙走上前。

白樹人只一看，全身骨頭也麻了，而且順着脊樑骨往脚上麻下去。

「妳……妳是脫凡師太呀！」

不錯，屋子裡當門坐，椅子上坐着一個包灰巾的老太婆，此人不是一般人，峨嵋山上最厲害性情也最烈的「無敵劍」脫凡師太是也。

兩道好凌厲的電芒射出來，脫凡師太冷冷道：「俗語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就在你們這小廟等你們，嘿……果然不錯，還眞被我等到了。」

丁香已定下心來了。

「師太，妳等咱們？」

「不錯！」

「我們與師太有甚麼瓜葛？」

「你們不配！」

白樹人暗中咬咬牙，道：「那又爲何勞動你老苦苦的守候在這裡？」

脫凡師太似乎發現小玉兒了。

她雙目一亮，很想把小玉兒叫到身旁，但見小玉兒擠在丁香身邊，遂改口了。

「偷兒，你可要我戳穿你們的計謀？」

她又看看小玉兒，似笑又冷笑的道：「你們吶，爲甚麼還要在這麼好的女娃身上製造罪孽！」

她向小玉兒伸手了！

「孩子，我來了，妳還有葱油餅嗎？」

小玉兒怎知道這是引誘她說實話的，她太小了。

她以爲脫凡師太又想吃她的葱油餅了。

「老婆婆，我現在沒有了！」

脫凡師太笑了！「小妹妹，那夜在船上，妳眞好，送我葱油餅吃，我到天亮也沒餓！」

小玉兒立刻明白了，她不開口！

她甚至不自覺的雙手捂緊了口。

這表情就夠了，脫凡師太對白樹人與丁香二人猛可裡一聲吼：「你們還有甚麼話說！」

白樹人漸漸的冷靜下來了，他臉皮一鬆，遂淡淡的道：「師太，妳老爲了莫少白事出面而來呀！」

「故此一問。」

白樹人道：「老師太，妳乃白道中正義前輩，那莫少白甚麼東西，他只不過小小的貪官而已，妳老一身清譽，何必爲這樣的小人護航？」

丁香接道：「師太，莫少白七年多的搜刮，肥了他自己却苦了秦川咸陽縣民衆，妳也該爲縣民們着想吧！」

脫凡師太冷冷道：「莫少白當了七年半的咸陽令，他一共上峨嵋三次，你們應該明白我的作風吧！」

白樹人當然明白，脫凡師太的作風已至正邪難分，她是睚眥必報的人，她無法拒絕莫少白唯一的要求！

脫凡師太守在寶雞一等數月之久，當知此人的孤傲與固執作風了。

* * *

白樹人早就看出今天有點不大對勁。

丁香也臉色變了，她拉過小玉兒到一邊。

脫凡師太緩緩的站起來，她並未反手去拔出她那把震撼武林的無敵劍。

一步一步的走向門口，她的臉上一片肅煞之氣，那麼冷漠的站在白樹人的面前。

「拿過來！」

白樹人忽的嘿嘿笑了。

「老師太，如果就這麼把那臟官的東西交出，白某人也是個珍惜名聲的人吶！」

脫凡師太冷笑，道：「賊名聲不珍惜也罷！」

白樹人道：「賊也有正與邪，白某人自信雖賊亦正，白某人有個規矩，只取不義之人的財物，不盜忠義好人之物，每取東西到手，一半救助可憐人，老師太，妳可知道吧，這世上可憐的人太多了。」

脫凡師太仍然冷笑，道：「所以我不對你們出手。白樹人，找上你們眞不容易呀！」

白樹人道：「妳還是找到了！」

脫凡師太道：「是的，我找到你們了，你還不把莫縣令的百寶箱拿過來！」

白樹人帶着幾分淒涼的一笑，道：「老師太，老實說，我們等於盜來一只空箱子！」

脫凡一瞪眼，道：「你少在貧尼面前動歪，莫縣令十分珍愛他的百寶箱，由他的焦急，我敢說盒中必然不少價值連城的寶貝。」

白樹人哈哈笑了。

丁香也吃吃笑了。

脫凡不笑，她伸手：「拿來！」

白樹人拋下背的包袱，連帶着也把那百寶箱子擱一邊，他雖是妙手頭子，可也傲氣不減。

「老師太，妳就在我白樹人的身上開上幾道血口吧！」

脫凡師太道：「你好一副傲骨！只不過你遇到的是比你更傲的我！」

白樹人不敢大意，「哈哈」兩聲合一聲，兩把尖刀取在手中分左右，他足踩七星步，轉身瞪雙目。

脫凡師太反手拔出無敵劍，她只那麼一抖間，空中已發出嗡嗡聲。

丁香嚇得拉過小玉兒往外閃！

只不過她閃出三丈外，立刻對小玉兒低聲道：「快，去躲在大石後。」

小玉兒眞聽話，立刻爬匐在大石後。

自從她跟在白樹人與丁香二人身邊以來，這是第一回看到她的「爹娘」二人臉色變得灰一般。

* * *

「嗆」！

丁香也拔出尖刀在手中，她逼近場中，道：「師太，憑妳的武林地位，加上一個我，妳不會生氣吧？」

脫凡師太一瞪眼，尚未開口，白樹人開口了。

「阿香，退下！」

「不！」

「聽話！別叫我分心！」

「不，樹人哥，這時候你趕不走我的。」

「快走開，如果我不敵，加一個妳也白搭！」

丁香道：「咱二人把血流在一起，那一定是很令人懷念與感動的，是嗎？」

白樹人道：「阿香，妳叫我感動了，我眞傻，爲甚麼拋下你走塞外去了三年多！」

丁香道：「如今咱們死在一起便成了永遠在一起了，你以爲是不是？」

白樹人道：「小玉兒怎麼辦？」

丁香道：「我也顧不得了！」

半晌，脫凡師太冷冷道：「你

們要當同命鴛鴦呐?」

白樹人立刻忿怒的道:「又怎樣?我們是賊就不能有知心的相愛之人了?妳這老而孤獨的惡尼姑!」

他火了,便也不再禮貌了。

他眞的叫脫凡師太躁火上升了,脫凡師太厲叱一聲,道:「接招!」

脫凡師太的無敵劍暴閃疾劈宛如奔雷閃電,她撥開白樹人迎身的雙尖刀,回劍却也把丁香手上的刀擊上了天空,而她的雙足才踏出一大步。

「啊!」

丁香不但刀沒有了,她的右臂有了好長一道血口,鮮血已往外標濺。

白樹人大吼一聲,雙尖刀上下交殺,拔身直往脫凡師太撞過去。

一聲厲嘯,脫凡師太拔身而起,這二人半空之中兩相逢,聽得一陣五月花炮般的撞擊聲過後,便聞得「彭」的一聲響。

這一聲乃是當二人落地的一刹間才發出來的。

立刻一聲淒叫:「哦!」

「哇」的一聲,白樹人吐出一口鮮血,他挨了脫凡師太的反臂一掌打在他的背上!

「樹人哥!」

丁香抖着鮮血奔向白樹人,而白樹人頭一歪斜在丁香的懷中了。

白樹人昏死過去了。

脫凡師太插劍回鞘,冷然的道:「爲了你的尊嚴,貧尼才會出這一掌!」

脫凡師太走過去,她甚麼也不取,只把那小小的百寶箱子取在手!

她走了,只不過走了三五步,忽然站在一塊大石後,她看着小玉兒。

小玉兒也看着脫凡師太。

一頓,脫凡師太又走回丁香與白樹人身前。

「那娃兒絕非你二人的親生女!」

丁香已火了:「又怎樣!」

脫凡師太自懷中摸出一粒香香的丸葯,道:「妳要不要妳的樹人哥活?」

丁香道:「當然想,我要我的樹人哥活在這世上!」

脫凡師太道:「那就得趕快服下貧尼的這粒護心丹!」

丁香道:「妳發慈悲了?」

脫凡師太道:「不,有所交換。」

「交換甚麼?」

脫凡師太指着一邊的小玉兒,道:「她,我要把她帶回峨嵋!」

丁香大叫:「不,我不!」

小玉兒還往丁香的身邊走去,她眞的嚇壞了。

她從未見這麼動刀殺,而且她的「爹娘」都流了血!

脫凡師太淡淡的道:「那麼,我不勉强妳,妳快去街上找人送來棺材吧!」

她說着便再也不看丁香與白樹人,更不看小玉兒,只嘆口氣便往小道上走去。

只不過走了十幾步,忽聞丁香大叫:「等一等!」

脫凡師太站住了,但她不回頭,那表示她並不强求別人答應她的條件!

「小玉兒……」

丁香回抱住小玉兒,她哭了。

「小玉兒,娘無法呀,爲了救妳爹。」

小玉兒木然的點點頭。

丁香道:「天意,天意呀!」

她對脫凡師太叫道:「師太,我答應妳了!」

脫凡師太仍然未動,但她却開口了。

「不要勉强,妳多考慮!」

丁香叫道:「我有選擇嗎?救人要緊呀!」

脫凡師太轉回來了。

小玉兒看向脫凡師太,她的眼睛睜得滾圓!

丁香對小玉兒道:「跟師太去吧,師太會敎妳更高的武功。」

小玉兒道:「就是剛才她的武功?」

丁香道:「別問那麼多,去了要聽話。」

小玉兒呆呆的未開口。

脫凡師太已把那粒護心丹塞入白樹人的口中,她還眞的救人救到底,單掌按在白樹人的命門上,直把個昏死過去的白樹人弄得低呼一聲:「啊!」

白樹人的雙目是迷惘的,眼前只有人的影兒,却分不清誰是誰。

脫凡師太站起身來,道:「他死不了啦,扶他床上去躺着,寶雞街上去抓葯,他過兩天就沒事了。」

丁香拭去淚,用力扶起白樹人走回小屋中。

她把一切收拾好,那脫凡師太已拉過小玉兒,她對小玉兒看了又看。

「唔!眞是個練武的好材料,哈……」

小玉兒道:「練甚麼武呀!」

脫凡師太道:「練甚麼武妳別問,妳會受益無窮的,咱們回去。」

小玉兒道:「回甚麼地方?」

「峨嵋山!」

「遠不遠?」

「妳隨我往西南,咱們走洛陽,過大山再到綿陽,過德陽,走過

成都到華陽,就快到峨嵋山了。」

小玉兒聽得直搖頭,道:「怎麼都是陽呀陽的,陽得我糊塗了。」

脫凡師太笑笑,道:「如果想不糊塗,妳就閉上口別多問,跟我走吧!」

小玉兒已走出很遠了,她天眞的大聲叫:「娘,娘,明天我回來看你們,咱們一起過新年。」

丁香幾乎哭出聲來了。

＊　＊　＊

脫凡拉着小玉兒,她一邊走着一邊問:「小玉兒,小玉兒,嗯,這名字是誰爲妳起的?」

小玉兒道:「我娘呀!」

脫凡師太道:「妳的娘?妳的娘絕不是那個賊女!」

小玉兒道:「甚麼叫賊女?」

脫凡師太道:「小玉兒,妳看看,這小小的百寶箱子好不好?」

「好呀!」

「是誰的?」

「我娘的呀!」

「它不是妳娘的,它是莫縣令的東西。」

小玉兒一聽,便用力的搖起頭來了。

「不,不是莫縣令的。」

脫凡師太臉色一沉,道:「妳忘了,那晚船上,妳在莫老施主身邊偷走的呀!」

小玉兒道:「我沒有忘記,我怎麼會忘記呢!」

「是麼,這東西是莫老施主的。」

小玉兒再搖頭,道:「不是,不是!」

脫凡師太生氣的道:「怎麼說?」

小玉兒道:「我娘同我爹說過的,東西到了我們手上,這東西就是我們的,老師父呀,如今這東西被妳得到手,當然又變成妳的了。」

脫凡師太一聽,不由一聲嘆息。

「這還了得,還了得,再大些便無葯可救了。」

她摸着小玉兒的頭,又道:「拿這麼聰明的娃兒敎着當賊,天理何在呀!」

脫凡師太忍不住把小玉兒抱在懷中了。

小玉兒一些反抗都沒有,她聞到的是檀木香味道。

脫凡師太脖子上掛的是檀木唸珠,顆顆都似鴿蛋那麼大又圓。

＊　＊　＊

脫凡師太抱着小玉兒奔走如風,小玉兒但覺耳邊有風聲,她可也高興極了。

「老師父,妳身上的味道同我爹的味道不一樣。」

「妳爹?」

「是呀,我爹身上有羊膻味,他們都吃羊肉。」

脫凡師太道:「我身上甚麼味道?」

小玉兒道:「清香!像花兒一樣香。」

呵呵一笑,脫凡師太道:「眞的嗎?」

小玉兒道:「小玉兒不會說謊的。」

脫凡師太道:「那才是好孩子,只不過妳要記住一件事,千萬記牢。」

小玉兒道:「甚麼事?」

脫凡師太道:「白樹人與丁香二人並非妳的眞正親生父母,以後不要再叫他們父母!」

小玉兒道:「誰才是我眞正的父母?」

脫凡師太道:「以後我會替妳打聽出來的。」

小玉兒道:「那麼,我以後叫妳甚麼了?叫妳娘吧,好不好?」

脫凡師太立刻大搖頭。

尼姑,尤其是老尼姑,怎麼會有女兒!

小玉兒要叫脫凡師太娘,這實在不妥當,人若當了尼姑,這一輩子也不會有人叫她娘。

脫凡師太對小玉兒道:「妳不可以叫我娘。」

小玉兒立刻追問,道:「那我叫妳甚麼?」

脫凡師太想了半天才回答,她的回答多少帶着些勉勉强强的樣子。

「小玉兒,妳叫我師父吧!」

「師父,師父是幹甚麼呀!」

脫凡師太搖搖頭,嘆口氣道:「妳怎麼連師父也不知道?」

小玉兒道:「我只知道爹和娘!」

她這完全是大實話,她是金娘子生的,她也叫金娘子娘,她被敖杰搶去,敖杰不怕戒律,命小玉兒叫她爹,這以後又到了白樹人與丁香二人手中,她仍然叫他們爹和娘,她只知道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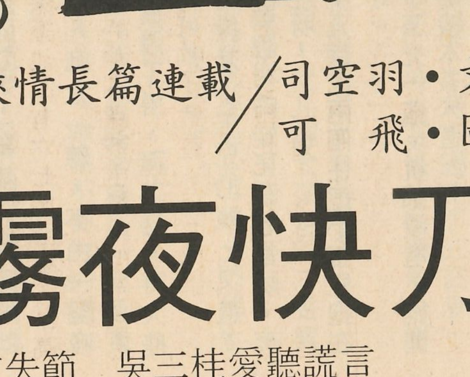
脫凡師太原是火爆性子躁脾氣,也不知怎麼的,遇上這小玉兒她倒有了耐心。

她拍拍小玉兒的頭,笑道:「妳不知道師父幹甚麼,我告訴妳,師父就如同嚴父,教你武功之外,更教妳明白是非,知進退,將來在江湖上當一個受人尊敬的人!」

小玉兒道:「就像妳……師父一樣叫人害怕!」

脫凡師太哈哈笑道:「江湖之上黑白不兩立,是非有分明,有理行走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咱們峨嵋派不幹躲躲藏藏之事,與妳那先前的爹娘不一樣。」(未完・七)

上文提要： 魚得水和三小來到金陵，偶然發現蒙面女子和湯堯的關係，從各方面觀察，懷疑那蒙面女子可能是徐小珠，又從湯堯和小童的對話、打鬥，才知湯堯是「五柳先生」夏侯心的徒兒，那小童嗓音的却自認是「菊夫子」再生，懷疑湯的師門將徐世芳殺害，湯堯被盤問，不敵，魚得水暗中將他解救，才能脫身……任大清和苗奎都來找名醫姜怡齋醫治「唐瘡」，又求「賽華佗」常再生醫治……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陳圓圓沒有失節　吳三桂愛聽謊言

毛大業道：「望聞問切！是本行的規矩，況且此病種類很多，不看清楚如何能藥到病除？」

說的也對，不過當衆拿出來眞不好意思。

尤其是這麼大年紀的人了。

只不過爲了治病，只好照辦了。兩人含羞帶慚地褪下褲子掏出來。毛大業是名醫，見得多了，自然不會大驚小怪。

他的侍從也許是未見過世面，不由失聲道：「任大俠的沒有一尺，足有七八寸吧！我的天哪！」

任大清瞪了他一眼。

毛大業道：「不要胡言亂語！」

然後毛大業開了方子。

苗奎道：「大夫以爲如何？」

毛大業道：「二位的症候不輕。」

「大夫能醫？」

「也要病人絕對地配合才行。」

「當然，當然。」

毛大業道：「由於這是『唐瘡』，必須雙管齊下。」

「甚麼叫雙管齊下？」

「就是一面服藥，一邊發洩出去。」

「如何發洩？」

「病是如何來的？也就如何去掉。」

「我兩人不懂。」

「也就是找人吸出。」

兩人不由一楞，道：「用嘴吸？」

「不不！」毛大業道：「所謂吸是指吸引之力，此病屬熱，要北人吸之始能生效，因北方寒冷，北人的體質亦屬寒。」

苗奎道：「請大國手直言！」

毛大業道：「吸引餘毒，最好是北方男人，兩位應該懂了吧？而且是愈北方愈好。」

兩人不由一怔，吶吶道：「莫非是要我們找變童。」

「不一定變童，當然變童俊美，自是更好，但一時之間到何處去找？只要是北方男人即可。」

兩人有了譜。

所謂愈北愈好，清兵自然最適合。

如今江南到處可以找到清兵，這並不難找肉靶子。

臨去，兩人各贈醫費一千兩。

這兩人那是甚麼大國手？他們是小熊和小郭易容裝扮的，他們之所以能蒙混過去，主要是自稱是「賽華佗」之徒。

因此，兩人聽出這大夫有點童音也不會多疑。

要是冒充「賽華佗」那就罩不住了。

小熊又補充說了幾句道：「所以要吸，乃是因穀道有極大的收縮力，就像被傳染了痲瘋病的男人，如在三個時辰之內，把陽具插入牛糞中（熱的）也有效是同一道理的。」

苗、任兩人似乎大爲折服，大夫走後，立刻研究，去找清兵。他們滿洲八旗子弟都來自極北方。

兩人回去對李悔說了，李悔大笑，道：「你們兩個也未免欺人太甚了，任大清上輩子八成得罪了你們。」

「怎麼回事？」魚得水進入屋中。

李悔道：「叫他們自己說吧！」小熊說了。魚得水直搖頭。

雖然這是打擊清軍的一種方式，對任、苗兩人却也太狠些。

因爲他開的方子全是扶陽之藥。

如淫羊藿（據說一牧童見一羊吃了該草，一直和百十頭母羊性交，猶意有未盡）。巴戟天、仙茅、菟絲子、沙苑蒺藜、葫蘆巴、鹿茸、海狗腎、狗寶、雀卵及陽起石（即雲母根）等。

服了這些藥之後，即硬如鐵杵。

不由他們不去找尋發洩的對象。

他們要找，當然就會去找清兵或「巴圖魯」。

也就是滿洲人。他們來自極北方的寒帶。

小郭會點醫術，所以他能製迷藥。

事實上要北方人來吸毒，那完全是胡說八道。

這兩個人每天要弄幾個，於是「唐瘡」就在清軍中蔓延開了。

這大鎭上住了五七百清兵，却是清兵的後方。

這兒一家客棧被清兵包了。

因爲這客棧中有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就是單于飛。原來上次被二老重創未死，在此療養。

保護他的有六七個「巴圖魯」高手。

他的左脚踝被扭裂，但已治癒，只是跛了。

內傷也很嚴重，但經過調養，一個月就好了。

單于飛誓報此仇，雖然他不能單挑二老，但一對一單挑，他有信心，所以派出兩個徒弟去找二老。

巧的是，二老就在這鎭上。

這是個大鎭，有兩千多戶人家，商賈雲集。

二老在找單于飛，單于飛也在找他們。

這是因爲二老打聽出來，單于飛未死。

二老不願招搖，化裝得較爲年輕些，他們來到魚得水等人的客棧中，最初魚等還未認出呢。

認出之後，魚、李雙雙拜下。

「起來，起來！」上官紫拉起李悔，摟在懷中，道：「寶貝女兒，娘眞不希望再和你分開了。」

李悔道：「女兒也希望在娘身邊侍候娘！」

「看妳這小嘴多甜，老伴，咱們這次……」

車秀道：「老太婆，先別婆婆媽媽地！這個敵人除去再說，滿人不滅，也休想過太平日子。」

上官紫道：「女兒在身邊也不礙事呀！」

「女兒在身邊，咱們的乾兒子或者女婿能不能在身邊啊？他們在身邊，這兩個小子也不能離開，不行，人太多不方便。」

小熊道：「老頭，你嫌我們，我們也並不怎麼欣賞你們呢！」

魚得水道：「小熊，不可沒大沒小地！」

車秀道：「不妨，我們不在乎這箇，隨便些也好。」

魚得水道：「義父母此來一定有要事見告！」

「不錯，單于飛在此。」且說了上次重創而未死的事。

李悔道：「這賊子的命眞大！」

「只是跛了足，功力已復。」車秀道：「我們夫婦下定決心報仇，就跟了來，他身邊有六七個高手。」

上官紫道：「不過那等高手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魚得水道：「我們和義父母一起，把這些人一鼓殲滅！」

車秀道：「你們有此孝心，我們也不能峻拒，到時候，我們宰人，你們就爲我們把風吧！」

* * *

清兵的紀律不算太差。

除非上級有令，可以搶劫擄掠，不然的話也會處罰。

這也是李自成和張憲忠之流不能成功，但清兵南下，却頗爲順利的原因，一般來說，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自殺縊死，這代表甚麼？

這雖不能代表大明已亡國，却有這種趨勢了。

李闖如果能運用這種聲勢，他的成就可就大了！當然也不會不旋踵就敗亡被殺，肝腦塗地。

單于飛在和各「巴圖魯」高手對酌。

這人叫巴雄，是個精於摔跤及擒拿的高手。

「巴兄，我的眼皮子這兩天跳得很厲害！」

巴雄道：「不知是哪隻眼？」

「右眼！」

「右跳財，左跳凶！」

事實上大多數人是說左跳財右跳凶。

其實眼皮子跳只是心緒不寧之

故。

所以這種迷信是倒果爲因，不信你稍微注意一下，如你因某事焦躁不安、緊張過度時，眼皮就會跳。

當然，失眠也會有此現象。

單于飛道：「我以爲可能有人想動我的念頭。」

「不會的，單于大俠，沒有人敢在此虎口捋鬚。」

單于飛冷冷一笑道：「就怕他們不來！」

巴雄道：「單于大俠似能猜出是誰？」

「如我沒有猜錯，極可能是上次向我施襲之人。」

「車秀和上官紫兩個老渾蛋？」

「大致如此，當然也可能是別人……」

「不會的，單于大俠，我會通知弟兄們格外小心！」

下人點上了燈，巴雄也告辭離去。

單于飛負手在屋中踱着，左足一跛一跛地，每次看到這隻跛足，就不由發狠，誓報此仇。

就在這時，一個老嫗自門外探進頭來。

單于飛一楞，十分陌生，以前未見過。

「妳是……」

「我是本鎭上的何大嬸。」

何大嬸之名，可能比地保或地上的大善人還出名，她是個經營半掩門，很兜得轉的中年女人。

她認識的人很多。

上自大官，下至販夫走卒，地痞流氓，一個人只要和這些人扯上交情，在地方上就能呼風喚雨。

有所謂：有錢的王八坐上席，窮困的秀才受狗氣。

又有所謂：人敬有，狗咬醜。一個穿了破衣而潦倒的人，狗見了都會向他「汪汪」狂吠幾聲，眞是狗眼看人低。

單于飛一聽是何大嬸，不由臉上有了笑容。

因爲就連清軍將領如王千總、李守備和孫游擊等武官，都和何大嬸有往來。

至於「巴圖魯」高手也都認識何大嬸。

據說只要你能說出願望，何大嬸定能滿足你。

「單于大俠，李守備說，你的心情不大好，問我有沒有辦法爲你效勞。我呀！別的不成，要找樂子尋心，找我準沒錯。」

單于飛並不是很好色的人。

只不過男人又怎能不喜歡女人，尤其是何大嬸的女人。

「何大嬸有何貴幹？」

「我和大清軍官都有來往，他們有心事，到了我那兒也都忘了，我也能爲他們解決問題！」

「在下沒有甚麼問題。」

「單于大俠也不要瞞我，一看你的眉頭就知道了。」

「何大嬸……」

何大嬸搖搖手打斷了他的話道：「單于大俠，我所以能兜得轉，就是因爲能有求必應，使朋友們滿意。」

「在下目前並不……」

「不，只要是人都會想。」何大嬸道：「請說，你喜歡肥的、瘦的、黑的、白的、高的、矮的，比你小的或比你大的。處子還是慣於風月的，會房中術或媚術的，或者不會的，只要你提出來，一個時辰便送到……」

單于飛攤手笑笑，道：「大嬸，似乎妳是應有盡有。」

「不敢這麼說，却也沒有被客人難倒。」

單于飛踱了一會道：「小腳女人別具風味……」

何大嬸道：「眞不愧爲內行玩家！」

「妳有？」

「你要多少？」

單于飛聳聳肩，道：「二十來歲，小腳，身材玲瓏，細皮白肉，屁股蛋大大地，胸部也要聳拔……」

這是經驗之談。

「單于大俠，纏小腳的女人，屁股蛋不大的太少了。」

這是經驗之談。

單于飛道：「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

「請說！」

「具備了以上六種條件之外，臉上還要有少許淺白麻子。」

何大嬸微微一楞，似乎這位仁兄的胃口不一樣。

前五項都証明他是老玩家，老經驗。

小腳女人別具風格，據說玩家邊玩邊握着一雙小腳把玩，可以得到雙重樂趣，夠回票價。

只不過，後面加上「臉上有少許淺白麻子」，這胃口就不同凡俗了。

麻面女人有特殊風味嗎？

有所謂「十個麻子九個俏，一個麻子值一吊」。

這兒的「俏」不作「俊俏」解，而作俏皮解。

女人上了床除了銷魂勾當之外，還要俏皮。

有許多的女人很美，但死板不俏皮，就減色不少。

是單于飛故意刁難何大嬸，還是眞對這種女人有偏愛？

不管怎樣，他是提出了要求。

那知何大嬸道：「好，我這就爲單于大俠去張羅！」

何大嬸退了出去，單于飛笑笑，似乎也爲自己的「嗜好」感到發噱，事實上他並非眞喜歡有少許淺白麻子的女人，的確在難她。

單于飛走了一會，眼皮一直跳個不停。

他又坐下來喝酒，眞能找那麼個女人玩玩，也許心情會好些吧。

不一會，門外又探進一個頭來。

臉有黑紗，看不清面孔。

不過至少可以看出，二十郎當歲，小巧玲瓏。

這工夫這女人又伸進一隻脚在門檻內。

單于飛一看，居然是三寸金蓮。

他對小脚女人有偏愛，雖然這女人臉上有薄紗，尚不知臉上的麻子是什麼樣子，或者有無麻子？這已經很夠神秘刺激了。

「妳是何大嬸派來的？」

「嗯……」女人走了進來。

身形婀娜，步步生蓮。

單于飛站了起來，道：「何不除去面紗？」

女子道：「你是要死的人囉，怎可被你這雙霉眼看到。」

單于飛一驚，冷冷地道：「妳是誰？」

「我不是殺你的人，只是偶爾路過此處，發現了何大嬸和你談生意，你指名要小脚女人……」

「有什麼不對？」

「像你這種兩手血腥的武林敗類，『小脚女人』四字出自你口中，就已經是一種侮辱了，你也配嗎？」

「照妳這麼說，妳不是和何大嬸一路的人？」

「當然不是。」

「剛才的何大嬸是什麼人？」

「你該猜得出來。」

「她不是眞的何大嬸，假的？」

「你自己去猜吧！」這女子道：「我來此順便告訴你，大明氣數將盡，滿人可能一統天下，你在滿人卵翼之下討生活，最好少作孽，我是說你今夜能不死的話。」

「我會死嗎？」

「你能活命才是奇蹟！」這女子往外走，單于飛伸手猛抓她的肩胛，一把抓空，再抓也空時，才知道來者不善。

不過單于飛也可以列入頂尖高手之列，和「四絕」是齊名人物，雖然兩抓未中，却已把這女子逼退了三步。

這女子一直不會還手，不知是不是不屑還手。

單于飛非佔點便宜不可，展開凌厲的攻勢，這女子有點擋架不住，開始反擊時，單于飛的優勢就遜色了。

就在這時，門外射進一人，道：「單于飛，這個小脚女子如何？」

來人正是剛才的何大嬸。

不用問，那小脚女子必是徐小珠。

當今武林一雙標準小脚却又有一身絕技的找不到第二個。

這何大嬸，却是上官紫化裝易容的。

何大嬸一出手，單于飛就「嘿嘿」冷笑道：「原來是妳這老虔婆，扮演鴇母，眞能入木三分，看來妳正是這種料子。」

這工夫蒙面女子已出屋而去。

她確是路過此處，適逢其會，發現車秀等和李悔及魚得水如何對付單于飛的事。

她也看到上官紫和單于飛交談。

單于飛居然要小脚且有點麻子的女人。

於是她扮演那女人，試探單于飛的身手。

「人怕出名豬怕肥」，有了名氣就會受人妬忌。

高手們都會相互猜忌——某人比我高還是比我低？

上官紫接了單于飛五六招，就知道單挑未必是此人的敵手，難怪他們的兒子車耀宗敗在此人手下，吐血而亡了。

兩人爭一座位，單于飛這身份本就不該，年輕人跋扈，可以教訓他，揍他一頓，但重傷致死，手段太毒了。

上官紫在二十來招時就感到壓力沉重。

這工夫車秀道：「老太婆去把風，讓我來！」

車秀攻出凌厲的一招，單于飛心頭一凜。

老頭子比老太婆約高出兩籌。

他可以在五十招內擊敗老虔婆上官紫，但在一百招內，未必能佔到車秀的上風，差距竟然是這麼大。

這兒戒備極嚴，巴雄已發現了魚得水等人。

他立刻招呼其餘六、七個高手，和滿清「巴圖魯」。

魚、李、熊、郭四人接下七個高手，包括巴雄在內，上官紫一邊要爲車秀把風，一邊也要協助四小。

以四小的功力，應付這七個高手是有餘的。

即使熊、郭二人差些，也還可以佔到上風。

只不過三十招後傷了對方二人，清兵圍攏，又形成數道人牆時，忽然又來了兩個蒙面人。

這二人任何一個都比巴雄等人高明，才五、七招，魚得水這邊已經攻少守多，熊、郭二人已受了

傷。

魚得水大爲驚奇。

這兩個人的路子似有點熟。

李悔一看就有數，以傳音入密道：「李雙喜，你以爲別人就認不出你是誰嗎？你知道你的恩人在內和單于飛在作殊死戰嗎？你要恩將仇報嗎？」

這人正是李雙喜。

另一個是誰也就不問可知了。

魚、李等人越是恨他們助清抗明，他們越是往這條路上走，因爲清廷即將一統天下，抱大腿自然要揀粗的抱。

李雙喜並不想依靠清廷。

他有自知之明，清廷對他不會有太大的成見。想及此，也許會暗暗感激他們義父子，要不是李闖攻破北京，使崇禎縊死煤山，大明失去領導重心，只怕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也不會如此順利吧。

信仰與信心是十分重要的，崇禎如果仍然健在，清兵就算大舉入關，即使勢不可當，中原之局勢也絕不會像目前一樣。

李雙喜知道，麥高向他拍胸膛，清廷可以接納他，甚至將來會給他一官半職，但是有個人却永遠也不會原諒他。

那個人就是吳三桂。

吳已受封爲「平西王」，身份顯赫。

這當然也是因爲目前還要利用他們(包括耿仲明、孔有德及尚可喜幾個明朝的降臣)打天下。

吳三桂要是不接納他，仍視他爲眼中釘，他在清廷這邊就混不下去，只不過他不能不暫時聽麥高的。

麥高的身份超然，在武林中的地位也高。

李雙喜逃不出天地之外，只好姑妄信之。

就這樣，他和麥高來相助，也有將功折罪之意。

屋內的車秀並未得到決定性的勝利，七、八十招後稍佔上風，但要擊敗或打傷單于飛，只怕要一百五十招以上。

外面魚得水等人形勢十分險惡。

加之李、麥二人吃過兩小的虧，李雙喜的左耳被炸去一半，麥高曾被炸得渾身烏黑，褲子幾乎不足以蔽體了。

直到現在，他們被炸傷之處還有未完全痊癒的地方。

所以二人對兩小出招，拳拳到肉，掌掌追魂。

此刻小郭已挨了十七、八下，小熊也中了七脚五六掌。

兩小口鼻滲血，搖擺不定，隨時都會倒下。

魚得水和李悔雖學了車老夫婦的絕學，但應付這麼多的高手，已經自顧不暇了，況且他們也躭心二老的安危。

兩小倒下時，麥、李二人全力對付魚、李二人。

屋中兩老應付單于飛，估計二十招內就可以打倒他。

絕未想到，只差十招八招即可得手，後窗外忽然射進二人，其中一人道：「單于大俠，我們來助你！」

一個是御前侍衛金燕。

另一個是，「翻天手」喬聖。

不論二老聯手有多厲害，加上這二人就完全不同了，至少，三人聯手，二老就佔不到上風了。

上官紫以「蟻語蝶音」道：「老伴，魚、李等人岌岌可危，我們已不可爲，還是暫時撤退吧！」

車秀也能看出這一點。

只不過不能戰，要全身而退也不容易。

雖然撤退難，還是要及早撤退，二人來到外面，眼見魚、李二人已開始挨打，好在魚得水能挨。

李悔却就不成了，魚得水挨十下，也沒有李悔挨一下。

至於小熊和小郭，已躺在地上不能動了。

車秀夫婦一出手，因能在兩三招內傷了巴雄等二三人，但單于飛一出屋，這優勢又立刻不見了。

四人陷入苦戰，魚得水最躭心的是李悔。

主要是他對她有一份除不去的歉意。

自認識她開始，她就全心全意對他，但魚得水迷上白芝，一直瞧不起李悔，甚至對她的忠告却報以侮辱。

由今夜的情況看來，單于飛算得上是一代梟雄，頂尖中的頂尖。即使車秀和他單挑，只怕也無勝算。

魚得水有時必須去救李悔，甚至以身子挨揍去擋住李悔，局面更加危急，這麼打，二老也沉不住氣了。

于是車秀道：「得水，你和李悔把熊、郭二人帶走，我們二人斷後。」

魚得水也以「蟻語蝶音」對李悔說了立刻撤退。

當二老和魚得水以全力各攻出一招時，魚、李二人挾着小熊和小郭就往外衝。事實上，是很難衝出的。

因不論對方立刻攔截，四周還有數百清兵圍住。

眞正是弓上弦，刀出鞘，殺氣騰騰，形同銅牆鐵壁。

二老斷後，僅單于飛即能接下來。

這情勢更險，因魚、李二人挾

了一個人實力大減。

魚得水道：「義父，那個年輕的蒙面人就是李雙喜小賊，此賊恩將仇報，豬狗不如！」

二老一聽望去，果然很像。

上官紫厲聲道：「李雙喜，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李雙喜當然不會出聲，但攻擊如故。

像他這種人，只知利害，是沒有情感的。

他忘了失去武功，萬念俱灰的絕望，他現在只知道要生存須依靠清廷，要不，天下雖大，沒有他立足之地了。

兩老一嘔氣，更是不濟。

儘管單于飛絕非二老敵手，在聲勢上，却比二老篤定，況且四週的清兵又大聲吶喊助威。

魚得水足足挨了二十多拳、五十多脚和掌。

換了任何人，早已倒地不起。

他能支持，却也是在苦撐，痛苦的程度比別人差些少而已。

在單于飛、李雙喜及麥高這三大高手合力交擊之下，上官紫已開始失招。

因爲還有喬聖和金燕助陣，都不是庸手。

要走，眞是難於登天。

就在車秀也中了麥高一掌，四面攻擊有如蓋房架屋般罩下時，李悔被李雙喜一脚踢出三步。

這一脚正中她的左腰，差點倒下。

魚得水去扶，他的背上又中了單于飛一脚。

這一脚好像把他背骨踩散開來。

幾乎同時，上官紫連中麥高及金燕各一掌。

只不過金燕也中了上官紫一脚，栽出五六步。

無論如何，這局面是愈來愈絕望了。

李悔口角有血漬，上官紫也差不多。

單于飛也受了內創，口鼻中都有血漬滲出。

只不過對方都還能撐下去，因而他們突圍難成。

就在李悔連挾人的力氣也消失了時，忽然一陣喧嘩聲中，一道灰影呈拋物線狀越過人牆而來。

這人輕功高而强，在空中一路翻滾而來。

落地却不帶一點聲音。

這人不但頭臉蒙起，身上也包紮得很緊密。

似乎很怕人認出他是誰。

只不過最低限度，可以看出這是個年紀不小的女人。

大致來說，和上官紫的年紀差不多。

麥高喬聖二人迎上砸出一掌。

也許他太輕敵，只用了七成眞力，只見這女人撩臂一格，麥高「吭」地一聲，抱臂退了兩大步。

李雙喜很精，知道來者不善，不敢出鋒頭。

在目前，單于飛是對方的頂尖人物，雖然他也受了傷，還是要上前試試，撤刀攻上，這女人不避不閃，伸手奪刀。

單于飛相信來人了得，却不信她能奪下他的刀，因而這一刀照樣划出，蘊含三個以上的變化。

來人照抓不誤，單于飛三個變化使過，這女人仍然抓到。

單于飛大驚，只好後退道：「尊駕何人？」

來人當然不會出聲，以「蟻語蝶音」叫二老及魚等把對方的人趕到西北角一隅，那邊的清兵必然開出一條路。

自那邊突圍較易。

這辦法還眞行，對方的人不敢正攖其鋒，就往西北角退，後面的清兵讓出路來却又不敢放箭。

於是他們突圍成功。

由於對方在後面追，就由二老挾起兩小，如此奔馳才甩掉了追趕的人。在鎮外十二三里處的林中停了下來。

車秀抱拳道：「多謝這位援手，要不，今夜只怕……」

那蒙面人搖搖手，表示不要謝她。

上官紫道：「尊駕肯冒此大險入內搭救我等，必是俠義道中人，這兒的人都是絕對忠厚之士，可否見告大名？」

這女人又搖搖手，而且掉頭彈起身子，翻滾飛瀉而去。

魚、李兩人躬身道：「義父母受傷不輕，讓我爲兩位療傷吧！這單于飛惡賊的技藝，出乎意外的高强。」

車秀爲兩小服了藥，要他們自行調息自療，道：「老夫和他單挑，未必準贏。」

李悔道：「義父單獨對付他必贏，只是要一百五十招以上。」

車秀道：「眞正是人外有人。這蒙面女人的路子似是相識，却一時又想不起來。」

魚得水道：「武林中除了『四絕』，看來高人奇士仍然很多，不知義父母有未看出，這位奇人有點怪？」

上官紫道：「怪是怪，武功奇高。」

魚得水道：「晚輩不是說她的武功怪，而是發現她的手腕上長了茸茸白毛，女人長白毛而不長在頭上，所以很怪！」

李悔道：「對，我也隱隱看到她手腕上有白毛，因爲其他部位都

密封遮蓋來，只有衣袖和手套之間空隙處可以看到。」

車秀想了一下道：「手腕處有白毛，証明她可能全身皆有。」

上官紫道：「你胡說甚麼？」

車秀道：「腕上有，絕對全身都是白毛。」

李悔道：「這是怎麼回事？是人猿？」

「當然不是。」車秀道：「猿再像人，畢竟可以看出，而且她雖未出聲說話，却以『蟻語蝶音』叫我們集中西北角突圍，人猿再靈，却不會說話。」

「對對！」魚得水道：「據說久居蠻荒，遠離人烟之處的野人會長毛，是由於很少吃鹽之故！」

車秀道：「這說法我也聽過，我想起來了，這人的路子似乎和『菊夫子』略似，當然，因她出手很少，頗難認定。」

上官紫道：「此處不是久躭之地，我們走吧！」

車秀道：「他們必會派人追來的。」

* * *

「啟稟王爺……」一個參將在「平西王」帳外躬身道：「末將因事去見鄭親王濟爾哈郎及英親王阿齊格，都聽到同一個消息。」

「甚麼消息？進來說！」

「傳說李闖的義子漏網後，迄今還活着。」

「甚麼？李雙喜沒有死？」這對他是一件十分震動的事，吳三桂忿然離座道：「在哪裡？」

「據說『白袍老祖』麥高拉攏他，要爲英親王阿齊格效力。末將爲了証明這件事，偷偷查問過英親王屬下兩個友人，確有此事。」

吳三桂雙拳緊握道：「有了他的下落就好辦！」

「不知王爺如何處理這件事？」

「和阿齊格要人！」

「王爺，這事末將本不敢置詞，只不過……」

「有話就說出來！」

「阿齊格和其他幾個有汗馬功勞的王爺，據說事定江南之後，上面就要敕封爲鐵帽子王。」

「有此一說。」

「王爺雖然功勞比他們更彪炳，但王爺不是……」

「說下去不妨，我當然知道，本爵不是八旗子弟。」

參將躬身道：「明要不如暗抓……」

「這……嗯！有道理！」

參將道：「暗抓不如猝擊，就算失敗，對方也不知是誰幹的，况且李雙喜樹敵太多，南方也抓他，中原武林中人也不會放過他。」

「好！這件事交你去做。」

「啟稟王爺，這件事要是王爺親口囑託『雷神』苗奎，他的身手高，而王爺待他不薄，又是火器專家，要弄死李雙喜，可謂不費吹灰之力。」

「這，要我親口下令？」

「王爺下令，比屬下請託，那效果就大不同了。」

吳三桂點點頭，道：「苗奎在何處？」

「在阿齊格那兒。」

「好，派人去一趟……注意，活的更好。」

「是！王爺。」

* * *

有人向李雙喜施襲，三次都未成功。

李雙喜是個反應不差的人，他以爲向他施襲的外人，可能是清廷的「巴圖魯」，他知道自己的處境。

這天晚上他向苗奎，道：「苗兒，有人想宰我。」

「誰呀？」

「雖不清楚，但相信是清廷的人。」

「這不可能吧！」

「我敢斷定，不會是魚得水那些人。」

「你的敵人很多，也許是別人？」

李雙喜搖搖頭道：「苗兒，我以爲你保護不了我！」

「我會盡力而爲的！」

「苗兒，我要走了！」

「走？去哪裡。」

「不一定，哪裡安全就到那裡去。」

「你捨得離開我嗎？」

「不捨得也不成。」李雙喜深信，如清廷的人不能容他，苗奎的力量也不足以呵護他，遲早有殺身之禍。

他一邊收拾東西，一邊道：「施襲的人全蒙面，魚得水不會，車秀夫婦不會蒙面，這可以想像……」

「可以想像？」

「是的。」

「你能猜出是誰？」

「大致如此，吳三桂是清廷目前最紅的人物，他如知道我在這兒，他會放過我嗎？就算你以前是他的心腹，你就是敢爲我美言也不成！」

「怎知不成？」

「因爲李闖玩了他的禁臠。」

苗奎道：「就讓我試試看吧！」

「你不必試了！我決定走了……」這工夫苗奎忽然攻了上來，這是施襲，他的身手本就比李雙喜高些，在施襲之下，絕對不會落空的。

的確，李雙喜閃得再快，還是中了一掌。

苗奎要宰他就不能留一點情。

吳三桂親自要求他作這件事，他沒有推辭的餘地。

* * *

蛇蝎之毒比之人心那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李雙喜曾爲麥高恢復武功，僅就這件事來說，他就該感激終生，但現在，他爲了自己的前途要殺了他。

「麥高……你……你沒有良心……」

「小李，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平西王』是我的老東主，如今他要求我作這件事，我義不容辭！」

「你忘了！我救你一命？復功在你來說，和救命一樣。」

「對，我沒忘！所以你死之後，爲你殯得隆重，每年忌辰，我會到你墓上去。」

李雙喜射出屋外。

只不過他受了傷，而且麥高比他的身手高。

未出十五招，李雙喜被制倒地。

捉活的，「平西王」會更欣賞。

麥高的行爲是賣友求榮，不要說李助他復功，他們在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十分親密的關係。

麥高此刻已被利慾衝昏了頭，兼程連夜把小李送到「平西王」處，此刻正是二更將盡之時刻。

吳三桂乍聽此言，向麥高抱拳道：「麥大俠，薑還是老的辣，眞是辛苦你哩！」

麥高道：「王爺何必和在下客氣。」

吳三桂道：「在甚麼地方弄來的？」

「在英王阿齊格的防區內逮到的。」

「沒有被阿齊格的人看到？」

「絕對沒有。」

「很好，本爵有重賞……」吳三桂走到李雙喜身旁，望着這個兩手血腥的闖王義子，雙目快要噴出火來了。

他寵妾陳圓圓却因李闖俘獲她而使她失節。

儘管這件事他一直不怪陳圓圓。

只不過，失節苟生是必然的有私下議論之詞了。

若換了貞烈的女人，必然自縊而全節，不會苟活人世。

大概在這情況之下，就可以用得上宋儒戴東原所說的「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名言了吧？

「你這些年來殺了多少人哪？」李雙喜到此地步，心知難逃一死，但如果還有活命機會，他也不會放棄，所以他沒有出聲，他在等機會。

只不過這兒裡裡外外，戒備森嚴。

「聽說你比李闖更嗜殺，有這回事嗎？」

李雙喜道：「傳言未必屬實。」

「你有甚麼話要和本爵說嗎？」

「說甚麼你也不會饒了我對不對？不過我也認了，但在我死之前，却要告訴你一兩件事。這對你都極重要。」

「噢！你說！」

「第一，你的寵妾陳圓圓，貞烈可佩，並不能算是失節。」

「你……你是說……」這件事對吳三桂太重要了。他一直以爲，愛妾已被闖賊姦汚了多少次。

「義父最初要佔有她，她誓死不應。」

「就這麼罷了，這不可能吧？」

「當然，後來又差老女人去遊說，也不成。」

「後來還是……」

「後來用了迷藥放入茶中，所以我說陳圓圓不算失節，這種暗算技倆，人人難以提防，與貞節無損！」

這話吳三桂很愛聽。

事實上是李雙喜編造的，麥高似也知道這件事。

吳三桂道：「你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件事？」

「因爲這對陳圓圓不公平，我不說出眞相，外人必然會猜忌她的貞節，我有義務說出這件事。」

「你明知說了此事我還是要殺你。」

「不妨！我知道自己的下場，但是出賣明朝，却只是爲了一個女人，你知大明的子民對你有何看法？」

吳三桂臉色一變，麥高厲聲道：「你敢胡說！」

李雙喜笑笑道：「鐵的事實，胡說二字從何說起？」

吳三桂道：「你說，民間對我有何說法？」

李雙喜道：「你自己該知道。」

「重色輕國？」

李雙喜笑笑道：「那還是最最客氣的評語！算了！反正你是定了千秋臭名，不談這個，還有第三件事，我也要在我未死之前告訴你！」

「好，你說吧！」

李雙喜道：「王爺信任麥高，但這人却不值得信任。」

「你想挑撥，這已經遲了。」

「不遲，我只是提醒你，此人反覆無常。」

「怎見得？」

「舉例來說吧！他被李闖之女李悔廢了武功，生不如死，是我爲他恢復了功力，可以說恩同再造，加之我們還有另一種關係。」

（未完・廿二）